

決問

家
年
月
日
PDC

本書譯自倫敦 George Allen and Unwin 公司一九一六年出版的澳門英碑，不計二五〇頁，英譯者姓名不詳。書前印一行小字，說是本書在一九〇七年曾出初譯本，書名為了名譽 (In Honor's Name)，那麼這個英譯本該是全譯本了。

中譯者附識。

第六連的午後操練快要完了，低級軍官反倒越發常常應他們的錶，越發心急了。那些新編成團的兵士正在受防守的訓練。在整個大操場上，兵士們分散成一個個集團：有的站在石路旁邊的白楊底下，有的站在運動場旁邊，有的站在新兵訓練所門口，有的站在打靶場附近。在操練中，這些地方用來代表需得守備的重要地點——司令官的駐守地，司令部，火藥庫，行政部門，等等。哨兵配置好，過一定時間就換班。巡哨這兒那兒的巡邏，互相碰見時照軍中形式喊口令，敬禮；兇橫的下級士官●到各處查看值勤的哨兵，有時耍點手段，有時假意恐嚇，想愚弄那些兵士，弄得他們犯規，比方說，擅離守地啊，交出步鎗啊，收受違禁品啊，

●美國文Non-Commissioned officers的軍官，指下士一類軍官——中譯者。

等等。凡是老兵，原先有過經驗，懂得這種把戲，很少上當，反倒粗魯的問答：「在這兒只有皇能下令，」等等。另一方面，年青新兵呢，可就常常落進這些特為他們佈下的圈套了。

「赫里阿尼科夫！一個又胖又矮的下級士官氣沖沖的喊道，聲音裏顯出來他是極愛管人的。『方纔我吩咐你甚麼話來着，笨蛋？難道我已經拘禁你啦？你幹麼膩在那兒不動，請問你怎麼不答話呀？』」

第三分隊發生了一個悲喜劇。一個原籍鞑靼的年青兵士莫哈梅吉諾夫至今還不大懂俄國話。聽着指揮官的惱人的、狡猾的問話，他越來越慌張。臨了，他氣糊塗了，抄起鎗來，用鎗刺吓唬站在他身旁的人。

「住手，你這瘋子！」中士包布衣列夫吼叫道。「難道你不認得你自己的長官，你自己的隊長啦？」

「再往前走一步，就要你的命！」鞑靼人激憤的嚷起來，他的眼睛佈滿血絲，他暴躁的拿他的鎗刺逼退一切走近他面前的人。一羣兵士聚攏來，湊在他的四周，跟他保持一個相當遠的距離；在這種枯燥無味的操練中遇上這個有趣的小插曲，他們是又快活又感激。

司利華，本連的連長，走過去看一看究竟出了甚麼事。等他走到操場的對面，俯着背，腳步懶散，搖搖晃晃的慢慢走着時，幾個青年軍官就合攏來，湊成一個小圈子，抽煙聊天。他們一共三個，姓名如下：維阿特金中尉，一個三十三歲，禿頭，留着兩撇鬍鬚的漢子，是個樂天派的傢伙，健談，好唱歌，特別愛喝一杯洛瑪秀夫少尉，在團裏服役還沒滿兩年；最末一個是勒保夫少尉，一個生氣勃勃，身材勻稱的青年，他那淡藍的眼睛有一種機伶的溫和表情，他那天真的厚唇上老盪漾着一個微笑。他自居是軼聞趣事的大倉庫，特別裝滿了古老的、人人聽厭的軍官故事。

「這從頭到尾是一件荒唐事，」維阿特金說，這時他眼望着他那隻精緻的小錶，氣憤的把錶殼關起來，發出細小的啾啾一聲。「他媽的，老是把隊伍集合起來，時刻不停的操練，他究竟是甚麼意思呀？」

「你自己去問他這個問題啊，巴維爾·巴夫里奇，」勒保夫答道，露出調皮的樣子。

「呸，滾你媽的蛋！你自己去問他好了。可是我要鄭重說明一點，這種事根本沒道理；在檢閱以前，老是這麼窮忙一陣，回回都忙得過火。士兵們給弄得又乏又苦，等到檢閱時候，他們就跟獸子似的呆站着。你知道那個故事不講的是兩個上尉下了挺大的賭注，賭一賭誰

的連裏有頂能喫飯的大飯桶。有一個「選手」一口氣喫下七磅麪包，可是他不得不承認再也喫不下去，敗了。他的上司氣得發瘋，派人把他的上士找來，說：「誰叫你打發這麼一個傢伙來的？喫完七磅他就喫不下了，我賭的錢可就輸啦！」那可憐的上士呆瞪着眼，聽着他的長官。「我萬沒料到他會這樣，大人。今天早晨我還跟他演習來着，那時他一點不費力的喫了八磅哪。」諸位仁兄，這件事跟咱們講的事一模一樣。我們也死命的演習，到頭來演習得大家昏頭昏腦，照這麼着，等到兩軍陣前真該拚命時候，那些兵士可就純粹因為疲乏而倒下了。」

「昨天晚上，」勒保夫開口了，可是他笑得講不下去——「昨天晚上，操練過後，我回營房去了。那會兒八點多鐘，天色挺黑。我走過第十一連的營房，聽見那兒傳出來一陣響得刺耳的樂聲。我走進去，他們告訴我說正在教大家用號角。所有的新兵全給逼着練習合唱。那真是叫人作嘔的音樂會，我就問安德魯塞維奇中尉，夜已經這麼深了，誰受得了這麼亂喊，他笑着答道：「我們憑甚麼不可以像狗似的偶爾朝着月亮叫一陣？」」

「現在我再也忍不下去啦，」維阿特金插嘴道，打了個呵欠。「可是那個騎馬到那邊去的是誰啊？看上去像是比艾克。」

「不錯，正是比艾克——阿加瑪洛夫，」眼尖的勒保夫答道。「看，他騎馬的樣子多好。」

「對了，他那樣子真好看，」洛瑪秀夫附和道。「依我的看法，他騎馬比我們這兒隨便哪個騎馬都騎得好。可是快看，他的馬跳起舞來了。比艾克在那兒顯本事呢。」

一個軍官身穿副官的軍服，手戴白手套，騎着馬，順着石砌的路飄酒的跑着。他騎一頭又高又瘦的馬，馬尾巴是金黃色，照英國款式剪得短短的。那頭個強的馬在騎馬人身下掀起蹄子輕快的跑着，用勁的搖動它那氣派高貴的長頸子，暴跳的搖它的衝鐵。

「巴維爾·巴夫里奇，比艾克原籍真的是塞加西亞嗎？」洛瑪秀夫問。

「不錯，我想是的，」維阿特金回答。「阿美尼亞人固然往往冒充塞加西亞人或萊絲更人，可是講到比艾克，誰也不會弄錯。只要聽他騎馬的架式就行了。」

● 地區名，在高加索山北部——中譯者。

● 區域名，在俄國東南鄰近土耳其處——中譯者。

● 萊絲更人是高加索山中民族之一，一部分住在達格斯坦和塞麥克省的一部（上述兩地在高加索山東部）。這些高加索的山民差不多都是回教徒。——英譯者。

「等一會兒，我來叫他。」勒保夫說。

勒保夫把兩隻手湊到嘴上，極力做成一個號筒的樣子，壓低喉嚨叫着，免得給長官聽

見——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中尉！」

馬背上的軍官拉住韉繩，停了一秒鐘，在鞍上旋過身向右看。然後他叫馬也往右走，自己稍稍向前俯下身，那馬用力向上一竄，跳過一道溝，跑了不大功夫，來到幾個軍官面前。

他的個子比中等身材稍稍低一點，清瘦，結實，很威武。他的相貌，加上飽滿的天庭，優美的鈎鼻，嘴角上明顯的、果斷的細紋，顯得雄糾糾，又很英俊；他的臉還沒有罩上青白的病容，那種病容在上了一歲數的東方人是個個都有的。

「你好，比艾克，」維阿特金招呼道。「是哪個女孩子引得你要上那邊去施展你那套誘惑人的本事啊，你這善於迷女人的傢伙？」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跟軍官們握手，他帶着瀟灑而優雅的動作在馬鞍上向前稍稍欠身。他微微一笑，他那整齊發亮的白牙放出一片光彩來，罩在他的下半邊臉上和修得挺漂亮的黑上髮上。

「那邊倒是有兩三個小小的猶太女子，可是那跟我甚麼相干？我根本沒把她們放在眼裏。」

「哼！你跟女人玩的那套把戲，我們清楚極啦。」維阿特金打趣的說。

「讓我說一句！」勒保夫插嘴道，一面笑着：「你聽說過索克突羅夫將軍？講到步兵隊伍中的副官的那些話嗎？那些話你聽着一定有興味，比艾克。他說他們是天下頂驍勇的騎手。」

「得了吧，少尉，別胡說啦，」比艾克答道，一面鬆了他的馬的韁繩，好像要踩那開玩笑的人似的。

「皇天在上，實實在在是真的！他說：『他們騎天下頂糟的『朽馬』——蹄子浮腫，大聲喘氣的馬——可是啊，只要命令下來，他們就快得發瘋的飛出去，跳過木椿和石頭，躍過和水溝——韁繩也鬆啦，鞍證也掉啦，帽子也飛啦，嘿——活活的天兵天將。』」

「有甚麼新聞沒有，比艾克？」維阿特金問。

● 他是一八一二年俄國和拿破崙打仗時俄國一個頂勇敢、頂偉大的將軍。——英譯者。

「新聞沒有。哦，別忙，有一個。前不久，團長在俱樂部撞上市列奇中校。列奇喝得醉醺醺的，手插着腰，踉踉跄跄，朝牆上撞過去，嘴裏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叔爾果維奇像一條發了脾氣的大牛似的衝到他跟前，哇啦哇啦的大叫一通，弄得整個市場全聽得見：「請你在長官面前放下你那雙插在腰眼兒上的手。」茶房全都親眼看見了這一幕大鬧眼界的戲。」

「哈哈！那可實在可惡，」維阿特金附和道，笑着。「昨天他大駕光臨第四連他嚷道：『敢當我的面反抗法？我就是你們的法令，不准再多廢話。我就是你們的沙皇和上帝。』」

勒保夫想到一個故事，又笑起來。

「老兄，你們聽說過第四團副官發生的事沒有？」

「留着你那些永遠講不完的故事吧，勒保夫，」維阿特金叫道，用嚴厲的聲調打斷他的話。「今天你比往常更討厭了。」

「我還有一個新聞要報告，」比艾克——阿加瑪洛夫接下去說，同時他又鬧着玩，拿他的馬吓唬勒保夫，那馬哼鼻子搖頭，往四下裏濺吐沫。「團長忽然心血來潮，要各連的軍官練習用佩刀刺稻草人。第九連對他起了很大的反感。艾畢法諾夫因為沒有磨尖佩刀而受拘禁。可是，你怕甚麼呀，勒保夫？它不危險，你得叫你自己跟這些高尚的動物交個朋友纔

行。你要知道，說不定有一天運氣來了，你也要當副官呢；不過，到那會兒啊，我想你會安安穩穩的騎着你的馬，就彷彿一隻烤熟的麻雀坐在菜碟上似的。」

Pietro, Satanak 勒保夫喊道，他想像自己，不要那匹馬的滿是吐沫的口絡挨到他，可是有點費力。「我想你聽說過第四團那個買了一匹馬戲團的馬的副官出的事吧？在檢閱時候，當着檢閱將軍的眼前，那匹受過訓練的馬開始表演它踩「西班牙步法」的花樣。我猜，你知道甚麼叫做「西班牙步法」吧？每走一步路，馬腿就高高的揚在空中，向這邊搖搖，再向那邊搖搖。隔了呵，連人帶馬可就全摔倒在密密層層的連隊中去了。大夥兒又是喊又是罵，一位將軍氣得半死，費盡氣力，末後總算拚命喊出來：「中尉副官，由於你表演了這樣的騎馬技術，你得受二十一天的監禁，開步走！」

「胡說白道！」維阿特金帶着氣憤的口氣打斷他的話。「我說啊，比艾克，練習拿佩刀刺人的消息，在我們，算不得新聞了。可是這麼一來，我們就別想有一點開功夫了。你回過頭去看昨天別人拿到這兒來的一件多麼古怪的東西吧。」

講完話，他用一種意味深長的手勢往操場的中央指一指，在那兒，立着一個古怪而醜陋的泥人，沒有胳膊沒有腿。

「哈哈！你瞧——敢情已經安好啦。那麼，你們練過沒有？」比艾克問道，他的興味給勾起來了。「你試一試沒有，洛瑪秀夫？」

「還沒有。」

「你當是我沒事可幹，要來幹這種沒道理的事情嗎？維阿特金氣憤的叫道。「況且，我怎麼找得出功夫來幹這個？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六點，我得這兒那兒的到處亂跑，連偷個空兒喫點東西喝口水的功夫也沒有。謝謝老天爺！我做事還要算是麻利的呢。」

「這是甚麼話！作個軍官麼，總該會用他的佩刀。」

「我倒要打聽打聽看爲甚麼你一定知道打起仗來，現在既用的是鎗，那就永遠不會在一百步的距離以內跟敵人碰頭吧。那麼佩刀在我到底有甚麼用處？我又不是騎兵。遇到緊急關頭，我只要撈起鎗來——砰！事情簡單得很吶。別人要怎麼說就隨他怎麼說好了，可是說到頭來，鎗彈畢竟是頂頂穩妥可靠啊。」

「也許有點道理；不過，哪怕在太平年間，也還是有很多時候佩刀會有用處——比方

說，街上混戰時你受到攻擊啦，出了亂子啦甚麼的。」

「你覺着我該自己降低身份跟街上那些下流人去動手嗎？不，謝謝你吧，我的好朋友。遇到這類情形，我寧可下命令，『貓羣，開鎗！』——於是甚麼都解決啦。」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的臉色變黑了。

「你講的是些無聊話，巴維爾·巴夫里奇。現在，回答我這個問題吧：假定你在甚麼地方躑躅，或是在飯館或戲院吧，一個花花公子來侮辱了你，或一個老百姓給了你一個耳光。那你可怎麼辦？」

維阿特金聳聳肩膀，輕蔑的努了努他的下嘴唇。

「第一，那種人只打那些看樣子怕他的人，第二，我有我的——手鎗啊。」

「可是萬一手鎗留在家裏呢？」勒保夫搭話道。

「那麼，自然，我回家去取鎗啊。這話問得多蠢！你彷彿忘光了那回有一個旗手在音樂廳受了兩個老百姓侮辱的事情吧。他坐着車回家拿鎗，回到音樂廳來，痛痛快快打死了那一對侮辱他的人——簡單極了。」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現出憤怒的樣子。「我們知道啦——那件事前前後後，我們都

聽說了，不過你儘顧了講故事，可就忘了那個旗手判了故意殺人的罪。這樣的事情還能算漂亮嗎？要是我發覺我自己處在同樣的地位，那我就——」

他沒講完他的話，可是他那隻握着鞭繩的、好看的小手，把鞭繩握得那麼緊，以致那隻手發顫。勒保夫又犯了他平素愛笑的老毛病。

「哼！你又來了，」維河特金嚴厲的說。

「原諒我，老兄，可是我實在忍不住——哈哈！我湊巧想起來以前第十七團鬧出來的一場悲喜劇。克勞塞少尉有一回在貴族俱樂部跟一個人混打起來。茶房頭腦爲了預防出大亂子，就一把抓住他肩膀，可是抓得太緊，把肩章扯掉了，於是克勞塞拿出鎗來，一顆子彈打穿了茶房頭腦的腦袋，一個矮小的律師一不小心裏進了戰團，也一命嗚呼。宴會上別的人全逃出房間去，跟受驚的母雞似的。可是克勞塞安安靜靜回到餐房，於是給哨兵攔住問話。「來人是誰？」哨兵問。「是克勞塞少尉，正預備到本團的軍旗下面去死。」於是他一直走到軍旗下面，平躺在地上，開了一鎗，打在他左臂上。後來法庭免了他的罪。」

「那人是個挺漂亮的傢伙，」比艾克——阿加瑪洛夫說。

然後大家談到青年軍官照例愛談的題目：決鬥啊，打架啊，別的流血場面啊，還很滿足。

的聯帶講到這類違犯法律破壞治安的行徑永遠受不到處罰。然後又講起故事來，比方說講到一個喝醉酒的沒鬍子的旗手怎樣拉出刀來亂砍一小羣過完逾越節。回來的猶太人講到一個步兵少尉在舞廳裏怎樣刺死一個大學生，因為那大學生在喫飯時偶然用臂肘碰了碰他；講到一個聖彼德堡或莫斯科的軍官怎樣像打死一條狗那樣開鎗打死一個平民，因為那平民胆敢大發謬論，說甚麼上流人不慣於向不認識的女人先打招呼。

洛瑪秀夫原本一直默默的聽那些刺耳的故事，現在也加入來談話，可是他這樣做的時候，處處顯出勉強和侷促。他嗽了嗽喉嚨，慢慢端了端眼鏡架子，雖然那在當時是並不需要，最後，他用拿不穩的口氣說出下面的話：

「諸位先生，容我來對你們提一個問題：在那樣的爭辯中，你們知道，說不定那平民湊巧是個上等人，更說不定是個貴族出身呢。遇到那樣的情形，請求他解釋一番或者答應決鬥，不也許更對一點嗎？我們全是所謂受過教育的人啊。」

- 猶太人的紀念節：相傳上帝有一天夜晚在埃及國殺了每一家人中的長子，可是那單越過以色列人的家，沒有進去殺人。猶太人就拿這一夜定做逾越節。——中譯者。

「你說的是廢話，洛瑪秀夫。」維阿翰金插嘴道。「要是你打算要那種房頭答應決鬥，準保你得着一種頂不滿意的答覆：『哦，先生，我不答應決鬥。這跟我做人的原則相抵觸。我痛恨決鬥和流血——況且，要是您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儘可以到保安官那兒去控告我呀。』於是你只好一輩子記好這件愉快的事：換了一個平民的一記耳光却沒報復。」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微笑着表示贊成，而且比平素更大方，居然露出整排的發光的白牙。「聽着，維阿翰金，對這種拿佩刀刺人的練習，你真應該拿點興致出來纔對。在我們家鄉高加索那兒，我們從小就練習刺殺——籬笆啦，水管啦，羊身體啦，都拿來做刺殺的對象。」

「還有人的身體啦，」勒保夫搭話道。

「還有人的身體啦，」阿加瑪洛夫坦然的重說一遍。「而且本事真高明！只要雲一霎眼睛的功夫，他們就把一個人從肩膀一直劈到屁股了。」

「比艾克，像那樣的力氣，你辦得到嗎？」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含恨的嘆氣。

「唉，不行！羊啦，牛啦，我敢說我可以一下子砍掉腦袋，可是把一個高大的活人一刀劈

到腰，我却辦不到。這在我爸爸倒是小事一樁。」

「來吧，幾位老兄，咱們拿那個假人去試試我們的力氣和佩刀吧，」勒保夫用堅決的口氣說，眼睛放光。「比艾克，好孩子，跟我們一塊兒來。」

幾位軍官走到泥人面前，那泥人立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維阿特金第一個動手。他極力給他那天真的、沒表情的臉添上野獸的兇惡表情，抽出佩刀來不必要的大大一揮，用盡氣力砍在泥人身上。同時他吆喝一聲「看傢伙！」屠夫殺牛的時候總是這麼吆喝的。那武器砍進泥土四分之一時，維阿特金費力的拔出他那把明晃晃的佩刀來。

「砍得不高明哪，」阿加瑪洛夫叫道，搖搖頭。「現在，洛瑪秀夫，輪到你了。」

洛瑪秀夫從刀鞘裏抽出佩刀來，動作遲疑的端了端他的眼鏡架子。他是中等身材，清瘦，體格強壯，可是天性胆怯，再加上不成興趣，他不大習慣揮舞那武器。他在軍官學校做學生時原就是不高明的劍客；在團裏當了一年半的差以後，他差不多完全忘光那套技術了。

他把佩刀高高的舉過他的頭頂，可是同時不知不覺也舉起了他的左胳膊和左手。

「小心你的手！」阿加瑪洛夫喊道。

可是已經太遲了。佩刀的尖鋒只稍稍擦到那泥人的邊；洛瑪秀夫原本算定鋼刀劈進

泥土會發生很強的反動力，這時大起驚慌，身子失了平衡，跟踉蹌蹌向前撲倒，於是刀刀碰到他那舉起的左手，刮下他小手指頭下邊的一塊皮，出了血。

「糟糕！看你幹的好事！」比艾克着急的喊道，下了他的軍馬。「還有誰會跟你似的這麼不會用佩刀？你差一點砍掉你的手，你要知道，那點傷固然沒甚麼關係，不過你還是用你的手相繫上的好。少尉，拉着我的馬。現在，諸位老兄，好好記在心裏。刀砍的力量或效果既不是從肩膀上生出來的，也不是從臂肘上生出來的，而是，這兒，從腕子上。」他用他的右手做了幾個旋轉的動作，像閃電那麼快，於是他那佩刀的尖鋒在他頭頂上邊劃出一個茫茫晃的圓圈。「現在，看着，我把我的左手放在背後。刀子下去的時候，千萬不要使出噴奶的勁兒來，連人帶刀一齊撲過去，只要用力一劈，這一劈，胳膊和佩刀稍稍往回一振。你們明白沒有？還有一件事情，也是絕對要緊的：刀刀跟劈的方向得恰恰合成一條線，看，照這個樣子。」

比艾克從人體模型那兒往後倒退兩步，銳利而深刻的看它一眼，彷彿要叫自己跟泥人平平的聯在一起似的。忽然間，軍刀在空中一閃，又可怕的一揮，揮得那麼快，連眼睛也跟不上，像閃電那樣劈在泥人身上，那泥人的上半身輕鬆的，可又沉重的倒在地下。佩刀劈過的痕跡又光又平，彷彿上了油漆似的。

「他媽的，這纔像個劈的樣子！」熱心的勒保夫狂喜的喊道。「比艾克，我的好朋友，行好，再來一回。」

「對了，再來一回，比艾克，」維阿特金幫腔道。

可是阿加瑪洛夫分明害怕破壞了他方纔造出來的印象，就微笑着把佩刀放回刀鞘。他喘吁吁的，這時但憑他那渴血的、圓睜的雙目，他那鷹鼻，他那閉緊的嘴巴，就叫人聯想到一頭驕傲、殘忍、惡毒的猛禽。

「這其實沒甚麼了不起，」他用假裝滿不在乎的口吻說。「在家鄉高加索，我那老爸爸，雖然已經滿了六十六歲。可是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就能砍下一匹馬的腦袋。我的孩子們，你們明白：只要肯練習，有恆心，甚麼事都能成功。在我家鄉，我們拿整捆的柴來練習，那柴捆得緊緊的，或是，我們試着劈水管子，不准劈得水花四濺。好啦，勒保夫，現在輪到你了。」

不過，正在這當兒，那下級士官包布衣洛夫跑到維阿特金跟前，滿臉的驚恐。

「官長團長駕到了！」

「立正！」從操場的對面傳來司利華連長的尖聲。這幾位軍官連忙分開，回到各人的崗位。

一輛敞蓬大馬車慢慢的來到路上，停在操場。團長費了不少力氣，喫了不少苦纔從車上走下來，弄得那可憐的馬車咯吱咯吱的響。團長身後跟着他的副官，菲德羅夫斯基上尉。參謀，這軍官又高又瘦，一表堂堂。

「第七連，你們好，」他用不在意的含糊聲音打招呼。分散在整個大操場上的兵士，立刻異口同聲的回答，聲音響得震破人耳膜：「上帝保佑大人！」

軍官們碰碰他們的軍帽。

「接着操練下去，」團長吩咐道，走到最鄰近的分隊面前。

叔爾果維奇上校明明心裏不痛快。他在各分隊間穿來穿去，咆哮着，咒罵着，時時刻刻從軍事法規上摘出些問題來反覆考問，嚇得那些倒楣的新兵魂飛魄散。大家不時聽見他滔滔不絕的講出那種頂頂可怕的罵人話和恐嚇話，在這方面他表現了發明的能力和精通的本領，別人是萬萬趕不上的。兵士們站在他面前，嚇呆了，僵直了，一動不動，連呼吸也不敢，而且彷彿給那雙沒光彩的、嚴厲的、老眼射出來的堅定固執的、像大理石那麼冷硬的目光催眠了。叔爾果維奇上校，雖然由於肥胖和年老而手脚不靈，却還是極力移動他那龐大魁偉的身子。他的臉又肥又寬，臉蛋兒凸起一大塊，腦門子禿了一大片，臉的下邊繞着一圈

又密又尖、銀白雪亮的絡腮鬍子，因此那顆大頭非常像一個叫人害怕的偏菱形。眉毛灰白，生得濃密，威氣凜凜，他老是壓低喉嚨講話，可是挺有威力——他升官比較快，就只因爲這個——他那講話聲，即使在操場的頂遠處也聽得清，真的！哪怕在外面的大道上聽，也一樣聽得見。

「你是甚麼人？」上校忽然在一個青年兵士面前站住，問道：那兵士名叫夏拉甫諾夫，正在運動場旁邊站崗。

「第六連新兵夏拉甫諾夫，大人。」那韃靼人用緊張而粗嘎的聲調回答。

「混蛋！我的意思當然是問你現在在當甚麼差？」

那兵士給他長官的憤怒口吻嚇慌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只能夠忐忑不安的搔了一兩下眉毛。

「怎麼？」叔爾果羅奇提高喉嚨問。

「我——在——站崗，韃靼人後來胡亂說道，沒想到答的正合適。我——聽不——懂——您的話，大人。」他接着說下去，可是說啊說的却又不響了，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上校的臉變成一塊黑磚的顏色，黑裏帶點藍，他那濃眉拧成嚇人的樣子。他大生氣，回

轉身來用尖厲的聲音說——

「這兒的低級軍官是誰？」

洛瑪秀夫走上前去，用手碰了碰他的軍帽。

「是我，上校。」

「哈哈——洛瑪秀夫少尉啊，你明明把你的部下訓練得挺好哇。立正，挺直你的腿，叔爾果維奇忽然咆哮起來，他的眼珠轉動着。「你不知道在長官面前該怎樣立正嗎？司利華上尉，奉告閣下，你部下的軍官對主官缺少應有的恭敬。還有你，你這條惡狗，」他現在轉過身去對着倒楣的夏拉甫笛諾夫說，「把你主官的姓名告訴我。」

「我不知道，」夏拉甫笛諾夫很快的答道，在他那堅定的聲調中聽得出一點悲哀的聽天由命的口氣。

「唉，我問的是你的上校的姓名啊。你認得我是誰嗎？我——我——我」叔爾果維奇用手巴掌在自己寬闊的胸口拍了好幾下。

「我不知道。」

上校破口大罵，一口氣說了二十個字。「司利華上尉，我吩咐你立刻叫這王八旦措上

步鎗和重兵器，弄他到空場上去罰站，叫他活活的站死，好叫大家都瞧瞧。你呢，少尉，我知道得很清楚，你覺得海婦和調情比當差有趣得多，說到跳華爾茲舞和看保羅·德·考克的小說啊，聽說你倒是個行家，可是講到盡你的責任，教導你的部下——那當然不在你的心上。瞧瞧這傢伙」（他抽了夏拉甫諾夫一個響脆的嘴巴）——「這也算是俄羅斯的兵士嗎？不，他簡直是一個畜牲，連他自己的主官也不認得。你應該替你自己慚愧纔對。」格瑪秀夫一言不發，呆望着他主官的氣得變樣的紅臉。他覺得自己的心由於羞恥和憤慨快要爆炸了。忽然，差不多不由自主，他低聲講起來——

「上校，這人是鞑靼人，我們的話他一個字也不懂，而且……」

可是他沒講完他的話。這當兒，叔爾果維奇的臉色大變。他滿臉發白，像個死屍似的，他那垂下來的臉蛋兒上起了暴跳的、尖細的皺摺，他的眼睛現出可怕的神情。

「甚——麼？」他大吼一聲，那聲音極兇惡，極嚇人，弄得遠處路邊原本湊在一起騎在矮牆上的一小羣猶太孩子像麻雀似的四散了——「你頂嘴住！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少

尉居然敢——菲德羅夫斯某中尉，在我的日記簿上記下來：我已經下令把洛瑪秀夫少尉關在他房間裏，監禁四天，因為他不守紀律。還有司利華上尉也受嚴厲申斥，因為他沒有給他手下的軍官培養一種「軍人精神」……」

副官恭敬的敬禮，一點沒有害怕的樣子。司利華上尉始終立正，稍稍向前欠身，手碰到帽沿，激動得發抖，不過他那全無表情的臉容還是一點不變。

「我忍不住要為你納悶，司利華上尉，叔爾果維奇又囁嚅起來，他現在總算已經多少冷靜一點了。『你向來是本團的一個頂好的軍官，而且當差也不是當了一年半年了，你怎麼會讓你手下的那些小娃兒這麼撒野？他們要造反啦。用不着拿他們當小姐那樣看待，用不着怕傷了他們。』」

講完這些話，他轉過身去，拿背朝着上尉，由副官跟在後面，往車子那兒走去，那車子正在等他。他上了車，車子出了訓練所，轉了灣，操場上始終是一片沉悶而痛苦的靜寂。

「呸！你們這些該死的老鴨子，」過了幾分鐘軍官們紛紛散去了，司利華上尉用乾澀的聲音和極端的輕蔑叫道：「現在，諸位先生，我想我也該跟你們談兩句好聽的話啦。舉着立正，閉緊嘴巴，哪怕天塌下來也別管。今天我當着全連的人為你們挨了一頓罵，誰把你們

派到我這兒來做部下的？誰要你們來當差的？不管怎樣，不是我，對於我和我的連，你們的重要程度大概跟第五條腿對於狗的重要程度差不多。滾你們的，去抱你們的奶瓶子吧。」

他講完他的潑辣的調話，他的手輕蔑的、厭煩的一揮，然後慢慢拖着腳後跟，朝他那黑暗骯髒而且全無生氣的單人宿舍走去。洛瑪秀夫看了他很久，聽着那高而瘦的身子，由於年高，也由於剛纔受的氣，僵僵着；洛瑪秀夫對這孤獨悽苦的老人感到深深的憐憫，這老人啊，沒人愛他，在這世界上就只有兩件事使他感覺興趣——第六連在檢閱出操時的整齊軍裝，和可愛的小酒瓶子；酒瓶是他唯一的忠實伴侶，一直陪到他上床睡覺為止。

然而洛瑪秀夫也有荒唐愚蠢的嗜好，那種嗜好在青年人是特別常有的，就是在獨自深思時，喜歡把自己想成第三者，然後把他這高尚的人物編進一些從短篇小說裏摘出來的感傷而浮華的場面中去；我們的多情的少尉現在把自己對於自己的感想用下面那句動人的話表白出來——

『在他那善良而深情的眼睛上落下了痛苦的陰影。』

原书空白页

兵士們照着分隊的次序回營房去了。場子空了。洛瑪秀夫站在石砌的路上遲疑了一下。他體驗到一種孤獨的痛苦感覺，覺得自己在敵意的或漠不相干的生人中孤零零的；又體驗到一種憂愁的彷徨，不知道該上哪兒去消磨這個傍晚的好；像這樣的經驗，在他服役以來的一年半當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回家吧，要不然上軍官俱樂部去消磨一個傍晚吧，他都覺得沒意思。講到軍人俱樂部，在每天的這種時候，恐怕連人影都還沒有，至多有兩個少尉甚麼的，在那間破破爛爛，又小又窄的彈子間裏玩『金字塔』^①，一面喝烈性的麥酒，拚命抽煙，盡量的罵街，說些不三不四的話；除此以外，還有燒菜的那種可怕的氣味瀰漫

① 一種遊戲——中譯者。

在所有的房間裏。

「我還是到車站去走走吧，」洛瑪秀夫最後說。「那還比較有點意思。」

這可憐的小城的人口中大半是猶太人，唯一像樣的飯館是在車站旁邊的那家。城裏固然有兩個俱樂部——一個是爲軍官開的，一個是爲本城平民中的「大老」開的。不過兩個俱樂部全都不成樣子，因此車站那家飯館成了唯一的樂園，居民過完日常的呆板生活後就聚在那兒散散心，喝它一杯，或鬥一陣牌。就連當地的太太和小姐們也隨着她們的男性保護人到那兒去，不過主要的目的在於看看火車到站，瞧瞧乘客，在呆板單調的內地生活中藉此稍稍換一換口味。

洛瑪秀夫喜歡檢好傍晚特別快車到站的那個時候到車站去走走，這一站是到普魯士邊境的最後一站。懷着興奮緊張的奇異感覺，他等着看火車繞過一道大轉彎的鐵道線，火車頭上那個兇惡嚇人的眼睛很快的變大變亮，緊跟着，一大串壯麗的客車像雷那樣隆隆的滾過他面前。「彷彿一個大得古怪的巨人猛力一跳，跳到半中央忽然停住了似的。」當那列車猛然在月台前停住時，他想着從輝煌奪目的，仙宮一般的客車裏走下來美麗風雅、頭戴好看的帽子的名媛閨秀；那些紳士呢，穿着巴黎最新樣式的衣服，滿口法國話或

德國話，彼此點頭招呼，應酬幾句，或講些警關的俏皮話。沒有一個乘客稍稍留意到洛瑪秀夫。他呢，把他們看做那叫人妒忘却又無從入門的世界的驚心觸目的小標本，在那世界裏，生活一定是單純的、無窮無盡的、心花怒放的盛筵。

過了八分鐘，鈴聲響了，引擎呼嘯着響起來，那列 *Train de Luxe* 就一溜煙鑽進了黑暗。這以後，不久車站就空了，飲食部和月台上的燈暗下來，洛瑪秀夫却仍舊逗留不去，睜着憂鬱的眼睛凝望着，追隨末一節車上那個紅燈的暗光，一直到那燈在暮色蒼茫中像一個滅了的火花那樣的消失為止。

「我要到車站去走走，」洛瑪秀夫又對自己說一遍，可是等到他看一眼他那雙又大又笨的靴子沾了好些爛泥和污穢，他感到很大的羞恥。其實圍裏別的軍官全穿那樣的靴子，然後他又發覺他那破舊的大衣的紐扣眼已經溼了，衣襟上污漬斑斑，下擺破得可怕，膝頭地方那一片差不多變成襁子了，他嘆一口氣。上個禮拜有一天，他照例在月台上閒遊，好奇的望着剛剛到站的特別快車，忽然瞧見一個亭亭玉立的、非常俊俏的女人站在頭等客

車那做開着的車門口。她沒戴帽子，洛瑪秀夫隱約看見一個直直的、秀氣的小鼻子，兩片迷人的、努出的嘴唇，一頭美妙的、發亮的黑髮，那頭髮從她額頭的正中分開，偷偷披到她那挺有風情的小耳朵。在她身後站着一個人，他正從她肩上往外望，那是一個魁偉的青年，穿一身輕便的衣服，神氣帶點譏諷的意味，兩撇上髭學威廉大帝[●]的樣子。實際上，他的臉容也有點像威廉。那女人瞧着洛瑪秀夫，他覺得她好像有點關切的意思，他就對自己說：「那位不知姓名的美人的眼睛愉快的望着那青年戰士的高大勻稱的身子。」可是，往前走了幾步後，他回過頭來，又碰到那女人的目光，他却看見她和她的伴侶一面瞧他一面笑。那當兒，他彷彿站在自己的外邊看見了自己——看見自己那雙可怕的靴子，自己的大衣，蒼白的臉，僵硬消瘦的身子——回想剛纔用在自己身上的那句誇張而風流的話，就感到羞恥和憤慨。唉！就連現在這當兒，在天色幽暗的春天傍晚順着大道走着，回想那件惱人的事，他還是忍不住臉紅。

「不，我不到車站去了，」他懷着苦澀的絕望心情低聲向自己說。「我隨便蹣跚蹣跚，

● 十九世紀普魯士和德意志的皇帝，相貌威嚴，兩撇上髭往上翹起。——中譯者。

就照直回家吧。」

那是四月初。暮色漸漸轉成黑夜。路邊的白楊，紅瓦白牆的小房子，這種時候在街上可能遇見的少數行人——全都越變越黑，失了顏色和本相。一切東西變成黑影，不過，襯着黑暗的天空，各種東西的輪廓還是分明的顯出來。在西遠遠的，在城外，落霞仍舊火紅的放光。大朵的深藍的雲慢慢化成一個紅光四射的火山口，噴出奔湧的、燃燒的金子來，然後轉成一片血紅色，夾着暗紫和淡黃的光色。可是在那火山的上頭，升起了明亮的春夜的一望無際的天空，彷彿一個圓頂穹窿：鮮綠，碧綠，深藍，各種顏色錯綜變化着。

洛瑪秀夫呆呆的望着這迷人的圖畫，一面慢慢的，喫力的拖着他自己和自己的靴子在石砌的路上走着。他從小一直到現在，總喜歡沉湎在幻想裏，想着有一個神祕稀奇的境界在遠處，雲霞的後面，等着他，招呼他。就在那兒——那兒，雲朵和地平線的背後——藏得有一個美得出奇的城市，有一個這兒看不見的太陽照着它，給穿不透的密雲遮擋着，弄得我們的眼睛看不見。在那兒，人的眼睛會給金子鋪成的街道照得眼花；在那兒，聳入九霄的圓頂大塔高高的升在紫色房頂的上面；在那兒，皇宮的窗子在陽光中發亮，好像無數的寶石似的；在那兒，數不清的各色旗幟在微風中飄揚。在那仙人的城裏聚集着許許多多快活

的人，他們的全部生活不是別的，而是一場永久不散的、醉人的盛宴，和諧和幸福的樂聲永遠永遠震顫着。在天園似的花園裏，在噴泉和花卉當中，天仙樣的男男女女走來走去，他們跟白晝一樣美，他們從來不知道甚麼叫作不能滿足的欲望，他們從沒感到過煩惱、掙扎、羞恥。

洛瑪秀夫忽然想起操場上那痛心的一幕，團長當着他的同伴和部下的面竟給他那麼粗魯的一頓罵，給他那麼難堪的一場侮辱。唉！頂叫他傷心的是，人家竟當着兵士的面痛罵他，罵得那麼粗野無情，就跟，唉！他自己常常罵自己部下的那種情形一樣。這，他覺得差不多等於降了級，甚至覺得自己做人的尊嚴統統掃地了。

然後，就跟他年青時的情形一樣——唉！在許多方面他還是很像一個大孩子——那種復仇的、癡狂的、陶醉的感情在他心中醒來了。「沒甚麼關係！」他對自己喊道。「我的全部生活還在我前頭呢。」而且，彷彿爲要跟自己的思想合拍似的，他邁的步子越發穩定，他的呼吸越發深長了。「明天我要隨着太陽的上升同時起床，抱定書本，非考進高級軍校不可，好叫他們大家見見顏色。苦幹！只要我肯，我就能夠苦幹。我得拚一拚，就是這樣。我要理頭唸書，死命強記，從早到晚一刻不停，然後，總有那麼痛快的一天，我會考得非常得意，弄得人

人驚歎。於是，當然，人人都要說：「這一點也不意外啊，我們早就料準這樣。多麼奮發有爲，滿腹才學的青年啊！」

我們的洛瑪秀夫已經在自己心中看見自己得到一個舒適的參謀地位，而且前途無量。他的姓名刻在高級軍校的金匾上。教授原本預先替他定好的一件好差事，要留他在本校裏做講師甚麼的——可是他不能幹。他的趣味偏重實幹方面，情願入伍。他先得當低級軍官，而且，當然——是的，當然，噫——在他舊日服役的那個團裏當差。因此，他還得再到這地方來一回——這叫人厭煩的、荒僻的小洞洞——做一個非黨有學問、有才幹的參謀軍官，在各方面都出類拔萃，溫文爾雅，對自己十分嚴格，可是待別人寬厚謙和，做大家的模範，又被大家忌妒，等等，等等。他去年在檢閱時見過一個這樣的才子，他自己高高在上，看不起別人，因此遠遠的躲開他那些到軍官俱樂部去玩的同事。紙牌，骰子，酗酒，胡鬧，全不合他的口味。他有高尚的理想。況且，他到這可憐的小地方來只耽擱一個短短的時期，這在他只是一個破門磚，只是到升官的路上去的一個進身之階。

洛瑪秀夫繼續跟蹤他的幻想。大檢閱開始了，軍中忙起來。叔爾果維奇上校永遠弄不清甚麼戰略和戰術，下起命令來越下越亂，一會兒下令怎樣，怎樣，一會兒又取消那命令，帥

都已經派過兩個傳令兵來，報告說師長下令嚴子申斥。『你看，上尉，』叔爾果維奇回轉身來對他原先的少尉說，『幫幫我的忙，解決這個問題吧。你知道，咱們是老朋友，又是好朋友——』

『噢，我們有一回倒真是鬧過一點小彘扭來着。現在告訴我，我該怎麼辦才好。』他又急又煩，滿臉通紅；可是洛瑪秀夫筆直的坐在馬鞍上，死板板的行禮，用恭敬而冷冰冰的聲調答道：『原諒我，上校。您的責任是依照師長的命令調動您那一團軍隊；我的責任是接受您的指令，盡我的能力去執行。』同時，師部那兒派來的第三個傳令兵騎着馬飛快的跑來了。

洛瑪秀夫，大出風頭的參謀軍官，一步步升上去，快要達到權力和光榮的極峯了。一個鍊鋼廠發生了危險的罷工。洛瑪秀夫的那一連人奉命擔任鎮壓暴動的工人，恢復治安和秩序的艱難而冒險的工作。一夜到天明，放火，火海，無數叫罵的、渴血的羣衆，石頭的陣雨。一個沉靜年青的軍官，站在一連兵的前面，他姓洛瑪秀夫。『哥兒們，』他用雄壯嘹亮的聲音喊道，『這是第三回，也是最後一回，我請求你們散開，要不然——我就開鎗了。』吶喊聲，譁笑聲，唸哨聲。一塊石頭打中洛瑪秀夫的肩膀，可是他那坦白英俊的臉容維持着絲毫不變的沉靜。他慢慢的轉過身去向着他的兵士，那些兵士看見有人居然敢無禮的欺侮他們所崇拜的上尉，早已氣得眼睛冒火了。他們聽見幾個簡單有力的命令字眼：『抬鎗，瞄準——』

開鎗！子彈劈拍亂響，緊跟着，人羣中起了憤怒和絕望的吼叫聲。有好幾十人死傷，躺在他們倒下的地方；剩下來的人紛紛逃命，或討饒，作了俘虜。暴動給壓平了，洛瑪秀夫等着聖上的恩賜，表示沙皇的感激和恩寵，同時等着一種特別獎金，酬勞他所表現的英雄氣概。

後來，那個盼望了很久的戰爭總算來了。還有，甚至在戰事發生以前，他已經奉陸軍部的命令派到德國去作間諜，偵察敵人在邊境附近的軍事力量。德國話既然十分熟，他就擔當了這冒險的工作。這種驚險事情對於一個勇敢的愛國志士是多麼愉快！獨自一個人，口袋裏放一張德國護照，背上揹一個街上用的風琴，他從這城漂泊到那城，從這村漂泊到那村，裝成一個鄉下佬，唱個曲子啊，檢拾廢紙啊，同時暗地裏得到了要寨、倉庫、營房、駐地等的圖樣。敵人和危險，時時窺伺着他。他自己的政府把他丟在這裏，既沒人幫忙，也沒有保障。他簡直成了游民。要是他的目的達到了，榮耀和種種報酬等着他。萬一露出馬脚來呢，他馬上就會給判決鎗斃或絞刑。他看見自己站在黑暗陰濕的壕溝裏，面對着他的劊子手。他們發了點慈善心，拿一塊白布遮在他眼前；可是他扯掉，丟在地下，驕傲的說：「難道你們不知道軍官敢於面對死亡嗎？」一個老上校用顫抖的聲音答道：「聽着，我的年青朋友。我有個兒子跟你的年紀一般大。我可以饒了你。把你的姓名告訴我們——不管怎樣，把你的國籍告

「我們那麼死刑就可以減成徒刑了。」
「我謝謝你，上校；可是這也沒用。盡你的責任吧。」
他又轉過身來朝着士兵，帶着堅定的口氣用德國話說：「同志，我只有一件事情懇求你們：留下我的臉，照我的心臟開鎗吧。」那位長官深深感動，揚起他的白手絹——拍的一聲——洛瑪秀夫的故事就此完結了。

這圖畫在他的想像力上造成那麼生動的印象，洛瑪秀夫原本很興奮，順着道路大步走着，這時忽然停住，渾身發抖。他的心跳得厲害，他瘦孱的握緊自己的手。不過，他馬上恢復鎮定，憐憫的向自己微笑，接着在黑暗中走下去。

可是，不大功夫他又開始在幻想中編出新的圖畫來。早已意料着而且早已準備着的俄國對普魯士和奧大利的慘烈戰爭終於來了。廣大的戰場，處處是死屍，破壞，滅亡，鮮血，死這是一個主力戰，整個戰爭就要看這主力戰的結局怎樣。決定性的時刻到了。最後一個後備軍開上去了，大家心急的等着俄國的側面部隊準時開來抄敵軍的後路。不顧一切犧牲，敵人的猛攻務必要擋住，不能退縮。戰場上頂重要頂受威脅的一塊地方由凱倫斯基的一團人守着，敵人的砲火正好集中在那塊陣地上。兵士們像獅子那樣打仗，一寸土地也不退讓，然而全線士兵給敵人的惡毒砲火轟得紛紛倒下來。人人覺得自己在經歷一種歷史性

的時會。再發揮英雄氣概，撐持幾秒鐘，勝利就可以從敵人手裏奪過來，可是叔爾果維奇上校動搖了。他是勇敢的人——這是須得承認的——可是像這樣的苦戰，他的神經却受不了。他臉色發白，全身打抖。接着，他向號兵作了個手勢，要他吹退兵號，號兵已經拿起喇叭來，湊到嘴唇邊，忽然本團參謀長洛瑪秀夫上校從山背後騎着他那阿拉伯種的駿馬飛奔來了。「上校，我們退不得啊。俄國的命運就要在這兒決定啦。」叔爾果維奇咆哮起來。「洛瑪秀夫上校，有權指揮，而且得對上帝和沙皇負責的人，是我。全團人非撤退不可——吹號！」可是洛瑪秀夫從號兵手裏搶過喇叭來，丟在地下。「孩子們，往前殺呀！他吶喊；『你們的皇帝和同胞的眼睛在盯着你們吶。』」「嗚啦！」●發出震聳耳朵的歡呼聲，兵士們由洛瑪秀夫率領着，向敵人衝過去。人人捲進了炮火和煙霧。敵軍動搖了，陣線不久就破了；可是在敵軍背後亮閃閃的出現了俄軍的刺刀。「勝利是我們的啦！嗚啦！同志——！」

洛瑪秀夫已經不是在走路，而是跑起來了，胡亂的做手勢，終於停下來，漸漸清醒過來。他覺得彷彿誰用冷得像冰的手指忽然摸着他的背脊，胳膊，大腿似的，他的頭髮豎起來，他

那強烈的興奮給他眼睛帶來了眼淚。他不懂他怎麼會忽然來到他的住所，等他從瘋狂的幻想中清醒過來，他驚奇的呆望着他極熟悉的大門，呆望着荒蕪的墓園，那墓園裏立着一幢白牆的小房子，他正是住在那兒。

「我腦子裏怎麼會起了這些無聊的念頭？」他說，暗自慚愧，又看不起自己的聳聳肩頭。

洛瑪秀夫走進他的房間，照他原來的樣子，帶着帽子，佩着軍刀，一頭倒在床上，他躺了好半天，一動也不動，眼望着天花板。他的頭發燒，他的背痠痛；他覺得心裏一片空虛，空虛得那麼深刻，彷彿他的心再也不能起一種感情，回想一件往事，或生一個念頭似的。他既不得氣惱，也不覺得哀愁，可是他感到他的心上壓着一個叫人窒息的東西，又感到黑暗和淡漠。

溫和的春夜的夜影罩下來了。他聽見他的用人在前廳輕輕的播弄甚麼金屬東西。

「怪極了，」他自言自語道，「我好像在哪兒唸到過這麼一句話，說是人活着的時候，一秒鐘也不能不想。可是我在這兒躺着，却甚麼也沒想。不是嗎？不過也許是這樣的，我正在想着我甚麼也沒想。甚至我的腦子裏好像有個小輪子在轉動似的。看哪，這兒是個新念

頭，那兒是個客觀的反省——我還在想着——」

他躺了好半天，拿種種硬想出來的、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的景象折磨自己，弄得到頭來，他對那些景象起了生理上的憎惡。彷彿是一個討厭的大蜘蛛在他腦子底下摸索着，他自己擺脫不開似的。末後他從枕頭上抬起頭來，叫道——

「海南。」

正在這當兒，他聽見一件東西噹的一聲落在地板上，滾了一陣。大概是茶炊上的煙囪掉下來了吧。門急急的開了，又砰的一聲很響的關上了。用人衝進房間來，開門關門弄得一片響聲，好像誰在追他，他在逃跑似的。

「老爺，我來了，」海南用驚嚇的聲調尖叫道。

「尼古拉葉夫中尉那兒，有人送信來沒有？」

「沒有，老爺，」海南仍舊尖聲尖氣的答道。

這位軍官和他用人中間有一種單純、誠懇、親切的關係。每逢所問的話只需要照例的、刻板的、官腔的答覆，也就是，「是的，老爺，」「不，老爺，」時，海南就麻木的、沒生氣的、勉強的答覆，那種情形就彷彿兵士對付他們的長官一樣：他們初進兵營，沾染那種習慣以後，是從

此一輩子也改不掉的。

海南是塞加西亞人，信邪教。信邪教這件事，使得洛瑪秀夫很滿意，因為在本團的青年軍官中，盛行一種無聊而孩子氣的風氣，喜歡把他們各自的用人訓練得有特別獨到的地方，或教他們講一些半瘋的答覆和話語。

比方說，要是朋友來看望維阿特金，維阿特金常對他的聽差，一個摩爾達維亞人，說：「布蕭司庫爾，我們酒窖裏還存得有香檳酒嗎？」布蕭司庫爾就會帶着一絲不亂的沉着態度答道：「沒有了，老爺。昨天晚上您老人家把最後的一打酒喝光了。」又有一個軍官，艾畢法諾夫少尉，喜歡向他的用人提出一種文縷縷的，連他自己也答不上來的難題。「聽着，我的朋友，你對目前法國王朝復辟的事有甚麼意見？」用人答道：「老爺，我想那會成功的。」勃比廷斯中尉為他的聽差編了一整套的問答，於是那個受過訓練的天才會泰然自若的答覆頂荒唐的問題，比方說：「這件事為甚麼對於第三者是很重要的？」回答——「這件事對於第三者並不重要。」「教會對這事的意見怎樣？」回答——「教會對這事

沒有意見。」這聽差還會用頂古怪的、半悲劇的姿態扮演「勃里斯·古杜諾夫」(Boris Gudunov)那齣戲裏面的畢寧的角色(Prin)。大家又常常叫他講法國話，而且很賞識他的法國話『Bong shure, mauseur, Bon nuit, mousier, Valley vous du tay, mauseur?』等等，等等，講的都像那樣。這些胡鬧當然全是由於那駐兵的小城的沉悶空氣造成的，也由於那種除了當差無事可幹的狹隘生活造成的。

洛瑪秀夫常跟海南談到他所信的鬼神——可是，關於那些鬼神，那塞加西亞人自己也糊裏糊塗，弄不清楚；不過洛瑪秀夫挺愛聽海南講他怎樣宣誓向沙皇和俄羅斯盡忠——這故事時不時的要他講一講，聽得津津有味。在那時候，盡忠的宣誓，凡信希臘教的，就由希臘的牧師來監督；凡信天主教的，就由「克孫德」(Ksend)來監督；凡信基督教的，要是請不到路德派的牧師，就由上尉參謀狄茲監督；凡回教徒，就由比艾克——阿加瑪洛夫來監督。海南和他的兩個同鄉呢，軍隊裏特為他們制定一種特別的、希奇古怪的格

● 法語：拼音錯誤，意為日安，先生，晚安，先生。您還茶嗎，先生——中譯者。

● 立陶宛人和波蘭人用來稱呼羅馬天主教的牧師的名字——英譯者。

式。那三個兵士奉命輪流正步走到本團的副官面前，副官就向他們伸出一把軍刀來，刀尖上挑着一塊醜陋的麵包，他們得帶着深深的敬意咬下那塊麵包，喫掉。不管怎樣，不准他們的手碰到那麵包。這個古怪儀式的含意是這樣的：塞加西亞人既照這種特別格式喫了

他主人的——沙皇的——麵包和鹽，那麼此後他要是不要不盡忠或不服從，就該給那把劍無情的斬死。海南對這種向沙皇盡忠的宣誓格式顯得很驕傲，他講起當時的經過情形來從不厭倦，可是每回他講到這故事總要另外加油添醋，後來那故事簡單成了孟夏孫的故

事，洛瑪秀夫和他的客人聽完總要發出荷馬式的笑聲。

現在海南當是他的主人又要照平素那樣開始問到鬼神和副官，就站得好好的，準備應答，同時臉上現出狡猾的微笑，可是洛瑪秀夫却說——

『好啦；你去吧。』

① 孟夏孫是德國人 R. E. Knappe 用英文所著的冒險故事中的主人翁；孟夏孫的故事。意思是『誇大的無稽之談』或『吹牛皮』——中譯者。

② 『荷馬式的笑聲』喻『歇斯的大笑』——中譯者。

『要不要我拿出老爺的新軍裝來？』那個永遠殷勤的海南間。

洛珊秀夫不開口，沈思着。起初，他想說『好吧』，後來想說『不必』，再後又想說『好吧』。臨了，他幽幽的長歎一聲，用聽天由命的口氣答道——

『不必了，海南，用不着多事——把茶炊燒好，然後到俱樂部去替我取晚飯吧。』

『今天我要待在家裏，』他低低的對自己說。『天天像那樣去他們家裏玩，把他們打擾得要死，實在不大好。況且，我這樣的人，人家明明並不喜歡。』

他決定今天晚上待在家裏，這決定似乎堅強得很，可是他身體裏頭有一個聲音告訴他說，就連今天他也還是會到尼古拉葉夫家去，就跟過去三個月以來差不多。天晚上去的情形一樣。每一回，夜深時分，他跟那些朋友告別，總是滿心羞慚，氣憤自己的脆弱和缺乏果斷，一面暗自憑自己的名譽賭咒，說是在兩三個禮拜裏頭，他決不會再來拜望。不但這樣，他甚至下了決心：從此再也不無故的來串門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在脫衣服的時候，嘿！甚至在他快要睡着的時候，他仍舊相信：要他維持這個決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夜過去了，清晨來了，白晝慢慢的、不情願的拖下去，傍晚來了，一種不能反抗的力量又引得他走到那漂亮優雅的宅子去，那宅子有溫暖舒適、明燈輝煌的房間和平、融合的對坐談心，尤其

是女性美的迷人的魔力，在那兒等着他呢。

洛瑪秀夫坐在床邊上。天已經黑了，可是他還是能夠容易的辨認他房間裏的各種東西，唉，一天一天的，他變得那麼討厭他這寒飈的、陰森森的住所，和房間裏這些俗氣的，沒一點風雅的傢俱。其他的台燈罩着一個睡帽一般的醜罩子，擺在那張不靈便的搖搖晃晃的寫字檯上，傲慢的俯視着那個刺戟神經的鬧鐘和一個又髒又難看的墨水瓶，那墨水瓶的樣子彷彿一隻難看的叭兒狗似的。在上邊，牆上掛着一件東西，原來打算用做壁飾的——那是一塊毛毯，上頭繡着一隻可怕的老虎和一個尤其可怕的騎在馬上的阿拉伯人，手裏拿着一根矛。在一個牆角，立着一個癱瘓的書架；在另一個牆角，立着一個可怕的怪樣的小提琴盒子。這房間只有一個窗子，窗上掛一幅草蓆，往上捲成一個桶子樣子。門後有一個衣服架子，拿一塊布單遮蓋着，那布單在史前時代大概是白的。他四周這些東西，凡未婚的低級軍官全有，只有那小提琴是例外，那是洛瑪秀夫向團部的軍樂隊借來的——那軍樂隊完全用不着它——他原打算藉那小提琴來發展他在音樂方面的才能。可是，等到他自己學着彈C調的長音階，彈了許久彈不會，他就徹底討厭了那東西，小提琴就此站在那黑暗角落裏，至今有一年多了，灰塵積滿，沒人過問。

一年多以前，洛瑪秀夫剛剛離開軍官學校時，原本又快活又驕傲的佈置他這簡陋的住所。現在居然有了自己的房間，自己的東西，可以憑自己的喜好選購家用器具，照自己的高尚趣味安排一切——這使得那二十二歲的青年的 Amour Propre 極受用。彷彿只不過昨天，他還坐在學校的教室，或者跟他同學排隊走到公共食堂，聽到一聲令下，吃他那粗惡的早餐呢。今天他却成了他自己的主人。在他佈置而且「裝飾」他那新家庭的那些永世忘不掉的日子裏，他腦子裏萌生出來多少希望和計劃呀！他為他的將來製訂了多麼嚴格的方案啊！起初的兩年須得用來徹底研究法國和德國的古典文學，還得學習音樂。然後，緊跟着就該認真準備功課，好考陸軍大學。還得研究社會學和社會生活，同時研究近代科學和文學。洛瑪秀夫因此覺得至少需要訂一份報紙和一份通俗月刊。書架上擺着馮特的心理學，劉易司的生理學，斯麥爾司的自助論，等等，等等。

① 法語自尊心——中譯者。

② Wundt (1832—1910) 德國心理學家。——中譯者。

③ Lewes (1817—1878) 英國哲學家。——中譯者。

可是，足足有九個月，那些書擺在書架上從沒有人去動過，連海南都忘了，他是專管打掃書架上的塵土的。一大堆報紙，連封皮也沒拆，整捆的丟在寫字檯下面；我們剛纔講到的那份美學雜誌呢，早就停寄了，因為洛瑪秀夫老是「不按時」繳付半年的訂閱費。洛瑪秀夫少尉在俱樂部大喝伏特卡，他跟一個有夫之婦不要臉的勾搭了很久，他用種種手段蒙蔽那位在團部當差的、害肺癆的、好吃醋的丈夫；他玩「希陀斯」^①；越來越常常跟同事，跟他的朋友或熟人起不愉快的衝突。

「對不起，老爺，」他那聽差鬧吵吵的走進房間，叫道。然後他用和氣、忠厚、好意的口氣說下去：「我忘了提彼德孫太太那兒來了二封信。送信的人還在等着回音呢。」

洛瑪秀夫皺皺眉，拿過信來，把那細長的玫瑰色信封撕開；信封的一角畫着一隻飛翔的鴿子，口裏銜一封信。

「點上燈，海南，」他對他的用人說。

① Emilia (1812—1894) 蘇格蘭著作家。——中譯者。

② 一種俄國的骰子戲。——英譯者。

洛瑪秀夫順着他所熟悉的往下斜的，彎彎曲曲的一行行的字看下去：

「我心愛的寶貝，迷人的小喬其——你有整整一個禮拜沒來看我了，昨天我想得你好苦，躺在床上哭了一夜。記住，要是你丟了我，騙了我，我決活不下去。只要一小滴毒藥，我就會永久擺脫了我的苦惱；可是你呢，良心會永遠永遠的折磨你。今天晚上七點半鐘你務必——務必到我這兒來。他不在家，他出外去了——奉公出差甚麼的。一定要來！我吻你一百萬遍。」

永久屬於你的

瑞莎。

附白——

你忘了那河水，

● 喬治的囑咐——中譯者。

在樹枝底下急急跑去？

你忘了我顫抖的躺在你強壯的臂抱裏，

你給過我燃燦而灼人的吻？

再附白：下禮拜六在軍官俱樂部舉行的晚會，你千萬要參加。我要跟你跳第三節的四組舞。你明白的。」

（在第四頁的下面寫着——）

「在這兒

我吻了一下。」

這封愉快的信飄送出波斯種紫丁香的那種熟悉的香氣，那香水在信紙上這兒那兒的留下些黃漬，黃漬上的字跡給浸得向四下裏攤開。這種開膩了的香氣，加上那嬌小而淫

薄的紅髮女人在通篇的信上流露出的那種俗裏俗氣的、感傷得荒唐的口吻，在洛瑪秀夫的心中引起一種受不了的憎惡感覺。帶着惡毒的快意，他先是把那信撕成兩半，把那兩半仔細的疊在一塊兒，又撕成兩半，再把那些小塊的紙疊在一塊兒，再撕成兩半，撕到手指頭發麻纔止住，然後咬緊牙關，咧開嘴惡意的一笑，把碎紙丟到寫字檯底下。同時，他按照自己的老習慣，抽出功夫來像想到別人似的想到自己——

「於是他發出惡毒的、輕蔑的笑聲。」

過了一會兒，他覺得今天晚上他還是得到尼古拉葉夫家去。『可是這是最後一回了。』拿這話騙騙自己以後，他覺得又快活又心安。

「海南，我的衣服。」

他匆忙而性急的打扮起來，穿一件雅致的新上衣，在一條乾淨的手絹上灑了幾滴德國古龍香水；可是他穿好，預備走了，却忽然給海南攔住了。

「老爺，」塞加西亞人說，聲調非常柔順，還帶點懇求的意味，同時他在他主人面前跳起一種頂奇怪的舞來。每逢他表演這種「雙腳不離原地的舞蹈，」他就把左右膝頭輪流的聳上降下，搖肩膀，點頭，拿胳膊和手指在空中做出一連串複雜的動作。海南已經養成習

價，喜歡用這種古怪姿勢發洩他的衝動的感情。

「甚麼事啊！」

「老爺，」海南吞吞吐吐的說，「我打算求您一件事：請您把那個白先生送給我。」

「白先生甚麼白先生？」

「您吩咐我去掉的那個——立在牆角的那個。」

海南拿手指頭往爐角一指，那兒地板上立着一座普式庚的半身像，這半身像是洛瑪秀夫從一個跑碼頭的江湖販子手裏買來的，其實塑的不是那位著名詩人的真容，却是塑着一個年老的猶太捐客的可怕的面貌。這個像塑得極壞，又蓋滿了塵土和蒼蠅屎，弄得鼻子眼睛也認不清，使得洛瑪秀夫厭恨透了，後來他就下決心吩咐海南把它丟到院子裏去。

「你要它幹甚麼？」洛瑪秀夫笑着問。「不過，要拿就拿去吧，拿去吧，我反倒心裏痛快。我不要它了，只不過我要知道一下你拿它究竟有甚麼用？」

海南微微一笑，兩隻腳又輪流跳起來。

「好好，拿去吧，拿去就是；我希望你得到它以後很高興。順便問你一聲，你可知道它是誰？」

海南不好意思的微笑，跳得越發起勁。

「不——不知道。」海南拿他的衣袖擦擦嘴唇。

「這麼一說，你還不知道哪好聽着。這是普式庚——亞歷山大·塞爾節維奇·普式

庚，你聽懂我的話沒有？現在，學着唸一遍——「亞歷山大·塞爾節維奇——」」

「貝夏耶夫 (Bashayev)，」海南用斷然的聲調唸道。

「貝夏耶夫好，要叫他貝夏耶夫，也隨你去叫吧。我現在出去。要是彼德孫夫婦有信來，就說我不在家，說你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你聽懂沒有？不過，要是有人爲了團裏的公事來找我，那就馬上跑到尼古拉葉夫中尉家裏去喊我。你可以到俱樂部去取我的晚飯，取回來後你自己喫吧。再見，老傢伙。」

洛瑪秀夫在他用人的肩頭和氣的拍了一下，那回答是海南臉上一個爽朗、快樂、親切的笑容。

四

洛瑪秀夫走進院子的時候，天黑得很了。他像瞎子似的踉踉跄跄上了街，他那雙大套鞋深深的陷進又厚又黏的爛泥，每走一步就隨着發出吧唧一聲。時不時的有一隻套鞋陷在路上的泥裏，拔不出來了，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一面用另一隻腳喫力的支住身子，不叫自己倒下來，一面拔出他那隻寶貝的腳。

在他看來，這小鎮似乎死得透裏透了。一點聲音也聽不見，連狗都閉聲不響，這兒那兒，一絲亮光，從矮小的房頂傾斜的白房子裏漏出來，窗台就藉那點亮光把自己的影子清清楚楚印在深黃的爛泥上。從深淥淥的籬牆上（洛瑪秀夫正是順着那籬牆慢慢的摸索着往前走），從潮濕的、新生的白樺樹皮上，從爛泥的路上，升起一種強烈的、叫人精神一振的春天氣息，這氣息引起一種不自覺的快樂舒暢的感覺。不但這樣，甚至好像有一種青春的、

童又醒來的生活慾望跟掃過街道的、惱人的大風混在一起，一陣陣的風彼此追逐着，就跟吵嚷而頑皮的孩子坐在輪轉機^①上似的。

洛瑪秀夫走到尼古拉葉夫住的房子那兒，站住，又懷喪又迷茫。那細密的肉桂色窗簾垂下來了，可是人隔着窗簾還是能夠看見裏面一盞燈的清亮而不動的火苗。窗簾的一邊向裏捲着一點，因此窗台那兒留出一條狹長的縫，洛瑪秀夫把他的臉小心的貼在窗上，屏住呼吸，怕的是叫裏面的人知道外面有人。

他能夠看見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的頭和肩膀。她坐在他知道得挺清楚的那張綠色絲絨長椅上，微微俯着腰。從她那俯垂的頭和輕微的動作看來，他斷定她在做活。忽然她直起腰，抬起頭，深長的呼了一口氣，她的嘴唇動了。

「她在說甚麼？」洛瑪秀夫想道。「看哪！現在她在微笑呢。隔着窗子看人家說話，她說的話却一個字也聽不見，這種叫有趣兒。」

① Merry-go-round 一種小孩玩樂的轉盤，下面平放一個大輪子，輪邊上裝着木馬木船等物，小孩騎在

不過，笑容忽然在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的臉上收斂了；她的額頭繃起來，她的嘴唇動得又快又急。後來她馬上又微笑了，不過笑得不正，帶點惡意，同時她的頭做了一個不贊成的動作。

「也許他們在談我吧，」洛瑪秀夫暗想，不免感到一點不愉快的憂慮。可是他知道這青年女人有一種多麼純淨、聖潔、消魂、仁慈的魔力，迷住他；就連這當兒，她給他的印象也仍舊如同一幅迷人的油畫，這可愛的圖畫使他回想到許久以前的幸福而天真無邪的日子。

「淑雅琪卡，」洛瑪秀夫輕聲喃喃道。

這當兒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放下女紅，抬起頭來，朝着窗子迅速的、搜索的、沮喪的望了一眼。洛瑪秀夫心想她瞧見他的臉了。彷彿有一隻冰冷的手抓住他的心，驚慌中他竄到牆壁的一個突出部分的後面。他又遲疑起來，僞促不安，他已經打算回家去了，後來總算憑了堅強的意志力，克服他的膽怯，走進一個小小的旁門，進了廚房。

尼古拉葉夫家的用人替他脫了他那雙滿是爛泥的套鞋，拿一塊廚房的抹布擦乾淨他的靴子。洛瑪秀夫拿出手絹來擦掉眼鏡片上的蒸氣，這時聽見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的音樂樣的聲音從休息室傳來。

「司節潘，是他們把今天的公事送來了嗎？」

「她故意這麼說說的，」洛瑪秀夫暗自想道。「她明明知道我照例是在這會兒來。」

「不是我啊，亞歷山德拉·彼得羅夫娜，」他高聲的回答，可是聲調不安定，他的聲音傳進休息室那敞開着的門。

「哦，是你呀，洛瑪秀夫。好，進來，進來。你在那邊門口幹麼吶？佛羅嘉[●]，洛瑪秀夫來啦。」
洛瑪秀夫走進來，傻頭傻腦的一鞠躬，開始用手絹擦自己的手，爲的是遮掩自己的窘態。

「恐怕我打擾了你吧，亞歷山德拉·彼得羅夫娜。」

他極力把話講得隨便一點，快活一點，可是話一說出口却顯得笨頭笨腦，他自己聽起來彷彿帶着點勉強的口氣。

「你說的是甚麼話！」亞歷山德拉·彼得羅夫娜說。「請坐，我們來喝杯茶吧。」

她用她那明淨尖利的眼睛直直的瞧着他，照例用她那又軟又暖的小手握了握他那

冰冷的手指頭。

尼古拉葉夫背對着她們，坐在桌邊，桌上幾乎堆滿了一疊疊的書本，圖表，地圖。今年年底以前，他得再考一回陸軍大學；好幾個月以來，他一直爲應付考試的難關在準備功課，勤苦不懈；他以前已經考過兩回，全失敗了。眼睛瞪着書本，他伸出胳膊來舉過他的肩頭，向洛瑪秀夫招呼，卻沒回轉身，用沉靜乾啞的聲音說——

「你好嗎，幽里·阿歷克塞維奇？有甚麼新聞沒有？淑羅琪卡，給我倒點茶。對不起，你瞧，我在用功哪。」

「我真是個糊塗蟲！可憐的洛瑪秀夫暗自想道。『我到這兒來幹麼呀？』然後他高聲的接下去說：『壞消息。俱樂部裏傳說着一些關於列奇中校的難聽的話。據說他兇得很，一點情面也不講。團裏人人恨他，團部派人來調查。艾畢法諾夫爲此受了監禁。』

「哦！尼古拉葉夫心不在焉的說。『原諒我插嘴。你說的是真話嗎？』

「我也受過四天的罰哨。不過那是舊新聞了。」

洛瑪秀夫當時覺得自己的聲調彷彿生硬而勉強，好像他給別人扼着喉嚨似的。「在他們眼睛裏，我是多麼可憐的傢伙啊！」他想着，可是隨後又拿一種勉強的特別辯解來安慰自己，凡懦弱胆小的人碰上這種窘況總是向那類辯解求援的。「你老是這樣；你老覺得甚麼地方不對；你覺得慌張，難為情，同時又喜歡想像別人已經聽出來了，其實只有你自己纔那麼明白白的覺得。」等等，等等。

他在一把靠近淑雅琪卡的椅子上坐下來，她那根靈敏的鉤針又在忙着做活。她從不閒坐着，所有的桌布，燈罩，帘子，全是她那忙碌的手指頭的產品。洛瑪秀夫小心的拿起繡着長線的線球，說——

「你做的是甚麼活？」

「花邊啊，你這是第十回問我了。」

淑雅琪卡很快的看了他一眼，然後讓自己的目光落在她那活計上；可是沒過多久，她又抬頭，笑了。

「得了，得了，幽里·阿歷克塞維奇，別撅着嘴坐在那兒啦，挺起胸膛！」「抬起頭來！」你們平時指揮兵士，不就是這些話嗎？」

可是洛瑪秀夫只嘆了口氣，斜起眼睛，打眼角瞧了燕尼古拉葉夫的結實的脖子，他那白頸子給他那件舊上衣的灰領子襯托着，顯得越發白。

「嘿！烏拉第米爾·耶菲莫維奇真是狗運亨通。明年夏天他就要到聖彼得堡去，升到軍校去啦。」

「哼，那還得走着瞧吶，」淑羅琪卡有點挖苦的說，朝她丈夫那邊望着，「他考過兩次，全刷下來了；沒法子，只好不大體面的回到他的團部來。這回要算是他的最後機會了。」

尼古拉葉夫忽然回過頭來；他那英俊、威武、留着上髭的臉變得通紅，他那又黑又大的眼睛憤憤的發亮。

「別胡說啦，淑羅琪卡。我既說考得上，我就考得上；夠了，別說啦。」他拿手掌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你老是說些不吉利的話。我說我考得上——」

「是啊，」我說我考得上，」他的太太學着他的樣子重說一遍，同時拿她那小小的黃手拍了一下她的膝頭。「可是，要是你答得出下面那個問題來，那纔行吶：「若欲維持一條優良戰線，必須如何？」（她回過頭來調皮的瞧了洛瑪秀夫一眼。）「你也許不知道在兵法方面我比他強得遠吧。好了，佛羅嘉——將來的參謀總長——現在來答答這個問

題看。」

「算啦，淑羅琪卡，住嘴。」尼古拉葉夫不痛快的嘟囔道。可是他在椅子上忽然又轉回身來向着他妻子，在他那睜圓的、俊美的、可又挺笨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一種有趣的無可奈何的神情，甚至還帶着一點恐怖呢。

「等一等，我的小姑娘兒們，我要好好想一想。」好的戰鬥行列？好的戰鬥行列務須不太暴露，在敵人炮火之下，以便司令官指揮自如，以便——以便——等一會兒。」

「我看，那等啊，日後你可就要倒楣囉。」淑羅琪卡打斷他的話，用認真的聲調說。然後，垂下頭，搖晃着身子，像一個地道的女學生一樣，一口氣背完下面那段書，一點結巴也沒有：

「『優良戰鬥隊形』務須簡單，易於活動，伸縮自如，能隨時適應環境；既須易於檢閱，又須便於率領；並應盡量避免在敵人炮火射程以內，且隊形須易於變換，戰鬥隊形能迅速變為行軍隊形。」完啦！」

她睜開眼，深深呼一口氣，同時她把她那活潑而微笑的臉朝洛瑪秀夫轉過去，說——
「背得對不對？」

『好記性！』尼古拉葉夫妒忌的叫道，然後他又埋頭去看他的書。

『我跟他像兩個同學那樣一塊兒唸書，』淑羅琪卡解釋道。『隨便甚麼時候我都考得上。』主要點——她用她那鉤針在空中做了一個強有力的動作——『主要點在於唸書得有條理，而且得有一定的計劃。我們的方法全是我自己發明的，我說這話我覺得挺驕傲。』天天，我們自己規定好唸多少數學和兵法——我可以順便提一句，炮學不是我的 forte；彈道學的方程式我也特別覺得沒味兒——此外，還得唸一點步兵操練法典。還有，我們每隔一天唸一回語文；逢我們不唸語文的日子，我們唸歷史和地理。』

『俄文也唸嗎？』洛瑪秀夫有禮貌的問。

『你是說俄文唸的，那並不少費我們多少力；我們已經唸熟了葛羅司（Grosin）的拼字論，講到文章，歷年相傳，已經有了死板的老格式：Para pacem, para bellum。』奧涅金

● 法語：團長，特長。——中譯者。

● 拉丁文。

● 普式唐所著的歐根·奧涅金的主人翁。——譯者。

和他的時代的特色，等等，等等。」

忽然，她不講了，很快的從洛瑪秀夫手指頭上搶過那胡亂刺繡着的鉤針。她明明要抓住他的整個注意力，叫他聽她現在打算說的話。後來，她滿懷熱誠的講到目前她一切幻想和志願的終極點。

「洛莫其卡，請你好好的瞭解我。這生活，我不能——再也不能忍受了。再在這兒過活下去就等於退化。做一個「軍官太太」參加你們那種粗俗的晚會，談些別人的醜事和姦情，爲家務、銀錢、馬車費甚麼的，天天鬧點脾氣，煩得要死，依照日期的先後出席婦女委員會的慈善協會，鬥門紙牌——不必再講下去，夠了。你說我們的家庭舒適溫暖，可是，就來考察考察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幸福吧。這些古老的刺繡和花邊；這些可怕的衣服，我爲了學新樣子把它們翻改過多少回上帝纔知道；這個拿世界各處的破布湊成的、俗裏俗氣的、紅紅綠綠的沙發——所有這些東西，我都覺得可恨而受不了。我的好洛莫其卡，難道你不明白我所需要的是社交生活——地道的社交生活——佈置精美的客廳，僧皮的言論，音樂，賣

弄風情，五體投地的傾倒？你很明白我們的佛羅嘉不是那種喜歡出鋒頭的人物，而是一個勇敢、正直、勤懇的人。只要他考得進陸軍大學，我賭咒可以幫他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是一個能說善講的人；在隨便甚麼樣的社會裏，我全站得定脚跟；我有一種——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纔好——有一種能曲能伸的頭腦或精神，這就幫助我站定脚跟，幫助我到甚麼地方去都能適應。話說回來，洛莫其卡，瞧着我，注意的瞧着我。拿我這個人來說，難道真是那麼乾燥無味？難道我這個女人真是失掉一切嬌媚，因此活該待在這可恨的地方，待在這連地圖上也佔不着地位的鬼地方，發酸發霉嗎？」

她忽然拿手絹蒙住臉，流下自憐和受傷的自尊心交織成的淚來。

尼古拉葉夫從椅子上跳起來，連忙跑到他妻子面前，手忙腳亂，慌裏慌張；可是淑羅琪卡總算已經恢復了鎮靜，取下蒙在臉上的手絹。現在她眼睛裏沒有眼淚，可是憤怒和激情的光芒還沒有從她眼睛裏消滅。

「已經好了，佛羅嘉親愛的，沒有甚麼。」她急躁的推開他。後來她接着回過頭去朝洛瑪秀夫嫣然一笑。當她再從他手裏拉過線來時，她對他賣弄風情的說：「老老實實回答我，你這點頭顫腦的傢伙，我長得美不美？不過要記住，對一個女人，不顧着她的心意恭維她一

陣，那可是失禮到家啊。」

「淑羅琪卡，你好不害羞呀！」尼古拉葉夫坐在寫字檯前的椅子上責備的叫道。

洛瑪秀夫帶着殉道者那種從容就義的神氣微微一笑。他忽然用憂鬱而顫抖的聲音答道——

「你長得很美。」

淑羅琪卡用半睜半閉的眼睛調皮的望着他，一縷蓬鬆的髮捲鬆鬆的垂下來，掛在她腦門子上。

「洛莫其卡，你這人多好玩啊！」她用挺尖的、女孩氣的聲音嗤嗤的笑道。少尉臉紅了，照自己的習慣暗自想道——

「他的心給殘忍的撕裂了。」

誰也不說話。淑羅琪卡仍舊勤懇的用鉤針做活，烏拉第米爾·耶菲莫維奇正在嚙力的看一本德文譯的書，不時唸出幾個德國字來。人可以聽見燈裏的火苗發出微微的爆聲和噓噓聲，那燈放出一大片柔和的黃光，形狀像個帳篷。洛莫其卡又叫自己拿着那一團線，並且幾乎沒用腦子去想，把線輕輕的、溫柔的順到那青年女人的手指頭上，有時故意頑皮

的拉緊了線，澈羅琪卡就不自覺的用力往她那裏拉，這使他感到愉快恬適。他覺得彷彿有一道祕密的電流不時在那細緻的白線裏流來流去。

他一面發默的瞧着她那低下去的頭，一面自己的嘴唇動也不動的向自己低聲說話，彷彿他在溫柔熱情的談天似的——

「你多麼大膽的對我說，「我生得美不美？」啊，你美極啦！我坐在這兒瞧着你。瞧出甚麼來啦？那麼聽着。我要告訴你你長得甚麼樣兒——你的模樣多可愛。可是注意的聽着。您的臉跟夜一樣黑，可又蒼白。那是一張充滿激情的臉。您的嘴唇又紅又熱，正好接吻，您的眼睛四周有一道淡淡的黃眼圈。您眼望着您前面時，您的眼白帶一點淡藍，中間有一粒深藍的、神祕的發亮的大眼珠朝我放光。您並不是那種黑美人；可是您跟吉卜西●有點相像。您的頭髮又亮又軟，在腦後編成一個髮髻，編得那麼簡單利落，誰都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摸摸。你這嬌小輕盈的人兒啊，我可以抱起你來，跟抱起一個小孩似的；可是你苗條而結實，你的胸膛跟一個少女的胸膛那樣豐滿，您渾身有一種靈敏的、多情的、攝人魂魄的地方。您左耳

底下有一顆斌媚的小痣，就跟摘掉耳環以後一個看不清的傷疤似的好迷人——」

「你看到報紙上寫兩個軍官決鬥的那篇文章沒有？」淑羅琪卡忽然問道。

洛瑪秀夫嘆一驚，從夢中醒來，可是他還是覺得不能夠叫自己的目光離開她。

「沒有，我沒看到，不過我聽別人談起過。怎麼樣？」

「當然啦，你照例甚麼也不看。說真的，幽里·阿歷克塞維奇，你在退步吶。依我的看法，那種決鬥的情形是可笑的。我很明白軍官們的決鬥是既必要又正當的。」

淑羅琪卡用一種堅信的姿勢把那鉤針做的活計按在胸口。

「可是，幹這種不必要的、愚蠢的殘忍事情，何苦來聽我說。一個中尉侮辱了一個軍官，侮辱得很厲害，於是「名譽法庭」(the Court of Honor)認定非決鬥不可。那麼，要決鬥就決鬥吧，也沒甚麼可說的，不過決鬥的條件訂得太苛，弄得決鬥活像普通的正法，相距十五步，火併的時間要延長到決鬥者中的一方 hors de combat。爲止。這簡直跟普通的殺人一模一樣，不是嗎？可是請聽訂好條件以後發生的事吧。在決鬥場上本團的軍官全都到

齊了，很多的軍官還帶了女人來：不但這樣，他們甚至還請了一位照相師站在後面樹林中，多可惡！用一句佛羅嘉常說的話，那倒楣的少尉或准尉——一個年紀青青，跟你的歲數不差上下的人，多半是受侮辱的那一方，却不是侮辱人的那一方——開過三鎗以後，肚子上受了重傷，過幾個鐘頭在極大的痛苦中去世。在他臨終的床前站着他那年老的母親和替他照管家務的妹妹。現在，告訴我，爲甚麼一場決鬥會變成這麼叫人厭惡的情景。當然啦，這事情的直接結果，（淑羅琪卡差不多尖起喉嚨講這些話）「是一切多愁善感的反對決鬥的人——呀，我多麼看不起那些「自由主義」的孱頭和膽小鬼——立刻哇啦哇啦嚷起來，說甚麼「野蠻」啊，「自相殘殺」啊，「決鬥是我們這時代的恥辱」啊，還有種種的廢話。」

「天哪！我再也想不到你敢情這麼愛好流血，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洛瑪秀夫打斷她的話，叫道。

「我一點也不愛好流血，」淑羅琪卡正面的反駁道。「正好相反，我很心軟。要是有個甲蟲爬到我頸子上，我會極小心的把它搬開，免得傷着它——你得好好的瞭解我，洛瑪秀夫。我推想事理的方法簡單得很：「我們爲甚麼要有軍官？」回答：「爲了戰爭的緣故。」

「打仗時候軍官的首要緊的德行是甚麼？」回答：「勇氣，不怕死。」「平時怎樣纔可以訓練出那種品德？」回答：「靠了決鬥。」可是，怎見得呢？法國軍隊就並沒規定決鬥是必不少的，因為法國軍官天生有名譽心；他知道自己應該怎樣纔能叫人尊敬，同時應該怎樣尊敬別人。德國軍隊也不認為決鬥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的紀律極好極嚴。可是我們吶——既然我們的軍官中找得出有名的賭棍，比方說，阿茲卡科夫斯基，或不可救藥的酒徒，比方說，我們那納森斯基；既然在軍官俱樂部或公事房，幾乎天天發生動武的場面——既是這樣，決鬥纔不能少，纔有益。軍官得做品行方正的模範；他的話說出口以前，先得掂掂斤兩。還有，那種鬥心眼兒，那種怕死，你們的職業正是拿你們的生命冒險啊——這纔是真的要點。」

忽然間，她把她那一段很長的話結束了，加倍起勁的重又做她的活計。

「淑羅琪卡，德文中「敵人」是哪個字？」尼古拉葉夫從書本上抬起頭來問道。

「敵人？」淑羅琪卡拿起鉤針來挑她那柔軟的髮捲。「把整個一句話唸出來。」

「那句子是——等等——就來——就來——啊！那句子是：我們的國外的敵人。」

『Unser Ausländischer Nebenbuhler,』淑羅琪卡一口氣譯出來。

「Uiser」洛瑪秀夫低聲重複唸道，一面呆望着燈裏的火苗出神。「逢她激動的時候，」他想到，「她說出口的話就像一陣雹子落在一個銀盤子上似的。Uiser——多滑稽的字！Uiser——Uiser——Uiser！」

「你一個人在那兒嘟囔些甚麼，洛瑪秀夫？」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嚴厲的問。

「有我在座，不准你一個人坐在那兒胡思亂想。」

他帶着稍稍難爲情的神氣向她微笑。

「我沒有在胡思亂想啊，我只是暗自重複的唸道：「Uiser——Uiser」那不是一個很好笑的字嗎？」

「你講的是多麼沒道理的話！Uiser。爲甚麼它就好笑呢？」

「你看，」（他稍稍停一停，好像真要想一想他原打算說的話似的）「要是人反反覆覆老是唸一個字，唸得很久，同時又把全部的腦力集中在那個字上，那個字的本身就忽然失去它的意義，變得——我怎麼說纔好呢？」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她快活的打斷他的話。「可是如今來做這種事，却不容易了。不過，我小時候——我們多喜歡做那種事啊！」

「對了，對了——那是小時候常幹的事——對了。」

「我記得多清楚啊！我記得「也許」那個辭兒，我特別喜歡，我能夠靜靜的坐上好半天，閉着眼，把我的身子搖來搖去，同時我反反覆覆的唸，「也許，也許，也許。」忽然，我完全忘了那個字是甚麼意思，我使勁想，可是沒有。我只看見一個又小又圓的淡紅斑點，帶兩根小尾巴。你懂嗎？」洛瑪秀夫溫柔的瞧着她。

「我們倆的思想一樣，多有味兒！」他用夢幻的聲調叫道。「可是回過頭來再講到我們的 *Clara* 吧。看這個字的樣子，它不是好像指的是一個瘦長帶刺的東西——一種長長的、盤旋的、有毒的、可憎的昆蟲？」

「你是說 *Clara* 嗎？」淑羅琪卡抬起頭來，眯着眼，呆呆的瞧着房角。她分明極力要想像洛瑪秀夫的幻想。「不，等等。*Clara* 是一種又綠又尖的東西，好，我們姑且假定它是個蟲子吧——比方說，蛀蟻——可是肥大，可怕，有毒。可是咱們多荒唐啊，洛莫其卜！」

「還有一件事情我有时也做，只不過我小時候做起來比較容易一點，」洛瑪秀夫又用神秘的口吻說。「我常常找出一個字來，慢慢的唸它，唸得慢極了。每個字母都拖長聲音，唸個沒完。忽然，我生出一種奇怪的、說不出的感覺：一切東西——我四周的樣樣東西全都沉

到深淵底下去了，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原處，奇怪我自己還活着，會思想，能講話。」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淑羅琪快樂的插嘴道，「不過不大一樣。有時，逢我在思想的時候，我便勁停止呼吸。『我沒呼吸，而且不到一定的時候也不再呼吸了。』於是——我一下子覺得時間好像從我面前溜過去了。不對，時間根本沒有了；彷彿是——唉，我說也說不清！」

洛瑪秀夫定睛望着她那熱中的眼睛，心裏高興極了，低聲反覆說着——

「是的，你說不清。那是奇怪的——講不明白的。」

尼古拉葉夫離開他唸書的那張桌子，站起來。他的背痠了，他在一個不舒服的位子上坐得太久，兩條腿都麻了。他那強壯豐滿的身體的血脈跳動着，這時他高高舉起兩條胳膊，伸了一個深深的懶腰。

「喂，兩位學問淵博的心理學家，或者不管你們叫甚麼名字吧，現在可是到了喫晚飯的時候啦。」

一頓冷飲食擺在舒適的小食堂裏，食堂的天花板吊下一盞帶透明罩子的瓷燈，灑下明亮的光來，尼古拉葉夫素來是酒酒不嗜，可是桌上已經爲洛瑪秀夫放了一小瓶杜松子

酒。淑羅琪卡做了個看不起的鬼臉，弄得她那俊俏的臉子發皺，又用她常常喜歡用的吊帶，朗當的口吻說——

「當然囉，你不喝那毒藥就活不下去吧？」

洛瑪秀夫慚愧的微笑，慌亂中杜松子酒走錯了路，弄得他咳起來。

「你自己難道不替你自己害羞？」那位年青的女主人噴道。「你那麼貪酒，喝起來連不喻也辦不到，換了是你那可敬的納森斯基，我倒可以原諒，因為他是一個出名的酒鬼，可是拿你這麼一個又漂亮又有前途的青年，坐到桌子上來却不能不喝兩口伏特卡，那真是可悲得很。可是這又是那納森斯基幹的好事！」

她丈夫正在聽剛纔團部送來的公事，忽然叫道——

「你們聽着！納森斯基中尉因病請假一月，照准。」噉噉！這是甚麼意思？他又喝醉啦？據說你，幽里·阿歷克塞維奇，常去拜訪他，對不對？難道他真是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嗎？」

洛瑪秀夫顯得很難為情，垂下他的目光。

「不，我沒看到他大醉過，不過時不時的，你知道，他倒真是喝兩盅的。」

「你那位納森斯基，我頂看不順眼，」淑羅琪卡低聲說，勉強抑制着自己的怒氣而弄

得聲音發抖。「我要是一朝大權在手，一定要把那樣的東西鎗斃，跟打死一條瘋狗似的。這種軍官對於他的軍團，是一種恥辱。」

尼古拉葉夫在喫飯方面表現的精力不下於剛纔在寫字檯上表現的，然而晚飯差不多剛一喫完，他就打起呵欠來，臨了很直爽的說——

「你知道，我想我要去睡一會兒了。或者，套一句我們的古老的好小說裏的說法，要到「睡鄉」去了——」

「好極了，烏拉第米爾·耶菲莫維奇，」洛瑪秀夫說，攔住他的話，而且覺得自己的聲調隨隨便便，滿不在乎，可是等到離了座，站起來，他就悲哀的想，「他們待我一點也不客氣。我何苦來呢？」

他覺得尼古拉葉夫把他趕出房子去彷彿覺得特別高興似的；可是當他故意先跟男主人告別的時候，已經在幻想着等一會兒跟淑羅琪卡告別時他會愉快的受到那可愛的人的手那種又有力又銷魂的握捏了。等到久在盼望中的時刻果然到來，他舒服得甚麼似的，連淑羅琪卡跟他講的話也沒聽見——

「別把我們忘光了。你知道我們永遠歡迎你來。況且，在你，與其跟那可怕的納森斯基

去坐着喝酒，遠不如跟我們來消磨一個黃昏有益得多。還有，別忘了，我們跟你不講客氣。」他好像在夢中似的聽見她最後那句話，可是一直等到走出來，到了街上，他纔明白了那句話的意思。

「是的，那句話對極了；他們待我真不客氣，」他輕輕的對自己說着，心裏有一種刺痛着的苦悶，這是像他那樣年紀的自負的青年常常容易感到的苦悶。

五

洛瑪秀夫仍舊站在門口的台階上。夜挺溫暖，可是很黑。他用手抓住籬牆，開始小心的摸索，等到眼睛習慣了黑暗為止。尼古拉葉夫住宅的廚房門忽然開了，寬闊的一條霧濛濛的黃光射出來。很重的腳步聲在街上響起來，接着洛瑪秀夫聽見尼古拉葉夫的用人司節的氣憤的聲音——

「他天天上這兒來，鬼纔知道他來幹甚麼。」

另一個士兵的語聲洛瑪秀夫聽不清是誰，那士兵打着懶懶的長呵欠，漠不關心的答道：

「這于你甚麼事嘍，好朋友？再見吧，司節。」

「再見，保林；甚麼時候高興，就過來玩吧。」

洛瑪秀夫的手忽然抓住羅蘭。一種不能忍受的羞恥或覺使他儘管站在黑暗中也不免臉紅。他周身冒汗；他覺得他背上和腳跟上有上千根飛燙的尖針刺着。「這地方真不能再來了，連小兵也笑話我。」他想到，說不出的難過。他馬上猛然想到今天晚上他們兩夫婦的種種表情，種種答話的口氣，來來去去的眼色，和許許多多瑣屑事情，他方纔雖見到却沒留意，現在回想起來，只證明了他們的用意在於輕視他，對這位叫人受不了的客人的連連來訪表示嘲笑，不耐，憤慨。

「這在我是多丟臉，多醜！」他站在那兒一動不動的想着，「事情已經弄到這般地步，尼古拉葉夫兩夫妻已經極勉強的在跟我應酬了。」

他們的休息室的燈光現在熄了。「他們現在是在他們的臥房吧，」洛瑪秀夫想道，他立刻開始幻想尼古拉葉夫和淑羅琪卡這當兒正在談論他，同時兩人雖面對面，却滿不在乎的、一點不害臊的各自在梳洗，更換晚裝，那種滿不在乎和不害臊正是已婚夫婦的特色。太太穿着襯裙坐在鏡子面前梳頭。烏拉第米爾·耶菲莫維奇穿着睡衣坐在床邊，一面紅着臉用力脫鞋，一面用咕咕的、然而氣憤的口氣說：「聽着，淑羅琪卡，你那親愛的洛瑪秀夫，那討厭鬼，老是來出門兒，真叫人受不了，煩得我快要死。我真不懂你怎麼會受得了他。」於是，

淑羅琪卡，嘴裏含滿髮夾，沒回轉頭去，對那坦白直爽的話答道：「請你想想，先生，他不是我的洛莫其卡，而是你的洛莫其卡啊。」

洛瑪秀夫給這些苦澀痛苦的思想折磨着，過了五分鐘纔決心繼續走他的路。順着尼古拉葉夫住宅的那一大段籬牆，他用作賊似的步子悄悄走着，小心的、輕輕的、從泥裏拔出腳來，彷彿害怕自己會給人當作無業游民那樣發現了，逃起來似的。照直回家吧，完全不合他的心意。唉，他甚至想也不敢想到他那陰森森的、低矮狹窄的房間，和它那個獨一的窗子，討厭的傢具。「對啦！我何不去看看納森斯基，好氣氣她！」他猛然想起來，同時感到復仇的稱心合意的情緒。

「她責備我，說我不該跟納森斯基交朋友。好吧，我單爲這緣故也要去看他一回。」他舉起眼睛望天，拿自己的手捫着自己的心，熱情的對自己說——

「我賭咒——賭咒我今天是最後一次去看望他們。我再也受不了這種痛心的情形了。」

然後依照他那沾染很深的習慣，暗自補充了一句——

「他那炯炯的黑眼閃着決斷和輕蔑的光。」

可是洛瑪秀夫的眼睛，不幸既不「黑」也不「炯炯」，而是一種很普通的顏色，稍稍介乎黃和綠之間。

納森斯基在一個同事謝節希特中尉的房子裏租了一個房間。這謝節希特大概要算是俄國全國軍隊中年紀頂大的中尉了。儘管他當軍官，品行端正，還參加過俄土戰役，然而由於命運之神的莫明其妙的播弄，他在軍事方面的事業前途似乎結束了，一切升遷的希望明明辦不到了。他是個中年喪妻的人，有四個小孩，一月掙四十八個盧布，說也奇怪，他靠這筆錢居然也過下來了。他的行業是租來大房子，然後轉一個手又租給他的軍官同事。他包辦伙食，養雞賣雞，講到挑甚麼適當時候，而且用甚麼方法買到便宜的木柴和別的必需品，誰也不及他精明。他親自用粗腳盆給孩子洗澡。每逢他們害病就從他那藥品箱裏替他們抓藥，還親自用縫紉機給他們做出小衣服和襪衣褲褲來。謝節希特跟許多別的軍官一樣在喪妻以後對女人的活計發生興趣，很會用針用線，這在艱苦的年月證明了很有用處。刻薄的人甚至傳說他私下裏偷偷的賣他的活計呢。

儘管他節省而精細，他的生活却是非常困苦。他的鷄鴨鬧癩病，他的許多房間很久沒人承租；來寄食的人抱伙怨食不好，不肯付錢。這結果是謝節希特——又高又瘦的身量，不

刮鬍子沒有歡笑的臉子，淌流冷汗的額頭——一年裏有三四回趕到鎮上去借一筆小款子。大家都認識那形似薄餅的低軍帽，斜戴在頭上；大家都都認識那件照尼古拉皇帝時代的樣式裁製的舊大氅，在微風中飄動着，像兩個大翅膀似的。

謝節希特的房間點着燈，洛瑪秀夫朝那窗子走過去，看見他坐在一個圓桌旁邊，上頭吊着一個掛燈。那禿頭，那溫和疲倦的面容，俯下來湊着一小塊紅布，那塊布大概是派定了做一件小俄羅斯的 Roubashka 的某一部分的。洛瑪秀夫走過去，敲敲窗子。謝節希特喫一驚，放下活計，從桌邊站起來，走到窗前。

「是我，亞當·伊凡尼奇——把窗子開一忽兒。」

謝節希特開了一小格窗玻璃，往外看。

「哦，是你啊，洛瑪秀夫少尉。有甚麼事嗎？」

「納森斯基在家嗎？」

「他當然在家——他還會上哪兒去呢？我告訴你吧，你那朋友納森斯基欺得我好

苦啣。我供了他兩個月的伙食，可是講到付伙食錢啊，他至今只不過答應得挺痛快罷了，當初他搬來，我就再三要求他，說明爲了避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和誤會起見，他應該——」

「行了，行了，我甚麼都知道，」洛瑪秀夫插嘴道：「可是告訴我他現在怎麼樣。他肯見我嗎？」

「肯的，當然他肯啊；他沒事可做，睡不着覺在房間裏踱方步呢。」謝節希特止住嘴，聽了一聽。「連你自己都聽得見他的腳步聲啊。你看，我跟他說過，『爲了避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和誤會起見，頂好是——』」

「對不起，亞當·伊凡尼奇，咱們下回再談這個。我事情忙得很，」洛瑪秀夫說，又關住他的話，同時繞到房犄角去。納森斯基的一個窗子裏點着燈，還有一個窗子是敞開着的。納森斯基穿着襯衫，去了領子，正在房間裏快步的走來走去。洛瑪秀夫摸到牆邊，叫他的名字。

「是誰啊？」納森斯基用滿不在乎的聲調問道，從窗口探出身來。「哦，是你啊，喬治·阿歷克塞維奇。從窗口爬進來吧。繞到大門進來的那條路又黑又長。伸出你的手來，我扶你一把。」

納森斯基的住處，要是可以這麼說的話，比洛瑪秀夫的房間還要糟。靠窗子順着牆，擺

着一張又窄又矮的、不舒適的床，床底凹陷了，破了，拿一塊粗布被單遮擋着；另一道牆邊，擺一張沒上油漆的粗木桌子，旁邊放兩個沒靠背的粗木凳子。有一個牆角，在牆上高處，掛着一個小小的碗櫃。一隻黃皮箱，貼滿了住址籤條和車次牌子，躺在地下。房間裏除去這些東西和那盞燈以外，多一樣東西也沒有了。

「你好嗎，我的朋友，」納森斯基熱烈的握手，他那深藍的漂亮眼睛放出溫暖的光來。「請在床上坐下吧。你恐怕聽說了罷，我已經把我的病症報告書呈上去了。」

「對了，我剛纔在尼古拉葉夫家裏聽說了。」

洛瑪秀夫又想起司節潘的侮辱的話，他臉上現出那種痛苦的回憶。

「哦，你敢情是打尼古拉葉夫家來的，」納森斯基叫道，分明感到了興味。「你常到他們那兒去嗎？」

這句問話問得那麼蹊蹺，使得洛瑪秀夫心中不安，起了猜疑，他不知不覺撒了個謊。他不在意的答道——

「不，不常去。我偶爾路過，就出去出門兒。」

納森斯基原本一面談天，一面在房間裏走來走去，這時却在那小小的碗櫃前面停住，

開了櫃門。碗櫃有一層格子裏擺着一瓶伏特卡，旁邊放着一個蘋果，切成整齊的薄片。他背對着他的客人，替自己斟了一盅酒，一口氣喝乾。洛瑪秀夫留意到納森斯基的背脊怎樣在麻布襯衫裏面痠痛的發抖。

「你想喫點甚麼？」納森斯基問，指了指碗櫃。「你看得出來，我存的吃食可憐得很；不過你要是餓的話，我總可以想法給你煎個蛋甚麼的。不管怎樣，總比亞當老爹拿出來的吃食強一點。」

「謝謝，現在喫不下。也許等一會兒會想喫。」

納森斯基把手插在口袋裏，在房間裏走起來，來回走了兩次，他又開口了，好像恢復一段中斷的談話似的。

「是的，我老是走來走去，想心事。可是我活得很有趣。當然啦，明天他們在圖部裏照例會說，「他是個酒鬼。」在某一種意義上講來，這話是對的，可是那不是全部的真理。不管怎樣，這當兒，我是快樂的。我既不覺得痛苦，也不覺得煩悶，在平常時候，那可就不同啦！我的頭腦和意志麻木；我又變成一個懦夫和說不出那麼卑賤的傢伙，虛榮，權勢，假充好人——我自己和別人都嫌棄的一個人。我厭惡我的行業可是我還是幹下去。爲甚麼？唉！連鬼也說不

明白。因為我的腦子從小就給人印進一種觀念去：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爲國當兵，免得爲日常常的衣食擔憂；而且我跟着那種觀念的人一直活到大。大家都說，哲學是沒用處的東西啊，只有沒事可幹的人或從親生母親那裏繼承了一大筆財產的人纔用得着它，拿它來解解悶兒。

「就這樣子，我也一心一意幹起我提不起一點興致的事業來，也發號施令起來——那種事，我覺得又粗野又沒意義。我的日常生活跟一塊老松板那樣的單調無味，跟小兵的制帽那樣的又粗又硬。甚麼愛啊，美啊，我在人世間的地位啊，自由啊，幸福啊，詩啊，上帝啊，這些事我也不敢想，更別說提出來談一談了。要是我一談起，他們反倒會哈哈的笑我，說道：「唉，滾他媽的！你知道，那是哲學喲。做軍官的，要是顯得見解高超，那不但滑稽，而且危險啊。」我總算沒讓人家起上一個難聽的綽號：不可救藥的傻瓜。」

「可是，只有那些事纔能使得生活有點價值啊，」洛瑪秀夫嘆道。

「現在，快樂的日子總算來啦——關於這種快樂的日子，他們素來是很沒心肝而且很看不起胡亂批評的，」納森斯基接着講下去，沒聽洛瑪秀夫的話。他不斷的走來走去，不時在講話中做着打人的手勢，不過那手勢不是對着洛瑪秀夫，而是對着房間兩頭他走

來走去的兩個房角做出來的。「現在輪到我的自由日子來了，洛瑪秀夫——靈魂自由了，思想自由了，意志自由了。往後我一定會過一種特別的，然而豐富的，內心生活。凡以往我所看見的，聽見的，讀到的，日後會得到更深刻的意義，會顯出更清楚明朗的真面目，會獲得深刻的，無窮的重要性。日後，我所記住的種種往事在我腦子裏會像一個收藏稀有的珍寶的博物院一樣。我會變成一個羅斯柴爾德^①。素常，我隨手撈到一件東西，總是久久的、仔細的瞧着，瞧得出神。形形色色的人啊，種種事情啊，人物啊，書本啊，女人啊，愛情啊——對了，說來說去總免不了提到女人和愛情——這些，全交織在我的想像中。我不時想到歷史上的英雄俊傑，想到宗教和科學方面的、數不清的殉道者。洛瑪秀夫，我並不信仰上帝，可是我有時會想到聖徒和殉道者，想起聖經和雅歌。」

洛瑪秀夫從床邊他的座位上無聲的站起來，走到敞開着的窗前，然後他坐下來，背靠着窗框。從這地方，從明亮的房間往外看。他覺得夜好像更黑，更充滿神秘。稍帶一點溫暖的微風在窗下漆黑一片的灌木裏細聲喃喃着。在這瀰漫着春天的刺鼻的香氣的柔和空氣

裏，人往往會幻想着自己感到了那復蘇的、生殖的、肉慾的「大自然」的熱氣息。

納森斯基始終不斷的走來走去，一個勁兒建築他的空中樓閣，看也不看洛瑪秀夫，彷彿他在跟鶻說話似的。

「在目前這一類的時候，我的思想——沸騰、雜亂、新奇——互相追逐着。我的感覺變得超自然的銳敏；我的想像奔騰澎湃。人和事，生存的或死去的，由我召來，站在我眼前，面目畢露，而且站在極亮的亮光中，彷彿我從照相機的暗箱（Camera Obscura）中看見它們一樣。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了：這些只不過是感官的過度興奮罷了，只不過是靈魂的放射罷了，像電光的一閃，過一忽兒就會搖搖熄滅，純粹是酒精在神經系方面產生的生理影響，起初，我當是這種精神方面的現象暗示着內在的、精神上的「我」的昇華，我當是連我這種人有時也會心血來潮，通了靈感，可是不對；這其中並沒有甚麼能夠維持久遠的東西，也沒有甚麼創造性的、能夠開花結實的東西。那無非是一種病態的生理作用，無非是河中的潮水。一退潮就甚麼全完了，而且毀了河岸。對了，唉，事實就是這樣。不過，那些狂妄的遐想有時給我帶來說不出的快樂；這也是同樣明明白白的事實。至於你們那種極自負的高尚道德，你們那種假仁假義，你們那種叫人受不了的健康規則，統統讓鬼去遵守吧。我又不要在

你們當中做一個大聖大賢，我也不想活上一百歲，好在報紙的廣告欄裏充一個生理方面的奇蹟。我快樂——這就足夠了。」

納森斯基又走到小碗櫃前面，斟出酒來，喝了「一口」，然後他挺規矩的關上櫃門，臉上現出一種表情，彷彿他剛做完一種宗教上的儀式似的。洛瑪秀夫淡漠的從窗口走到碗櫃，帶着陰鬱的懶洋洋的神氣打量着櫃裏裝着的那些充饑的食品。看完以後，他又回到窗口的座位上。

「我來以前，你在想甚麼，華西里·尼里奇？」洛瑪秀夫問，一面盡量舒適的坐好。

可是納森斯基沒聽見他的問話。「夢想着女人，那是多麼有味兒啊！」他叫道，做出雄壯的、辯論的姿勢。「可是萬不許生不乾淨的念頭！爲甚麼？啊！因爲，即使在幻想中，誰也沒有權利把一個人弄成一個下流、歹惡、不純潔的罪人。我多麼常常想到那些聖潔的、溫柔的、滿心熱愛的女人啊，我多麼常常想到她們的亮晶晶的淚水和優雅的笑容啊！我多麼常常想到年青的、虔誠的、自我犧牲的母親啊！我多麼常常想到那些爲愛情而從容死去的女人啊！我多麼常常想到那些靈魂像雪那樣潔白，甚麼都懂却甚麼都不怕的、驕傲而迷人的少女啊。可是那種女人實際上是沒有的——不過我說錯了，洛瑪秀夫：那種女人有是有的，然而

你我都沒見過罷了。說不定你有福氣碰到過罷；可是我呢——從沒見過！」

現在他正好站在洛瑪秀夫面前，瞪着眼睛看着他的臉，不過憑他眼睛中那種遙遠的表情，憑他唇邊盪漾着的謎樣的微笑，誰也看得出來他甚至沒聽見跟他面對面談話的人。洛瑪秀夫覺得納森斯基的面容，哪怕在健康而清醒的時候，也似乎不及現在這樣有神采。他的金髮密密的一直覆蓋到他那秀氣的眉毛；他那剪短的金色鬍子髮曲成淡淡的波紋，立在他那裸露而挺拔的頸子上的強壯而俊美的頭顱使人聯想到希臘的聖賢和英雄，洛瑪秀夫曾經在塑像中，在博物院裏見過他們的半身像。納森斯基的伶俐的、亮晶晶的藍眼濕潤的放光，他那五官端正的面貌給他那白嫩的膚色襯托得越發動人，不過，我敢說，明眼人還是不會不留意到他神情中間流露着一種軟弱——凡好喝酒的人總有這種絲毫不爽的標記。

「愛——這個字裏包藏着多麼深奧的神祕，在愛的痛苦中又隱含着多少幸福啊！」納森斯基用着魔的聲調接着說下去，他在強烈的激動中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急急的邁了兩大步到了房間的另一頭，可是忽然止住脚步，陡然轉回身來朝着洛瑪秀夫，快活的笑起來。洛瑪秀夫十分關心的望着他，同時不免感到一點不安。

「這忽兒，我想起一個有趣的故事來了。」（納森斯基現在又回到他素常那種溫和的口氣。）「可是，哼！我的腦筋多亂啊——一忽兒想到這兒，一忽兒又想到那兒去啦。從前有一回，我在瑞阿山坐着等火車，等了——我看恐怕等了半天吧，因為那時正當春潮發動，火車確實遇到了障礙。噫，你得知道，我在候車室裏舒舒服服的坐着。在櫃台裏面站着一個十八歲的女郎——不漂亮，長一臉雀斑，可是利落，快活。她有黑眼，愛媚笑。事實上，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在車站上我們一共有三個人：她，我，還有一個年紀小小的電報員，生着白眉毛和白睫毛。啊！原諒我，其外還有一個人吶——那女郎的爸爸，一個紅臉灰髮的胖野獸，叫人聯想到一條又粗又老的大叭兒狗。可是這個模樣奇怪的人物照例老是躲起來。他難得出來，出來了也只在櫃台裏面站上幾分鐘，打呵欠，在背心裏面抓抓癢，然後又走了，久久不回來。他一生是在床上度過的，他的眼睛老是帶着睡意，眼皮黏着眼皮。那年青的電報員倒常常到候車室來，把臂肘撐在櫃台上，可是大部分時間總是悶聲不響，跟墳墓一樣。她也不響，夢幻的望着窗外的潮水。忽然間，我們那年青小伙子哼起來了：

甚麼叫做愛？

它打天上來，

弄得人發瘋發癡。

「這然後，又是沉默。停了五分鐘，輪到她來開口唱了——」

愛啊——愛。

甚麼叫做愛？

.....

「這些多情的字眼兒和那曲子都是從一個老歌劇裏摘出來的，也許那歌劇在這鎮上演過，於是變成這兩個青年男女的愉快的回憶吧。然後，又是那如怨如艾的歌聲，又是那意味深長的沉默。後來，她悄悄往窗口走了兩步，有一隻手却始終留在櫃台上。我們的塞拉登●悄悄握住那纖纖的玉指，摸摸這個手指，又摸摸那個手指，分明心驚肉跳的，必恭必敬

的凝望着那些手指，那老歌劇的曲子又從他唇邊響起來。那是春天，正好是春意無邊的時
候。那時，那種叫人肉麻的「愛情」只在我心中引起噁心和憎惡，可是從那時以後我常深
深感動的想到那種天真的戀愛能賜給他們多少多少幸福，想到在那兩個人的枯燥生活
中——他們的生活很可能比我自己自己的生活還要空虛，還要貧乏——這戀愛一定是備有
的一線光明。可是，請你原諒，洛瑪秀夫，我何苦拿我這種無聊的、冗長的故事來打擾你？」

納森斯某又走到小碗櫃面前，可是他沒取出酒瓶來，却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背對着
洛瑪秀夫。他抓抓他的腦門子，右手輕輕按着太陽穴，照這姿勢呆站了好半天，分明給亂麻
樣的思想困住了。

「你方纔講的是女人，愛情，深奧，神祕，快樂，」洛瑪秀夫說，提醒他。

「是啊，愛情，」納森斯某歎呼道。現在他取出酒瓶來，斟出一點，一口喝乾，回轉身來，目
光炯炯，用襯衫的袖子擦擦嘴。「愛！你當是誰懂得這神聖字眼的無窮意義？——人們
從愛這個字反倒找到了猥褻無聊的歌劇的題材；春宮和淫像的題材；淫蕩的故事和叫人

響心的詩歌的題材，咱們這些軍官也幹這種事。昨天狄茲來看我，他正坐在你現在坐着的
地方。他拿他那金邊夾鼻眼鏡擺弄着玩，嘴裏講着女人。洛瑪秀夫，我的朋友，我告訴你吧，要
是一個動物，比方說，一條狗，要是這狗有瞭解人類語言的能力，又湊巧聽見狄茲昨天所說
的那些話，那狗準會怕難爲情的從房間裏溜掉。洛瑪秀夫，你知道，狄茲還要算是一個「好
人」呢，就連別的軍官也都得算是好人，因爲天下並沒有壞人；可是他唯恐喪失了名士派，
「城裏人」，「獵艷家」等的好名譽，因此除了那樣講女人以外，不敢換一個方式來講。我
們青年人，普遍的講來，都是思想糊塗，這常常表現在誇大的輕蔑中，那種輕蔑的原因是太
多數人在佔有女人時只找到了粗糙的、色慾的、獸性的享樂，因此他們就覺得愛情只不過
是一種應該輕視的、淫蕩的東西——唉，他媽的！我不知道該怎樣纔能恰當的表白我的意
思了——等到那動物性的本能滿足了，結果自然是覺得冷淡、憎惡和敵意啦，文明世界中
的人已經跟愛情絕緣，就彷彿他跟搶劫和殺人絕了緣一樣，他們好像把愛情只看做大自然
佈下的一個陷阱，用來毀滅人類的。」

「你這些關於愛情的話，是很實在的，」洛瑪秀夫輕聲的、悲哀的同意道。

「不，那不是實在的！」納森斯基大叫一聲，像打了一個悶雷似的。「對了，我再說一遍

——那是一個識。大自然在這件事情上，就跟在別的事情上一樣，顯出了大自然的智慧和巧妙。事實只不過是這樣：狄茲中尉在愛情中固然只找到了獸性的享樂，憎惡，厭倦；但丁^①却在愛情中找到了美麗、幸福、和諧。真正的愛情是少數人^②的財產；要瞭解這個，我們再來做一個比喻。人類全都生着耳朵，可以聽音樂，可是在好幾百萬人當中倒有大多數人的耳朵發展成功風乾魚的耳朵或華西里琴科上尉參謀的耳朵。在那好幾百萬人當中只有一個人是貝多芬^③。一切事情的情形都一樣——藝術啊，科學啊，詩歌啊。拿愛情來說，我告訴你吧，連愛情也有它的極峯，在好幾百萬人當中也只有一個人爬得上去。”

他走到窗口，額頭抵着窗框，洛瑪秀夫正好坐在那裏往外看那溫暖而黑暗的春夜，末後，他說，聲調那麼低，然而因內心的強烈激動而震顫着——

『啊，但願我們能夠看見而且把捉住愛情的最深的精髓，愛情的超自然的美麗和魔

①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詩人——中譯者。

② 英譯文是『上帝的選民』(The Elect)——中譯者。

③ Beethoven (1770—1827) 德國作曲家——中譯者。

力——我們這些蠢相的、瞎眼的毛毛蟲啊！有多少人知道而且感到在一種永不死滅的、絕望的愛情中，存在着多少幸福，多少愉快的痛苦？我記得我年青時候我的一切熱望全部化成一個簡單的夢想：夢想着愛上一個美麗得出乎理想，高尚得不能攀及的女人，她高高的在我的上面，要是我心裏有甚麼佔有她的意思，那種念頭就是發瘋，罪該萬死；夢想着把我的全部生命，全部思想貢獻給她，而且甚至一點也不要她自己知道，只由我把我那愉快的、痛苦的祕密一直帶到墳墓裏去；夢想着做她的奴隸，她的聽差，她的保護人，或者用盡千方百計只爲了每年看見她一次，走近她身邊——嘿！真要高興得發瘋了！——摸摸她的衣邊，或吻一吻她走過的地——」

「而且到瘋人院去了結殘生，」洛瑪秀夫用陰鬱的聲調說。

「唉，我的好朋友，那有甚麼關係啊？」納森斯基熱烈的說。「也許到那時人會達到在小說中纔看得到的幸福境界。——誰知道呢？哪一樣好——是爲一種永遠沒法圓滿實現的愛情而喪失神智的好呢，還是跟狄茲那樣由於害一種可恥的、永遠治不好的病或慢性中風而真正發瘋的好呢？——通宵站在街對面她窗子底下，那是多麼幸福！看哪，在那垂下的窗簾裏面不是看得見一個人影嗎——難道正是她？她在幹甚麼？她在想甚麼？燈熄

了——那就睡吧，我的心上人，安安穩穩睡吧，因為有「愛」在守夜呢。一天，一月，一年，過去了；末後時辰一到，「機會」也許會把她的手套，手絹，她丟掉的音樂會秩序單賜給你。她不認識你，甚至不知道有你這麼一個人，她的目光掃過你，卻沒看見你；可是你還是懷着一絲不變的虔誠崇拜站在那兒，準備為她犧牲你自己——是啊，甚至為她的一丁點兒遐想，為她的丈夫，情人，她寵愛的狗，犧牲你的生命，名譽，和你所認為珍貴的一切東西。洛瑪秀夫，像這樣的幸福，我們那些唐璜和獵艷家是永遠無福享受的！」

「啊，這是多麼真實啊！你講得多麼精采啊！」洛瑪秀夫喊道，給納森斯基的話語和姿勢帶入了迷。這以前，他早就從窗邊站起來，現在他也跟他那怪僻的主人一樣，在這又長又狹的房裏走來走去，在地板上邁着又大又快的步子。「聽着，納森斯基。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關於我自己的。有一回啊，我愛上了一個女人——哦，不是在這兒；不在莫斯科。那時我只不過是個孩子呢。啊，她自己是一點也不知道我呢，只要讓我坐在她身邊，看她做活，靜靜的、慢慢的把線引給她，那就夠了。哪，事情只不過是這樣，她甚麼也沒留意到；可是那已經

足夠樂得我神魂飄蕩了。」

「啊，對了，這情形我也明白極了！」納森斯基帶着好意的微笑答道，頻頻點頭。「一根充滿電流的、精細的白線啊。這裏頭包藏着多豐富的詩啊！我的好朋友，人生是這麼美麗！」納森斯基專心的深入了幻想，變得默默不語，他那藍眼睛因淚水而發亮。洛瑪秀夫也覺得感動，他的悲哀有一點神經質，歇斯底里，自生自發，可是他的憐憫表情不但是針對着納森斯基，也是針對着自己的。

「華西里·尼里奇，我佩服你，」他喊道，同時抓住納森斯基的兩隻手，緊緊握着。「可是，像你這樣一個才氣橫溢、目光銳利、清醒白醒的人怎麼會眼睜睜的讓自己斷送自己？不過我決不配舉出道德的招牌來教訓你一頓。只是容我再問一個問題：假定在你的生活中你偶然碰到一個女人，配得上你，又能尊敬你，那你會——這問題我已經想過好些回了。」納森斯基站住，在敞開的窗口呆望了許久。

「一個女人——」他出神的慢慢咬着字眼。「我來給你講個故事，」他忽然用生氣勃勃的聲調接着講下去。「以前有一回我遇見一個不同凡俗的——嘿！美妙的——女人，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可是就跟海涅在哪篇文章裏說過的一樣：「她值得愛，於是他愛她；

可是他不值得愛，於是她不要他。」她的愛淡下去了，因為我喝了酒，或者，也許因為她不要我，我纔喝的酒。她啊——順便說一句，事情不是在這兒發生的。那是很久以前了，你大概知道我起初是在步兵團裏當了三年差，過後退役，休息了四年，三年前我又回到這兒來。好，接着說下去吧，她和我中間其實沒發生甚麼風流韻事。我們見過五六回面，在一塊兒談談天——只不過這樣罷了。可是你想到過在往事，在我們的回憶中有多麼不可抵抗的、迷人的偉大力量嗎？我一生中這一點點極不相干的小插曲印在我的記憶中，却成了我的全部財產。甚至一直到今天，我還愛她。等著，洛瑪秀夫，你值得聽一聽——我要給你唸一唸她給我的第一封信，也就是唯一的一封信，他在舊皮箱面前蹲下來，開了箱子，在一大堆舊紙裏搜尋着，他一面找一面還在講話。「我知道她除了愛自己以外，從不愛別人。她有一種深深的驕傲，專橫，甚至殘忍，可是同時她又是那麼善良，帶着那麼純正的姑娘氣，那麼無限的愉快和可愛。她有兩重天性——一種是自私的、精明打算的；一種是推心置腹和熱烈溫柔。看這兒，我找着啦。現在還是你拿去看吧，洛瑪秀夫。信的開頭，你不會感到多大興味。」（納森

斯基把信上的前幾行翻過去。」「打這兒唸起吧；唸到完。」

洛瑪秀夫覺得好像誰在他頭上打了一悶棍似的，整個房間彷彿在他眼前跳起舞來，因為信上字跡很大，可是寫得急而擠，只有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纔寫得出那種字來——字跡古怪，不整齊，可是語氣決不是沒有同情心。洛瑪秀夫以往常常接到她的請帖。請去喫飯或打牌，立刻認出她的字跡來了。

「在我，寫這封信真是一件痛心的苦事。」洛瑪秀夫就着納森斯基手上的信唸道：「可是我們的交情弄到這麼悲慘的結局，這只能怪你自己。說假話，是我平生比甚麼都討厭的事。說謊是從胆怯和懦弱中萌生出來的，這就是爲甚麼我要一五一十的跟你講老實話的緣故。這以前我一直愛你是的，就連現在我也愛你；我知道，要我克服這份感情，那會證明很難。可是我也知道，到頭來我會成功的。要是我不這樣做，你想想看我們的命運會怎樣？我老實說，我缺乏做家主婦，看護婦，或伺候一個意志薄弱的弱者的保姆所需要的那種精力和刻苦。我比甚麼都憎惡犧牲自己和憐憫別人；我決不讓你，也決不讓別人，在我心中引起那種感情。我要嫁的丈夫決不是那種只做我腳下的一條狗，不斷的哀求施捨或愛情的人。你恰好正是那種人，儘管你有超特的天才和高貴的品性。拿你的手按着你的心，現在告

訴我：你能不能做另外一種人。唉，我親愛的華西里·尼里奇，但願你能夠不做那種人就好了。我整個的心，我整個的生命，都爲你受着熬煎。我愛你。那麼，究竟那障礙是甚麼？沒有別人，是你自己。你知道，人爲了自己所愛的人能夠犧牲一切，現在我只要求你這麼一件事：別做那種人；可是你辦得到嗎？不行，你辦不到，現在我只好跟你永別了。在想像中，我吻着你的額頭，就像人吻着屍首一樣；在我，你是死了——永遠死了。我勸你撕碎這封信，倒不是因爲我對我信上的話覺得難爲情，而是因爲，我想，這信在你會成爲痛苦的回憶的根源。我再說一遍——」

「後面的話你不會感覺興趣了，」納森斯基忽然說道，收回了信。「這封信，我剛纔告訴過你了，是她給我的唯一的一封信。」

「後來怎麼樣啦？」洛瑪秀夫難於啓齒的吞吞吐吐說道。

「後來後來我們從沒見過面。她走她的路去了，聽說嫁了一個工程師。不過，那是跟我不相干的事情。」

「那你就從沒去看過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

洛瑪秀夫低聲說着這句話，可是兩個軍官聽完那句話都喫一驚，彼此四目相覷，半天

說不出話來。在這幾秒鐘當中，人類的欺詐和虛偽所堅立的一切遮攔統統揭開了，這兩個
人看着彼此的靈魂，好像看着一本打開的書似的。許許多多在他們原本是牢不可破的祕
密事情，這當兒却在閃耀奪目的亮光中站在他們面前。今天晚上前後所談的話忽然取得
一種特別的、深刻的、甚至差不多悲慘的意義。

「甚麼你也？」末了，納森斯基叫道，他眼睛裏有一種近乎恐懼的表情，可是他很快
就恢復鎮定，笑着說：「嘿！一個誤會！我們談的事情跟那個全不相干。你剛纔看到的那
封信是幾百年前寫的，那個女人原是住在外高加索的。可是我們剛纔談到哪兒啦？」

「天不早了，華西里·尼里奇，該跟你告辭了。」洛瑪秀夫答道，站起來。

納森斯基沒十分留他，他們既不冷淡，也不要好的分了手，他們彷彿彼此怕難為情似
的，現在洛瑪秀夫比剛纔更加相信那信是淑羅琪卡寫的。他在回家的路上，沒想別的，始終
只想着那封信，可是他也弄不清那信在他心中引起了甚麼感情。他的心緒紛亂如麻，一方
面忌妒納森斯基——忌妒他過往的遭際——一面又對納森斯基起了一種幸災樂禍的
憐憫；他自己心裏呢，生出新的希望了，模糊而沒邊際，可是微妙而誘人。彷彿是，這封信把一
條神祕的、眼睛看不見的引線放在他手裏，領着他往將來走去。

風停了。溫暖的漆黑夜色，加上靜寂，叫人聯想到柔軟溫暖的絲絨。人彷彿在永不睡眠的空氣中，在目不能見的樹葉的停滯不動中，在大地的氣息中，感到了生命的神祕的創造力量。洛瑪秀夫不辨方向的走着，他似乎感到一種強壯有力的同時又甜美撫慰的東西的熱呼吸。他的思想帶着空洞而傷心的痛苦追溯到已經過去永不再來的那些快樂的春天——追溯到他小時候的幸福而天真的歲月。

他到了家，看見桌上又有一封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彼德孫來的信。她照例俗氣的用些誇大過火的字眼怨訴他對她的「欺騙行爲」。她「現在是甚麼都明白了，她自己身體裏面的那個『受了損害的女人』警告上蒼，叫他受到一切仇恨和報復的災禍。」

信上又寫道：

「現在我知道該怎麼辦纔對。要是你那可惡的行爲加給我的煩惱和痛苦，我還勉強受得了，不致馬上死掉，那你放一百個心就是：我早晚要狠狠的報這侮辱的仇。你似乎以為誰也不知道你老是在哪兒消磨黃昏。有人釘着你吶！連牆都有耳朵啊。你走

的每一步路我都知道。可是，不管怎樣，你休想憑你的甜言蜜語在那兒沾着便宜。早晚尼會把你當做哈叭狗似的踢到樓底下去。講到我啊，你心裏放明白點，別自安自慰，當是從此可以太平無事了。我不是那種讓自己白白受欺侮的女人。

我是一個高加索女人

懂得耍刀舞棍。

——從前是你的，現在誰的也不是，

瑞莎。

附白：我命令你在禮拜六晚會上來見我，解釋你的行爲。第三節的四組舞照舊留着跟你跳，可是記住，現在這一節舞並沒甚麼特別的重要性了。

瑞·彼。

洛瑪秀夫覺得這封字母不對，文法不通的信正好襯托出內地的小城的愚蠢，下賤，和叫人討厭的扯淡。他想到跟這麼一個他根本不愛的女人私通了將近六個月，就覺得自己好像從頭到腳沾了污泥，永遠洗不掉似的。他帶着一種說不出的鬱悶情緒往床上一躺。他甚至覺得自己彷彿給當天的種種事情拉扯得粉碎了似的，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今天晚上納森斯基的那些話：「他的思想跟兵士的大氈那樣灰色。」

他不久就睡得熟透了。依他近來常有的情形，每逢他心裏不痛快，他就把自己看成一個小孩子，就連現在在夢中也是一樣。他沒有不純潔的感情，沒有缺少甚麼的感覺，沒有生活上的煩惱；他的身體靈活而健康，他的靈魂潔白明亮，充滿歡欣和希望；在這輝煌而幸福的世界裏，他看見親切而古老的莫斯科街道光耀奪目的呈現在夢境中的眼睛前面，可是遠遠的，靠近地平線，在光芒四射的天邊，迅速而嚇人的升起一道黑暗的、凶兆的雲牆，那後面藏着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地方，那兒有殘忍而不堪忍受的奴役，練操，新兵訓練所，酗酒，虛偽的朋友，澈底腐化的女人。他的生活原本滿是歡樂，可是那團黑雲焦灼的等着，時機一到，就要把他拖到它那死亡的懷抱中。於是弄得小小的洛瑪秀夫在小孩氣的嚶語和純潔的夢境中默默的哭他的「化身」的命運。

他半夜醒來，發覺自己的枕頭給淚水沾濕了。然後他又哭了，熱淚又淌下他的面頰，**感急流。**

原书空白页

六

除了少數野心勃勃的人一心一意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以外，所有的軍官都把營差看做不堪忍受的奴役，可又不得不順從。年輕一點的軍官簡直跟小學生一樣，上操時遲到，而且能多早就多早的溜掉，只要不至於給自己招來嚴重的後果就行。那些上尉呢，照例有一大家子人要養活，埋頭在家庭的煩惱，夫婦的口角，銀錢方面的困難中，經年爲了借債，借高利貸，和別的籌款方法而操心。許多人常常受了自己妻子的唆使偷偷的冒險把團裏的公款和士兵的薪餉尅扣下來，移作自己的用途——哼，他們甚至更進一步，「公然」扣留部下的私信，只要發現那些私信裏裝着錢。有人成天賭錢——文特，希陀斯，蘭斯克奈特——關於賭錢，有些很醜的故事流傳着——那些故事，高級長官得費很大事纔鎮壓得下來。除此以外，軍官在俱樂部或自己家裏很喜歡開酒。

講到軍官的責任心，那照例是徹底欠缺的。大小事情全交給下級士官去幹，軍需指揮而且調動連部的內部機構，還得負責處理一應公事；因此，司令官很快的，簡直看不出來的，在他部屬的粗糙而老練的手中變成傀儡了。還有，高級軍官對於軍隊操練的那份厭惡，也不下於低級軍官，要是甚麼時候他們居然熱心起來，懲罰個把少尉甚麼的，那他們只不過是要壯壯自己的聲威，或者——這種情形更少——爲的是滿足他們的權力慾，或公報私仇罷了。

獨立旅旅長和旅長到了冬天照例簡直沒事可幹。在夏天，他們得負責監督本旅的操練，幫助團裏或師裏的操練事宜，擔任戰地演習的辛苦職務。等到了他們沒事可幹的那段長時期，他們總是一天到晚坐在俱樂部裏，熱中的看那份『俄羅斯病兵』報，濃烈的抨擊新的升遷任命；不過，說來說去，打牌纔是他們的第一要緊事情，他們還極樂意的容讓低級軍官作東請客，他們自己呢，可就很少在自己家裏請人吃一點粗茶淡飯，萬一請客，那目

● 陣號名——中隊者。

● 帶俄國軍的機關報。——英譯者。

的也無非是想把他們的大羣女兒弄出嫁罷了。

可是，臨到大檢閱快要到來，空氣可就完全不同了。從最高級到最低級的一切軍官全都像着了魔一樣。那忽兒，休想心平氣和的聊聊天了；人人都盡力添加操練的鐘點，拿出差不多瘋狂的精力來，彌補往日的疏忽。小兵們受到頂無情的殘酷待遇，累得筋疲力盡。人人都拿自己手下儘可憐蟲出氣；連長滔滔不絕的咒罵而且恐嚇『不夠格的』部下軍官，那些軍官照樣朝下級士官大發雷霆，下級士官呢，喊操，詛咒，破口大罵，聲嘶力竭，還要用頂兇暴的方式毆打欺負那些小兵。整個營房和操場都變成了地獄，於是星期日以及星期日一定的有的休息和安寧，在那些可憐的、受盡折磨的新兵的眼睛中就朦朦朧朧的顯得像天堂一樣了。

這年春天，全團人在準備五月的大檢閱。這當兒，大家都已經知道大檢閱由軍長本人來主持——那人是個嚴格的老軍人，著過關於『卡里斯特戰爭』(Carlist War)和『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的書，在軍事學界中是出名的，他在那兩次戰爭中曾做過志願軍。此外，全國都知道他所發的古怪的通令和公告永遠是依照沙佛羅夫(Savroff)的『碑銘文體』(Lapidary Style)寫成的。軍官們怕他的訓話比怕頂嚴厲的『軍紀處分』。

還厲害，因為他老是在他的訓話裏摻雜無情的、尖刻的、粗野的諷刺口吻。

因此，這就難怪兩個禮拜以來，全團人都拿出生龍活虎的精力來做事，疲乏透頂的軍官渴盼星期日的程度不亞於他們的部下，那些部下是快給折磨死了。

可是洛瑪秀夫受了拘禁[●]處分，閒坐着；在他，星期日既沒帶來快樂也沒帶來休息，他夜間想睡而睡不着，就早早的起床，慢慢的、不情願的穿好衣服，滿臉不高興的喝他的茶，隨了遺囑，海南幾句來出出氣；海南呢，一點不在心上，仍舊在房間裏跑來跑去，高興、活潑、笨拙，跟一條叭兒狗一樣。

洛瑪秀夫隨意穿一套軍便服，也沒繫鈕扣，在他那狹長的房間裏踟躕來，踟躕去。他時而用膝頭碰碰床腿，時而用臂肘碰碰那搖搖晃晃的書架。半年來這還是第一次他一個人待在他自己的住處——這得謝謝那個不大愉快的事件。他往常總是忙着操練、值班、打牌，到巴卡司酒館去喝酒，跟彼德孫太太跳舞，到尼古拉葉夫家去消磨黃昏。有時，要是碰上他

● 凡犯輕微過失而不送軍法審判的軍官，統由長官加以「軍紀處分」，如警告、禁假、禁足等。——中譯者。

● 軍官所受的拘禁若屬於「軍紀處分」的性質，就不送監獄，而在自己住所執行。——中譯者。

空閒着，眼前沒甚麼事要做，洛瑪秀夫若是覺得悶得慌，就彷彿一個人獨坐着有點害怕似的，毫無目的的跑出去，到俱樂部去啊，找熟人去啊，或者光是到大街上走走，希望着碰到一個沒結婚的同事——那種會晤絲毫不爽的總是進了俱樂部痛飲一番纔完事。現在他害怕的默想着那孤獨和苦悶的受不了的漫漫長日在前面等着他，一大堆愚蠢而離奇的幻想在他腦子裏生出來了。

鎮上的鐘聲響了，召集大家去做大彌撒。那顫抖的聲音擠進那扇冬天過後還沒卸下的裏窗，一聲聲的傳到房間裏來，彷彿第一聲產生了第二聲，第二聲又產生了第三聲似的；在感傷的春天早晨，那憂鬱的噹噹聲中有一種特別的魔力。洛瑪秀夫的窗外是一個花園，花園裏有許多櫻桃樹茂盛的生長着，全都開了白花，全都軟軟的、圓圓的，好像一羣雪白的細毛綿羊一樣。櫻桃樹當中，這兒那兒的夾着又細又高的白楊，伸出枝子懇求的向着天空，還夾着老栗樹，樹頂像圓寶蓋一樣。那些樹沒生葉子，枝子光禿禿的，發黑，可是在這些枝子上，雖然眼睛看不大清，初生的、帶黃的綠芽，新鮮得像露水一樣，漸漸生出來了。剛剛醒來的春天，空氣純淨而發潮，這兒那兒的樹木迎着清涼活潑的微風輕輕搖擺，微風溜進花叢，不時喃喃的低語，還逼着那些花彎下腰湊着地親一個調皮的吻。

從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見左邊一道小門外面有一截泥濘的街道；在右邊，街道給籬牆擋住，看不見了。行人不時打籬牆邊上經過，走得很慢，一邊走一邊挑乾的土地好下脚。「好福氣的人吶，」洛瑪秀夫嫉妒的眼光追隨着他們，心中暗想道，「他們用不着性急。他們眼前有整整的一個白天吶——啊！自由光明的整整一天呀。」

一種渴求自由的慾望猛烈來到他心上，那麼凝重，那麼熱烈，弄得眼淚湧到他眼睛上，而且費了很大的力纔抑制自己，沒有跑出房間去。不過，現在引誘他出去的不是俱樂部，而是院子，街道，新鮮空氣。彷彿他先前從沒領略過甚麼叫做自由似的；他想：那麼一件簡單的事情，只不過是一個人想上哪兒去就可以上哪兒去，可以轉灣上這條街，也可以轉灣上那條街，也可以停在廣場的中央，或者隔着一扇半開半掩的門偷看教堂裏面，全憑自己的意思，用不着顧慮後果，然而這事情却包藏着那麼多的幸福，想到這裏，他驚奇起來了。單單是有做那種事的權利，而且隨時可以那麼做——這已經是夠使得一個人的心充滿歡欣和幸福的感覺了。

想到這兒，他又聯帶想起遠在進軍官學校以前他還年紀青青的時候，他母親怎樣常常把他用一根細繩捆在床腳上來懲罰他，然後把他一個人丟在那裏；小洛瑪秀夫就一連

好幾個鐘頭乖乖的坐着不動。可是，他心裏從沒有一刻想到溜出房間去，其實在平常日子他是一點也不守規矩的——比方說，騎着水管子從樓上溜到街上啊；沒得到家裏許可就隨着軍樂隊或大出喪一直跟到莫斯科城郊啊；偷他母親的方糖，果醬，紙煙，送給年紀大的同伴啊；等等。可是那根細細的繩子却在他那孩子的心上生出一種極大的催眠作用，他甚至不敢大意的猛然動一動，怕的是扯斷那繩子。在那種情形中，他倒不是怕甚麼處罰，也不是有甚麼責任心，更不是改悔，只是受了純粹的催眠作用，對於成人或大人的不可思議的威力和優越存了近於迷信的恐懼罷了，這情形叫人聯想到野蠻民族，他們走進巫師給他們畫的圓圈以後，給驚嚇所麻痺，再也不敢越出那魔術的圈子一步。

「現在我坐在這兒，跟一個小學生一樣，跟一個可憐的淘氣孩子被人家捆上了腿一樣，」洛瑪秀夫暗自想着，同時在房間裏來回走着。「門是開着的，我愛上哪兒去就可以上哪兒去，我愛幹甚麼就可以幹甚麼，我可以說話，可以哈哈大笑——可是我卻給一根繩子拴住了。我坐在這兒，我一個人，沒有別人。別人命令我坐在這兒，我就得坐在這兒纔行；可是誰給他權力發這命令的？當然不是我。」

「我，」——洛瑪秀夫站在房中央，劈開腿，頭垂下來，深思着。「我，我，我，」他高聲叫道，

聲音裏有一種驚奇的調子，彷彿現在他纔初次明白這小小字眼的意義似的。『是誰站在這兒，朝着地板上那條黑縫，睜開了嘴巴——真是我嗎？多奇怪啊——我——』他慢慢的停下來，加重口氣唸那個單音字，彷彿只有照這樣子，他纔能瞭解它的意義似的。

他勉強的笑一笑；可是，緊跟着，他繃起眉，還由於感情衝動和思想緊張，臉色發白。這種小小的症候，近五六年來他不是不常常遇到，而且青年在一生中那段心智發展的時期幾乎都是那樣的。一個簡單的真理，一句諺語，一句俗話，他其實早就熟悉它們的意思，忽然間，由於內心的一種神祕的衝動，它們却現出新的面目來，因而取得了一種特別的哲學方面的意義。洛瑪秀夫還記得他第一回遇上這種事的情形。那是在學校裏，正在上宗教課，牧師試着解釋工人搬石頭的寓言。一個工人先搬輕石頭，再搬重的，可是隨了他搬到頂重的一塊時，他沒氣力了。另一個工人搬起石頭來採用一種剛剛相反的辦法，很幸運的做完了他的事。於是洛瑪秀夫眼前出現了實用的智慧的無底深淵，那深淵隱藏在書上的一張簡單的圖畫後面，那圖畫却是從他念書以來早就知道而且明瞭的。有一句諺語的情形也一樣：『先量七回，再剪一刀。』在快樂的一剎那間，他忽然明白了這格言的充分而深刻的含意；智慧，瞭解，經濟，精明。寥寥幾個字裏隱藏着深廣的人生經驗。現在的情形也是一樣。他那精

神上的我，忽然像電火的一閃，清清楚楚現在他眼前。

『我的真我 (I ego)，』洛馬秀夫想道，『只是在我裏面的那個我，是我的存在的精髓；別的全是非我 (Not-ego) —— 那就是，只不過是次要的東西罷了。房間、街道、樹木、天空、圍長、安德魯塞維奇中尉，差事，軍旗，兵士——全是非我。不，我的手和腳——這纔是非我。』洛馬秀夫舉起手來，跟自己的臉不齊，他驚奇納悶的瞧着那雙手，彷彿平生還是第一回瞧見似的。『是的，這全是非我。可是你看——我搯一下我的胳膊——這可是真我了。我看見我的胳膊，我舉起它來，這可是真我了。』我現在正在想的念頭也是真我。要是我現在想走出去，那是真我。哪怕我走啊走的又不走了，那也是真我。

『嘿，這真是好奇怪，好神祕啊。而且又那麼簡單。那麼天下人是不是都同樣有一個真我呢？也許只有我一個人纔有吧？又或者，誰也沒有。在那邊，成百的小兵排起隊站在我面前。我喊個命令：『向右看齊，』這命令是對那成百個活人說的，那些人各有各的真我，認爲我是一個陌生的，疏遠的東西，也就是非我——可是他們的頭一齊向右轉了。不過我分不清他們一個個的人有甚麼分別；在我看來，他們不過是一大堆人罷了。依叔爾果維奇看來，我維阿特金，勒保夫，和所有的上尉和中尉，恐怕也只不過是一大堆人罷了，就是說，他也關不

清我們彼此間的分別，或者換一句話說，我們完全在他的智識範圍以外，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個單獨的人罷了。」

門開了，海南悄悄溜進房間來。他立刻開始照往常那樣跳起舞來，高高的在空中揚起他的腿，抖着肩膀，嚶叫道——

「老爺，我沒買到煙。他們說司克里阿伯金中尉下了命令，不准您買煙賒賬。」

「哼，他媽的！你去吧，海南。煙不煙的，跟我甚麼相干？總之，那一點關係也沒有。你走吧，海南。」

「我剛纔在想甚麼來着？」海南走後，洛瑪秀夫獨自一個人問自己道。他失了線索，一向就不習慣思想，於是一時想不起來了。「剛纔我在想甚麼來着？那是一件又要緊又有趣的事情。好，我就倒退回來，挨着次序想下來吧。啊，我受着拘禁，我聽着窗外行人；我母親拿一根繩子把我捆在床上——我，不錯，正是這樣。士兵們也許也有個真我，恐怕連叔爾果維奇上校也有吧。嘻嘻！現在我想起來了；再想下去吧。現在我坐在我房間裏。我受了拘禁，可是我的房門開着，我要出去，可我不敢。爲甚麼我不敢？我犯了甚麼罪嗎？偷東西？殺人？沒有。我犯的那只不過是我跟另一個人講話時忘了把兩個腳後跟靠攏。可是，爲甚麼要靠攏？」

道那是要緊的事嗎？那是人生大事嗎？過了二三十年光景——那在水恆的時間中不過是一秒鐘罷了——我的生命，我的真我，會消滅，就跟一盞燈，要是捻下燈心以後，會熄滅一樣。他們會一次次的再點燃生命——燈；可是我的真我，却一去不回頭了。同樣，這房間，這天空，這團部，全國陸軍，所有的星星，這地球，我的手和腳——一切，一切——全會永遠消滅。對了，對了，是這樣的。嗯，不錯——可是慢着。我別太忙。我將來會不在人世啊，等一等。以前我發覺我在無窮的黑暗中。有人來了，點燃我生命的燈，可是他差不多同時又吹熄了那燈，我又進了黑暗，落進陰間去了。我活着時候做了些甚麼？在我生存的一剎那間我幹了些甚麼？我只不過叫我的大姆指跟褲子縫對齊，我的腳後跟靠牆罷了。我儘量提高喉嚨喊道：「抬鎗！」然後我大叫起來：「端着你們的鎗把，你們這些蠢驢！」我在一百個專橫的人面前打抖。那些暴君現在也成了陰間的小鬼，跟我自己的非凡的、高尚的真我一樣。可是我當初爲甚麼在那些鬼面前打抖，他們爲甚麼能逼着我做許許多多不關緊要的、愚蠢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們怎麼敢擾擾而且侮辱我的真我——這些可憐的魔鬼？」

洛瑪秀夫在桌旁坐下，把臂肘支在桌上，手托着腮，要他止住那些在腦海裏奔騰的胡思亂想，倒是一件難事。

「哼——我的朋友洛瑪秀夫啊，你忘了多少事情啊——你的祖國，你的祖先的屍灰，榮譽的聖壇，戰士的誓詞和紀律。要是敵人攻進你祖國的邊界，誰來保衛你祖先的土地？等我死後，就談不到甚麼祖國，甚麼敵人，甚麼榮譽啦。它們會跟我的神智同時消滅。既然這些早晚會埋葬，會成爲泡影——國家啊，敵人啊，名譽啊，和別的一切掌皇字眼——那麼它們跟我的真我，有甚麼相干？我比責任啊，名譽啊，愛情啊，等等的字眼重要得多。假定我是個兵士，我的真我忽然說了：「我不要打仗！」不但是我的真我，而且是全國陸軍，俄羅斯全國人民，全世界的其他千千萬萬的真我，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我們不要打仗！」那麼戰爭這種事可就從此消滅，往後再也沒有人得聽那種胡說白道，比方「展開隊形！」「抬鎗！」和種種別的廢話了。」

「對對對。總有一天，一定會這樣。」洛瑪秀夫心中有一個歡欣的聲調喊道：「所有那些「戰功」啊，「風紀」啊，「軍人的榮譽」啊，「尊敬長官」啊，歸根結蒂，整個的戰爭學，它們所以會存在，只不過因爲人類不肯，或不敢說：「我不要打仗」罷了。」

「你想想看，這用狡猾的手最建築起來的大廈，名叫「戰爭行業」的大廈，究竟是甚麼東西？不是別的，騙局罷了，一所吊在半空中的房子罷了，只要人類唸起那三個小小的字

眼：「我不要。」那所房子馬上會坍下來。我的真我永遠不會說：「我不要吃東西了。」「我不要呼吸了。」「我不要看東西了。」可是，誰要是跟我的真我提議說：「你死吧！」那它一定會答道：「我不要。」那麼，戰爭，以及成千成萬人的大屠殺，和教導我們用最厲害的方法殺人的兵學戰術，究竟是甚麼東西？那還用說：全世界的瘋狂啊，錯覺啊。可是別忙。也許我弄錯了，我不會弄錯，因為這「我不要」是這麼簡單，這麼自然，到頭來人人一定會說的不過，我們把這事情來仔細考察一下。我們來假定：這當兒，這念頭由一切的俄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日本人，異口同聲的說出口。噫，對了，那結果會怎樣？當然啦，戰爭就此永遠消滅；軍官和士兵，人人回家去了。這然後，會發生甚麼事？我知道：叔爾果維奇會回答的：叔爾果維奇會悻悻不平的說：「現在咱們算是完蛋啦；現在，他們甚麼時候愛來攻我們，就可以甚麼時候來攻我們，佔據我們的家庭和爐灶，踐踏我們的莊稼，擄去我們的妻子姊妹。」還有，怎樣對付那些暴動者，社會主義者，革命黨人呢？可是等到全人類，沒有一個例外的，喊道：「我們再也受不了流血啦！」那誰還敢來攻我們一個人也沒有！所有的敵人都會妥協，彼此讓步，原諒一切，把地球上的豐富物產彼此公平分配。天哪，這夢甚麼時候纔會成爲事實啊！」

洛瑪秀夫沉浸在幻想中，沒注意到西南已經悄悄溜到他背後，忽然把胳膊伸過他的

肩膀。洛瑪秀夫恐佈的嘆一驚，生氣的吼叫道——

「你這是幹甚麼？」

海南把一個肉桂色的盒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這是給您的。」他用親切的、熟悉的聲調說，洛瑪秀夫彷彿覺得他用人在他身後爽朗的微笑。「那是紙煙啊，您現在抽吧。」

洛瑪秀夫看看那盒子，盒上印着，「喇叭手，頭等紙煙，二十支一包，三戈比。」

「這是甚麼意思？」他驚奇的問。「這是打哪兒來的？」

「我看您沒煙抽，所以我拿我自己的錢給您買了這包來。請您抽吧。這不算甚麼。一點兒小意思。」

說完這話，爲要遮掩自己的張皇，海南一下子衝出房門，那房門在他身後砰的一聲關上，聲音響得要震聾耳朵。洛瑪秀夫點起一支煙，房中不久就滿是煙味，那煙味叫人聯想到溶火漆和燒雞毛的氣味。

「啊，你這大好人！」洛瑪秀夫想道，深深感動。「我天天晚上跟你發脾氣，罵你，叫你刷洗我的泥濘的靴子，你倒去拿你身邊的最後幾文錢給我買了煙來。」請您抽吧。」你怎麼會這樣的？」

他又站起來，倒背着雙手，在房間裏走來走去。

「我們這一連至少有一百個人，其中每人是一個活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人生的經驗，有個人的同情心和憎惡心。這些，我都知道嗎？一點也不知道，只認得他們的臉。他們每天排好隊，立在我面前，我只有在這時候纔看見他們，他們從右到左是：索爾吉斯，里阿伯司卡勃加，耶果羅夫，亞司契希斯金，等等——都是些瘦弱而灰色的身體。我可曾盡力叫我的靈魂親近他們的靈魂，叫我的真我親近他們的真我？沒有。」

他不自覺的回想秋末一個天氣很壞的夜晚，當時（按照他的習慣）他正坐在俱樂部跟幾個同事喝酒。忽然第九連的軍醫古密紐克跑進房間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向他的連長報告道——

「大人，新兵到這兒來啦。」

是的，他們站在雨地裏，站在營房的院子裏，像一羣沒有自己意志的、受驚的動物似的。被趕到一處來，睜着害怕的、疑惑的眼睛，瞅着折磨他們的人。每一個人，洛瑪秀夫想道，同時仔細的慢慢考察他們的面貌，「有他自己的特別的面部表情。比方說，這人一定是個鐵匠；那就是說，他是個樂天派的年青小伙子，彈起手風琴來，很有兩下子；那個眉清目秀的

人一定會看書寫字，看樣子彷彿是個 *Polovoi*。』人不免覺得這些可憐的新兵幾天前在妻子兒女的哭啼號叫聲中被強拉了來以後，一定會勉力隨和他們那些在災難中粗野醜陋的弟兄唱過粗俗的歌曲，歌聲裏裹着眼淚。可是一年以後，他們跟普通兵士一樣排成又長又齊的隊伍——灰色，遲鈍，冷淡的人，彷彿全是照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一樣。可是他們決不是憑他們自己的意思離開他們的家。他們的真我，恨透了這事。可是他們還是來了。爲甚麼會有這種矛盾？人怎能不想到那著名的老故事——講的是一隻公鷄拚命跟自己的翅膀打架，等到自己的嘴抵住一隻桌子時，就拚命頂住桌子，等到有人拿一支粉筆隔着桌子在他的嘴尖四周畫一條粗線，他就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受了催眠。

洛瑪秀夫往床上一躺。

『照這種情形，你有甚麼辦法？』他帶着痛心的譏諷問他自己。『你想退休嗎？可是，就算退休吧，你可上哪兒去呢？你在騎兵學校，軍官學校，高級軍校，軍官俱樂部學到了多少學問？你經歷過人生的奮鬥和艱苦嗎？沒有，你自來就有人供給衣食，供給種種必需物品，彷彿

你是個小孩子似的，你大概跟某個女學生那樣以為麪包是打樹上生出來的吧。到社會上去試試看。剛邁出一步，你就會滑倒；人家會把你踐在泥土裏；你呢，會把你的苦難淹沒在酒裏。況且，你聽說過有哪個軍官憑自己的意思退役的？沒有，從來沒有。就因為他一樣事也不會做，所以這口粗茶淡飯，他還是沒法丟掉。萬一有誰勉強這麼幹了，你不久就會看見他戴一頂油膩的舊軍帽，在街頭向行人討錢。我是出身上流的俄國軍官，Comprenez-Vous？

「唉，我上哪兒去纔好——我怎麼辦纔好？」

「囚犯，囚犯！一個清朗的女人聲音在窗下喊叫着。

洛瑪秀夫從床上跳起來，奔到窗前。他對面立着淑穆琪卡。她拿手掌放在眼睛上面遮擋陽光，把她那粉紅的臉貼着窗玻璃，用譏諷的口吻叫道——

「唉，給這可憐的告化子一個銅板吧！」

洛瑪秀夫熱烈得發瘋的摸索窗上的鉤子，好開那窗子，可是同時想起來有一扇裏窗還沒卸掉，懷着快活的決心，他雙手抓住窗框子，使勁往裏一拉。於是可以聽見砰的一聲，整

個窗子倒在房間裏，在洛瑪秀夫身上洒了些石灰和一片片乾油灰。外面的窗子開了，新鮮空氣的洪流，夾着歡欣和花香，一齊潛進房間來。

「哈哈，倒底開啦！現在，不管天崩地裂，我也要出去了。」洛瑪秀夫用開心的聲調嚷道。

「洛瑪秀夫，你這瘋子你幹麼呀？」

他從窗口捉住她伸過來的手；那手緊緊的裹着一隻肉桂色的手套，他開始大胆的吻它。他先吻手背和手心，然後從指尖吻到手腕。末了，他吻着手套上扣子下面的一個小洞。他奇怪自己有這麼大膽子；以前他從來不敢這樣。淑羅琪卡順從着他，彷彿她對這種突然爆發的熱情沒有知覺似的，她含笑接受他的吻，同時帶着點羞答答的驚訝凝望着他。

「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你是個天仙。我怎麼纔能報答你啲？」

「天哪，洛莫其卡！你這是怎麼啦？你爲甚麼這麼高興啊？」她笑着問道，帶着專注的好奇心聽着他。「可是等着，我的可憐的囚犯。我打家裏給你帶來挺好的 Kältsch 和頂好喫的蘋果餅。」

「司節潘，把籃子拿來。」

他滿眼虔誠的瞧着她，不放開她的手，她也毫不反抗的讓自己的手留在他的手裏，他匆忙的說——

「唉，要是你知道我今天早晨想了些甚麼事情就好了——但願你知道！可是，關於這個，往後再談吧。」

「對了，往後再談吧。瞧我的主人和丈夫來了。放了我的手。你今天顯得多麼古怪！我甚至覺得你變得漂亮了。」

這時，尼古拉葉夫到了窗前。他繃起眉，相當冷淡的略略跟洛瑪秀夫招呼一聲。

「走吧，淑羅琪卡。」他對他妻子說，「你幹的是甚麼事啊！你們倆一定都瘋啦。只要想想，萬一團長來看見了我們，那可怎麼好。再會，洛瑪秀夫；來看我們。」

「對了，來看我們，幽里·阿歷克塞維奇，淑羅琪卡也說一遍。她離開窗口，可是差不多立刻就回來了，急急的跟洛瑪秀夫低聲說：『別忘了我們。我是在這兒談得來的唯一的朋友，你聽見沒有？還有一件事。從此以後，我不准你用那種山羊的眼睛瞧着我，記好。況且，你沒有權利想入非非。你還算不得是花花公子呢，你要知道。』」

原书空白页

七

下午三點半鐘，團部副官菲德羅夫斯基中尉坐車到了洛瑪秀夫的家。他是個魁偉、莊嚴、依團中的軍官太太和小姐們的說法要算是漂亮的青年，生着陰森森的眼睛和一把幾乎挨到肩頭的大鬍子。對於階級比較低的軍官，他老是十分客氣，可是同時，他的行為舉止却嚴肅規矩。他跟誰也不相熟，對自己和自己的地位看得極高。幾乎所有的上尉都誇獎他，向他討好。

他走進門來，用他那瞬霎的眼睛很快的打量一眼洛瑪秀夫房中的全部寒儉的傢具。洛瑪秀夫原本躺在床上休息，這時跳起來，臉紅了，開始繫上他那便服的扣子。

「我奉團長的命令到這兒來通知您，他要跟您談談話，」菲德羅夫斯基死板板的說。
「請趕快穿好衣服，隨我一路去。」

「我馬上就準備好。我該穿軍便服呢，還是穿檢閱服？」

「請不必太拘禮。要是您樂意的話，軍禮服就足夠了。同時，跟您告個罪兒，我要坐一會兒。」

「哦，對不起——您喝茶嗎？」洛瑪秀夫慌真慌張的說。

「不喝，謝謝。我的時間短促，我得求您趕快更換衣服纔好。」

他沒脫下大氅和手套就坐下來，同時洛瑪秀夫急急忙忙的換衣服，又痛苦的看了他，他那不大乾淨的襯衫。菲德羅夫斯坐在那兒，始終把手按着他那佩刀的刀柄，一動不動，像一尊石像似的。

「我猜您大概不知道團長找我去有甚麼事吧？」

副官聳了聳肩膀。

「問得古怪！我怎麼會知道您應該比我更清楚我不知道的緣故。不過，要是我可以貢獻您一點善意的忠告的話，請您把佩刀的帶子掛在肩章的下面——不是掛在那上面。您知道，上校特別注重這些事情。現在，要是您樂意的話，我們就可以動身了。」

門口停着一輛普通的 *Carriage*。車上套着一隻又高又瘦的軍馬。洛瑪秀夫客客氣

氣的盡力在那窄座位上少佔一點地方，免得叫他的同車人覺得擠，可是非德羅夫斯基彷彿一點也沒注意到他的客氣。在路上他們遇見維阿特金；維阿特金和副官互相冷冷的、死硬的敬禮，可是維阿特金對那剛好回過頭來的洛瑪秀夫却用滑稽而神祕的姿勢敬了個禮，那意思大概是說：『唉，可憐蟲啊，你現在進見彭雪斯·彼拉德去啦。』他們還碰見別的軍官，有些帶着嚴肅的關切瞧着洛瑪秀夫，有些帶着毫不掩飾的驚訝，有些反而對他譏諷的冷笑。洛瑪秀夫竭力避開他們的目光，覺得自己見了他們就畏縮。

上校並沒有立刻接見他。正在他自己的私人房間會客。洛瑪秀夫只得在一個半明半暗的客廳裏等着，那客廳裏發出蘋果、石蠟油、新漆傢具等的氣味，此外，還有一種氣味，叫他很不痛快的聯想到那些富裕的、非常考究各種擺設的德國人家裏從衣服和傢具上似乎永遠會發出一種特別氣味。

他在客廳裏慢慢走來走去，他好幾回對那釘在牆上，讓在綉邊楊木鏡框裏的鏡子中

● 法語：一種雙輪馬車——中譯者。

● 羅馬太守的姓名；耶穌正是在他的治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中譯者。

照照自己。他每回看見自己的臉總覺得那臉像生病那樣的發青、醜陋、古怪。他的軍裝發舊，他的肩章污黑。

他可以聽見上校的滔滔不絕的沉濁的低音從客廳外面傳來。他講些甚麼話，固然聽不清，可是那發怒的口氣已經足夠說明一切。叔爾果維奇帶着連續不斷的、不肯饒人的惱怒在罵甚麼人。一罵就罵了五分鐘光景；過後叔爾果維奇忽然變得沉默不響，接着傳來一個顫抖的懇求聲音，又過一忽兒，洛瑪秀夫聽見一大套可怕的演說，那嚇人的口吻中有着驕傲、憤怒、輕蔑：

「你怎麼敢抬出你的妻子兒女來胡說白道？她們跟我有甚麼相干？你們在沒生出孩子以前應當先想好日後怎樣養活他們。甚麼？照這麼一說，你倒怪起你的長官來了，是嗎？可是那跟我毫不相干啊。上尉，你知道得很清楚，要是我不把你送到軍事法庭去，那就是我沒盡到我作長官的責任。勞駕別打斷我的話。這根本不是甚麼觸犯「軍紀處分」的輕微過失，這是一行大罪啊；從此你決不能再在團部裏幹下去，至於你該上哪兒去，那你自己明白得很。」他又聽到那悽慘的哀告聲音，那麼可憐，聽起來不像人的聲音了。

「天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洛瑪秀夫想着，彷彿自己黏在鏡子上脫不開身似的，

呆望着自己的發青的臉，却又沒聽見那臉，覺得自己的心跳得發痛。「天哪！多可怕！」

那淒涼的尖告聲音又答話，講了很久。等到那聲音停了，上校的深沉的低音又響起來，可是這時明明比先前稍稍緩和一點，客氣一點，彷彿他的氣已經出盡，他那希望看見別人低首下心的慾望已經滿足了似的。

叔爾果維奇粗暴的說：「給我乖乖的記好，好吧！可是這是最後一回。現在記住最後一回！你聽見沒有？要是日後再有你喝醉酒的話傳到我耳朵裏，那——住嘴！——我知道你要說甚麼話，可是我再也不要聽你應許的那些話了。過一個禮拜，我要去檢閱你那一連人。你聽懂沒有？講到士兵的薪金，那件事明天一定得解決，你聽見沒有？明天。現在呢，我不打算再留你啦，上尉。請你——」

最後幾個字給地板上鞋碰鞋的響脆聲音打斷，隨着傳來踉蹌的脚步聲，向門口走來。可是忽然間，上校的聲音又響了，不過這一回他那氣憤和激烈的口吻，聽起來不十分自然了。

「等一會兒過來，你這鬼東西！你打這兒出去，要上哪兒去啊？去找猶太人，沒錯兒——去借印子錢。哼，你這混蛋——你這獸子！這兒有錢，你拿去吧！一十，二十，三十——三百。我再

也沒有啦。收好錢，滾你的吧！滾你媽的蛋——你這跟班的，先生！

門開了，矮小的司維亞托維宋夫上尉跟踉蹌跚走進客廳來，滿臉通紅，一頭大汗，臉色疲憊，甚至衰老。他的右手抽搐的捏着他那把沙沙響着的新鈔票。他看見洛瑪秀夫就做出一種趾尖舞的姿勢，還竭力裝出笑嘻嘻的、滿不在乎的模樣，可惜裝不成功。他用發燙的、潮濕的、顫抖的手緊緊握住洛瑪秀夫的手指頭。他那猶疑的、鬼鬼祟祟的目光終於停在洛瑪秀夫身上，彷彿在問一個問題：「你到底聽見剛纔那些話沒有？」

「他是老虎，狼狗！」他低聲說，指指上校房間的房門：「可是那有甚麼關係？」司維亞托維宋夫在自己身上很快的畫了兩回十字。「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彭——達——連——科！」叔爾果維奇在房間裏吼叫起來，他那威嚴的聲音充滿了房間的每一角落。「彭達連科，還有誰在外頭啊？帶他進來。」

「我的小獅子，鎮定一下，」司維亞托維宋夫低聲說，勉強一笑。「再見，少尉。祝你順利。」彭達連科溜進門來。他是上校的一個典型的用人。神氣卑順而粗魯，頭髮油光光，當中分開，服裝筆挺，戴着白手套。地用恭恭敬敬的口吻向洛瑪秀夫講話，可是同時又很大膽的拿眼睛打量他。

「大人請閣下進去。」

他開了門，閃在一旁。洛瑪秀夫走進去。

叔爾果維奇上校坐在門左邊房角的一個桌子旁邊。他穿着便服，裏面露出他那雪白的襯衫。他那筋骨稜稜的紅手放在他所坐的安樂椅的右邊靠手上。他那大得出奇的老臉，他頭頂上一叢叢的短髮，又白又尖的鬍子，給人一種又嚴厲又冷酷的印象。發亮而透明的眼睛咄咄逼人的盯着他的客人。洛瑪秀夫行一個禮，他只略略點一點頭。洛瑪秀夫在這當兒發現上校耳朵上有一個新月形的耳環，就暗自想道：「奇怪，我從前怎麼從沒見過那耳環。」

「這是很嚴重的，」叔爾果維奇開口了，那粗啞的低音似乎是從丹田發出來似的，過後他停了半天。「你的羞恥！他提高喉嚨講下去。」因為你服役以來還差一個禮拜纔滿一年，你居然裝模作樣起來啦。此外，我還有很多別的理由為你煩心。比方說：我到操場來，跟你講了一句平心靜氣的話。你立刻就混帳的、傲慢的頂撞你的長官。難道這就叫做軍人的機警和紀律？這種事說出來別人都不相信，你應當自己慚愧纔對。」後面幾句話，叔爾果維奇咆哮如雷的說出來，弄得那受難的人覺得膝蓋底下有點發抖。

洛瑪秀夫悶悶不樂的眼望着別處；他想聽憑天崩地裂，他決不面對面瞧着上校那張怪物樣的臉。

「現在我的真我，上哪兒去啦？」他暗自譏諷的問道。「在這兒，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活受罪，一聲不響，立正。」

「現在用不着提我怎樣打聽到你的行爲。我只須說，我知道你犯的一切罪惡，那就是夠了你喝酒，你，一個年青的孩子——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娃，剛剛離開學校——居然喝起杜松子酒來，像個鞋匠的學徒似的。閉上你那張嘴，別想替你自己辯白，我甚麼都知道——比你想像的多得多呢。噫，上帝不准！——要是你再一個勁兒走那條路，你走就是，聽着我的罷。不過，我給你一個忠告：喝酒曾經使得不止一個像你這樣的人跟監牢結成好朋友。把我這句話記在心上。我的耐性固然很大，可是就算是天使的耐性吧，可也有用盡的時候。團裏的一切軍官，彼此間的關係就跟一家人似的；可是別忘記：家裏的人要是沾污了自己的家庭門楣，那是要不留情面的給掃出門的。」

「我站在這兒，嚇得發顫，舌頭發木，」洛瑪秀夫想道，呆望着上校耳朵上的小銀耳環，彷彿受了催眠似的。「這當兒我應當乾乾淨脆告訴他，說我一點也不稀奇這可敬的家庭

的光榮，說我情願脫離它，去做後備軍；可是我有勇氣說這種話嗎？」他的舌頭動着，他覺得要忍住這些話有點困難，可是他仍舊一聲不響的站着聽訓。

「可是，」叔爾果維奇用同樣嘶啞的聲調說，「我們來細細考察你過去的行爲吧。去年——其實就是在你服役的時候，你說你媽病了，要請假，哼，居然還拿出一封證明的信來呢。不錯，遇到這種情形，你知道，一個軍官不能夠對另一個軍官的話的真實性公開表示懷疑。可是我要趁這機會告訴你，關於那段故事，我當時有我自己的看法。你懂嗎？」

洛瑪秀夫早就覺得他右膝蓋發抖。這顫抖起初很輕，事實上幾乎覺不出來，可是不久就厲害起來，末了擴張到他的周身。想到叔爾果維奇說不定會認爲他的緊張是出於畏懼，這感覺就變得越發痛苦；可是當他母親被人提起的時候，一種滾燙的熱流流過洛瑪秀夫的血管，他那劇烈的神經性的戰抖馬上停止了。在這痛苦的場面中，他還是第一回抬起眼睛來聽着折磨他的人，而且挑釁的直望着他的臉。在他的目光中閃着一個受侮辱的人的仇恨，威脅，和急於報仇的慾望，而且那麼強烈，那麼無所恐懼，以致在至尊的長官和毫無權利的小少尉中間的無限距離忽然消滅得乾乾淨淨。洛瑪秀夫眼睛前面升起一片霧，房間裏各種器具全失了原形，上校的粗暴聲音在他聽來，彷彿從一個無底深淵裏發出來的。

一樣。隨後，一剎那間忽然變得黑暗和陰森森的沉寂，他失去了思想，意志，外部的感覺，連神智也沒有了。他只感到一個可怕的確定的兆頭，那就是馬上會發生一件可怕、瘋狂的事情，一件包管鬧出大禍來的事情。一個陌生的、奇特的聲音在他耳邊低聲說：『我馬上要殺了他，』洛瑪秀夫慢慢的、可是不由自主的拿眼睛盯住了上校的禿頭。

後來，好像在夢中似的，他雖然不明白是甚麼緣故，却明明看到他敵人的眼睛裏起了奇怪的變化，那很快的一連串的變化反映着驚奇、恐怖、無助、憐憫。方纔沒透洛瑪秀夫靈魂的那一片毀滅的波浪，自然而然的，減退、低沉、化爲烏有了。他打了個冷戰；現在，樣樣東西，在他看來，都顯得平凡無味。叔爾果維奇又慌又忙的搬一把椅子放在他面前，帶着意外的可又略略粗魯的和善說：

『滾你媽的！你是多麼神經過敏的傢伙，坐下來，他媽的！可是你們啊，全是一樣的。你瞪着眼瞧我，彷彿我是條野獸似的。』那個老頑固簡直是個莫明其妙的傢伙。』上帝纔知道，我始終愛護你們，把你們看做我自己的子女似的。你當是我就沒有受氣的時候嗎？先生，那你纔是不瞭解我吶！固然，我有時罵你們兩句，可是他媽的！做老頭子的有權利時不時的發發脾氣啊。唉，你們這些年青小伙子吶！好嘍，我們來講和吧。把你的手伸過來，走，喫飯去。』

洛瑪秀夫一言不發，一鞠躬，握了握那粗糙的、冰冷的、毛茸茸的手。方纔所受的侮辱在他腦子裏稍稍沖淡了，可是他的心還是一點沒因此輕鬆下來。他想起今天早晨他的驕傲的、誇張的幻想，他覺得現在自己像一個臉子發白的、可憐的小學生，像一個害臊的、沒人收容的棄兒，他想到這裏又羞恥，又痛心。他一面隨着叔爾果維奇走進飯廳，一面又照他自己的老毛病，忍不住用第三人稱向自己說——

「一道陰影停在他眉毛上。」

叔爾果維奇沒孩子。在飯廳裏，他太太——一個又胖又粗，架子很大，不愛講話的女人——在等着他。她的頸子，連影兒也看不見，光是攤着一層層的下巴。儘管她戴着夾鼻眼鏡，派頭很大，她的容貌却有一種俗氣，給人一種印象，彷彿那臉是剛剛用生麵團匆匆忙忙，馬虎虎揉成的，嵌了兩粒葡萄乾或紅醋栗甚麼的，作為眼睛。在她身後，上校的老娘拖着腳後跟，搖搖晃晃的來了——她是一個稍稍耳聾的，可又仍舊挺有精神的，作威作福的，心狠歹毒的老妖精。她一面從眼鏡裏無禮的細細打量洛瑪秀夫，一面抓住他的手指頭，拿她那發皺的、露出骨頭的黑手冰冷的塗到他唇上，那手簡直叫人聯想到一個解剖模型。然後，她回轉身朝上校，問他話，彷彿這飯廳裏沒別人，只有她們兩人似的——

「這是誰？我記得我以前在這兒沒見過他。」

叔爾果維奇把自己的手作成喇叭筒的樣子，湊到老太太耳邊喊道：

「洛瑪秀夫少尉，媽，挺好的軍官，漂亮的小伙子，本團的出色人物——軍官學校畢業的。順便提一句，少尉。」他忽然說，「我們大概是同省的同鄉吧。你是佩吳沙人嗎？」

「是的，上校，我生在佩吳沙。」

「不錯，不錯；我現在想起來了。你是從納羅甫茲卡斯基區來的吧。」

「很對，上校。」

「啊，對了——我怎麼會忘了媽，」他又朝他母親耳朵吹喇叭，「媽，洛瑪秀夫少尉是打我們省裏來的。他是打納羅甫茲卡斯基來的。」

「哦，哦，」老太太揚起眉毛來，表示她聽明白了。「哦，那麼，你當然是塞爾吉伊·彼德羅維奇·希斯金的兒子囉？」

「不對，媽，」上校吼叫道，「你弄錯啦。他姓洛瑪秀夫，不姓希斯金。」

「是啊，我不是說得正對嗎？我只聽說過，却從來不認得索爾吉伊·彼德羅維奇；可是我常常跟彼德·彼德羅維奇見面。他是個漂亮的青年。我們是近鄰，那麼我的小朋友，我爲咱們的關係慶祝你。」

「好啦，隨你去說吧，你個聾子。」上校帶着好意的譏諷插嘴道。「可是現在，我們坐下來吧；請坐，少尉。菲德羅夫斯基中尉啊。」他對房門尖叫道。「放下你的工作，到這兒來喝一杯。」那副官依照許多團部的習慣，每天跟長官一塊兒喫飯，這時匆匆走進飯廳來。他輕輕碰了碰鞋上的馬刺，蹣起脚尖一直走到一個帶 *table* 的桌子旁邊，靜靜的自斟自飲了一杯杜松子酒，又極安詳極有味地喫着。洛瑪秀夫冷眼旁觀，心中生出一種沒來由的、妒忌的欽佩感覺。

「你也來一杯，好不好？」叔爾果維奇對洛瑪秀夫說。「你知道，你不是滴酒不嗜的人啊。」

「不，謝謝。」洛瑪秀夫和暖的說；還輕輕咳嗽一聲，「我不素不——」

「嘿，我的小朋友。往後也要照這樣拿定主張。」

他們在桌邊坐下來。餐飯可口而豐富。誰都看得出來，在這沒孩子的家庭中，男女主人對於舒適的生活都有一點無害的小癖好。席上有青菜子雞湯，烤鯛魚外加不^{à la} sauce^①，一個油光光的肥鴨，蘆筍。桌上擺着三個大酒瓶，盛着紅葡萄酒，白葡萄酒，瑪迪拉酒^②，鍍銀的瓶塞上刻着優美的外國商標。上校前不久大發雷霆的結果，明明使得他胃口大開，他喫得又有氣派又津津有味，叫旁觀者看得又愉快又驚奇。他帶一點粗糲的幽默始終說笑話。等到蘆筍上了桌子，他拿他那雪白的扶嘴巾的一角塞在下巴底下，生氣勃勃的叫道：

「如果我是沙皇，那我一生中一定要天天吃蘆筍。」

只有一回，上魚的時候，他又換成他平素那種作威作福的口吻，幾乎是嚴厲的對洛瑪秀夫說——

「少尉，請你把你的刀子放下來。吃魚和肉排是只用叉子的。作軍官的得知道吃菜的

① 俄國一種本地的菜，是一種醬帶粥，放在不怕火燒的瓦罐裏煮熟，然後放在桌子上。——英譯者。

② 大西洋馬迪拉島所產的上等葡萄酒。——中譯者。

規矩纔行；你知道，說不定哪一天，軍官會接到請帖，進宮喫飯的。別忘啦。」

洛瑪秀夫時時刻刻覺得不舒服而且拘束。他不知道該拿自己的手怎麼辦纔好，他大半時間把手放在桌子底下揉桌布的邊。他早已沒有那種閒功夫去觀察所謂上流而富裕的家庭裏的「好風度」究竟是怎麼回事了。他喫這一頓飯的功夫，始終只有一個念頭折磨着他：「這多麼沒意思；我又多麼軟弱胆小，竟沒有勇氣回絕這種叫人受氣的筵宴。現在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要站起來，向大家鞠一躬，走我的。他們愛怎麼批評，就隨他們去怎麼批評好了。他們總不能因此吃了我吧——也奪不去我的靈魂，我的思想，我的知覺。我走嗎？」心中洋溢着痛苦和憤慨，他又不得不暗自承認自己缺乏那種不顧一切的勇氣來表現自己的個性和自尊。

臨了，上咖啡的時候，暮色落下來了。黃昏的斜射的霞光滲進百葉窗，在黑色傢具上，在白桌布上，在各人的臉上、衣服上，頭皮的投下黃銅色的斑點或光線，談話漸漸沒勁兒了。大家一聲不響的坐着，彷彿受了落日的神秘情景的催眠似的。

「當初我做旗手的時候，」叔爾果維奇打破沉默，說，「我們的旅長是一位將官，姓福法諾夫。他正是那種出身行伍，打仗升了官的，脾氣溫和頭腦簡單的老頭子，而且，我相信，他

當初是隸屬於我們所謂的 Kantunist 的。我還記得每逢操演，他老是一直走到大鼓面前——他非常愛好那樂器——對打鼓手說，「得了，得了，我的朋友，給我們打一個真正悲傷的曲子吧。」這位將軍還有一個習慣，鐘一敲十一鐘，他立刻去睡覺。鐘剛剛敲到那個鐘點，他一定對他客人說，「好好，諸位先生，吃吧，喝吧，玩玩樂樂吧，我可是要把我自己投到奈普求恩的懷抱中去啦。」有人說，「大人，您指的恐怕是莫爾菲斯的懷抱吧？」「哦，那也一樣。反正他們倆同屬於一個神話就是。」噫，這也正是我就要做的事，諸位先生。」

叔爾果維奇站起來，把他的扶嘴巾放在他椅子的靠手上。「我也要投到奈普求恩的懷抱中去啦，我告個便，諸位先生。」

兩個軍官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一個譏諷的苦笑在他那薄薄的嘴唇上盪漾着，」洛

● 在尼古拉時代，兵士的兒子住在一定的區域，他們有來自當兵的義務，他們就叫做 Kantunist。——
英譯者。

● (蘇馬神話) 海神。——中譯者。

● (蘇馬神話) 夢神。——中譯者。

瑪秀夫想到自己——可是也不過想想罷了，因為當時他的臉容發青，猙獰，一點也不好看。
洛瑪秀夫又走上回家的路，他又覺得自己在這荒僻而四面楚歌的地方孤苦伶仃。太陽又在西方，在深藍的密雲當中放光；在遠方，在房子和田野後面，在地平線上，又有一個幻想的仙人城市朦朧浮現在洛瑪秀夫的眼前，向他招手，那城市包藏着神奇的美麗和幸福。
黑暗忽然落在兩排房子中間。幾個小小的猶太孩子在路上奔跑尖叫。這兒那兒的，在門道，在窗口，在漆黑的花園，發出女人的笑聲，咯咯的笑個沒完，逗得人心裏發癢，還帶一種溫暖的、動物性的快樂的顫音，這是只有在春天臨近的時候纔聽得到的。深刻然而平靜的哀愁壓在洛瑪秀夫的心上，他生疏的、模糊的回想着往日的幸福，然而那幸福只是出於想像，並不是他在青年時代可愛的春天真正享受過的。他的心中升起一種甜蜜的預感，感到將要有一種強烈的、不可克服的、不達目的不止的熱愛萌生出來。

洛瑪秀夫回到家，看見海南在他那黑暗污穢的廚房裏，坐在普式庚的半身像的面前。那位大詩人周身給塗了油，面前點着蠟燭，在那管像的鼻子上，厚嘴唇上，強壯的頸子上投下亮晶晶的斑點。海南照土耳其格式盤起腿坐在他那三塊木板拼成的床上，身子搖來搖去，嘴裏含含糊糊用唱歌聲音吟出一些莫明其妙的、哀傷的、單調的字兒。

「海南，」洛瑪秀夫嚷道。

那聽差嘆一驚，跳起來，立正。他臉上現出恐懼和困窘。

「阿拉？」洛瑪秀夫極和氣的問道。

塞加西亞人那張剃光鬍子的、孩子氣的嘴脣開，做出開心的笑容，在燭光中露出他那美麗的白牙。

「阿拉，老爺。」

「這倒也挺好，海南。阿拉在你心裏面。阿拉在我心裏面。我們大家都有一個阿拉。」

「我的好海南，」洛瑪秀夫走進自己房間，暗自想道。「我居然不敢跟他握手。不敢他媽的！從今天起我要自己給自己穿衣服脫衣服了。叫別人替我穿啊脫的，那是可恥的。」

這天晚上他沒有到軍官俱樂部去，却留在家裏，從一個櫃子裏拿出一本厚厚的、劃好線的本子，那本子上幾乎全寫滿了漂亮而不整齊的字。他一直寫到夜深。照次序排下來，這要算是洛瑪秀夫的第三個長篇小說了，它的題名是：致命的開端。

可是我們的少尉對自己的文學成績害臊不過，任憑怎麼樣，他也決不肯承認他自己
在寫小說。

原书空白页

八

爲駐屯軍造的營房在城郊，在鐵路對面那一片叫做「牛場」的空地上，剛剛開始建築。同時，各連的官兵這兒那兒的散駐在城裏。軍官俱樂部設在一所相當小的房子裏。休息室和舞廳的窗子當街。別的房间的窗子朝着一個又黑又髒的後院，那些房間是廚房，食堂，彈子間，客廳，婦女更衣室。一條又長又窄的甬道跟那所房子一般長，甬道兩邊是各個房间的房門。那些不大使用的房間不常打掃，也不常通風，客人一進房門就會有一股發霉的酸氣迎接他。

下午九點鐘，洛瑪秀夫到了俱樂部。五六個未婚的軍官早已因爲那晚會而到場了，可是女人還沒有來。近來，女人們在表揚自己熟習上流社會的習慣方面，暗自起了激烈競爭，按照那種上流社會的習慣，凡自命高貴的女人應該小心翼翼的避免比別的女人先到舞

廳。樂師已經在音樂台上就了位，那音樂台由一個有很多窗玻璃的大窗子跟這房間通連着。窗子中間的柱子上有些三根支幹的燭台，灑下亮光來，燈吊在房頂上。輝煌的燈光照在稀少的陳設上，所謂陳設不過是幾把維也納式的椅子，光禿禿的籐椅，普通白洋紗的窗簾罷了，因此這相當寬綽的房間顯得很空虛，很荒涼。

彈子間裏有兩個營部的副官，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和歐利沙——本團中唯一的公幹——正在打「卡羅麗娜」●。賭注僅僅是喝酒。歐利沙——身子高，清瘦，靈活，頭上擦油——是一個「老少年」，臉上有皺紋，頭頂禿了，在這彈子間裏任性的談着笑話和土話。末後，比艾克——阿加瑪洛夫打球打輸了，脾氣變壞了。靠窗坐着一位上尉參謀列希茲琴科——一個四十五歲的憂鬱的人，一個可憐透頂的傢伙，誰要是瞧他一眼，管保會鬱鬱的死掉——他在看打球。他的整個儀表給人一種絕望的悲哀的印象。他周身沒有一處不顯得孱弱——他那又長又紅的、起了皺紋的肉鼻子；他那無光的、深棕色的、線一樣的上髭一直拖到下巴底下。他生着吊死鬼樣的眉毛，弄得他的眼睛看起來好像要哭似的，他那精瘦的

身子，加上凹陷的胸脯和斜溜的肩膀，看上去好像一個晾衣服架子穿了一件油亮的舊軍裝似的。列希茲琴科既不抽煙，也不喝酒，更不打牌；可是他特別喜歡在打牌人的背後看牌，也喜歡坐在彈子間看舞廳裏的跳舞動作。他還喜歡在食堂的窗口縮成一團，聽頂熱鬧的酒席上的吵鬧和罵街。他可以照這麼坐着，一連幾個鐘頭，一動也不動，像一尊石像似的，一句話也不說。所有的軍官看慣了這種情形，他們差不多認為普通的賭桌或酒席上少不了列希茲琴科這麼一個人了。

洛瑪秀夫向三位軍官行過禮後，就在列希茲琴科身旁坐下來，列希茲琴科客氣的讓給他坐下來的位置，而且長嘆一聲，把他那憂愁的和善的、狗樣的眼睛盯着他。

「瑪麗亞·維克托羅夫娜好嗎？」洛瑪秀夫隨便問道，故意把聲音提得很高，這方法是大家在跟聾子或很蠢的人講話時常用的，全團的軍官（連旗手也包括在內）每逢偶爾跟列希茲琴科講話都是照這樣提高喉嚨。

「挺好，謝謝，」列希茲琴科答道，又嘆一口氣，那口氣更長了。「你知道——她的脾氣喲；可是，你知道，遇上這種年月——」

「可是她爲甚麼不跟你一塊兒來？」難道瑪麗亞·維克托羅夫娜今天晚上不來參加

舞會嗎？」

「你說甚麼？當然她來呀；可是你得知道，我的好朋友，馬車裏沒有我坐的地方啦。她和瑞莎·彼德孫暗地裏做好一個圈套；我的好朋友，你猜怎麼樣，她們跟我說，「別穿着你那双又髒又粗的靴子跟我們一塊兒走，你準會弄壞我們的衣服。」」

「在當中穿過——好一個「親嘴」啊。檢起球來，比艾克——歐利沙喊道。

「我又不是跟班的。你當是我會來檢你的球？」比艾克——阿加瑪洛夫用氣憤的聲調說。

列希茲琴科把他的長上髯的尖端放在嘴裏咬着，於是又吸吮又咀嚼起來，臉上現出心事重重的、憂愁的神氣。

「幽里·阿歷克塞維奇，我的好朋友，我求你一件事情。」他終於用害羞的、懇求的口吻開了口。「今天晚上是你主持跳舞吧，對不對？」

「是啊，他媽的！他們私下裏定規好的。我竭力推托，跟副官叩頭——唉，差點請了病假。『既是那樣，』他說，『請你務必把醫藥證明書繳來。』」

「這正是我要請託你的事。」列希茲琴科用同樣謙卑的口氣說下去。「香在老天爺

面上，請你設法別讓她有許多場舞空坐在一邊。」

「瑪麗亞·維克托羅夫娜？」

「對了，請你——」

「滾到角落上跟那黃球碰頭，」覺艾克——阿加瑪洛夫說，指出他要怎樣的打法。他生得個子矮，常常覺得打起彈子來很困難。爲要夠着那球，他現在不得不把很長的一截身子伏在彈子台上。他一使勁，弄得滿臉通紅，額頭爆出兩條青筋在鼻梁上面合成一條，像個「V」字似的。

「好一個魔術家！」歐利沙用嘲弄的、挖苦的口吻說。「我可辦不到。」

阿加瑪洛夫的球竿碰到那球，發出乾澀的擦的一響，那球在原地方沒有動。

「小姐！」歐利沙快活的叫起來，繞着彈子台跳「剛剛」舞。①「你睡覺的時候打鼾嗎，我的美人兒？」

①俄文中的老字母（讀做「勒希沙」）只在俄文聖經和禮典中用到。——英譯者。

②法國一種舞蹈。——中譯者。

阿加瑪洛夫把球竿的底托敲着地板。

「要是我打球的時候你再要講話，」他吼叫着，他的黑眼睛發亮。「我就不跟你玩下去啦。」

「隨便怎麼，你千萬別動肝火。這於你的身子可是不好的啊，現在該輪到我啦。」

正在這當兒，一個在大廳伺候太太小姐的兵士跑進來，到洛瑪秀夫面前站住立正。

「官長，太太們請您到舞廳去。」

剛到的三位太太已經在舞廳裏走來走去了。她們沒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當中年紀頂大的一個是俱樂部主席的太太安娜·伊凡諾夫娜·米古諾夫，她回轉身來朝着洛瑪秀夫用過分矜持的、裝模作樣的口氣拖長字音，搖着腦袋，說：

「洛瑪秀夫少尉啊，請你吩咐樂隊在我們閒等着的時候彈點甚麼吧。」

「遵命，太太們，」洛瑪秀夫回答，恭恭敬敬一鞠躬。然後他走到樂隊那裏，對樂隊指揮說，「希塞爾曼，給我們彈點甚麼好聽的曲子。」

「沙皇萬歲」那個序曲初上來時的雷鳴樣的樂聲滾過音樂台上那些敞開的窗子，傳進舞廳，獨台上的火焰隨着鼓聲微微震顫。

太太小姐們漸漸到場了。一年以前，每逢洛瑪秀夫作舞會的主持人，執行職務，在舞會還沒有開始以前那短短的幾分鐘裏在前廳迎接剛剛到場的婦女時，總是感到說不出的愉快啊，當那些迷人精給緊張的樂聲、輝煌的燈光，馬上就要跳舞的念頭燃燒着，顯得微微慌張，聽憑別人替她們脫掉圍巾、皮大衣、斗蓬等等的時候，她們有着多麼神祕的魔力呀。女人的銀鈴樣的笑聲、尖聲的談心、神祕的私語、從佈滿白霜的皮衣、香水、撲粉、手套等等冒出來的冷香。這一切，雜揉在一塊兒，構成一種神祕而醉人的空氣，那是只有穿晚禮服的女人走進舞廳以前彼此擠在一起的時候纔會有的。她們那些可愛的眼睛閃着有勝利的把握的光，向鏡子很快的瞥一眼，最後一回考察自己的頭髮；那些可愛的眼睛多麼迷人啊！衣襟和絲裙的沙沙聲是多好聽的音樂啊！碰到那些纖纖的玉手，那些披巾，那些扇子時，多麼舒服啊！

現在，這些迷人的地方，洛瑪秀夫再也感不到了。他現在纔明白，而且不免帶一點羞恥的感覺明白：那種迷人的地方多半是那些太太和小姐們閱讀壞的法國小說以後學來的，那些小說總不免描寫着「古絲泰維和阿爾曼德受到俄國使館的邀，請去參加舞會時怎樣怎樣走過門廊。」他又知道本團軍官的那些太太和小姐歷年來老是穿那一件晚禮服，

每逢遇到出門作客的日子，就費不少心思把它翻改一下，那些白手套常常發出石油的氣味。她們大都愛好各種帽上的冠毛，假鑽石，羽毛，顏色俗艷的絲襪——這使他覺得極可笑，認為她們太愛虛面子。就連她們家裏也表現着俗氣和浮華。她們「打扮」得妖形怪狀，有些人的臉由於喜歡打扮的緣故，已經變得微微發藍；可是，依洛瑪秀夫看來，這種舞會的頂不愉快的一面要算是他和本團別的軍官在開過舞會的第二天往往發現幕後出過很多花樣——甚麼閒話啦，調情啦，大大小小的笑柄啦。他又知道在這種外表堂皇內裏一團糟的舞會後面隱藏着貧窮、妒忌、私通、內地人那種渺小的自尊心，和低下的道德心。

現在泰里曼上尉和他太太走進房間。他倆身材都挺高，挺利落。她是個苗條的、嬌滴滴的黑美人；他皮膚也黑，臉容活像一個土匪，喉嚨老是嘶啞，老是咳嗽。洛瑪秀夫事先已經知道泰里曼馬上就會咬着喉嚨講他照例要講的話了；果然，泰里曼用他那吉卜西的眼睛逡巡着舞廳，好像偵察甚麼事情似的，然後馬上說：

「你們已經在打牌啦，少尉？」

「不，沒有，他們全都聚在食堂裏。」

「哦，說真的，索諾其卡，你要知道，我想我要上食堂裏去看一會兒「俄羅斯病兵」報。」

那麼你，我親愛的洛瑪秀夫，在這兒好好照應一忽兒我的太太——他們馬上就要跳四組舞啦。」

這以後，萊卡茲切夫一家人——一大羣俊美的、噙噙笑着的、嬌聲嬌氣的少女，老是噉噉、噉噉的——來了。領頭的是母親，一個活潑的小女人，儘管四十多歲了，却每場舞都跳，而且，照本團的才子阿志卡科夫斯基常常喜歡形容的話說來，「在第二節四組舞和第三節四組舞中間——纔把她的孩子帶上舞場來。」

那幾位小姐立刻向洛瑪秀夫撲過來，一面笑一面說，各人打算壓倒對方的聲音。

「洛瑪秀夫少尉，你怎麼老是不來甘（看）我們呀？」

「你個壞東西！」

「可惡，可惡！」

「我要跟你掉（跳）第一場四組舞。」

「諸位小姐，諸位小姐，」洛瑪秀夫自衛的說着，向四面八方鞠躬行禮，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本意，客氣一番。

這當兒，他偶然往街門看了一眼。他認出來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的瘦臉和努出的

厚唇側面映在鏡子中，不過她的臉和嘴唇差不多給她帽子上垂下來的一塊白面紗遮住

了。
洛瑪秀夫，好像給捉住了短處的小學生一樣，閃電似的趕快溜進接待室，儘管他極力相信瑞莎沒看到他，還是不免感到不安。他那舊姘婦的小眼睛裏有一種新的表情，嚴厲、威脅、報復，那預告着他要大吃苦頭了。

他走進食堂，那兒聚着一羣軍官。那鋪着漆布的長桌四周的椅子差不多全坐滿了。藍色的煙霧順着房頂和牆壁盤旋着。炸牛奶的煙氣從廚房傳來。有兩三羣軍官已經喫起冷食，喝起杜松子酒來。少數人在看報。那很響的、嘈雜的嚼嚼聲混合着彈子的磕碰聲，嘩啦啦的刀聲，廚房的開關聲。從門廊吹來一股不爽快的冷風，撲着人的腿和腳。

洛瑪秀夫找勃比廷斯基中尉，找到後就走到他那兒去。

勃比廷斯基站在長桌附近，兩隻手插在褲袋裏。他的身體前後搖着，先是掂起腳尖，然後立定脚跟，他由於煙霧而眯着眼睛。洛瑪秀夫輕輕碰了碰他的胳膊。

「對不起！」勃比廷斯基說着，轉過身來，從褲袋裏抽出一隻手，可是他還是斜起眼睛來望着，一看是洛瑪秀夫，他就用一種高貴的氣派捻他的上髭，兩手插着腰。「哈哈！是你幸

會幸會

他老是做出裝腔作勢扭扭捏捏的樣子，講些不成句的短句，自以為這樣一來他學貴族的近衛兵和聖彼德堡的 *Jeanessé d'oréa* 學得很像。他自命不凡，自以為是天下無雙的舞蹈家，女人與馬匹的鑑賞家；雖然年紀還不滿二十四歲，却喜歡充一個看破紅塵的人的角色。他老是賣弄風情的把肩膀聳得高高的，講些誰也聽不懂的法國話，彎着膝蓋，跛着腳，懶洋洋的在街上走着，每逢講話一定做出心不在焉的厭倦樣子。

「我的好彼德·泰節葉維奇，洛瑪秀夫用動人憐憫的聲音央告：『請你替我主持今天晚上的舞會吧。』」

「*Mais, mon ami,*」——勃比廷斯基聳聳肩膀，揚起眉毛，做出糊塗的樣子。『可是，我的朋友，』他把上面那句法國話翻成俄國話，『甚麼緣故呢？*Pourquoi donc*？真的，我怎麼說纔好呢？你啊——你弄得我喫一大驚呀。』

● 法語：公子哥兒——中譯者。

● 法語：那是甚麼？——中譯者。

「唉，我的好朋友，請——」

「住嘴！要是您樂意的話，請別跟我套拉攏。我的好朋友，真是的！」

「可是我求求你，彼德·泰節葉維奇。你看，我頭痛，我的喉嚨也痛，我斷斷不能——」
洛瑪秀夫就照這樣向他的同事苦苦的求了很久，不得要領。末了，他用最後一着來，拿出很多好聽的話來灌了他一陣米湯。

「彼德·泰節葉維奇，整個團部裏再也找不出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來，能夠用好修養和大天才來領導舞會；還有，女人特別希望——」

「女人」勃比廷斯基做出一種茫然的、憂鬱的表情。「你說的是女人？唉，我的朋友，照我這年紀——」他微笑着，故意做出絕望的、聽天由命的表情。「況且，女人是甚麼哈哈，一個謎。不過呢，你要我幹甚麼，我就照辦吧。」他忽然又用那淒涼的聲音講下去。「Mon cher, 你身邊可有——所謂的——三個盧布嗎？」

「唉，沒有，唉。」洛瑪秀夫嘆口氣。

「哦，那麼，一個盧布吧？」

「可是——」

「Desgréable. ●老是，老是這樣。不管怎樣，我看咱們總可以在一塊兒喝一杯伏特卡吧？」

「唉！彼德·泰節葉維奇，人家不准我再欠賬了。」

「唉！O polnyo enfaite ●可是那沒關係，來吧！」物比廷斯基帶着慷慨的神氣搖一搖手。「我來請你。」

這時，在食堂裏，談話變得越來越熱烈，在座有些人越聽越有興味，談的是最近發生的兩個軍官決鬥的事，大家的意見明明很紛歧。

這當兒講話的人是阿志卡科夫斯基，他是一個品行不大好的人，有人懷疑他打牌時好耍花樣，那懷疑並不是沒有理由。關於他，有一個故事到處傳說着，大意是說他在進本團

●法語倒釋——中譯者。

●法語：唉，可憐的孩子——中譯者。

以前屬於後備軍的時候，他做過郵局的局長，後來因爲一拳打死一個郵差而被捕，定了罪。

『近衛軍中那些傻瓜和花花公子倒許覺得決鬥有那種需要，』阿志卡科夫斯基粗魯的叫道，『可是我們用不着它。我們來打個比喻吧，比方我和華西里·華西里奇·李普斯基在俱樂部喫得個酩酊大醉。我本人是個單身漢。我喝醉酒後，打了他一個耳光。結果會怎樣？要麼，他不肯跟我互相開鎗決鬥，結果呢，在團部待不下去，滾蛋了事；要麼，他接受挑戰，肚子上中了一鎗；可是不管哪一種情形吧，結果他的孩子終歸要餓死。不行，這種事情純粹是胡鬧。』

『等一等，』列奇中校，一個老酒鬼，插嘴了；他一隻手拿着酒杯，一隻手在空中做了幾個軟弱無力的動作：『你懂得甚麼叫做軍人的光榮嗎？我的好朋友，那是這樣的一種事情，那——可是講到決鬥啊，我想起一樁事情來了，那是一八六二年在泰穆劉柯斯基團發生的。』

『看在天老爺面上，』阿志卡科夫斯基也打斷他的話，叫起來，『別跟我們講你那些老故事吧，要不然，就跟我們講講在歐瑞王朝（King Orca）以後發生的事情吧。』

『你個小東西！你跟我比起來，不過是個小娃娃罷了。哪，我剛纔說到——』

「只有血纔能洗刷侮辱的污點，」自命不凡的勃比廷斯基嘟囔道，現在他帶着誇傲的聲調加入談話來了。

「喂，諸位先生，那時有一個旗手，名叫索魯卡——」列奇又打算講下去。

奧沙德奇上尉，第一連連長，從櫃台那兒走過來。

「我聽見你們在講決鬥——有味兒極了，」他開口了，他的聲音是粗嘎而有力的低音，叫人聯想到獅子的吼聲；他的聲音立刻蓋沒房閣裏的噓噓聲。「幸會幸會，中校。各位先生，你們好。」

「我當是誰呢，啊——原來是柔德絲島的大石像。來，坐下，」列奇和氣的答道。「來，跟我喝一盅兒，你這巨人之王！」

「好吧，」奧沙德奇用沉重的低音答道。

這個軍官老是會使得洛瑪秀，夫心虛喪膽，同時在他心中勾起一種恐懼和好奇揉合

● 補充。

● 柔德絲島是地中海中一個島，島上有太陽神的巨像，這兒信驗奧沙德奇身材魁偉。——中譯者。

在一起的感覺。講到他發號令的聲音洪亮，身材魁偉，孔武有力，不但在本團中，就使在全師中，他的盛名也決不在叔爾果維奇以下。在練兵方面，他也憑了他那豐富的知識而出名。有時甚至會有這樣的事：官方爲了練兵的需要，常把他從他自己的團部調到別的團部，他只要半年功夫就能夠把一支頂落後頂沒用的隊伍練成模範的戰爭機器。更因爲他從來不——或者至少，少有——在練兵時打人或罵人，他那魔術般的威力在他的同事看來就越發顯得莫測高深。洛馬秀夫老覺得在他那陰森森的、五官端正的、跟他那黑髮相比顯得極白的面貌上，彷彿隱隱看出一種緊張的、專橫的、蠢惑的、殘忍的神情——活像一頭渴血的大野獸。洛馬秀夫每逢站在遠處悄悄打量奧沙德奇的時候，往往極力想像那人若是大發脾氣會變成甚麼樣子，一想到這裏，他的四肢就會嚇得冰冷。現在，腦子裏一點反抗的思想也沒有，洛馬秀夫冷眼瞧着奧沙德奇怎樣冷靜的在指定給他的，座位上坐下來，同時現出空不在意的鎮定態度：元氣旺盛的人往往是這樣的。

奧沙德奇一口喝乾他的酒，嚼着一根羅蘿蔔，用滿不在乎的聲調說——

「怎麼樣，你們吵出甚麼結果來啦？」

「那故事，我的朋友，」列奇接口說，「我馬上就講給你聽。那是我在秦穆到柯斯基團

當差的時候，一個中尉名叫房·松——兵士們管他叫做「波德·司風」——他呀，有一回，在俱樂部——

可是，講到這兒，列奇的話給李普斯其打斷了，他是一個紅臉的、矮胖的上尉參謀，雖然已經整整四十歲了，却還是認爲自己不妨做個永久的丑角，給大家取取笑，因此講起話來無禮而談諧，就跟一個受大家寵愛的頑皮孩子似的。

「上尉，讓我一句話來把事情交代清楚吧，阿志·卡科夫斯基中尉說決鬥無非是發瘋和胡鬧。既有這種邪思想，咱們理應給他籌一筆學費送他上神學校去受牧師的訓——可是，這且不在話下。言歸正傳，勃比廷斯基中尉抬起槓來，他要求血。隨後，列奇中校帶着他那生了白毛的老笑話來了，當時，多虧老爺開恩，我們纔算躲開了他的笑話。然後米金少尉在一片嘈雜的鬧聲中硬要宣講他的高見，可惜那位演說家的肺部力量不足，再加上他那出名的害臊，他那套高見可就越來越聽不清了。」

米金少尉——一個身材矮小、胸脯凹陷的青年，生得滿面雀斑，臉子污黑，兩顆胆怯的眼睛幾乎老是嚇慌的樣子——臉紅得快要流眼淚了。

「諸位先生，我只不過——諸位先生，也許我說的不對，」他說，「可是依我的見解——」

換句話來說，我的意思是，照我的看法，各種事件應當分別看待，不能一概而論。」他現在一面鞠躬，一面更加結結巴巴，同時自己的指尖拚命捻着他那目不能見的上髭。「決鬥有時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這個誰也不能否認；我想，遇到光榮逼得我們決鬥的時候，我們當中誰也不會不肯上決鬥場。這個，我已經說過，是毋不着爭論的；可是，諸位先生，有時，最高的光榮也可以在——在伸出和解的手中找到。哪，當然，我現在一時也說不出遇到甚麼情形纔應該——」

「吓！可憐的伊凡諾維奇啊，」阿志卡科夫斯基用粗魯和輕蔑的口氣打斷了他的話。「別站在這兒結結巴巴啦。回家找你媽去抱奶瓶子去吧。」

「諸位先生，你們可以讓我說完我要說的話嗎？」

可是奧沙德奇用他那有力的低音來結束了這場辯論。馬上，房間裏安靜下來。

「諸位先生，一切決鬥，頂頂要緊的是，雙方至少得有一個人死了纔能夠算數，要不然那就不成話了。一怕死，或是把甚麼人道主義抬出來，決鬥這種事情就一下子變成了笑話。「相距十五步，只准開一鎗。」他媽的，多可憐喲！這種小器事情只有在所謂的法國式決鬥那樣的蠢事中纔會有，那種事咱們在報紙上有時也看得到。雙方遇到了，各人拿一把玩具

樣的手鎗，放一鎗，完事大吉。然後，報紙上那些該死的耍筆桿的傢伙在這決鬥上做起文章來，寫來寫去總不離這一套：「決鬥情形甚為滿意。雙方各開一鎗，結果均未受傷，且雙方始終表現最大勇氣。嗣於早餐用過香檳酒後，此一對不共戴天之仇人互相擁抱，言歸於好。」云。諸位先生，像那樣的決鬥，不是別的，簡直是笑話，一點也不能發揚我們社會的風氣。」

在座有好幾個人搶着說話，特別是列奇，最後一回拚命努力，想叫在座的人聽完他的故事：

「喂喂，我的朋友們，事情是這樣的——可是聽着啊，你們這些叭兒狗。」

可是，誰也不理他的哀告；他那懇求的目光在人羣裏逡巡着，想找着一個同道，一個聽他講故事的人，可是找來找去找不着。大家都毫無敬意的撇下他，熱心的談那有興味的話題去了。列奇悲哀的搖搖頭。最後他瞧見洛瑪秀夫。這年青的軍官其實跟他的同事一樣明知那位老中校講起故事來索然無味，可是他心軟了，他決意犧牲自己。列奇拉着他的伴虜走開，一同到桌子旁邊坐下。

「這故事啊——啊——來，聽我講，少尉。啊，坐在這兒，跟我喝一杯。那些人純粹是蠢驢和獸子。」列奇費了不少力氣纔抬起胳膊來，朝那羣軍官做了個輕蔑的姿勢。「噤噤噤噤

的那些傢伙有甚麼見識，有甚麼經驗？等一等，你聽着吧。」

一手拿着酒杯，一手在空中揮舞，彷彿是大樂隊的指揮似的，列奇開口講他的一個講不完的故事（他肚子裏有數不清的故事，就跟臘腸裏有數不清的肝肉一樣）他那故事老是沒完沒了，因為他往往從本題岔開，扯到許許多多不相干的事情，又常常插進花樣去，而且加油添醋，說了又說。他講的是一次美國人的決鬥。天曉得在多少年前，兩個軍官拚命賭錢，猜鈔票上的發行日期的最後一個數目字是單還是雙。可是這兩個軍官當中有一個——究竟是一個叫做波德·司風的呢，還是他的朋友索魯卡，那就鬧不清楚了——心眼兒壞透了，事先把兩張發行日期不同的鈔票糊在一起，弄得正面老是成雙的數目字，背面總是成單的數目字——或者，大概就是這一類的情形吧。列奇挺認真的細想了很久。「我的好朋友，你明白，他們當然吵起嘴來啦。一個說——」

可是，唉，列奇連這回也沒講完他的故事。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彼德孫夫人溜進食堂來了。她站在門口，却不走進來（這兒照例是不准婦女進來的），現出特種女人●的

那種嘻皮笑臉的態度，喊叫道：

「諸位先生，這是怎麼回事啊？太太小姐們早就來啦，你們倒坐在這兒窮聊天兒。我們可是要跳舞啊。」

兩三個軍官站起來，走進舞廳。其餘的仍舊冷淡的坐在原地方，聊天、喝酒、抽煙、不理那風騷的女人。只有列奇這個風流的、老於調情的色鬼，昂起頭，邁着他那不穩的羅圈腿，向瑞莎走過去，兩隻手交叉在胸前，弄得酒杯裏的酒灑在軍裝上，醉醺醺的叫道：

「觀世音菩薩啊，誰忘得了對一個美麗的皇后盡自己的責任啊？我的狐狸精，伸過您的手來；只吻一下——」

「幽里·阿歷克塞維奇啊，瑞莎嘮嘮叨叨的說，『今天輪到你來主持跳舞會啦。你幹這差事可是在行得很啊。』」

「Mille pardons, madame. C'est ma faute.」這是我的過錯，卜比廷斯基喊道，跑到她跟前。他一路跑，一路表演一種舞蹈，屈膝啊，行禮啊，跳啊，還有許許多多好看的姿勢。

● 法語：真對不起，太太，這是我的過錯。——中譯者。

『請伸過您的手來。Votre main, madame.』諸位先生，請上舞廳！請上舞廳！』

他用胳膊挽着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的手，走出房間，驕傲得像孔雀一樣。過後，馬上可以聽見他用裝腔作勢的、人人熟悉的聲調叫道：

『Messieurs，帶着舞伴跳華爾茲舞吧。樂隊奏一個華爾茲舞曲！』

『對不起，中校，我現在該走了。我得去敷衍一下，』洛瑪秀夫說。

『唉，我的好朋友，』列奇答道，頭垂下來，神情懊喪——『難道你也跟別人一樣，是那種花花公子嗎？可是稍微等一等，少尉！你聽說過毛奇的那個故事沒有——那位戰略家毛奇大元帥的故事？』

『中校，老實說，我真得走了——我——』

『好好，別着急，我不會就誤你多少時候。你要知道，故事是這樣：那個喜歡沉默的偉

● 法語：您的手太太——中譯者。

● 法語：諸位先生——中譯者。

● Motilke (1800—1891) 德國陸軍元帥——中譯者。

人常常在軍官俱樂部吃飯，他天天在桌子上放一口袋金洋錢；只要他一聽見有哪個軍官說出一個有意義的字眼兒，他就打算把那個錢袋送給他。後來，哪，你知道，那個老人在這世界活了九十年，去世啦，可是——你要知道——那個錢袋却始終好好保存着，沒送人。現在，去你的吧，孩子。去學麻雀那樣蹦蹦跳跳吧。

原书空白页

九

在舞廳，有兩對舞侶在跳舞。舞廳的四壁似乎隨着震得耳朵發聾的樂聲的節奏顫動着。勃比廷斯基的臂肘像翅膀那樣張合着，他踩着快而小的步子繞着泰里曼太太跳趾尖舞；那位太太呢，可是莊嚴而沉靜的跳着，像一尊石像似的。身材魁偉，一頭金髮的阿志卡科夫斯基讓萊卡茲切夫家一個年紀頂小的女孩，一個臉蛋兒紅噴噴的小東西，繞着他跳舞，他俯着腰，眼睛跟他舞伴的頭髮和肩膀挨得挺近，移動着腿，那樣子彷彿在跟一個小孩子跳舞似的。沿牆坐着十五個女人，沒人理睬，她們極力裝做全不在乎的樣子。男人比女人少四分之一也不止（在這種晚會上常有這樣的情形），因此，要想活潑而盡興的消磨這個晚上，那是靠不大住了。

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剛纔給舞會揭了幕，因此成了別的女人的妒忌目標，現在正

在跟那瘦長的、彬彬有禮的歐利沙跳舞。他端着她的一隻手，彷彿那手釘死在他的左邊似的。她的另一隻手放在他肩上，她把她的下巴懶洋洋的支在那手背上。一忽兒，她把頭往後一仰，那姿勢既做作又不自然。

等到這場舞跳完，她故意在洛瑪秀夫左近坐下來，洛瑪秀夫背靠了婦女更衣室的門柱站着。她使勁搥扇子，抬頭望着歐利沙，用柔和的顫音嬌聲嬌氣的說：

『告訴我，公爵，請你告訴我，我怎麼會老覺得這麼熱？真的，告訴我。』

歐利沙微微鞠一躬，馬刺靠攏來，拍的一響，把他的上髭摸了好幾回。

『夫人，這問題，我看，連瑪爾丁·沙德克（Martin Sadok）也答不出來。』

歐利沙仔細的瞧了一眼美麗的瑞莎的晚禮服的胸口，那胸口又光又滑，跟一片沙漠似的，她立刻很快的、深深的呼吸起來。

『唉，我周身老是熱得可怕，』瑞莎·亞歷山德羅夫接着說，臉上現出一種含有深意的表情，同時她的笑容隱隱暗示着她的話有着雙關的意義。『我的性格又熱烈得厲害。』

歐利沙發出輕輕的格格一笑。

洛瑪秀夫站在那兒，斜起眼睛瞧着瑞莎，厭棄的想道，『唉，她多麼討人厭。』想到自己

也會得她的寵，他不由得起了一種感覺，彷彿有好幾個月沒換襯衫似的。

「得了，得了，公爵，別笑啦。也許你不知道我的媽是希臘人吧？」

「她講起話來，那腔調多討厭，」洛瑪秀夫暗自想道。「奇怪，我以前從沒這麼覺得。那腔調聽起來，活像她着了涼，鼻子不通似的——」唔，德媽是伊臘人。」

現在，瑞莎回轉頭來，朝洛瑪秀夫挑逗的瞧了一眼。

洛瑪秀夫心中說道：「他的臉變得冷冰冰的，跟一個假面具一樣。」

「你好嗎，幽里·阿歷克塞維奇？你爲甚麼不走過來，跟我談談天啊？」洛瑪秀夫走到她跟前。她握住他的手，她的又小又尖的眼睛射出狠毒的目光。她眼睛的瞳仁呆呆的一動也不動。

「我依了你的意思留着第三節四組舞跟你一塊兒跳呢。我希望你該沒忘記吧。」

洛瑪秀夫鞠躬。

「你倒很客氣呀！你至少可以說一句：Enchante, madame！」（洛瑪秀夫聽見的

都是『Echadde, hababe!』(他不是像一個貳子嗎,公爵?)

『當然我記得,』洛瑪秀夫含含糊糊的說,一點也不誠懇。『多謝賞臉。』

勃比廷斯基沒有能夠把這晚上弄得活潑起來。他帶着冷淡的、屈尊的態度領導這舞會,彷彿出於嚴謹的責任心,正正經經的辦一件對自己很乾燥無味、對別人却有無限重要的公事似的,不過,隨到第三節四組舞將要開始,他彷彿得了一點點新生機,他用溜冰者那種又長又遠的步子跑過整個房間,高聲喊道:

『Quadrille monstre! Cavaliers, engagez vos dames!』

洛瑪秀夫和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在音樂台的窗邊佔好位子,讓米金和列希茲琴科太太作 *Mariage*。●列希茲琴科太太矮得夠不到她的舞伴的肩頭。跳舞的人數現在分明加多了,一對對的舞侶站好了,預備跳這第三節的四組舞。因此,每一場舞得跳兩回纔行。

● 法蘭西舞四組舞中請位英雄,帶着你們的太太小姐們上場吧。——中譯者。

● 法語對舞人——中譯者。

「現在非費一番唇舌不可啦；這件事非結束不可啦。」洛瑪秀夫想道，他差點給他旁邊那面大鼓的隆隆聲和那鑼鑼響的銅樂器聲震聾了耳朵。「我已經受夠啦！」在他的面容上，他唸得出堅定的決斷。」

「跳舞家」和那些佈置軍中舞會的人，依照歷來的習慣，給這種晚會加一點不傷大雅的嬉笑和惡作劇，這在年輕一點的跳舞者是特別喜歡的。比方說，在第三節四組舞中，常常彷彿出於不小心似的，改了舞曲，弄得跳舞的人張皇失措，又叫又笑，秩序大亂。這天晚上，物比廷斯基的詭計是叫那些男人假裝忘了舞伴，自己亂跳起來。忽然間，一聲令下，叫樂隊改奏『蓋洛普舞曲』。結果是男男女女亂成一片，跑來跑去找各自的舞伴，却又找不着。

『Mesdames, avancez—par-lon, reculez. ● 諸位先生，一個人跳。Par-lon—fa-lancez avec vos dames! ● 』

● 法國一種輕快活潑的舞曲。——中譯者。

● 法語：諸位女士，往前走——對不起，往後退。——中譯者。

● 法語：對不起——跟你們的女士們一塊兒跳舞！——中譯者。

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在頂紊亂的嘈雜聲中仍舊跟洛瑪秀夫談話，氣得喘吁吁的，可是臉上又始終做出笑容來，彷彿她談的話全是些愉快有趣的事情似的。

「我決不容許人家照那樣子待我。你聽見沒有？我不是那種你可以任意擺佈的不中用的女孩子。況且，上流人做出事來決不像你那樣子。」

「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看在老天爺面上，壓壓你那火氣吧，」洛瑪秀夫低聲懇求道。

「跟你生氣沒那回事，先生，那可未免太抬舉你啦。我根本看不起你，你聽見沒有？看不起你；可是啊，誰敢玩弄我的感情，誰就得遭殃！你接着我的信，却不回信。你怎麼敢幹出這種事來？」

「可是我老實告訴你，我沒接着你的信啊。」

「哈哈！你瞎哄我。我看透了你在說謊，我也知道你在哪兒留連不去。那些事啊，一點錯兒也不會有。」

「你當是我不知道那娘們兒，那里里普特的皇后，和她的陰私嗎？你放一百個心就是。」瑞莎接着說下去。「她自以為她挺了不起，對，她這驕貨她爸爸是個賊頭目。」

「我得要求你，當我的面講到我朋友時你得客氣一點。」洛瑪秀夫一下子攔住她的話。

於是，當時當地，鬧出痛苦的一幕戲來。瑞莎大發脾氣，滔滔不絕的痛罵淑羅琪卡一頓。現在，她胸中的怒火抓緊了她；她那假裝的笑容消失了，她甚至要用她那氣沖沖的語聲蓋過音樂聲去。洛瑪秀夫覺得自己沒有力量插嘴替那痛受侮辱的淑羅琪卡辯白兩句，又羞又氣，弄得心慌意亂。此外，樂隊兵兵吹打，鬧得叫人受不了，同時他那舞伴的一發不可收拾的憤怒已經漸漸引起旁人的奇怪的注目了。

「對啦，她爸爸是個小賊兒；她沒有甚麼可以揚揚得意的地方；她呀，老實說，應該小心點，別這麼耀武揚威的。」瑞莎尖叫道。「像那樣的東西居然敢欺壓我，我還知道一點她的別的事情吶！」

「求求你喲！」洛瑪秀夫輕聲說。

「你走着瞧吧；你和她早晚要嚐嚐我的厲害。第一，我要打開她丈夫的眼睛——那傻

瓜尼古拉葉夫的眼睛；他呀，第三回參加考試，照樣會「刷下來。」可是像那樣的傻瓜，連人家在他鼻子底下幹的事都不知道，誰還能希望他有甚麼好出息？講到誰是他的辮頭，這可再也不是甚麼秘密了。」

『Mazurka General Provenatol』●『勃比廷斯基喊叫着，他那時正昂頭闊步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現出天使的首領那樣的莊嚴氣派。

地板在跳舞者沉重的踐踏下搖抖，洋紗窗帘和各色燈盞合着瑪蘇加舞的拍子搖晃着。

『我們爲甚麼不能像朋友那樣和和氣氣的分手呢？』洛瑪秀夫吞吞吐吐的問道。他暗自感到那女人不僅在他心中引起說不出的厭惡，而且引起一種他壓也壓不下去的膽怯，這使得他恨看不起自己。『你既是不再愛我，我們就像好朋友那樣分手吧。』

『哈哈！你害怕啦；你極力想逃出我掌心去啦。不行吶，我的好人兒。我不是那種白讓人家丟掉的人。你要放明白點，我是那種丟掉別人的人，只要那人引得我討厭，噁心——不

然，就不行。講到你的卑鄙啊——」

「說得夠啦；我們別再談下去啦。」洛瑪秀夫壓低聲音，咬牙切齒的打斷她的話。

『五分鐘的 entr'acte. ● Cavaliers, occupez vos dames! ●』

「我想着甚麼時候該住嘴，我纔會住嘴。你昧良心的騙了我。爲你，我犧牲了一個賢德女人所能貢獻的一切。講到我不敢直着眼睛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天下挺好挺高貴的男子——那得怪你。是你弄得我忘了我做妻子做母親的責任啊，爲甚麼，爲甚麼我沒有一直對他忠實啊！」

可是，洛瑪秀夫這時忍不住微微一笑。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跟本團所有初入社會的青年軍官的，不計其數的私通，已經是公開的祕密，她不論開口講話，或在寫給洛瑪秀夫的信上，養成了習慣，總是管她那「親愛的丈夫」叫做「我的傻瓜」或「那個叫人瞧不起的傢伙」或「這個老是礙手礙腳的馱子」等等，等等。

● 法語短舞（兩場舞中間休息時所加的舞）——中譯者。

● 法語諸位美婢，帶着你們的女士上場吧！——中譯者。

「哼，你倒老着臉皮笑起來啦，」她咬牙說：「可是別忙，先生，現在該輪着我來笑啦。」

說完這句話，她就挽着她舞伴的胳膊，走起來，同時，搖着屁股，向四面八方做出那種勉強的微笑。等到這場舞完結，她的臉又恢復原先的憎恨表情。她又惡狠狠的低聲說起話來

——「像個發脾氣的黃蜂，」洛瑪秀夫想道。

「我一輩子也饒不了你。聽見沒有一輩子。我知道你爲甚麼這麼昧良心這麼不要臉的丟了我；可是，別做你的好夢：當是你重新去調情，會弄得成功。不行；你要去勾引別人的話，只要我活着，就決計辦不到，你非但不正大光明一老一實的告訴我，說你不再愛我，反倒瞞住我，另外去跟別人勾搭，把我當作一個不值錢的窰姐兒一樣；我想，你心裏必是這麼盤算着：『要是我不另找出路，你知道，我老跟她一個人要好，多沒意思啊。』哈哈！」

「好吧，你也許可以容許我說得文雅一點，」洛瑪秀夫壓抑着憤怒，說道。他的臉色越變越白，他煩躁的咬自己的嘴唇。「你既要我直說，我就直說吧。我不愛你。」

「嘿，好厲害的侮辱！」

「我從沒愛過你；你也沒愛過我。我們倆幹的是一種沒價值的、虛偽的遊戲，我們演了一齣無聊的、俗中透俗的滑稽戲，劇情既叫人噁心，角色也叫人討厭。瑞莎·亞歷山德羅夫

娜，我仔細研究過你，說不定我比你自己都瞭解你。你缺乏愛情，溫柔，哼，連普通的感情也沒有。原因是你的性格淺薄透頂，你對人生的見識十分淺陋。而且，」——洛瑪秀夫講到這裏偶然想起納森斯基的話，「只有少數優秀的人纔懂得偉大的、真實的愛情是甚麼。」

「大概你就是那少數優秀的人當中的一個吧。」

樂隊又熱鬧起來。洛瑪秀夫差不多滿臉憎恨的聽着大喇叭的寬闊而發亮的大嘴，那張嘴帶着頂頂傲慢的淡漠神情朝整個房間吹出粗啞的噪音來。那吹喇叭的人——那可憐的兵，用盡肺部的力量，使得樂器發出聲來——爆出眼睛，臉蛋兒鼓起來，臉色發青，他也成了洛瑪秀夫的憎惡厭棄的目標。

「我們不必爲這拌嘴說不定，我也配不上偉大而真實的愛情，可是我們現在不談這些。事實是你憑你那狹隘的、內地人的見識和愚蠢的虛榮心，一定需要你四周有許多男人伺候你跳舞，爲的是你好到你所謂的「社交場」中去向你的女朋友誇口。大概你以爲我不懂你爲甚麼在團部晚會中表面上跟我親熱，你爲甚麼做那種傳情的眉眼，你爲甚麼當別人聽見咱們在一塊兒的時候老是用那種又親熱又霸道的口吻跟我講話。是的，你的主要目的正是叫別人聽見你在耍弄我。除此以外，你那套把戲就一點意義也沒有，因爲你本

心並不要我真心的愛你啊。」

「就算你的話都對，我也滿可以挑一個比你好，比你神氣的對象啊，」瑞莎用傲慢而諷諷的口吻說。

「你回答這樣的話，真太可笑了，倒侮辱不了我；因為，聽着，我再說一遍，你那荒唐的虛榮心要找一個奴隸永遠伺候你跳舞。可是一年一年的過去，你的奴隸的人數減少了。末後，唯恐自己身邊連一個愛慕自己的人也沒有，你只好犧牲你的信誓旦旦的婚約，犧牲你做妻子和母親的本分了。」

「不對；可是你說得夠啦。等着吧，我早晚會給你回話，」瑞莎用意味深長的口氣低聲說，她的眼睛放光。

這當兒，彼德孫上尉從房中的另一頭走過來了，他一忽兒跳跳蹦蹦，一忽兒閃閃躲躲，爲的是免得撞上那些跳舞的人。他是害肺癆病的瘦子，臉子僵黃，頭頂光禿，他那雙黑眼的溫暖濕潤的目光中藏着詭詐和惡意。據說，奇怪極了，他給他太太迷得昏頭昏腦，居然帶着外表熱誠的、叫人噁心的態度跟她所有的姘頭交成好朋友。同樣，大家又傳說：凡是曾經做過她的姘頭，後來又厭棄了她那遲暮的風韻，高高興興，爽爽快快地一走了事的人，他總要

想盡頂頂歹毒的陰謀和頂頂下流的詭計來替她報仇。

他遠遠的睜開他那發青的、皺縮的嘴唇朝他妻子和洛瑪秀夫微笑。

「你們在跳舞嗎，洛瑪秀夫？哦，你近來怎樣，我的好喬其？這一陣子你上哪兒去啦？我太太和我已經跟你攪得熟極了，所以你不來串門兒，我們都覺得悶得慌。」

「實在太忙了，」洛瑪秀夫含糊的說。

「哦，不錯，咱們全受夠了那些軍事操練，」彼德孫上尉答道，輕輕吹了一聲口哨，然後又現出溫和的笑容。可是，他那帶着黃眼白的黑眼睛探究的望望瑞莎，又望望洛瑪秀夫。

「我覺着你們倆拌嘴來着，爲甚麼你們倆都這麼悶悶不樂出了甚麼事嗎？」

洛瑪秀夫默默的站在那兒，眼望着瑞莎的鬚黑的、結實的細頸子，又煩惱又發窘。瑞莎立刻答語了，現出滿不在乎的傲慢態度，每逢她說謊，總是這樣子：

「幽里·阿歷克塞維奇在假充哲學家呢。他說跳舞這種事又無聊又可笑，又說他過慣好日子，目前這種日子他過不來啦。」

「可是，他不是仍舊在跳舞嗎？」上尉答道，用蛇一樣的、迅速的目光瞟了一眼洛瑪秀夫。「接着跳吧，我的孩子們。別讓我打攪了你們。」

他剛剛走出幾步，聽不見這邊的講話聲音了，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就用假惺惺的、悽涼的口氣說：『我居然欺騙這個聖人，這個頂高貴的丈夫。爲的是誰啊？——唉，要是他知道就好啦，只要他明白就好啦！』

『*Maurice Genet*』●勃比廷斯基尖叫道：『諸位先生，再帶着你們的舞伴跳吧。』跳舞的人周身大汗，細木鑲嵌的地板塵土飛揚，弄得舞廳的空氣悶悶的，燈和燭的亮光加了一道昏黃的輪廓。跳舞現在跳得正起勁，可是地方不夠大，每一對舞侶時時刻刻擠着碰着別的舞侶，只好老停在一個地方跳。這一節舞——是這四組舞的最後的一節舞了——中表演的是一位先生，沒有舞伴，追一對舞侶。要是他面對面遇到一個女人，他就拍一下她的手，那意思是說她現在成了他的戰利品。那女人的原來的舞伴當然極力不答應，可是這樣一來，就會鬧得秩序大亂，又叫又叫，結果往往鬧出很野蠻的亂子。

『女戲子，』洛瑪秀夫偃着腰湊近瑞莎的時候，粗聲粗氣的說：『你是又可憐又可笑。』
『你呢，在發酒瘋，』那位自命不凡的太太差點喊叫起來，同時瞧了洛瑪秀夫一眼，那

眼光就跟戲台上的女主角從頭到腳打量一個惡棍似的。

「現在，」洛瑪秀夫無情的說下去，「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研究一下我怎麼會給你選中的真正的原因。不過，這問題我自己也答得出來。你把你自己交給我，是爲要抓緊我。噢，要是這種事是由於愛情做出來的，或只是出於一時衝動做出來的吧，那夠多好！可是你做這樁事是出於卑鄙的虛榮心。難道你想到咱們倆白白掉進深淵，沒有一星愛情的火花來彌補罪惡，你就一點不害怕？你得明白，這甚至比女人圖錢賣笑還要糟啊。賣笑往往是窮得沒法子纔逼出來的。可是，照咱們這情形——每一回想到這個沒意義的、不可饒恕的罪惡，總弄得我慚愧而厭惡。」

他的額頭冒出冷汗，他那疲乏的眼睛目光散亂，他呆望着正在跳舞的一對對舞侶。那位氣度莊嚴的泰里曼太太走過他面前——她既沒抬起腿來，也沒瞟着她的舞伴，肩膀一動不動，臉上現出譏諷的、威脅的表情，彷彿她在保護自己，不讓受到一丁點兒侮辱似的。艾畢法諾夫在她四周蹦蹦跳跳，活像一隻活潑的小山羊。然後那位嬌小的萊卡茲切夫小姐輕輕巧巧的跳過來，臉蛋緋紅，眼睛發亮，裸露出白白的、處女的胸脯。然後歐利沙邁着他那好看的細腿來了，那腿又直又硬像麻雀的腿一樣。洛瑪秀夫覺着頭痛得厲害，而且有一種

強烈得幾乎控制不住的、想哭的慾望；可是他身旁仍舊站着那個瑞莎，發着一肚子氣，臉色發白。她表演了一種誇張的、彷彿演戲的姿勢，向他放出最後的、譏諷的一炮——

「誰聽說過有這種事？一個俄國的步兵少尉演聖潔的約瑟的角色哈哈！」

「對了，正是這樣，夫人。正是那個角色，」洛瑪秀夫答道，眼睛由於憤怒而放光。「我明知道那角色是坍台的，可笑的。不過，我還是可以毫不害羞的表白我的煩惱：我竟然弄得自己這麼墮落。我們倆睜着眼睛跳到污水坑裏，我知道我從此再也不配有一個純潔高尚的女人來愛我。這得怪誰呢？哪，你，好好記住——你，你——因為在我們兩人當中，你年紀比較大，經驗也比較多，特別是在那種事情上。」

瑞莎·亞歷山德羅夫娜匆匆離開椅子站起來。「算了吧，」她用演戲的口吻回答道，「你需要的，你已經得着了。我恨你。我希望你從此別再上我家的門，在我那家裏你原本給看做一個朋友，一個親戚，在我那家裏你享受到好款待、好餐飯，可也在那裏你終於露出本相，原來是個流氓。啊，但願我有勇氣跟我丈夫揭穿一切事情就好啦——唉，那個天下無雙

的人啊，我所尊崇的聖人啊。只要他知道了這回事，我想，他一定會明白該怎樣替一個赤手空拳的、受了侮辱的女人的受害的名譽報仇。他一定會殺了你。」

洛瑪秀夫從他的單眼鏡裏瞧着她那靦色的大嘴，她那由於憎恨和憤怒而變醜的臉容。熱辣辣的樂聲仍舊從音樂台的敞開的窗子傳來，力量一點也沒衰退；那支叫人受不了的笛子比先前吹得越發難聽，洛瑪秀夫覺得那面銅鼓現在彷彿跟他的腦子黏在一起了。瑞莎嘩啦一聲，合上她的摺扇，那聲音在舞廳裏清脆的響着。「哼，你啊——天下挺下流的流氓，」她低聲說，做了演戲樣的姿勢，然後走進婦女休息室，不見了。

現在，甚麼全完啦，可是洛瑪秀夫並未成到他意料中應當有的輕鬆。這醞釀很久的希望，叫自己的靈魂擺脫那沉重而不潔的負擔的希望，沒有實現。他那嚴格的、代她報仇的良心告訴他說他做的事怯懦，卑鄙，野蠻，因為他把所有的罪名全放在一個脆弱的、小心眼兒的、可憐的女人身上，這當兒那女人一定在婦女室裏因他而灑着由煩惱、羞恥、無力的憤怒所交織成的傷心熱淚呢。

「我沉淪得越來越深了，」他暗自想道，憎惡自己。他這一輩子是怎麼過的！這一輩子包括了一些甚麼事情？荒唐而可憎的軋餅頭啊，喝酒啊，毀滅靈魂啊，單調的軍事工作啊，賭

錢啊，從沒聽到過一句激勵人心的話，在這深黑無望的黑暗中從沒見過一線亮光。健康而有益的工作，音樂，藝術，科學——它們在哪兒？

他回到食堂來。在那兒，他遇見奧沙德奇和他朋友維阿特金，維阿特金正在擠出一條路往衙門走去。列奇已經酩酊大醉，沒人管他，蹣跚着各處亂闖，同時用喝醉的聲調一個勁兒說自己是——大主教。奧沙德奇一本正經拉長了臉用低抑的、很響的低音又唸又唱的回答，同時正正經經行着教會的禮節——

高高在上的大人啊，下葬的鐘聲已經敲啦。把您的祝福賜給我們吧。」

晚會快要收場了，食堂裏聚集的那羣人反倒變得更加熱鬧而活潑。房間裏已經滿是紙煙的霧，弄得坐在桌子兩對面的人會認不出彼此的面貌來。有一個房角正在打牌，窗邊有少數軍官湊成一夥兒互相講着帶辣味的故事——辣椒這種調味品，在軍官的飯桌上素來是頂受歡迎的。

「別鬧，別鬧，諸位先生，」阿志卡科夫斯基叫道，「讓我來講一句話。你看，這是怎麼回事：一個軍人啊，有一回住到一個「髻兒」的家裏去了，那髻兒有個漂亮的媳婦。嘿，那軍人想道，這可是給我預備下的。」

不過，他的話給華西里·華西里維奇打斷了，華西里·華西里維奇已經等了很久，不耐煩了——

「收起你那些老故事吧，阿志卡科夫斯基。你還是聽聽這個故事的好。有一回啊，在奧德薩——」

可是連他也沒容許講得很久。多數的故事都沒內容，沒意思，爲求彌補起見，就給那些故事點綴一些粗糙而討厭的諷刺味兒。這時維阿特命剛從街上回來，他原本是到街上去送列奇的「下葬」作神聖的「訣別」的。這時他請洛瑪秀夫在桌邊坐下來。

「你坐在這兒，喬金卡。●我們瞧他們玩甚麼花樣。今天我闖氣得很，跟猶太人一樣。昨天我贏了，今天我還會贏錢的。」

洛瑪秀夫一心要吐訴心中的衷曲，一心要找一個朋友來談談他生活上的煩惱和痛

●小俄羅斯人的癖好，因爲他們有一種古怪習慣，把頭髮盤在頭頂上捲成雲兒（俄文Kokhhol）——

英譯者。

●潘治的覆轍——英譯者。

心事。喝乾自己的酒，他用懇求的眼睛瞞着維阿特金，開始講起來，聲音裏含着深刻的、內心的激盪情緒，顫抖着：

「巴維爾·巴夫里奇，我們大家好像都完全忘了除咱們的生活以外還有一種生活。那種生活在哪兒呢，我也說不出來；我只知道有是有的。就連在那種生活中，人也還是得奮鬥，受苦，愛，可是那生活却豐富——滿是偉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事業。在這兒呢，我的朋友，你看我們的生活像個甚麼樣子，我們這種悽慘的生活哪一天纔會了結呢？」

「嗯，不錯，老朋友——可是這也是生活啊。」維阿特金睡意朦朧的答道。「說到頭來，生活不過是——物理學和能力（energy）罷了。能力是甚麼呢？」

「唉，多可憐的生活啊。」洛瑪秀夫接着說下去，情緒越來越衝動，沒有聽見維阿特金的話。「今天我們在俱樂部大喝特喝，醉了爲止；明天我們到操場上去見面——「一，二，左右」——晚上呢，我們又聚在一塊兒喝酒。老是一樣，今年這樣，明年也這樣。咱們的生活就是這麼回事。多叫人膩味！」

維阿特金用睡意朦朧的眼睛瞞着他，打着飽嗝，然後忽然用低微的、假裝的尖嗓唱起來：

「在那黑暗而安靜的森林，

從前住過一個青年女人，

不管白天還是晚上，

她坐在紡車一旁。」

「小心保重你的身體，我的安琪兒，別的全用不着去管。」

「洛瑪希維奇！洛瑪希維奇！我們到牌桌上去吧。我借給你一個——」

「誰也不瞭解我，我在這兒一個朋友也沒有。」洛瑪秀夫傷心的嘆氣。他馬上想起淑羅琪卡——優美的、心地高超的淑羅琪卡，他心裏感到一種細膩而憂鬱的情緒，混合着絕望和平靜的聽天由命的情緒。

他在食堂裏一直逗留到天亮纔走，他聽他們打「希陀斯」牌，偶爾自己也加入玩一會兒，可是一點也打不起精神，一點也感不到愉快。有一回他看見阿志卡科夫斯基跟兩個旗手在一個桌上門牌時在牌上耍了一個很笨的，可又照樣成功的花樣。一時間洛瑪秀夫想走過去，揭發他的詭詐行爲，可是忽然間止住自己，自言自語道：「唉，有甚麼用啊！我出頭

干涉，事情也還是弄不好的！」

維阿特金不到五分鐘就輸光了他自己誇口自己所有的『好幾百萬』，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眼睛睜得挺大，臉白得像一張紙。洛瑪秀夫身邊坐着那位無時不在看牌的列希茲琴科，他那悲哀的眼睛盯緊了牌。天開始破曉了。流油的蠟燭頭那半明半滅的、淡黃色的火焰在蠟燭臺上發出昏沉沉的光；那微弱的而不穩定的光照着賭客的慘白而憔悴的臉子。可是洛瑪秀夫呆瞪瞪的望着紙牌，一疊疊的銀盧布，鈔票，佈滿粉筆灰的綠桌布；在他那沉重而疲乏的腦袋裏，不斷的奔流着那一貫的、殘忍的、痛苦的思想：他仍舊在思索他的沒價值的、沒益處的生活。

十

那是一個雖然稍稍寒冷，可是輝煌燦爛的春天早晨。籬牆裏的花盛開着。洛瑪秀夫正當青春，照例酣睡不醒，也照例睡過了頭，上早操時遲到了。他帶着慚愧和緊張的不愉快情緒向操場走去；想到司利華那有名的習慣，想到他專門喜歡用諷刺和相魯來弄得原本不體面的、痛苦的事情越發難堪，洛瑪秀夫的精神更打不起來了。

那位軍官是古昔野蠻時代遺留下來的人物，在那時代盛行着鐵的紀律，蒙昧無知，和不合人道的軍法。就連駐紮在上帝所遺棄的窮鄉僻壤，跟時代文明少有接觸，因此名譽不大好聽的第四團，也把他看作一個粗魯野蠻的人；關於他，有很多頂頂叫人沒法相信的軼事流傳着。凡屬於本連的事務，練兵，操演等以外的事情，凡是他的習慣上稱做『廢物』或『垃圾』一類的事情，他統統不理。他這一生幾乎一直負荷着軍事業務的重担，到頭來竟

然變得那麼不問世事，從來也不看書，不看報，頂多看看『俄羅斯病兵』報上的官方通告和軍事消息。他憑他內心的那種厭棄塵世的心理看不起社交場中的種種聚會和娛樂；在他，沒有一句咒罵的話，沒有一個罵人的專名詞，顯得太粗野，太村俗，不可以編進『軍用辭典』。關於他，有這麼一個故事，相傳有一年夏天在一個可愛的晚上，他坐在敞開的窗畔，照例忙着寫公事和記賬，一隻夜鶯宛轉的叫起來，司利華上尉立刻站起來，大發雷霆，向他的勤務兵嚷道：『拿一塊石頭去打死那個該死的鳥；它攪亂我辦事。』

這位外表上帶着懂懂、懶懶散散人的對待小兵却是嚴厲無情，他不但聽憑那些小兵去受下級士官的殘暴待遇，而且親自用鞭子抽打他們，總要打得他們倒在地下流血纔住手；可是關於他們的伙食，衣服，薪餉一類的事情，他却表現頂大的關心和認真，在這方面，只有第五連的連長纔趕得上他。

對待低級軍官，司利華上尉永遠相魯而死硬，再加他天生有一種暴脾氣，弄得他那傷人的冷嘲熱諷格外尖利。比方說，要是哪個軍官在正步走時偶然邁錯了腳，他立刻吼叫起來——

『他媽的！你究竟在幹甚麼？除了你這個中尉以外，全連的人都邁錯了腳啦！』

每逢年青的軍官由於貪睡或別的緣故上操時來得太遲（洛瑪秀夫不是不常有這種情形），他就特別粗暴無情。

遇到這種事，司利華上尉素來有一個習慣，就是叫全連人排成單行去歡迎那位遲到的軍官，同時他尖着喉嚨喊道：「立正！」然後他在行列的對面站好，悶聲不響的等着，手拿着錶一動不動，那位不守時刻的軍官呢，羞得要死，連忙插進行列裏去。有時司利華要叫那可憐的犯罪者多喫一點苦頭，就向他提出一個譏諷的問題：「請問大人可允許這連人再操演下去嗎？」對於洛瑪秀夫，他更留着還要中聽的好句子：「我希望您睡得挺舒服，」或者，「我猜大人想必又做了愉快的夢吧。」等等，等等。等到這個序幕一演完，他就把那位受難者罵得一個狗血噴頭。

「哼，我不在乎，」洛瑪秀夫向自己那連人走去時深深厭惡的暗自想道。「這兒的生活也不見得比別處更精，反正我這輩子算是完了。」

司利華，維阿特金，勃保夫，和旗手，站在操場中央，聽到洛瑪秀夫走過來的腳步聲，都立刻回過頭來看他。連兵士也掉過頭來瞧他，洛瑪秀夫十分痛苦的暗想着他當時是多麼狼狽的樣子。

「不過，我現在感到的羞愧說不定是用不着的，或者過分的。」他暗自推想着，極力安慰自己，這在膽小或怕羞的人，常是這樣的。「說不定，在我看來是那麽丟臉，那麽有罪的事，在別人看來簡直全不在意。比方說，假定不是我，而是勒保夫，來遲了，我現在站在隊伍中瞧着他走過來。是啊，那有甚麼關係——有甚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勒保夫來了——也不過那麼回事罷了。爲這種小小的事情難過，不痛快，多蠢吶！過一個月，也許過一個禮拜，在場的人說不定會忘光這件事。況且，在這種生活中，哪樣事情不給忘得乾乾淨淨？」洛瑪秀夫一面走一面結束了自己跟自己的辯論，覺得稍微鎮靜一點，心安一點。

使得人人驚奇的是，這回司利華放過洛瑪秀夫去，沒痛罵一頓，而且，他甚至好像根本沒注意他似的。洛瑪秀夫走到他面前，兩腳靠攏，手伸到帽邊，行敬禮，他只伸出他那活像五根冰冷的小臘腸的、皺縮的紅手指頭，淡淡的說：

「我得請求你，少尉，記住：你的責任是在各位高級軍官到場的五分鐘以前先到操場，在本連連長到場的十分鐘以前先到操場。」

「我很抱歉，上尉，」洛瑪秀夫用鎮靜的聲音答道。

「那很好，少尉，可是你老是貪睡，你彷彿完全忘了那句老格言：『貪睡不醒，窮苦一生。』」

現在呢，諸位先生，請你們回到各人的崗位去。」

全連人分成許多小組，每組人練體操。隊形展開，兵士們互相隔開一步站着，軍服的紐扣解開，爲的是可以練體操。勃比列夫，屬於洛瑪秀夫所指揮的一排的軍官精神抖擻，看見排長過來，就送過去尊敬的目光，翹起下巴，眯着眼睛聲音洪亮的喊操——

「穩住屁股，踏起脚尖。彎下你的雙膝。」

然後，馬上用很輕的、唱歌一樣的聲音叫道：

「開始。」

「一。」兵士們同聲叫道，同時他們依照命令慢慢的彎下雙膝去，直到整排人全蹲下來爲止。

勃比列夫同樣在做這動作，可是一面用嚴厲的、批評的、喘喘逼人的目光考察那些小兵。在他身旁不遠處，那矮小的、害喘病的謝羅希丹下士用他那刺耳的尖聲叫着，那聲音叫人聯想到小公雞爭食的驚啼聲——

「伸直你們的胳膊，向右——向左——敬禮。開始，一，二，二，二，」隨後，可以聽見十個生氣勃勃的年青小伙子提高喉嚨同聲吼叫：

[Ha6, ha6, ha6.]

「停止。」謝羅希丹喊道，滿臉通紅，因為生氣，也因為用力過度。「拉——普斯金，你這條大驢子，你搖搖晃晃的，滿不在乎，瞧你彎起胳膊來的樣子，倒像是從里阿桑（Riasan）來的老太婆一樣——」嘖嘖，好好做那個動作，要不然啊，老實跟你說，我要——」

然後那些軍官領着他們各自的小隊快步走到運動器械場；這種運動器械場，在操場上有好幾處。勒保夫少尉——年青、力壯、活潑，又是運動專家——丟下軍刀和帽子，搶在衆人的前頭先跑到一個單槓那裏。他雙手抓住槓子，猛烈的用三股力，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離開槓子，身體往前落，最後在離開槓子兩碼半的地方落下來，兩手兩腳全伏在地上。

「勒保夫少尉啊，又玩你那套馬戲班的把戲來啦。」司利華上尉叫道，假裝做出嚴厲的口吻。論本心，這位老戰士對勒保夫是懷着一種秘密的好感的，因為勒保夫是個非常稱職的軍人，一表堂堂，在檢閱時很出鋒頭。「請你遵守規章，至於別的玩家兒，等到狂歡節再施展吧。」

「是，上尉。」勒保夫響亮的答道；「可是，我纔不聽你那些話呢。」他悄悄跟洛瑪秀夫說，眯了眯眼睛。

第四排練習爬斜梯子。兵士們依次走到梯子那兒，手抓住梯階，彎着胳膊爬上去。夏波瓦連科站在梯子底下說——

「腳要站穩。腳後跟抬起來。」

現在輪到左翼的一個小兵來爬了，他姓赫里阿尼科夫，平時是全連士兵取笑的對象。每逢看見他，洛瑪秀夫總奇怪這個又瘦又弱的人，身材矮小，黃色無鬚的小臉比人的拳頭大不了許多——這樣的人怎麼會准許進到軍隊來。赫里阿尼科夫的無神的眼睛好像沒有別的表情，只有一種從生下來就有的空洞的、又順從又畏懼的表情，每逢洛瑪秀夫遇到他的目光，心裏總感到沉重鬱悶的憎厭情緒，良心上隱隱覺得刺痛。

赫里阿尼科夫一動不動的吊在梯子上，好像一個沒有形狀的死東西似的。

「抓紧，叫你胳膊連出勁來，把你自己的身體撐上去，你這條癩皮狗！」中士喊道。「上去呀，我說。」

赫里阿尼科夫爲要表示自己服從命令，就猛烈的使了一下勁，可是沒用。他還是在原來的地方，沒有動，他的腿擺來擺去。有一秒鐘，他俯下他那沒人色的、灰白的臉，那臉上一個黃色的朝天鼻子固執的向上翻起着。忽然，他放了梯子，像一個口袋似的落在地上。

「哈哈，你違抗命令；叫你做甚麼動作，你偏不做啊，」中士吼道；「可是，決不容許你這樣的壞蛋，破壞紀律。現在你得——」

「夏波瓦連科，不准碰他！」洛瑪秀夫叫道，又氣又羞，腦子都糊塗了。「從今以後，我不准你打他。」洛瑪秀夫跑過去，拉開中士的胳膊。

夏波瓦連科立刻站得筆直，把手伸到帽沿。在他那眼睛裏——那眼睛已經立刻恢復日常那種沒生氣的表情——在他嘴唇上，現出淡淡的、嘲弄的笑容。

「官長，我遵命，可是容我報告一聲，那傢伙也太不成話了。」

赫里阿尼科夫又回到行列中去。他從眼睛角懶洋洋的望着那位青年軍官，拿手背擦了擦鼻子。洛瑪秀夫回轉身去，走了，痛苦的默想着這種無效果的憐憫，一面走去考察第三排。

練完體操，兵士們有十分鐘的休息。軍官們在操場中央的槓子那兒聚攏來。他們的談話轉到五月的大檢閱，那大檢閱快要到了。

「好啦，現在咱們沒別的事做，只有猜猜咱們得受點甚麼罪，」司利華開口了，他揮舞着胳膊，睜開他那老是淚汪汪的藍眼睛，「因為，我得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各個將軍都各有

點小小的癖好。我記得從前有一位勒佛維奇中將作我們的軍長。他是從工兵署到我們這兒來的。結果自然是我們甚麼事情也不做，光是掘泥土造房子。操練啊，行軍啊，整齊步伐啊——這些全給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從早到晚，我們建築茅棚和營房——夏天，用泥土造；冬天，用雪造。全團官兵看上去像一大羣鄉下佬，滿身污泥，鼻子眼睛也看不清了。第十連的連長阿萊尼科夫上尉——他現在已經去世了——得了聖安尼武士章。因為他不知怎麼一來，在兩個鐘頭裏面就造好了一座方形堡壘。」

「他真能幹，」勒保夫批評道。

「等一等，我還有好些故事可以講給你們聽呢。巴維爾·巴夫里奇，你記得阿拉剛斯基將軍和他隨時隨地用來教導士兵的射擊法嗎？」

「還有他常講的旁特司·比雷特的故事，我也記得呢。」維阿特全笑道。
「怎麼回事？」洛瑪秀夫問道。

● 點章名——中譯者。

● Fontana Prima, 和元前三十年羅馬的總督——中譯者。

司利華上尉用手做了個輕蔑的姿勢。

「那時候，我們甚麼也不幹，光是看阿拉喇斯基所著的射擊法。有一天偶然有一個軍官去參加考試，考的是「軍人信條」。當那位軍人背誦到那句話「在勞特司·比雷特下面受苦」時，原本有一個句點，句子完了。可是那傢伙背昏了頭，居然接下去背誦了好幾段阿拉喇斯基的射擊法，也居然考及格啦，你們瞧瞧看，那時是多麼一場胡塗的日子。甚至於大姆指也不叫做大姆指了，却叫做甚麼「搬鎗機的手指頭」，這樣的笑話多着呢。」

「阿山納西·基里里奇，你還記得那時一天到晚的死背書，空談理論嗎——噫的「射程」啊，「仰角」啊，等等的？要是你拿一管鎗給一個兵，對他說：「順着鎗管往下看，你瞧見了甚麼？」你就會聽到這樣的答覆：「我看見一條綑緊的線，那是鎗軸，」等等。而且，那時的射擊演習是多有趣啊，你記得吧。阿山納西·基里里奇！」

「當然記得啦！我們那師人的射擊演習轟動了全國，連外國的報紙都紛紛登載。在射擊比賽時，各團的人互相借各團中的射擊名手來出場。在靶場那兒，有些青年軍官掩在布幕後面放鎗來增加得分。有一回居然出了這樣的事：某一連人射中靶場的次數倒比放鎗的次數多了，於是那位記分的少尉挨了一頓嚴厲的申斥。」

「你還記得斯列沙瑞夫（Slasarev）那時候的希瑞貝洛夫斯基（Schreibrowsky）式的體操嗎？」

「怎麼不記得啊！那活像跳舞。唉，讓魔鬼遠去那些老將軍跟他們那些嗜好和怪癖吧。不過呢，諸位先生，那一類事情——那些舊日的荒唐事情，要是拿來跟現在的作風比一比，可又算不得荒唐啦。咱們很可以說：現在，軍中的紀律算是審終正寢啦。說得可真叫好聽。現在，兵士得受「人道的」待遇。他跟我們同是「人類」啊；他是我們的「手足同胞」啊；對他得「好好的開導」啊；得教他「用腦子思想」啊，等等的。簡直是發瘋！兵呀，是流氓，非打不行。唉，我的神聖的蘇瓦羅夫（Sainly Suworov），告訴我吧：現在哪兒有人懂得應該怎樣對待兵士纜對，應該怎樣教導兵士纜對。現在是甚麼也沒有，光是些新式的花樣，沒用處的東西。比方，拿騎兵突擊，這新發明的花樣來說吧。」

「是啊，那種方法一點意思也沒有，」維阿特金幫腔道。

「長官叫你站在操場中央，像一個匪鳥似的，」司利華接着說下去，「那些哥薩克騎兵却加足馬力朝你跑過來，當然，你既然是神智清醒的人，就連忙讓條路給他們。那你馬上就得挨一通訓：「上尉啊，你神經衰弱。在軍中，人不該像那樣胆小。請你務必記住，」囉裏囉

嘹的「大套」。

「K團的團長，維阿特金插嘴道：「那位將軍啊，有一回異想天開，他叫一連人開步走，往一個偏僻得很的泥水潭走過去，然後下令，叫連長吩咐他的部下在那泥潭裏臥倒。連長怔了一怔，可是聽從了命令。那些兵士呢，莫明其妙，面面相覷。大家都認為聽錯了那命令；可是那命令却一個字也沒錯。那位將軍就當着那些兵士可憐的連長咆哮如雷：「你給你那一連人受的是甚麼訓練啊？一羣可憐的廢物。這樣的英雄還打算上戰場吶，你們全是些懦夫，你們人人都是，還有你，連長，也在內。統統給我關起來！」

「那可真叫人難爲情吶，」勒保夫笑道。

「這樣有甚麼用呢？先當着部下侮辱長官，然後又來抱怨軍紀敗壞。可是給那些小兵，那些罪有應得的流氓，一頓揍，可又不敢了。說得可真叫好聽吶，他是個「人」啊，「活活的」人」啊；可是從前，軍隊裏却没有甚麼「人」不「人」的。那當兒，要是那羣畜牲應該挨揍，就給它一頓揍。那時候却盡是打勝仗。哼，講到我啊，我也還是用那一套老式的法子。哪怕送掉我的前程吧，我還是得照規矩辦事，只要我的胳膊夠得着，個個流氓都得挨到揍。」

「打一個小兵，沒甚麼光榮，」洛瑪秀夫竭力鎮靜的說。這以前，他一直做一個沉默的

聽話人。「凡不准舉起手來自衛的人，就不該打他。那種事又殘忍又卑怯。」

司利華上尉用惡狠狠的日光盯着洛瑪秀夫，拿下唇抿着他那灰色的、豎立的小鬍子，最後帶一種深深輕蔑的神情說——

「你說甚麼——話？」

洛瑪秀夫站在那兒，白得像死屍似的，他的脈膊跳得厲害，渾身打了個冷戰。

「我說這種辦法又殘忍又卑怯；我——我的意見是這樣，」洛瑪秀夫緊張的答道，可是並不畏縮。

「你居然說出這種話來！」司利華冷笑道。「聽聽我這小公雞講的話看。要是你還打算在這軍隊裏幹下去，我就要把給牛馬用的口套給你戴上啦。你記住我的話就是。謝謝上帝，我自己知道該怎麼對付那羣壞蛋纔行。用不着你來操心。」

洛瑪秀夫一點不畏懼的叫自己那充滿憎恨的眼睛直望着他的眼睛，差不多沒聲音的說——

「往後我要是再看見您虐待小兵，就立刻去報告團長。」

「甚麼，你敢！」司利華用威嚇的聲音喊道，可是馬上又制止自己。「不必再提這件事

啦。」他淡漠的說下去：「你們這些小少尉要想教訓老軍人，還未免太年青一點呢！我們這些老軍人聞過火藥味道，而且二三十年以來侍奉沙皇，從沒受到過懲罰。各位軍官，回你們各人的崗位吧。」

司利華上尉朝那些軍官猛的轉過身去，走了。

「你幹麼這麼愛多嘴多舌的？」維阿特金一面挽着洛瑪秀夫的胳膊離開那兒，一面問道。「你要知道，那個老梅子●可不是甜梅子啊；而且，你瞭解他的程度還不及我呢。小心你自己幹出來的事；他不是那種容人開玩笑的人，早晚有一天他會借個題目把你認真關起來的。」

「聽我說，巴維爾·巴夫里奇，」洛瑪秀夫叫道，聲音裏含着憤怒的眼淚。「你覺着像司利華那樣，抱那種見解的人也配做軍官嗎？眼看着那種老古董鐵石心腸的侮辱他的部下，誰能不冒火？這樣的事情，誰受得了一輩子？」

「嗯，不錯——你的話呢，多少也有點道理，」維阿特金用淡漠的聲調答道。他原想說

的其餘的話化成一個呵欠，洛瑪秀夫却越來越激動的接着說下去——

「告訴我，照這樣對兵士又喊又罵，有甚麼好處？我當初來做軍官的時候，再也沒想到在我們這時代，在俄國軍隊中還容許這種野蠻的方法。唉！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到這兒來後第一次所得的印象和經驗。有一件事情至今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腦海中。那是在我到這兒以後的第三天。我在俱樂部跟那紅頭髮的吊而郎當的傢伙阿志卡科夫斯基在一塊兒坐着。我跟他講話時管他叫「中尉」，因為他叫我「少尉」。忽然間，他給我一頓臭罵。雖然我們同桌坐着，一塊兒喝酒，他却對我喊道：「第一，你不配叫我『中尉』，得叫我『中尉先生』。第二，請你跟高級軍官講話以前先站起來。」於是我就在那房間裏站着，彷彿小學生罰站似的，一直到列奇中校來了，給我們倆講和為止。算了，算了，甚麼也別提了，巴維爾·巴夫里奇，反正這兒的模樣事情，我全都風味透啦。」

原书空白页

十一

在洛瑪秀夫，四月二十二日這一天不但是不愉快的、叫人厭煩的一天，而且是很要緊的一天。上午十點鐘，洛瑪秀夫還沒起床，尼古拉葉夫的聽差同節潘就送來一封亞歷山德
拉·彼德羅夫娜寫來的信。

信上寫着：

「我親愛的洛莫其卡：要是你忘了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一點也不會奇怪；而且我現在斗膽來提醒你了。不管你怎樣爲難，我還是希望今天在我家裏跟你見面。不過別在習慣上的慶賀時間來我家，下午五點來好了。我們一塊兒到杜貝茲契納亞去做一回小小的野餐。」

洛瑪秀夫看信的時候，那封信，在他手裏發抖。他有整整一個禮拜沒見過一回羅淑琪。那張乖巧的、笑咪咪的、迷人的臉了，沒感到她跟她在一塊兒時永遠感到的那種心旌搖蕩了。「今天啊，」一個歡欣的聲音在他心裏高興的唱着。

「今天啊，」洛瑪秀夫用響亮的聲音嚷着，跳下床來。「海南，打洗澡水，快。」

海南跑進來。

「老爺，那聽差在等着回話呢。」

「哦，對了——當然啦。」洛瑪秀夫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睜大眼睛。「他媽的。他在等酒錢呢，我却一個銅子也沒有。」洛瑪秀夫帶着沒辦法的神情瞧着他的忠心的用人。

海南拿愉快的笑容回報他的注目。

「我也一個銅子都沒有了，老爺。你沒有錢，我也沒有錢——那可怎麼辦呢？糟糕！」

這當兒，洛瑪秀夫回想到那個漆黑的春夜，他站在泥濘的街道上，背倚着潮濕發黏的牆，聽見司節潘說那句挖苦的話：「那傢伙天天上這兒來賴着不走。」現在他想起他當

時怎樣羞得不得了；他哪兒會不肯賞錢呢？他但願能夠變出一個銀幣來，一個二十戈比的銀幣來，堵住淑羅琪卡的信差的嘴，那就好了。

他拿他的手使勁按着太陽穴，心煩得幾乎哭出來。

「海南」他低聲說，偷偷斜眼望着門口，「海南，去告訴他說今天晚上他一定可以拿到酒錢——一定的，聽見沒有一定的。」

那一陣子，洛瑪秀夫剛好窘得再窘也沒有了。他到處欠下了賬——伙食賬，酒店老板的賬，在團部會計處也借支了錢。他固然還賒得到午餐和晚餐，可是沒有 *breakfast* 可喫了。他的房間裏連茶和糖都沒有，只有一個大錫罐子，裝着咖啡的渣滓——一種黑色的、可怕的雜拌兒，每天早晨沖過水後，由洛瑪秀夫和他那忠心的用人硬着頭皮吞下肚去。

做着深深厭惡的鬼臉，洛瑪秀夫坐着喝那份苦味的、難於下咽的飲料。他絞着腦汁，極力思索該怎樣纔逃得出目前的窘況。第一，他上哪兒去弄着一筆錢買一樣淑羅琪卡命名的禮物？他空着手上她家去，未免太不像話。而且，他送她甚麼好呢？糖菓呢，還是手套？可

是他又不知道她手的尺寸——那麼，買糖菓嗎？可是這小城裏的糖菓出名的饒；因此只好買點別的囉——香水——扇子？他想，寧可買香水吧。她喜歡「Eau Bouquet」牌的香水，那就買「Eau Bouquet」好了，還有呢，傍晚的野餐的費用，來回的車錢，司節簿的酒錢，臨時的用費。「唉，我的好洛瑪秀夫，沒有十個盧布，你決不夠化的。」

然後，他盤算找錢的辦法。他本月的薪餉——統統支光，化掉了。恐怕只有透支下月的了。透支的事，他足足試過三十回，可是回回總歸弄到不痛快的下場。團部的軍需官朵洛仙科上尉參謀，人人知道是頂不講情面的「豬羅」，特別是對待少尉。他參加過俄土戰爭，而且，唉，在頂痛心的、頂難以爲情的地方受了傷——在他的腳後跟上。這倒不是在退却時受的傷，而是有一回他轉過身來向部下下令進攻時受的傷。話雖如此，他還是由於那丟醜的創傷成了大家永遠冷嘲熱諷的話柄，結果呢，從軍時原是一個興高采烈的少尉的朵洛仙科，現在却變成一個妒忌心重、脾氣暴躁、患憂鬱病的人了。不行，朵洛仙科一個錢也不肯透支的，何況自己是個少尉，又早已把自己份內的薪餉拚命的支個一乾二淨呢。

「可是我想，人也用不着因此就去上吊吧，」洛瑪秀夫想完上面那些事情後，又安慰自己的想道。「我得想法借錢。那我就來算算誰該倒楣吧。比方說，第一連的奧沙德奇。」

在洛瑪秀夫眼前浮現了奧沙德奇那特別的、然而五官端正的面貌，和他那威嚴殘暴的神情。「不行，隨便甚麼人都行，千萬別找他。第二連的泰里曼？那個窮鬼，一年到頭的借錢，連旗手的錢他都要借。他不行。那就換一個吧——庫丁斯基不成？」

可是正在這當兒，一個發瘋的、孩子氣的念頭掠過洛瑪秀夫的心頭。「假定我到上校那兒去跟他借錢，好不好？那會發生甚麼事呢？他聽到這種無理要求，起初一定會氣得發抖；然後，他一定氣得發抖，大吼一聲，彷彿開了小鋼礮似的：「甚——麼住——嘴！」」

洛瑪秀夫忍不住笑出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今天的開頭是那麼快樂，臨了却弄得這麼悲哀煩惱？是的，我還不知道這問題該怎麼解決，可是我心中有個聲音告訴我，一切事情會順順當當解決的。杜維爾諾伊斯上尉不，杜維爾諾伊斯是個吝嗇鬼，況且，他跟我合不來。我知道的。」

他照這樣把本連一個個軍官，從第一個到第十六個，統統盤算一遍，可是對他的目的還是沒有接近一步。他剛要完全絕望，猛然有一個新的名字從他的腦子裏跳出來——拉法爾斯基中校。

「拉法爾斯基？我多笨啊！海南，我的衣服，手套，帽子。趕快！」

第四營營長拉法爾斯基中校是個頑固的老單身漢，而且是個頂怪僻的人物，同事管他叫做「卜萊漢上校」(Colonel Brehan)。他跟誰也不相好，只有遇到大典，像復活節啊，新年啊，纔跟他的同事見面；他簡直不管自己的職務，遇到操演，他總歸給上司一通臭罵。他的全部時間，他的全部精力，他本人真正具有的永不耗竭的慈愛，統統放到他所寵愛的東西，他那些野生的動物身上去了——獸啊，鳥啊，魚啊，他所有的這些東西差不多可以開一個動物園。本團軍官的太太小姐們從心底裏懷拉法爾斯基，因為他明明不把女人看在眼里；她們講到他時總是說：『多麼可怕的人，而且他養着多麼可怕的動物呀！他家裏那麼髒，而且原諒我說實話，不論他走到哪兒，他身上總帶着多麼難聞的氣味。』

他積攢下來的錢全買了動物。這個頂怪僻的人把自己日常的衣食需要竟減少到不能再少的限度。他戴一頂史前時代的軍帽，穿一身史前時代的軍裝，上帝纔知道哪兒有他睡的地方，他吃士兵的伙食，在第十五連的廚房吃飯，他對那些小兵倒是隨隨便便，不拘形迹的。對他的同事呢——特別是後輩——只要他手頭有錢，他總不會不肯借一點，可是欠「卜萊漢上校」的債，別人看來却不是甚麼 *Comme il faut*。誰要是幹這事，總難免受到同事的譏笑和藐視。

像勒保夫那種奢華揮霍的人偶爾也不得不向拉法爾斯基借幾個銀盧布，他們在開口借錢以前，總是先求他答應去看看他的動物園。要想打開那位老隱士的心和錢櫃，這辦法素來是一個百試不爽的鑰匙。「你好啊，伊凡·安東諾維奇，你買到甚麼新動物沒有？多有意思啊，領我去看看，」說來說去不離這一套。這麼一來，借錢就好辦了。

洛瑪秀夫到拉法爾斯基家裏去過很多回了，可是這以前，他去他家從來不是別有用意。他也特別喜歡動物，他在莫斯科軍官學校唸書的時候，甚至以前他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情願去看馬戲團，也不願上戲院，要是有動物園或獸禽展覽會可看，他就連馬戲團和戲院統統不要去看。在他小時候的夢中，老有一條「聖勃納德」●現在他的秘密的夢是榮任營部的副官——為的是自己可以有一匹馬。可是他的兩個夢全沒法實現。

他父母的貧寒是實現前一個夢的不可克服的障礙，講到榮任副官呢，他的希望也小得很，因為洛瑪秀夫缺少做副官的頂要緊的資格——滿酒的舉止，翩翩的風度。

●法語正當事情——中譯者。

●一種壯美而靈個的犬，原本在瑞士的聖勃納德處空飼首層，故名——中譯者。

洛瑪秀夫上街了，一股溫暖的春風摸着他的臉蛋兒，雨後曬乾的土地由於那點彈性，給他的腳步一種輕鬆有力的愉快感覺。朴樹和紫丁香帶着香氣豐富的花枝從籬牆裏探出頭來指着他，朝他點頭。一種猛然醒來的生命的歡喜，充塞他的胸膛，他覺得自己好像要飛起來似的。他朝街道上望了一眼，看出前後左右只有自己一個人，就從口袋裏拿出淑麗琪卡的信來，再從頭到尾看一遍，然後把她的簽名熱情的湊到自己的嘴唇上。

「啊，可愛的天空！美麗的樹木！」他低聲說着，眼睛濕潤了。

「卜萊漢上校」住在一個大院子裏面，院子四周圍繞着一道綠色的格子籬牆。門上寫着：「請拉門鈴。小心惡犬！」

洛瑪秀夫拉了拉鈴，聽差的蒼白的、帶着睡意的臉在小門那兒露出來。

「中校在家嗎？」

「在家。請進，官長。」

「不。先進去替我通報一聲。」

「用不着。請進吧。」聽差睡意朦朧的搔了搔自己的大腿。「您知道，中校不喜歡拘禮。」洛瑪秀夫邁步進去，順着一條磚路，穿過院子，朝一所房子走去。從一個角落裏竄出一

對老鼠顏色的大狗，其中一個粗啞而不大和氣的吠了一聲來歡迎他。洛瑪秀夫朝他打了一個樞子，那狗歡歡喜喜的報答了越發熱鬧的吠聲，又高興又笨拙的跳了幾跳。另一條大狗緊緊的隨在洛瑪秀夫身後，好奇的嗅着他的斗蓬的摺層。在院子的遠處，淡綠的細草已經萌生出來，那兒站着一條小驢子，默默不響，在陽光裏快活的眯眼，懶洋洋的轉動它那長耳朵。雜色的鴨子，飛禽，嘴上生着大肉瘤的中國鵝，這兒那兒搖搖擺擺的走着。一小羣孔雀叫出那種尖得刺耳的咯咯聲，一隻大火鷄把長翅膀和尾毛高高的翹在空中，正在向他後宮的寵妃求愛。一隻約克郡●純種的紅毛大豬，大腹便便的在一個泥塘裏打滾兒。

『卜萊漢上校』穿一件瑞士的皮甲克，站在窗邊，背對着門，洛瑪秀夫走進房來，他也不曉得。他正在忙着弄他那玻璃魚缸，一隻手伸進去，水齊到臂肘，他專心幹他的事，弄得洛瑪秀夫不得不咳了兩聲，拉法爾斯基纔轉過頭來，現出他那又長又瘦的，沒刮鬍子的臉，和一副玳瑁鏡框的舊式眼鏡。

『啊哈——我當是誰呢？——原來是洛瑪秀夫少尉啊！歡迎之至，歡迎之至！』他和氣

的招呼道。『原諒我沒法跟你握手，你瞧，我的手濕着呐。現在我正在試驗一個新的虹吸管。我把那器具弄得簡單一點，吸起水來挺靈。你喝杯茶嗎？』

『謝謝你，我剛剛吃過早飯。中校，我來——』

『當然你聽說咱們這個人快要開拔，到別的城裏駐紮去啦。』拉法爾斯基打斷他的話，講起來，那口氣彷彿是接着方纔沒講完的話說下去似的。『你很容易想像得到我多傷心。這些魚，我怎麼搬得走呢？一路上至少要死掉一半。還有這個玻璃魚缸；你過來看看。整個是玻璃的，有一碼半長。啊，我的好朋友，』（講到這兒，他忽然岔到一串完全不同的思想中去了。）『在塞巴斯托波爾，有多好的一個魚池子啊！一個裝滿了流動不息的海水的大池子，有這房間那麼大，整個是石頭造的。還點着電燈。你站在那兒，低頭看那些好看的魚——鱒魚啊，鯉魚啊，鵝魚啊，海鷗。』啊——不對，上帝饒恕我的罪孽！我原本說的是海貓。』你閉

● 俄國南部一個海港。——中譯者。

● 一種鱒魚名，又是別人話。——中譯者。

● 一種魚名。——中譯者。

上眼想想吧，一個很大很大的薄餅，一「阿爾辛」●半長的直徑，蠕動着，搖擺着——後頭生一根尾巴，像一根箭似的。我的天吶，我站在那兒直着眼睛足足看了兩個鐘頭——可是你笑甚麼呀？」

「請您原諒，我剛剛看見有一隻小白耗子坐在您肩膀上。」

「哦，你這小流氓！誰叫你出來的？」拉法爾斯基扭過頭來，用嘴唇發出一種口哨似的、極細的聲音，活像耗子的吱吱叫聲，那又小又白的、紅眼睛的動物，周身打戰，假近拉法爾斯基的臉蛋兒，用它的小鼻子摸索着它主人的嘴和下巴上的鬍子。

「您的動物多馴順啊，他們跟您多麼親熱啊！」洛瑪秀夫讚嘆道。

「是啊，他們素來跟我親熱得很。」拉法爾斯基答道。然後他長嘆一聲，悲哀的搖搖他那灰白的頭。「不幸，人類自己給自己找了很多苦惱，對於動物，知道得太少了。我們訓練狗啦，馬啦，貓啦，養馴它們，給我們利用，或給我們取樂，可是那些動物的真正性情和生活，我們知道多少？當然啦，時不時的，有個教授——大學問家——來研究——滾他們的蛋吧！——

講了一大套誰也聽不懂的廢話，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人聽得懂或得到甚麼益處。還有，他給那些無辜的、可憐的動物起了許許多多拉丁文的綽號，既胡鬧又沒必要，尤其是他居然老着臉皮要求把這類胡鬧的名字傳諸後世，大家差不多像尊敬聖人那樣尊敬他，可是他教我們明白了一些甚麼？他自己又何嘗明白動物和動物的內心生活？你隨便檢一條狗，跟它共同生活一個時期，朝夕相處，那麼，你研究過這種聰慧而會思索的動物以後所得的成績，對於心理學會有很大的貢獻，那是所有的教授和講師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不過，說不定現在已經有那種性質的作品吧，不過我們自己不知道罷了，」洛瑪秀夫暗暗提示道。

「你指的是書吧？對了，當然啦，書是多的。你看看那邊。我有的那些書，足可以開一個圖書館呢。」

拉法爾斯基指一指沿牆的一長排書架。「那些學者寫了不少有見地的話，顯得他們研究得深刻。不錯，他們的學問倒是嚇得倒人！多麼巧妙的科學器械，多麼精確的思維！可是這跟我所說的是全然兩回事。那些偉大的名人，沒有一個想到過哪怕只用一天功夫來細細觀察比方說一條狗或一隻貓的私生活。可是那種私生活却又多麼有意思，多麼有趣味。」

你細細的考察吧，看狗是怎樣生活，怎樣思想，怎樣用壞心眼兒，怎樣使得自己快活或難過。比方說，只要閉上眼想一想那些小丑和戲子的表演能給你甚麼影響，那麼我所說的這種考察也同樣能夠給你那種影響。人有時會覺得自己彷彿受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催眠術似的。我這一輩子再也忘不了我在基輔一家戲院看見過的一個小丑——只不過一個小丑罷了。至於一個受過科學訓練的研究家，具備當代的種種巧妙的器械和學識，那會得到多麼大的成績啊！到那時，關於狗的心理，狗的個性，狗的馴良，等等，人會聽到多麼有趣的陳述。一個充滿奇蹟的新世界，就會在人類的知識面前展開。拿我來說，你得知道，我敢保狗有狗的語言，而且是很豐富很進步的語言。」

「可是，伊凡·安東諾維奇，告訴我，爲甚麼那些學者從來沒有起過這種念頭？」洛瑪秀夫問。

拉法爾斯基帶着譏諷的笑容回答。

「嘻嘻嘻嘻！事情是明白得很吶。你想，在那些腦筋冬烘的學者看來，狗是甚麼東西？一種

脊椎動物，一種哺乳動物，一種食肉動物，等等，不過這麼回事罷了。到此爲止了。他怎麼肯讓
慮一點，把一條狗當作一種聰慧的、有理性的動物來看呢？說甚麼也辦不到。不行，那些大學
裏的暴君其實不見得比鄉下人高明多少，鄉下人也認爲狗沒有靈魂，只有一團熱氣啊。」
他忽然止住，生氣的哼鼻子，吐唾沫，同時他忙着把一根膠管通到魚缸底下。洛瑪秀夫
鼓足勇氣，下了一個大決心，纔算吞吞吐吐說出口——

「伊凡·安東諾維奇，我來，是有一件要緊的——很要緊的事情——」

「錢？」

「對了，我來麻煩你，心裏覺得很難過。我要不了許多——十個盧布罷了——可是我
不能答應你馬上奉還。」

伊凡·安東諾維奇從水裏抽出手來，拿一塊毛巾慢慢擦乾手。

「我可以籌出十個盧布來——多了我也沒有，可是這十個盧布我很願意借給你。我
猜，你是要去大罵一通，或者放蕩一下吧？得了，得了別生氣；我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來，咱們
走吧。」

「卜萊漢上校」帶着洛瑪秀夫穿過他那個寓所，一共五六個房間，其中甚麼擺設和

窗簾都沒有。人的鼻子到處聞到奇怪的、刺激的氣味，凡是容許小動物隨便亂跑的地方，那種氣味總是很濃的。地板上那麼凌亂骯髒，人差不多走一步就會絆一跤。房間四角滿是小洞啊，用木箱子改裝的獸窩啊，稻梗啊，沒底的空桶啊，等等。另一個房間立着樹木，樹上有着彎曲的枝子。前一個房間是給松鼠和貂鼠住的，後一個房間是給鳥預備的。一切佈置證明主人對動物有着熱愛，仔細的關切，和偉大的觀察力。

「看這兒，」拉法爾斯基手指着一個小籠子說，那籠子四周繞滿了密密的鐵絲網；在那不及一個玻璃杯底那麼大的、半圓的進出口，閃着一對小小的、銳利的黑眼睛。「那是一個臭貓（Polcat），天下頂殘忍的、頂渴血的動物。你也許不相信我的話，可是事實是千萬萬確的，獅子和豹子若跟牠比起來，要算是跟羔羊那麼馴順了。一頭獅子喫完牠那三十四磅上下的肉後休息的時候，牠會一點不動氣的眼瞧着一隻狼來啃牠的盛宴的殘骨肉。然而，要是那個小野獸進了雞窩，那就一條小命也別想留下來。牠那種殘殺的本能是無邊無涯的，而且牠是天下野獸中頂難養馴的一種。呸，你個小怪物。」

拉法爾斯基把他的手伸過去，立刻在那籠子的小口那兒，露出一張咧開的嘴和又尖又白的牙齒。那臭貓一面來回的咆哮，一面發出難聽的、咳嗽樣的聲音。

「你見過這種看不入眼的野獸沒有？可是我卻天天餵牠，餵了也整整一年了。」

「卜萊漢上校」現在明明忘了洛瑪秀夫的事情。他帶着他從這個籠子看到那個籠子，把他喜愛的東西統統指給他看；又熱心，又熟習，又慈愛的講着那些動物的性情和習慣，倒像講的是他的頂知己的老朋友似的。拿一個私人，尤其一個被迫住在內地的窮鄉僻壤的人講起來，拉法爾斯基所搜集到的那些動物實在要算是非常多，非常精了。這兒有兔子，白鼠，水獺，刺猯，土撥鼠，裝在玻璃盒子裏的好幾種毒蛇，食蟻獸，好幾種猴子，一個澳大利亞種的黑野兔，和一頭上品的安果拉種貓。

「嗯，你看這個怎麼樣？」拉法爾斯基指着那頭貓問道。「牠不是挺美嗎？不過，我倒並不十分喜歡牠，因為牠笨得很——比我們的普通的貓笨得遠。」於是拉法爾斯基激昂的說下去：「這又是一個例子，可以證明我們對我們的普通家畜知道得多麼少，估計得多麼錯誤。關於雞啦，馬啦，牛啦，豬啦，我們知道點甚麼？豬是一種聰明得很多的動物呢。你笑啦，我看見了；可是別忙，你聽我說。」（洛瑪秀夫並沒現出一丁點兒快活的樣子。）「去年我養了

一個雄野豬，鬧出一樁事來。我從糖廠買回家來四「巴謝耳」●的甘蔗渣滓，打算餵我的豬和燒火坑用的。當然啦，我那條大野豬等得心急不過啦。那野豬趁腳快去找聽差，就用牙咬開桶口，一忽兒，就上了牠的七重天啦。●你看這東西靈不靈？可是你再聽我說，——拉法爾斯基閉上一隻眼睛，做出狡獪的表情來——「現在啊，我正在寫一篇論文，講的是我的豬——不過，看在天老爺面上，千萬別跟外人提啊。你想，要是別人聽說在光榮的俄國軍隊中有一個中校在寫一本書，況且寫的又是豬，那可怎麼得了；可是事實上呢，我已經設法弄到了一頭純約克郡種的豬。你看見牠沒有來，我領你去看看。此外，我還在院子裏養着一條小獵狗，多叫人心疼的小東西喲，來！」

「對不起，伊凡·安東諾維奇，」洛瑪秀夫吞吞吐吐的說。「我本心倒是很願意陪你去，可是——可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功夫了。」

拉法爾斯基用手掌拍了一下腦門子，

● 暹名，音八加命——中譯者。

● 意思是「曉得不亦樂乎」——中譯者。

「唉，真是的，我是多糊塗的老貧嘴啊，原諒我——我去替你取吧——跟我來！」

他們走進一個空洞洞的小房間，房間裏實在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個矮的帆布床，床底的白帆布幾乎碰到地板，這叫人聯想到一隻船；此外還有一張小桌子和一個樣子拉法爾的斯基拉開小桌子的抽屜，拿出錢來。

「我很高興我能夠幫到你忙，少尉，很高興。勞駕，別道謝，別說那種廢話。你知道，這是一種快樂。有便就過來玩，咱們聊聊天再會。」

洛瑪秀夫走到街上，跟維阿特金撞了個滿懷。巴維爾·巴夫里奇的上髭翹得高高的，學德國皇帝的樣子，他那軍帽吊而郎當的歪在一邊，隨隨便便的搭在他耳朵上。

「哈哈，原來是哈姆雷特王子來啦，」維阿特金嚷叫道，「打哪兒來啊，上哪兒去啊？你滿面春風，像一個大走鴻運的人似的。」

「對了，我正是那麼一個人，」洛瑪秀夫笑道。

「啊哈！好極啦；咱們痛痛快快地擁抱一回。」

帶着青春的熱情，他們在大街上互相擁抱着。

「咱們不應該上俱樂部去喝一盅兒來慶祝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嗎？」維阿特金提議道。「套一句我們那高貴的朋友阿志卡科夫斯基愛講的話，帶着頂深刻的寂寞去喝一盅兒吧。」

「不行，巴維爾·巴夫里奇，我有事。可是，你今天是什麼回事啊？倒好像你交了好運啦。」

「對了，敢情有錢打牌啦。」維阿特金含有深意的揚了揚下巴。「今天我做成一樁合夥的買賣，」妙極了，連咱們的財政部長都會妒忌得臉色發青呢。」

「真的嗎？」

維阿特金的「合夥的買賣」其實簡單得很，不過呢，倒也可以說是有幾分妙。這買賣中的主角是本團的裁縫師傅哈伊穆，他原應該給巴維爾·巴夫里奇一套軍服，再向他取一張收據，可是他取了收據後沒給軍服，却交給維阿特金三十盧布的現鈔。

「這樁買賣的妙處，」維阿特金讚嘆道。「在於哈伊穆和我都滿意這筆生意。那猶太人給了我三十盧布，可是他可以憑我的收據到連部會計處去支四十五個盧布。我呢，總算又可以上俱樂部去輸掉幾個銅板啦。手段不壞吧，啣？」

「維阿特金，你真是個偉人，下回我也要照你的「巧着」辦一回。可是目前呢，再見。我希望你脾運亨通。」他們分手了，可是過了一忽兒，維阿特金又招呼他的同事洛瑪秀夫站住，回轉身來。

「你剛纔上動物園去啦？」維阿特金問道，調皮的眯了眯眼，用手指了指拉法爾斯基的家。

洛瑪秀夫點頭，作為回答，又用肯定的聲調說，「卜藪漢是個大好人——在咱們當中，要算是頂好的一個了。」

「你的話不錯，」維阿特金贊同道，「只不過那氣味實在難聞罷了。」

十二

五點鐘光景，洛瑪秀夫走到尼古拉葉夫的家，這時他驚奇的發覺他今天上午的好興致和今天必定順利的信心，現在給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的煩躁代替了。他深信這煩躁不是猛然間來到他身上的，而是在今天當中早就開始了，不過甚麼時候開始的，他却也不知道。他又同樣清楚的覺得這煩躁的感覺已經漸漸的、看不出來的、爬滿了他的全身。這是怎麼回事啊？這一類的事，在他也不算新奇；從很小很小的時候起，他就有過那種感覺他又知道他得等到發現心煩的原因以後纔能恢復他心理的平靜。比方說他記得有一回他煩惱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回想自己早晨路過鐵道，一列火車奔過面前，嚇了他一跳，因而攪亂了平靜的心境，他的煩惱纔算消滅。不過，只要發現那原因，他馬上會變得高興而輕鬆。現在的問題在於倒退回去把今天發生的和他所經歷的事一樁一樁檢討一遍。司維爾爾

「基女用衣帽店，香水，歷本城最好的馬車夫列伯的車，付車錢；到郵政局把自己的錶校準；可愛的清晨；司節潘嗎？不會。洛瑪秀夫的口袋裏爲他留着一個盧布呢，那麼究竟是甚麼事啊？」
尼古拉葉夫家門口的街道上，停着三輛雙馬車，還有兩個小兵拉着兩匹坐馬的韁繩——一匹馬是歐利沙的，那一匹深棕色的老閹馬，新從一個騎兵軍官那兒買來的；另一匹是比艾克——阿加瑪洛夫的栗色雌馬，長着虎生生的、明亮的眼睛。

「我明白啦！那封信！」洛瑪秀夫的腦子裏一亮。那句奇怪的話「不管你怎樣爲難，」究竟是甚麼意思？是說尼古拉葉夫生氣啦？吃醋啦？說不定真的鬧了彗批呢。近來尼古拉葉夫的態度真的相當冷淡。

「趕着車往前走！」他對馬車夫嘆道。

這當兒，他雖然沒看見甚麼，沒聽見甚麼，却知道尼古拉葉夫家的門開了，他是憑自己的心的那種甜蜜而猛烈的跳動知道的。

「洛莫其卡！你上哪兒去？」他聽見他身後傳來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的清朗快活的声音。

洛瑪秀夫便勁拉了拉坐在他對面的車夫背後的皮帶，跳下車子。淑羅琪卡站在門口，

光耀奪目，襯托得背後的房間很黑。她穿一件又白又亮的衣服，肩帶上鑲着紅花。頭髮上也插着那種紅花。多漂亮啊！洛瑪秀夫立刻覺得那一定是她，可又一時認不出她的面貌。在她看來，她彷彿是天仙下凡，輝煌燦爛，盛裝麗服。

洛瑪秀夫結結巴巴的道喜，淑羅琪卡拉着他的手，溫柔的，稍稍用力的帶他跟她一路走進那昏暗的前廳。同時，她壓低喉嚨，用匆忙而緊張的聲調說——

「洛莫其卡，謝謝你來了。唉，我多擔心啊，生怕你推託！可是現在要記住，今天你得顯得高興一點，和氣一點。別做出甚麼樣子來引起別人的注意。咳，你多古怪啊！誰一碰到你，你馬上就畏畏縮縮的，彷彿含羞草似的。」

「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你的信弄得我心不定。你寫了這樣一句話……」

「我的好孩子！胡說！」她抓住他的兩隻手，緊緊握着，瞧着他眼睛的深處。在她目光中，有一種洛瑪秀夫從來沒見過的表情——一種厭厭含情，一種烈火，還有一種他解釋不清的甚麼。她定睛看了他很久，目光誠懇，在她那黑瞳孔的神祕的深處，他看到一種奇特的、不可捉摸的表情，那是靈魂的神祕語言所講的一種話。

「請你——今天咱們不談這個！沒有問題，要是我告訴你說我一直在守着你來，你會

高興吧。你要知道，我曉得你是個懦夫。喂，別像這樣子瞧着我！」

她稍稍慌張的笑着，放了他的手。

「好，現在行了——洛莫其卡，你個古怪的傢伙你又忘了吻我的手。好啦！現在再吻那一隻。可是別忘了，」她熱烈的悄悄說，「今天我們的日子。亞歷山德拉女皇和她的心腹的武士喬其來吧。」

「等等——你看——你可以允許我送給你嗎？這是一件很非薄的禮物。」

「甚麼？香水？這算甚麼禮物啊？不，原諒我；我只不過開玩笑罷了，謝謝。謝謝，洛莫其卡。佛羅嘉，」她沒一點顧忌的高聲叫着，走進房間。「這兒又有一個朋友來參加我們的小小的野餐啦。」

客廳裏熱鬧得很，也亂得很，這是在大家動身出外旅行以前必有的現象。密密層層的煙霧在溜出窗口時遇見了陽光，這兒那兒造出了藍色氣體的旋渦，七八個軍官站在房中央，談得正有勁。其中喉嚨最高的是那相聲相氣的泰里曼，他一邊講話一邊老是咳嗽。還有奧沙德奇上尉和那兩個拆不開的副官，歐利沙和比艾克——阿加瑪洛夫；此外，還有安德魯塞維奇中尉——一個短小精幹的漢子，他那嵌着尖鼻子的臉很像一隻老鼠——還有

索菲亞·巴夫羅夫娜·泰里曼，她擦胭脂抹粉，像個打扮好的洋娃娃似的夾坐在米金少尉的兩個妹妹中間。那兩個女孩穿着樸素的、雅致的、自己在家做的衣裳，外加白的和綠的絲襪，樣子很招人喜歡。她倆全是黑眼黑髮，在粉嫩緋紅的臉頰上有一點點雀斑。兩人的牙齒都白得發亮，那兩排牙齒雖然樣子不大好看，却還整齊，因此給年青的嘴唇添了一種特別的、奇特的嬌媚。兩人的相貌不但彼此很相像，而且跟她們哥哥也像得很，不過那位哥哥絕算不上一個「美男子」。本團軍官的太太小姐們被請到這兒來的還有安德魯塞維奇太太——一個矮胖的、相貌平常的女人，老愛笑，頂好講些曖昧的軼事——最後還有那些如花似玉的、然而噁噁噴噴、嬌聲嬌氣的萊卡茲切夫小姐們。

女人們自成一團團體，在軍人的聚會中照例是這樣的。在她們附近，上尉參謀狄茲，那花花公子，一個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懶散的打盹兒。這位軍官身材細長，神氣高貴，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著名的 *Florentin Balthaz* 型的中尉，他原先在禁衛軍中，後來因為一件神祕而曖昧的事情開除了。他的特色是跟男人交朋友雖然吊而郎當，總還信實，對女人却老着臉皮胡來，他老是打大牌，不過不在軍官俱樂部打，却在市民俱樂部跟本地的文官和附近的波蘭籍地主打，他打起牌來很細心，而且贏了不少錢。團部裏誰也不喜歡他，可是人人怕

他，大家都暗自覺得總有一天狄茲會出一件可怕而曖昧的禍事，就此斷送了他自己在軍界方面的前程，據說，他跟一位在本城住家的、年老退役的上尉參謀的年青太太勾搭上了，又傳說他跟泰里曼太太很要好。按照當時軍界盛行的怪風氣，正是純粹爲了泰里曼太太的緣故，他纔被隨帶請來的。

「好極了，好極了！」尼古拉葉夫走過去迎洛瑪秀夫的時候，招呼道：「爲甚麼你今天早晨不來嚐嚐我們的餡餅？」

尼古拉葉夫講這些話時用的是快活面和氣的口吻，可是洛瑪秀夫在他的聲音和目光中仍舊發覺自己近來幾乎下意識的感到的那種冷淡的、做作的、尖刻的表情。

「他不喜歡我，」洛瑪秀夫想道：「可是那是怎麼回事呢？是他生氣嗎？還是吃醋？還是我過於常常來打擾他，弄得他厭煩死啦？」

「你也許聽說了吧，今天上午我們那一連舉行步鎗的檢閱，」洛瑪秀夫大着膽子說。說。「大檢閱既然快要到了，那麼你知道，不管平時也好，禮拜天也好，誰也別想自由自在。不過，我可以坦白的承認我自己有點難爲情嗎？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們要去野餐。照這麼說來，我要算是不速之客啦。真的，我覺得有點不安——」

尼古拉葉夫歎暢的微笑，而且帶着一種幾乎侮辱性的親暱，拍拍洛瑪秀夫的肩膀。

「你這是在怎樣講話呀，我的朋友！越隨便越好，我們這兒不需要那種中國人的禮節。可是有一件事情倒是叫人爲難——我的意思是說馬車不夠呢？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想出辦法來的。」

「我自己的馬車在門口呢，」洛瑪秀夫說，爲的是叫他安心，同時趁尼古拉葉夫不理會，把自己的肩膀擺脫了他那好意的按着的手。「我很願意讓那車子歸你使用。」

洛瑪秀夫回轉頭來，遇到淑麗琪卡的眼睛。「謝謝你，我的好人，」她那熱誠的、注意的目光說。

「今天她多奇怪啊，」洛瑪秀夫想道。

「那妙極啦！」尼古拉葉夫看看自己的錶。「你們看怎麼樣，諸位先生：我們就動身嗎？」
「我們出發吧，」貓咬着鸚鵡的尾巴，把它拖出籠來的時候，那鸚鵡說，「歐利沙打趣的說。」

大家說說笑笑的站起來。女人去找帽子和陽傘，戴起手套來。害氣管炎的泰里曼一邊嗆咳一面喊道，大家要特別注意，多穿點衣服；可是他的語聲給一片鬧聲和混亂蓋沒了。小

米金把洛瑪秀夫拉到一旁，對他說——

「曲里·阿歷克塞維奇，我有一件事拜託你。請你跟我妹妹同坐一輛車吧，要不然狄茲就會硬來跟我妹妹擠在一起——這種事情我無論怎樣也不能答應。他跟年青女孩子談起話來，那種胡說白道已經成了習慣；弄得女孩子會又羞又惱的落下淚來。老天爺知道！我不是那種喜歡動武的人，可是總有一天我要叫那流氓喫點應喫的苦頭。」

當然，洛瑪秀夫原本很想跟淑羅琪卡同車，可是米金素來是他的好朋友，他要想回絕那雙清澈而真誠的眼睛的懇求目光，是不行的。況且，當時洛瑪秀夫與高采烈，也沒法拉下臉來回絕。

末後，鬧了一陣，笑了一陣，大家全上了車。洛瑪秀夫真守信用，坐在兩位米金姑娘的中間，擠得很。只有上尉參謀列希茲琴科在各馬車中間穿來穿去——洛瑪秀夫現在還是第一次看見他也在場——臉上比往常更加悲哀憂愁。大家全躲着他，像躲避疫似的。後來洛瑪秀夫心中不忍，就招呼他，請他坐在車夫旁邊的空位子上。那上尉參謀滿心感激的接受這邀請，用他那濕潤悲哀的、狗一樣的眼睛久久的，感激的望着洛瑪秀夫，然後嘆一口氣爬上座位去。

他們動身了。領頭的是歐利沙，騎着他那頭懶洋洋的老馬，一而再的作出小丑的花樣，用一種老練的演戲的神氣喊叫道：『上車吧，爺兒們！』等等，等等。

『快——走！』奧沙德奇高聲喊道。大隊人馬加緊步子，在塵烟滾滾的大道上漸漸看不見了。

原书空白页

十三

野餐並不像大家初動身、興高采烈時所預料的那樣愉快歡暢。坐車走了三〇維爾斯特^①以後，他們停下來，到了杜貝茲契納亞。這地方不過十五〇德夏丁^②。大，疏疏落落的生着一些驕傲的、幾百年的老橡樹，有一道不陡的斜坡，直到一條小河的河岸。大樹旁邊排列着密密的矮樹林，那些矮林這兒那兒的留下來一小片空地，生着春天的又嫩又細的青草。勤務兵和聽差先已經奉派到這兒來檢好一塊草地，他們還帶來茶炊和食物籃子，等着呢。

① 俄國長度名，等於一公里強。——中譯者。

② 俄國的試約等於十二萬方呎。——中譯者。

大家圍着鋪在草地上的一塊白桌布坐下來。女人拿出盤盞和冷肉來，男人在說笑和調情聲中幫着她們。歐利沙拿一塊擦口的方巾做了一頂白帽子，又拿一塊方巾做一條圍裙，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廚子。開了許多玩笑，又經過種種的謙讓，客人席次的困難問題總算解決了，其中自然免不了有一個條件：每個女人身旁都得有一個男人。客人們半躺着，或半坐着，總之，樣子挺不舒服，可是大家又都喜歡這樣做，認為新奇有趣，到頭來惹得那位永不開口的列希茲琴科讓大家喫一驚，因為他在大家的歡笑聲中說了一句有名的話：「我們在這兒躺着，就像古時候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一樣。」

淑羅琪卡的身旁，一邊坐着泰里曼，一邊坐着洛瑪秀夫。她非常快活，非常健談，有時甚至太興高采烈，弄得許多人都注意她了。洛瑪秀夫以前從沒見過她這麼迷人。他覺得彷彿看出她心中有一種新的東西，一種熱情而衝動的東西，正在拚命找出路。有時她一句話也不說，回轉頭來瞧着洛瑪秀夫，目不轉睛的望着他，比禮節所許可的時間多看個半秒鐘，那時他覺得她那眼睛裏閃着一種神祕的，追逼的，威懾的力量。

奧沙德奇排在那臨時作成的桌子的盡頭，跪在那兒。他拿刀子敲了敲玻璃杯，要求大家肅靜，他用深沉的低音講起來，他的重濁的聲音在純淨的樹林空氣中震盪着——

「諸位先生，我們來爲我們美麗的女主人的命名日乾一杯！求上天保佑她——日後做到將軍夫人。」

他舉起他的大杯子後，用盡他那威嚴的聲音的力量，大叫一聲——

「鳴啦！」

附近的一切樹木聽到這震聾耳朵的吼叫聲，彷彿都呻吟着，垂下頭去，那一聲大叫活像雷鳴或獅吼，回聲消失在那片橡樹林的粗樹幹中間。坐在奧德沙奇身旁的安德魯寒毛竦，奇現出滑稽的恐怖表情，身子往後仰，而且從此以後裝得耳朵有點聾。男人們站起來，依次跟淑羅琪卡碰杯。洛瑪秀夫故意等到最後一個碰杯，她暗中也看出來了。最後淑羅琪卡轉過身來向着他，她默默的帶着親切的笑容舉起她那盛着白葡萄酒的杯子。那當兒，她的眼睛變得更大更黑，她的嘴唇不出聲的動着，彷彿她明明說了一個字似的；可是她馬上又回轉身去跟泰里曼笑着，很有勁的談起來。「她說甚麼來着？」洛瑪秀夫想道。「她不顧大聲講出來或不敢大聲講出來的那個字究竟是個甚麼字啊？」他心裏煩躁而激動，他偷偷叫

自己的嘴按照他方纔聽見淑羅琪卡的嘴做出來的那種樣子動了一下，藉此猜測她說的是甚麼字；可是那也沒用處。「洛莫其卡」，「親愛的」，「我愛」，不對，統統不對。只有一件事，他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那個神祕的字有三個音節。

然後他跟尼古拉葉夫乾杯，祝他日後會升到參謀總長，彷彿尼古拉葉夫當然會考取似的。隨後來了照例那一套的乾杯，爲「在座的女士們」乾杯啊，爲「全體婦女」乾杯啊，爲「本團的光榮的旗幟」乾杯啊，爲「無往不勝的俄羅斯陸軍」乾杯啊，等等。

這時泰里曼跳起來，他已經很有點醉意，他用嘶啞的、斷斷續續的尖嗓叫道，「諸位先生，我提議爲我們親愛的、崇拜的皇上的健康乾一杯——爲他，我們隨時準備着犧牲我們的生命，流盡最後一滴血啊。」

講到最後幾個字，他的聲音完全啞了。這土匪的深棕色的、吉卜西人的眼睛變得黯淡了；眼淚濕潤了他的黑臉蛋兒。

「大家來唱『讚美沙皇歌』」，矮胖的安德魯塞維奇太太喊道。大家站起來。軍官們舉起手，伸到帽沿那兒。不和諧的、生硬的、歡欣的歌聲響起來，籠罩了附近，其中唱得頂精，頂不合拍子的是那個感傷的列希茲琴科上尉參謀，他的面容比往常越發憂鬱了。

這時他們開懷暢飲起來；講到這種事，軍官們每逢在俱樂部，在各自的家中，在旅行中，在野餐中，聚在一起時，素來是這樣的。大家搶着講話，結果誰的話也聽不見。淑羅琪卡已經喝了不少白葡萄酒，忽然把她的頭倚在洛瑪秀夫身上。她的臉蛋兒和嘴唇紅噴噴的，她那放光的眼睛的瞳仁這時幾乎加了一道烏黑的光澤。

「我受不了這種土裏土氣的野餐，」她嘆道。「老是這麼俗氣，沒意思，叫人厭煩。我丈夫動身去參加考試以前，我當然得請諸客熱鬧一下，可是天吶！與其這樣野餐，我們何不待在家裏，在我們那美麗的、陰涼的花園裏享享福呢？這主意出得真笨。不過，今天啊，我也不知道甚麼道理，我高興極了。啊，洛莫其卡，我知道那緣故啦；我知道了，以後再告訴你吧。啊，不對，不對，洛莫其卡，這話不對。我不知道那緣故——我一點也不知道！」

她那美麗的眼睛半睜半閉着，她的臉滿是誘惑的、挑逗的弄得人心癢癢的焦急表情，變得很妖艷；洛瑪秀夫雖然鬧不清她的話是甚麼意思，然而本能的體驗到了淑羅琪卡心中洋溢着的那種熱烈情緒，於是感到一股甘美的熱流奔過他的胳膊和腿，穿過他的心。

「今天你變得這麼特別——怎麼啦？」他低聲說。

她帶着天真的、嬌弱無力的表情馬上答道：「我告訴過你啦——我不知道——我也

說不清。你看天空。天是藍的，可是爲甚麼是藍的？我也是一樣。洛莫其卡，好孩子，再給我斟點酒。」

桌布對面那些人談興正濃，講的是想像中的對德戰爭，在當時許多人都認爲那場戰爭是一定會爆發的。不久大家就爲這戰爭打起嘴來，氣勢洶洶，胡說白道，可是這場口角忽然給奧沙德奇那凶惡的、彷彿打雷似的、武斷的語聲打斷了。他差不多已經醉了，可是他那點醉意只表現在他那英俊的臉的死灰臉色上，和他那又大又黑的眼睛的遲鈍目光上。

「胡說！」他大叫一聲。「你們講了半天戰爭，你們可知道現在的戰爭其實是甚麼東西啊！戰爭早已變了形，變了質啦，早已不是那麼回事兒啦。小孩子一生下來就是些獸子，女人都是些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人，男人呢——全是神經脆弱。」哎呀，血，血，血，我要昏過去囉。」他用嘲弄的、侮辱的口吻摹仿那種淒慘的話。「這全是因爲戰爭的真正的、嚴酷的、無情的性質已經改變了。照現在這樣，跟敵人相距十五「維爾斯特」，朝敵人放兩鎗，然後凱旋回國做英雄，難道這也叫做戰爭？好不要臉的英雄喲！要是你給敵軍俘虜了，那他們就對你說：「我的可憐的朋友，你怎麼樣？你冷嗎？你想抽一支煙嗎？你覺得挺舒服嗎？」滾他媽的吧！」奧沙德奇含糊糊糊的罵了兩聲，低下頭來，就跟一隻瘋牛準備着猛衝似的。「在

中古時代啊，諸位先生，事情可就大大不同了。拿夜襲來說吧——聳入雲端的雲梯啊，明晃晃的刀劍啊——到處是殺人放火。「兵士們，三天以內這城屬於你們！」大屠殺開始了，火把和鎗刀盡了它們的責任；大街上血和酒流成河哩，真稱得起是勇敢的人的光榮節日！死屍流着血，廢墟冒着煙，如花似玉的、赤身露體的、啜啼哭哭的女人給人拉着頭髮，拖到勝利者的腳前。」

「不管怎樣，你自己倒沒有改變多少。」索非亞·巴甫洛夫娜·泰里曼打趣的插嘴。

「全城成了火海，到晚上大風吹着吊死的死屍；鷓鴣鳴叫，勝利軍在吊死人的樹底下燒起營火來。何必照管甚麼俘虜，爲他們白費時間，白費精力呀！」奧沙德奇咬牙切齒，像野獸似的咆哮着。「偉大而光榮的時代啊！好一場廝殺！眼對着眼，胸抵着胸。一連幾個鐘頭的、不停的廝殺，一直到雙方中有一方由於冷靜堅定，軍紀嚴明，再加上同仇敵愾，打了勝仗爲止。甚麼樣的廝殺呀！多大的勇氣，多壯的體力，多麼精通高強的武藝！諸位先生——奧沙德奇那魁偉的身材站起來，他那可怕聲調裏滿是冷酷和傲慢——「諸位先生，我知道你們的軍事學校專講些病態的、胡鬧的話，說甚麼「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啊，等等的。可是現在我要爲古代的戰爭和古代那種快樂而流血的殘酷行爲乾一杯——哪怕只有我一

個人來乾掉我這一杯，也沒關係。」

大家一聲不響，被那平素沉默寡言的人這種突如其來的、可怕的滔滔話語震懾住了，他們現在帶着恐怖和好奇的感覺望着他。這當兒，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從他坐着的地方跳起來。他跳得那麼快，那麼急，弄得在座好幾個人嚇了一跳，有一位女士害怕得失聲大叫。他那圓睜的眼睛射出凶惡的光，他那咬緊的兩排白牙好像捕着食的野獸，他好像喉頭給人扼住似的說不出話來。

「啊，你瞧！這兒就有一個明瞭你的話、愛聽你的話的人。嘿！他拿出平生的氣力，幾乎是兇猛的抓住奧沙德奇的手，握着。」叫那些懦弱的、胆小的、鬼頭鬼腦的房頭下十八層地獄去抽出軍刀來，砍死他們！」

他那佈滿血絲的眼睛搜索一樣合適的東西來發洩自己的激憤。他那天生殘酷的本能現在脫去假面具。跟瘋子似的，他舉起他的明晃晃的刀來劈着橡樹。削斷的枝子和青嫩的樹葉像下雨那樣紛紛落在桌布上和客人身上。

「比艾克中尉瘋子！你發了神經病啦？」太太和小姐們叫道。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清醒過來，回到自己坐着的地方，明明很爲自己的野蠻舉動難

爲情；可是他那秀美的鼻孔由於呼吸急促而很快的扇動，他那黑眼睛由於抑制的激憤而變得兇惡，陰沉而挑釁的瞧着大家。

洛瑪秀夫聽着奧沙德奇講話，可又並沒聽清。他覺得自己彷彿給一種催眠的、陶醉的、天上的美酒灌得迷迷糊糊，他覺得彷彿有一隻溫暖的蜘蛛跟天鵝絨那麼光滑、輕輕的、小心，圍繞他的周身織了一個網，輕輕搔着他的身體，弄得他由於內心的過分歡暢，幾乎死掉。他的手輕輕撫摸淑羅琪卡的胳膊——每一回都彷彿是出於無心——可是她和他都沒有互相望一眼的意思。洛瑪秀夫早已完全飄入了夢幻，忽然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和奧沙德奇的語聲傳到他耳朵裏，不過好像是從遙遠的、幻想的迷霧中傳來的一樣。他固然聽見那些話，可是在他聽來，那些話空空洞洞，沒有甚麼含義。

「奧沙德奇是個殘忍的人，他不喜歡我，」洛瑪秀夫想道。「奧沙德奇的妻子真叫人瞧着可憐——又小又瘦，年年懷孕。他從不帶她一塊兒出來玩。去年，奧沙德奇那連人中有一個年青的士兵上吊死了——奧沙德奇這奧沙德奇是誰啊？比艾克也在那兒張牙舞爪，哇啦哇啦的大叫。他是甚麼人啊？我認得他嗎？我當然認得他呀，可是我覺得他多麼生疏，多麼古怪，多麼不容易瞭解啊。可是，坐在我身邊的你，是甚麼人——打你那兒放射出那

麼多的歡欣快樂，弄得我給幸福陶醉了，那邊，尼古拉葉夫坐在我對面。看樣子，他好像挺不高興，坐在那兒始終一聲不響。他彷彿偶然往這兒看一眼，他那目光帶着冰冷的輕蔑滑過我的身上。他大概心裏很不好受吧。哼，那我也不管——隨他去報復好了啊，我的飄飄欲仙的幸福啊！

天漸漸黑下來。紫丁香樹的影子慢慢在平地上鋪展開來。年紀頂小的米金小姐忽然叫起來——

「諸位先生，紫羅蘭在哪兒啊？聽說這地方紫羅蘭生得很茂盛呢。來，我們去找一找，採幾朵拿回去。」

「太遲啦，」有人反對。「這忽兒到草地上去找，看不見啦。」

「對啦，這忽兒丟東西比找東西容易得多吶，」狄茲插嘴說，譏諷的笑起來。

「唉，不管怎樣，咱們點起火來吧，」安德魯塞維奇提議道。

他們馬上到各處認真採了不少從去年起就鋪在地上的乾枝子，柳條，乾樹葉，堆成一大堆。火點起來了，熊熊的火焰的大柱子直指着天空，發出清脆的爆裂聲。同時，最後一線的光彷彿害怕似的悄悄溜走，從樹林深處升出來一片漆黑，籠罩了這地方。從橡樹那樹葉

茂密的樹頂上，蒸答答漏下來一片片紫色的霞光，那些樹木好像時而好奇的朝輝煌的火光衝過來，時而急急的退回去，隱進樹林的暗處。

大家全從草地上站起來。聽差點起各色中國燈籠中的蠟燭。年青的軍官玩着，跑着，跟小學生一樣，歐利沙和米金摔跤。大家大嘍一驚的看見那矮小笨拙的米金居然一連兩次把他那魁偉壯健的對手摔了個仰面朝天。隨後，客人們又從火堆上跳過來跳過去。安德魯塞維奇表演變手看家本領。一忽兒他學一隻蒼蠅撞着玻璃時發出的嗡嗡聲，一忽兒他表演一隻母雞怎樣追一隻逃跑的公雞，最後他跑到樹叢中，隱在暗處，馬上發出來鏗子或磨石的尖利的沙沙聲。連狄茲也居然肯賞臉，拿空酒瓶子變了幾套戲法。

「諸位女士和諸位先生，」泰里曼叫道。「容我也來變一套小小的戲法。這裏頭並沒有甚麼妖法，只不過手急眼快，手法巧妙罷了。我先要請在座諸位相信我手裏或袖管裏沒有掩藏甚麼東西。好，現在開始啦，一，二，三——上眼吧，爺兒們！」

做了一個很快的動作，他在大家的哄笑聲中從衣袋裏掏出兩盒新牌來，又快又靈敏的拆開盒子嘍的一聲抖出裏面的牌來。

『Preference,』諸位先生，』他提議道。「要是有意興的話，就在露天底下打一回小

牌吧。好不好，嗯？」

奧沙德奇、尼古拉葉夫、和安德魯塞維奇坐下來打牌，列希茲琴科照例憂愁的長嘆一聲，站在打牌人的身後去了。尼古拉葉夫先是不肯打牌，站着看了一陣，末後可又讓了步。他坐下來時，好幾回左顧右盼，明明很不安，他的眼睛搜索着淑羅琪卡，可是熊熊的火光照眩了他的眼睛，從此他臉上固定的現出一種陰沉煩悶的表情。

洛瑪秀夫順着樹林當中一條羊腸小道走着。他既不明白也不知道甚麼事情在等着他，可是他一面等着某種事情的發生，一面心裏覺得隱隱鬱悶的、可又舒服的痛苦。他止住脚步。他聽見身後有微微的樹枝擦動聲，隨後傳來很快的脚步聲，和綢裙子的沙沙聲。淑羅琪卡邁着匆忙的步子朝他這兒走來了。她穿一身白衣服，在大橡樹的黑樹幹中間輕飄飄的穿來穿去，活像一個森林的女神。洛瑪秀夫走過去，一句話也沒說就抱住她。淑羅琪卡喘吁吁的，上氣不接下氣。她那溫暖的呼吸常常碰着洛瑪秀夫的臉蛋兒和嘴唇，他覺得她的心在他的手底下猛烈的跳着。

「咱們在這兒坐下吧，」淑羅琪卡悄聲說。

她在草地上坐下來，開始用兩隻手整理背後的頭髮。洛瑪秀夫在她的腳邊躺下，可是那兒的地面剛好是一道往下的斜坡，他就只能看見她的頸子和下巴的柔軟而秀美的輪廓。

忽然，她用低低的、顫抖的聲音對他說——

「洛莫其卡，你快活嗎？」

「對了——快活，」他答道。他暗自把今天一天發生的事情默默的回想了一遍，又熱烈的重說一句：「啊，對了——快活極啦，可是告訴我，你今天爲甚麼這樣，這樣……？」

「這樣……？甚麼意思啊？」

她低下頭來湊着他，瞧着他的眼睛，她那可愛的臉容立刻給洛瑪秀夫看清了。

「神仙一樣的淑羅琪卡啊，你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美麗過。你周身有一種東西，在歌唱，在照耀——一種我不瞭解的、神秘的、新奇的東西。可是，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你可千萬別生氣啊。你不怕有人闖來嗎？」

她撲嗤一笑，沒說話；那輕微、低柔、愛撫的笑聲在洛瑪秀夫的心裏引起一種說不出的

幸福的顫抖。

「我頂親愛的、洛莫其卡——我的忠厚的、胆小的、意志薄弱的好洛莫其卡——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今天是咱們的吗？你想想看，洛莫其卡。你知道我今天爲甚麼會這樣膽大，這樣全沒顧忌嗎？你不知道那緣故。哪，那是因爲我今天愛上你了——沒有別的緣故。不行，不行——你千萬別胡思亂想啊。明天這事情就會過去的。」

洛瑪秀夫把她摟在懷裏。

「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淑羅琪卡——莎霞。」他懇求的喃喃道。

「別叫我淑羅琪卡——你聽見沒有？我不喜歡那名字。叫甚麼名字都行，就是別叫那名字。順便說一句，」她忽然停住，彷彿在考慮甚麼似的，「你的名字多漂亮啊——喬其。那比幽里響亮多了——嗯，響亮得多，響亮得多。喬其。」她慢慢唸着這名字，仔細的推敲着，彷彿每個字的聲音她聽起來都很舒服的。「對了，那名字有一種驕傲的音調。」

「啊，我心愛的，」洛瑪秀夫叫道，用溫柔的熱情打斷她的話。

「別忙，聽着。昨天晚上我夢見你啦——一個很妙的、迷人的夢。我夢見咱們在一個很堂皇富麗的房間裏一塊兒跳舞。啊，隨便甚麼時候，我都能認得出那個房間，講得出房中一切瑣細的佈置。房裏點着一盞紅燈，燈光洒在漂亮的氈毯上，洒在一架亮晃晃的、精緻的新鋼琴上；兩個窗子遮着紅窗簾。房間裏一色紅。一個隱在幕後的樂隊奏着樂，我們緊緊的擁抱着跳舞。不對，不對。只有在夢裏，人纔能那麼陶醉的貼近他所愛的人。我們的腳沒挨着地板；我們在空中兜着越來越快的圈子飛翔，這種說不出那麼愉快的神魂飄蕩，過了很久很久纔完。聽着，洛莫其卡，你在夢裏飛過沒有？」

洛瑪秀夫沒有立刻回答。他現在進了一個非常美妙的、又虛幻又真實的神仙世界。可是，這些大概不會僅僅是一個夢，一個神話吧？——這溫暖醉人的春夜；這些烏黑、沉默、靜聽着的樹木；他身旁這個美麗絕代的白衣女人。他費了不小的力量纔算清醒過來，回到現實中來。

「對了，有時做到那樣的夢，不過，一年年過去，我越飛越沒力量，越飛越低了。我小時候常常飛得跟房頂那麼高，居高臨下瞧着地下的人們，多滑稽啊。他們往上跳，想拿長掃帚夠到我，可是夠不着。我飛走了，快活的哈哈大笑，來嘲弄他們。可是現在我翅膀裏的力量沒有

啦，洛瑪秀夫長嘆一聲，說下去。「我拍着翅膀飛不到幾下，就跌倒在地板上了。」

淑羅琪卡照半躺半倚的姿勢坐着，她的臂肘支在地上，她的手掌托着頭。沉默了一會兒，她用心神不屬的聲音接着說下去——

「今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發瘋似的一心一意要跟你見面。我的渴望那麼濃烈，要是你今天不來，我不知道我會做出甚麼事來。我差點打算不管甚麼規矩不規矩，乾脆上你家去看你。這就是爲甚麼我在信上囑咐你別在五點鐘以前來看我的緣故。我真替我自己擔心。乖乖，你現在明白我的意思啦。」

那洛瑪秀夫的臉不及半。「阿爾辛」——這是她的兩隻腳——那兩隻小小的腳穿着平口的鞋，襪子的腳背上繡着白花，像一支箭的樣子。他的太陽穴跳動着，耳朵裏嗡嗡的響，他瘋狂的把他那熱情的嘴唇貼在她襪子上，隔着襪子他感到了她那部分有彈性的、微微發涼的、活生生的肉體。

「不，洛莫其卡——別這樣。」他聽見她那微弱的、吞吞吐吐的戀滴滴的聲音正在他的頭上面很近的地方。

洛瑪秀夫抬起頭來。他又在神仙的森林裏做了神話中的王子。那些古老而挺立的橡

樹站在廣大的斜坡上，這兒一堆，那兒一堆，一動不動，注意的聽着攪擾大自然的神聖而酣暢的夢鄉的一切聲音。人可以穿過密密層層的樹幹和樹頂看見高高的在天邊有窄窄的一條晚霞，不是像往常那樣的粉紅色，或在變成藍色，却是深紫色，叫人聯想到爐子裏快要熄滅的餘燼，又好像是日光留下的呆呆不動的深紅色火焰。在這沉默的莊嚴中，躺着一個年青可愛的白衣女人——彷彿是一個森林的女神懶懶的斜躺在那兒。

洛瑪秀夫走近她的身邊。依他看來，彷彿從淑羅琪卡的臉上放出一派淡淡的白光。他看不見她的眼睛；他只看見兩個又大又黑的斑點，可是他覺得她在定睛望着他。

「這是一首詩，一個神話——一個神話，」他低聲說，幾乎連嘴唇也沒動一動。

「對了，我的朋友，這是一個神話。」

他開始吻她的衣服；他把自己的臉藏在她那纖秀的、溫暖的、香噴噴的手裏，同時低聲喃喃着——

「莎霞——我愛你——愛你。」

這時她稍稍抬起身子來，他清清楚楚看見了她的眼睛，又黑又亮，一忽兒張得特別大，一忽兒完全閉上，弄得她的臉變得很奇怪，誰也認不得了。他那熱情的、餓渴的嘴唇去找她

的嘴，可是她掉過臉去，悲哀的搖搖頭，最後低聲反反覆覆的說道——

「別，別，別，我的愛，我的乖乖——別這樣。」

「啊，我心愛的，多麼幸福啊——我愛你。」洛瑪秀夫又打斷她的話，被熱愛弄得陶醉了。「看，這夜晚——這肅靜，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咱倆啊，我的寶貝，我多愛你啊！」

可是她又答道，「別，別，」又照她原先的姿勢斜躺在草地上。她呼吸沉重。最後，她講話了，那聲音低得幾乎聽不清，她講那些話明明很吃力：

「洛莫其卡，可惜你那麼懦弱。我不否認我覺得我離不開你；儘管你笨，你幼稚單純，你有那種孩子氣的、感傷的溫柔，我仍舊覺得你親切可愛。我不是說我愛你，不過呢，你老是在我的思想中，在我的夢中；只要我在你面前，只要你愛着我，就會使得我的知覺和思想活躍起來。可是你爲甚麼老是這麼可惜相？記住，憐憫是輕蔑的姊妹。你看，我沒法敬仰你，這真是不幸。唉，如果你是個強壯的、有決斷力的人，那就好啦——」她脫掉洛瑪秀夫的帽子，用她的手指輕輕的、熱愛的理他的柔髮。「只要你能夠成名——升官晉爵——那就好啦……」

「我準保照這樣做去；我一定做得到。」洛瑪秀夫用緊張的聲音叫道。「不過你得聽於我，到我這兒來……我的全生命就會……」

她帶着溫柔而悲哀的笑容攔住他的話，她的聲音裏也含着溫柔 and 悲哀。

「乖乖，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說的是真心話，可我也知道你永遠是說得到而做不到。唉，哪怕我對你的諾言能存一線希望吧，我也會放棄一切，跟着你去了。唉，洛莫琪卡，我的好孩子，我想起一個故事來了，講的是當初上帝創造人類時，原本造的是整個人，可是後來却硬給劈成兩半，把其中的一半投進人世中來了。從此以後，那一半總是尋找另外的一半，可是找不到。親愛的，咱們倆恰好跟那兩個不幸的人一樣。咱們倆有着那麼多共同的同情，惡感，思想，夢想，希望。只要半句暗示，只要一個字——甚至一個字也不要——我們就會互相瞭解彼此的意思。可是我們又非分道揚鑣不可。唉，這在我的一生中已經是第二回啦——」

「是的，我知道的。」

「他已經告訴你啦？」淑羅琪卡熱心的問道。

「不是的，我只不過偶爾聽說的罷了。」

他倆全沉默了。天空初出來的星星亮了，像小小的、顫抖的、寶石的、發亮的斑點那樣呈現在人的眼睛前面。從右邊你可以隱隱聽見微弱的語聲，笑聲，和歌聲；可是森林中別的地方，全浸沉在溫柔的黑暗裏，一片深刻神祕的肅靜。那熊熊的大火堆，在樹林的這邊是看不

見的可是火邊的橡樹頂時映出一片紅光來，時而亮了，時而黑了，變得很快，這使人聯想到遙遠的、生動的閃電。淑羅琪卡輕輕的、默默的、撫摸洛瑪秀夫的頭髮和臉。當他抓住她的手指放到唇邊時，她就把自己的手掌貼着他的嘴。

「我不愛我的丈夫，」她慢慢說着，神情恍惚。「他粗魯，不溫存，沒有一點點優美的情緒。我們女人永世忘不了男人初次怎樣強暴的佔有我們——唉，講到這裏，我就臉紅。此外，他又愛喫醋得很。直到今天，他還念念不忘那可憐的納森斯基，弄得我煩躁極了。他逼我說實話，抓住先前發生過的頂頂瑣屑的小事推演出頂不合情理的結論來。哼——真不要臉，他居然一點不害臊的向我提出頂骯髒的問題來追問我。天吶！那件事只不過是純潔的、孩子氣的胡鬧罷了，可是一提起納森斯基的名字，就弄得他暴跳如雷。」

她講話時候，她的聲音中不時有一種神經緊張的顫抖；她的手仍舊撫摸着，可是彷彿打一個冷戰似的，抖了一抖。

「你冷嗎？」洛瑪秀夫問道。

「不冷，親愛的——一點也不冷，」她輕聲答道。「你知道，這夜晚美得迷人。」忽然，控制不住熱情的奔放，她叫道，「啊，我的寶貝，跟你在一塊兒，多甜蜜啊。」

洛瑪秀夫拉過她的手來，輕輕撫摸着她細柔的手指，用害羞的、胆怯的聲調問道：

「我求求你，告訴我。你自己剛纔說你不愛你的丈夫。那麼，你們爲甚麼還共同生活下去？」

她很快的抬起身子，坐好，拿她的手摸着他的額頭和臉頰，好像剛剛從夢裏醒來似的。

「時候不早了，咱們走吧。他們現在說不定正在找我們呢。」她用沉靜的、完全變了的聲音答道。

他倆從草地上站起來，默默的站了一會兒，靜聽着彼此的呼吸聲，眼睛對着眼睛，可是目光黯淡。

「再見，」她忽然用銀鈴樣的聲音叫道。「再見吧，我的幸福——我的短促的幸福。」她拿胳膊攬着他的頸子，把她那濕潤的、燙熱的嘴唇貼着他的嘴，咬緊牙關，由於濃烈的情慾而呻吟着，她把自己的身體緊緊貼着他的身體。在洛瑪秀夫的眼睛中，那些橡樹的黑樹幹好像搖晃起來，慢慢的朝地下墜下去，於是一切東西亂成一片，消失得無影無踪。時間站住了……

猛烈的扭動一下，她掙脫他的胳膊，用堅定的聲調說：

「再會——夠啦，咱們走吧。」

洛瑪秀夫沒說一句話，倒在草地上她的腳下，摟着她的膝頭，把他的嘴唇貼緊她的衣服，長久的、熱烈的吻着。

「莎霞——莎心卡，」他低聲說着，這時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可憐可憐我吧。」

「起來，喬其·亞歷山德羅維奇，走吧——他們會趁咱們不防備捉住咱們的。我們回到他們那兒去吧。」

他偏順着聽得到語聲的方向走去。洛瑪秀夫的太陽穴跳動着。他的膝蓋打抖，他像個醉漢似的搖搖晃晃走着。

「不，我決不，」淑羅琪卡末後用熱烈的、喘吁吁的聲調答道。「我決不出賣他。況且，這比出賣還要糟——這不過是卑怯罷了。凡是出賣總離不了卑怯。我把老實話統統告訴你吧。我從沒欺騙過我的丈夫，我要一直對他忠實，除非到了我脫離他——永遠脫離他的時候。他的親吻和擁抱，我討厭；聽着現在——甚至以前——每逢我想到你和你的熱吻，我就明白要是我把自己統統交給我自己所愛的人，那會是甚麼樣的美妙的幸福，可是偷偷享這種福——我絕不幹。我厭恨欺詐和陰險的勾當。」

他倆朝舉行野餐的地點走去，火堆的火焰在樹中間，在粗糙的、包着一層厚樹皮的樹幹中間，照耀着；火光把那些樹幹襯托得清清楚楚，看上去彷彿是黑金屬鑄成的一樣。

「還有，」洛瑪秀夫又講起來，「要是我改掉我的疏懶習慣，要是我能夠達到你丈夫所追求的目的，或者比他更要升官發財——那時你肯……？」

她把臉緊緊依偎着他的肩頭，堅決而熱情的答道——

「是的，那時一定肯，那時一定肯！」

她倆快走到那空場了。熊熊燃着的大火堆看得見了；一羣小小的、黑色的人在火堆四周活動着。

「聽着，洛莫其卡，最後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淑羅琪卡講得很急，她的聲音含着憂慮和痛苦。「我不願意破壞這個夜晚留給你的好印象，可是現在又非講出來不可。往後你再也別上我家來了。」

她在她面前忽然站住，神情顯得驚訝極了。「不准上你家把理由告訴我，莎霞，出了甚麼事嗎？」

「沒甚麼，沒甚麼；我不知道，不過有人給我丈夫寫了些無名信。他沒有把信給我，只

偶爾提到幾句信上的話。那人給你和我造了頂骯髒頂可惡的謠言。總之，我求你往後別來看我們了。」

「莎麗，」他呻吟着，伸出胳膊來攙住她。

「唉，我的朋友，我的心肝，我的寶貝！照這樣做，誰會比我更難過？可是這是無可奈何的。還有一句話聽我說。我擔心你會找到你講這件事。看在老天爺面上，我求你別發脾氣。答應我，不發脾氣。」

「好吧；不用擔心，」洛瑪秀夫用陰沉的口吻答道。

「我的話完了。再見吧，可憐的朋友。再把你的手伸過來，緊緊握着我的手，再緊一點，握得痛了為止。唉！再會，寶貝，寶貝。」

他倆沒有走到火邊就分手了。淑羅琪卡一直走上坡去。洛瑪秀夫繞一條小道下坡，順着河岸走回去。牌還在打着，可是他倆的不在場已經受人注意了，洛瑪秀夫往火邊走去的時候，狄茲不懷好意的招呼他，還故意咳嗽一陣，好引起大家注意，弄得洛瑪秀夫再也忍不住，檢起一塊柴火來，朝他臉上丟過去。

隨後，他馬上看見尼古拉葉夫離開牌桌，把淑羅琪卡拉到一邊，跟她講了一陣話，作出

氣憤的姿勢和憎恨的神情。忽然，她挺起腰板，乾乾脆脆講了兩句話回答她，臉上滿是說不出的憤慨和輕蔑的表情。於是那魁偉強壯的漢子立刻畏縮了，戰戰兢兢立在她面前，跟一條挨了鞭子的獵狗那樣，乖乖的走開，可是抑制着憤怒，咬緊牙關。

過後不久，這聚會就散了，夜氣很涼，潮冷的濕霧從小河上升起來。大家積存的好興致和快樂心情早已耗盡，大家分手的時候都累了，睡意朦朧，止不住的打呵欠。不久洛瑪秀夫又坐進車子，面對着幾位米金小姐，可是他一路上句話也沒說。他眼前仍舊浮現着那些巨大的、沉默的黑樹幹，和樹林蒼翠的山頂上的一抹血紅的晚霞，他又看見那些清香的繡草中有一個白衣女人假在他的身旁，可是他一邊感到強烈而沸騰的痛苦和熱望，一邊沒忘記淒涼的批評自己——

『在他那英俊的臉容上掠過一朵憂鬱的雲。』

原书空白页

十四

到五月，全團人開拔出去紮野營，露營地點歷年來定在城外的那個老地方，離鐵道不遠。後照規章，青年軍官每逢露營得住在各自的連部附近的木造營房裏；可是洛瑪秀夫仍舊逍遙自在的在城裏住着，因為第六連的軍官營房早已坍塌，不能住人，公家又籌不出錢來修理。每天他得從城裏到營地，來回跑四趟。早晨到營地上去操，然後回到城裏軍官俱樂部去喫午飯；飯後，又去指導下午的操演，最後，到了晚上，就步行着回家。這種勞苦的生活大影響了他的健康。過了半個月，他變得瘦了，眼睛凹下去了，臉上馬上脫了血色。

就連別人，軍官也好，士兵也好，他們的境况也不見得好多少。目前正在爲那大檢閱做準備工作，誰也不敢提到勞苦和疲乏。各連的連長每天額外添上兩三個鐘頭的操，弄得部下筋疲力盡。操練期間，打耳光的清脆聲音和別的虐待聲音在那塊平地上到處聽得見，洛

瑪秀夫不止一次看見那些連長在發脾氣時怎樣像野獸那樣打那些可憐的新兵，打起耳光來把整排人從第一個打到最後一個；不過呢，那些下級士官，尤其表現了頂厲害的殘忍。每逢新兵在操練步法或鎗法時犯了頂小頂小的錯誤，他們就大發脾氣的罰他們；牙齒給敲落了，耳膜給打碎了，那些沒法自衛的可憐蟲倒在地下，昏迷不醒。可是那些受苦受難的人當中，誰也沒動一動騰筋，拔出刀來反抗。彷彿是，全團官兵都受了厲害的催眠，或害了夢魘。這些苦難和恐怖由於充熱的天氣越發難受，因為今年五月，天氣分外的熱。

不管你走到哪兒，總看得見反常的煩躁，在軍官俱樂部，頂無味的爭吵會轟然間爆發起來。他們互相辱罵，無緣無故會拌起嘴來。那些小兵，臉頰消瘦，眼睛陷落，看上去跟獸子一樣。在准許他們享受的、很少的休息期間，帳篷裏從來聽不到笑聲，也從來沒人說句笑話。晚上，吹過集合號以後，他們排好隊形開始遊戲和唱歌，他們的聲音容貌保持着絕對淡漠的表情，吼着那老軍歌——

「啊，英勇的俄羅斯軍人，

不怕死的衝鋒陷陣，

等判他彈在他身旁開花。

他管那些炮彈叫「老兄。」

然後彈起小風琴來，開始跳舞，旗手吼叫道——

「高里果拉希，斯克佛佐夫，你們兩條狼狗，出來，跳舞！」

兩個新兵服從命令，哼也不敢哼一聲，可是他們的歌聲和舞蹈全含着死氣沉沉的、麻木機械的、聽天由命的成分，弄得旁觀的人想哭出來。

只有第五連的官兵舒服而自由，每天比別的連連一個鐘頭出操，早一個鐘頭收場。你也許會以為那連中的官兵全是特別挑選出來的，因為看上去，他們都活潑而且白白胖胖。第五連那些年青小伙子勇敢的、坦白的正面望着他們長官的臉，他們穿着「魯巴席加」，顯出一種貴族氣派。他們的連長司泰里柯夫斯基是個很怪僻的老獨身漢，相當有錢（他每月從一個別人不知道的來路得到兩百盧布），性情剛愎，態度冷淡。跟他的同事落落寡

合，最後，由於生活放蕩弄得名聲不佳。他從下層社會中勾引來或雇來年青的女郎，常常是些沒成年的女孩子，他給她們很多錢，過了一個月就把她們送回家鄉。體罰——甚至威嚇的和辱罵的話——在他的連裏是嚴格禁止的，不過，儘管這樣，他的部下絕沒有慣壞，不論在儀容方面，敏捷方面，能力方面，他的部下並不比現存的任何警衛部隊遜色。不但他自己頂頂沉着，冷靜，自負，他還能夠把部下也培養得沉着，冷靜，自負。有些事情，在別的連裏，化整一整一個禮拜的功夫來操練，一方面威嚇，吆喝，咒罵，拳打，鞭撻，結果還是沒有成績，司泰里柯夫斯基安安靜靜的只用一天功夫就成功了。他是不愛多話的人，說起話來聲調也不高，可是每逢他開口講話，那些兵士就站得筆筆直直，好像塑成了石像似的。軍官們，人人躲開他，討厭他，可是他的部下呢，都崇拜他——像這樣的事情，在俄羅斯軍隊中，大概是獨一無二的吧。

臨了，五月十五日到來，准將主持的大檢閱要舉行了。除了第五連以外，各連的下級士官在早晨四點鐘就把部下排好隊伍。那些可憐的、受盡折磨的、打呵欠的兵士索索的打抖，彷彿他們那些棉布襯衫不能禦寒似的，其實空氣溫和而清香，天氣晴朗；他們的陰沉沮喪的目光和瘦削、灰色、慘白的臉，在這亮閃閃的、明朗的夏天清晨，給人一種痛苦的印象。

鐘敲六下，軍官們開始到各自的連裏來了。全團人原本可以到十點鐘再集合士兵，排成隊伍，可是除去司泰里柯夫斯基以外，沒有一位連長想到讓那些可憐的、疲乏的兵士睡足了覺，養足了精力來應付那天幽勞苦。剛好相反，那些連長從來沒有像那天早晨那樣的起勁和熱心過。空中填滿了惡咒，威嚇，辱罵；每逢士兵犯了頂小頂小的過錯，耳光，嘴巴，拳打，足踢，就像下雨似的紛紛落在那些悲慘的、有氣無力的兵士身上。

早晨九點鐘，各連人出動，朝檢閱場走去，那檢閱場離營地有五百步光景。十六個前哨帶着小小的、雜色的旗子做爲標誌，排成半「維爾斯特」左右長的筆直的直線，站在場子上，每人所站的地點早已算得精精確確，足可以叫每連的右翼在檢閱時經過准將的面前。柯法科中尉奉命擔任這絕頂重要的工作，當然成了當天的一個英雄，他自己也明知這樣，就騎着馬發瘋似的跑來跑去——滿臉通紅，一頭大汗，軍帽擰在頸子後面——他順着那直線跑來跑去，吆喝着，叫罵着，又拿軍刀使勁敲他那又瘦又白的戰馬的肋骨。那匹可憐的馬，歲數已經很大，鬃毛變成灰色，右眼上生着障翳，不時抖動它的短尾巴。是的，全團的禍福都維繫在柯法科中尉和他那十六個前哨身上，因爲他擔負着可怕的責任，須得叫十六連的各連中間「留出空隙」而且「互相看齊」。

九點五十分正，第五連開動，出了野營。那百十來個人邁着輕鬆勻稱的大步，震得土地發抖，經過別的連面前，插進行列中去。他們個個生龍活虎，精神抖擻，造成一支整齊漂亮的隊伍；矯健的、筋強力壯的身子，筆直的後背，英勇的儀表，乾淨明朗的臉，小小無沿軍帽很有風趣的斜扣在右耳上面。司泰里柯夫斯基連長——一個又小又瘦的人，穿一件肥肥大大的短褲又——在隊伍的右邊五步遠遠逍遙自在的走着，一點也不管他的隊伍的步伐可整齊一致，他津津有味地眺望着，時不時的，古怪的把他的頭一忽兒扭到左邊，一忽兒扭到右邊，好像要控制隊伍的『看齊』和注意力似的。營長列奇中校跟別的軍官一樣，從天剛破曉起就熱心的檢查隊伍，動不動就發脾氣，這時騎着馬跑到司泰里柯夫斯基跟前，氣勢洶洶的責備他『來得太遲』。司泰里柯夫斯基慢慢的、冷靜的拿出錶來，看了一眼，用淡淡的、幾乎輕蔑的口吻答道：

『團長吩咐我十點鐘到此地。現在還差三分鐘纔到十點呢。我覺得我不應該叫我的部下白白勞累着。』

『勞駕，別說下去啦，』列奇叫道，做着手勢，拉了拉韉繩，『在長官講話的時候，用不着你多嘴。』

可是他自已明明知道自己錯了，再說下去會自討沒趣，就勒轉馬頭，趕快走了，把自己的怒火發洩到第八連身上；第八連的軍官剛剛下過命令，吩咐士兵拆開背上的行囊。

「他媽的，你們在幹甚麼呀？這種胡鬧是甚麼意思？你們打算擺擺子或開雜貨舖嗎？這就好像剛剛開頭打獵，却先把獵狗填飽了食物似的。捆上你們的行囊，趕快揹好。你們早就該想到這個啊。」

到十點三刻，他們開始順着那條指定的直線叫各連看齊。這在大家是一件很瑣細、很費功夫、很麻煩的工作。在各梯形隊伍中間，長條的繩子綁緊在地面上。前排的每個兵士必得很痛苦而仔細的注意，叫自己的鞋尖剛剛碰到那綁緊的繩子，因為這樣一來纔可以使得那很長的前排整整齊齊，一點沒有毛病。還有，各鞋尖中間所留的、鎗托那麼寬的距離，上身的稍稍傾斜，每一行士兵也非一致不可。那些連長考查着這些瑣碎事情，常常氣得暴跳如雷。到處可以聽見狂暴的叫罵和憤怒的命令：「伊凡諾夫，再往前一點；你，夏洛希丹——右肩往前，左肩靠後！」

十點半鐘，團長來了。他騎着一匹威風凜凜的、栗色的、白腿的闊馬。叔爾果維奇上校在馬背上顯得堂堂一表，差不多可以說是有點威嚴。他雖然照騎兵的格式騎馬，可是馬背上

有個固定的「鞍座」而且墜蹬也嫌太短。他用他那洪亮的聲音大叫一聲，招呼他的全團官兵，從那聲音中可以聽出一種特爲目前這種盛典而發的、歡暢的、英雄氣概的音調——

「早安，我的好部下。」

洛瑪秀夫還記得自己原先帶領第四排時出的事，特別是克利阿勃尼科夫的可憐相，忍不住微微一笑。「出色的怪人，真的。」他想到、

各色軍旗在軍樂隊的吹打聲中張開。隨後來了一段很長的、痛苦難熬的時間。看台上，恭候准將駕到；看台一邊，遠遠的，埋伏下一夥信號手，他們憑着事先已經商量好的信號通知甚麼時候准將駕到，好叫全團人有個準備。大家不止一次受到虛驚。鬆弛的繩子又連忙拉緊，長官又下令「看齊」和「列好陣式」，大家極痛苦的「立正」站着，一連好幾分鐘，到頭來，大家又疲乏了，那些可憐的兵士支持不住了，然而不管怎樣，咬緊牙根，始終叫自己的腳的地位不動。在廣場外面，大約三百步遠，太太和小姐們裝束得花枝招展，拿着洋傘，戴着五顏六色的鮮艷帽子。洛瑪秀夫明明知道淑羅琪卡不在那夥盛裝麗服的女人當中，可是每回他往那邊瞧一眼，總覺得心裏彷彿緊一緊，他那急促緊張的呼吸證明了他內心的強烈衝動。

忽然，像一陣狂風似的，一個消息吹遍了隊伍，於是可以聽見一種胆怯的叫聲：『他來啦！』大家清楚的感到那重大的要緊關頭到了。兵士們從黎明起就被普遍的興奮折磨着，這時沒聽到命令就緊張的趕緊看齊，那種沒有生氣的、一動不動的外表變得僵硬了。不時可以聽見緊張的咳嗽聲。

『各排注意！立正！』叔爾果維奇的命令響起來。

洛瑪秀夫往右邊一看，瞧見遠遠的，廣場外邊來了密密層層一小羣騎馬的人，不時給黃色的、淡淡的滾滾烟塵遮得看不清，很快的走近前來。叔爾果維奇臉色嚴肅而鐵青，他原本騎着馬立在中央的那連兵前面，這時直奔往前面的空場，大概比規定的距離多跑了四分之三的路纔站住，轉過身來。他的臉容反映着當前時機的重大。他帶着高貴的尊嚴態度，先是往上看一眼，然後朝那黑壓壓的一片沉靜不動的兵士看一眼，他那雖然衰老、然而含着無限欣喜的眼光鎮壓住那些兵，隨後他那洪亮的聲音滾過廣場，他下了命令——

『立——正！抬——腰——』

他故意把這命令的最後一個字——所謂的『有動人的力量的』那個字——拖延着不講出來，彷彿在那個簡單的字裏潛藏着無限的威力和神聖似的。他的臉色變得發

紫，他脖子上的血管暴起，像相繩子似的，末後，像野獸似的大吼一聲，唸出了那個字——

“——鎗！”

——二。成千成萬的兵士的手一把抓住自己的鎗身，發出巨大的聲音；鎗機和皮帶上的粗鐵環猛烈的相碰，那叮叮噹噹的聲音在空中響着。同時，右翼發出本團的軍歌的雄壯樂聲。就像興奮的、沒規矩的野孩子在撒野似的，笛子和小喇叭嗚哩哇啦的響起來，極力用尖銳的、刺穿耳膜的聲音蓋沒大喇叭的粗糙的鳴聲；大鼓和小鼓那種雷一樣的鼓聲，嚇着，警告着，叮嚀那些淺薄魯鈍的青年務必注意當前時機的嚴重和絕頂重要。看台上，汽笛的聲音響了，差不多跟悅耳的簫聲一樣，同軍樂隊的歡暢的樂聲和諧的配合起來。

洛瑪秀夫覺得自己彷彿給一種洶湧的、吼鳴的波濤捉住，沒有一點招架的力量就給它捲走了，然而他心裏是快快活活的。他感到以前從沒經歷過的歡喜和勇敢，他的目光迎着太陽的燦爛金光。他覺得當時彷彿是第一回看到那被熱氣蒸得發白的藍天和平原上一望無際的溫暖青翠。他覺得又年青又強壯，同時又熱心的想使得自己出人頭地；想到自己屬於這支隊伍，他覺得驕傲，這支隊伍被一種看不見的神祕意志召集捕來，控制着，多麼莊嚴，多麼沉靜，多麼動人啊。

叔爾果維奇抽出軍刀來，舉得跟他的臉一般齊，策動坐騎，慢慢的跑過去，迎接將軍。軍樂隊那雄壯的軍樂聲馬上停止，將軍的安靜的、唱歌樣的語聲響起來——

「你們好，第一連。」

軍士們立刻高興的回答他的問候。汽笛聲又響了，可是這回是尖利的、警戒的信號。將軍騎着馬順那條直線慢慢走過去，依次招呼各連的官兵。洛瑪秀夫已經能夠從他那挺胸凸肚的麻布上衣看出來他是個又大又重的胖子；他那四方的大臉轉過來朝着隊伍；華麗的馬鞍上用鮮豔的絲線繡着他的姓名；那匹駿偉的軍馬的馬口韁繩上套着象牙的圓環，高統馬靴是漆皮的。

「你們好，第六連。」

洛瑪秀夫四周的兵士同聲喊叫着回答，那喊叫聲簡直會同時毀了喉嚨和耳膜。將軍坐在馬上，現出一個騎術嫺熟的人的滿不在乎的優雅態度。他那匹高貴的戰駒從美麗的、然而稍稍爆出的眼睛裏射出溫和堅定的目光，牠緊緊咬着馬銜鐵，不時從那馬銜鐵上流下一點白色的泡沫，落在地下，它用又小又快的跳舞步子慢慢往前走。

「他鬚角上的頭髮灰白了，可是他的兩撇鬍子倒是黑的——也許是染黑的吧，」洛

瑪秀夫當時想着。

將軍從金邊夾鼻眼鏡下面用他那深黑的、靈活的、年青的、諷諷而詢問的眼睛回答官兵們直望着他的目光。他走到洛瑪秀夫跟前時用手碰碰自己的帽沿。洛瑪秀夫站得紋風不動，每一根筋都拉緊了，照「立正」的頂正確的姿勢站着，他死命抓緊軍刀的柄，弄得自己的手發痛。一種無限熱誠的虔敬生出的冷戰流過他的全身，他一面定睛望着將軍的臉，一面照那天真的、孩子氣的老格式暗自想道——

「那頭髮灰白的老戰士的目光愉快的瞧着青年少尉的瘦長勻稱的體格。」

將軍騎着馬仍舊慢慢的順着大隊的前面走過去，向每一連人打招呼。他身後跟着一些隨從——一羣形形色色的、裝束漂亮的參謀軍官，他們的坐騎閃着茂密的、平滑的毛和鞍披。洛瑪秀夫也討好的望着他們，可是他們一點也沒注意他。這些幸運的寵兒早已膩味了檢閱兵操，階級低微的小步兵軍官的熱心諂媚；洛瑪秀夫一想到這些優越的人物的世界跟自己完全無緣，心中不禁感到一種酸溜溜的、叛逆的情緒。

軍樂隊忽然受到指示，停止奏樂。將軍勒轉馬頭快步回到右翼來，他身後隨着一長列騎着馬的、形形色色的隨從。叔爾果維奇上校策動馬匹趕快走到第一連那兒，他勒住韁繩，

在坐騎上挺起他那肥胖的身子，用粗嘎而顫抖的聲音喊道——

「奧沙德奇上尉，叫你那一連開步走。快，開步走！」

在平素上操時節，團長和上尉老是競爭着，比賽誰的肺部力量大；因此現在上尉沒過上幾秒鐘，就用洪亮威嚴的低音發出命令——

「弟兄們，抬鎗！向右看齊！開步走！」奧沙德奇曾經化了不少功夫辛辛苦苦教那一連兵一種新的走路格式。這新格式是兵士們慢慢的抬起腳來，抬得很高，然後用盡平生之力落到地上。這種新奇動人的走路格式不但引得其他各連的連長很注意，還引得他們生出一點妒忌來。

可是第一連還沒走出五十步去，就聽見將軍的憤怒焦躁的聲音喊道——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叫那一連兵站住。立正，立正！上我這兒來，上尉。先生，告訴我，這究竟搞的是甚麼花樣啊。是大出喪呢？還是火把遊行說說看。這樣的正步走比普通的正步走要多費三倍時間。聽着，先生，我們這年月不是尼古拉王朝，那時當兵的得服役二十五年。你訓練成這種 *Corps de Ballet* 化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啊？回答我的話。」

奧沙德奇陰沉着臉，一動也不動的站在他那發怒的主官的面前，悶聲不響，把他那抽

出的軍刀指着地面，將軍沉默了一忽兒，然後用一種憂慮和譏諷的口吻恢復了他的痛罵——

「照你這麼發瘋，你不久會弄得你的部下一命嗚呼，累死爲止。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這樣？你們這些從伊凡暴君時代遺留下來的惡魔！可是，不提這個吧。容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上尉，這年青小伙子叫甚麼名字？」

「伊葛納吉·米海洛維奇，大人。」奧沙德奇用淡漠的、死氣沉沉的、呆板的聲音答道。「好，可是，這人的身世，你知道嗎？他是個光棍呢，還是有妻子兒女？也許他家裏境況不好吧？他家裏很窮嗎？答話吧。」

「我也說不清，大人。我手下有一百個人。要完全記清他們的身世，是很難的。」

「你說很難記清？」將軍用悲哀嚴肅的聲音說。「啊，諸位先生，諸位先生。你們一定記得聖經上說的話：『不要毀滅靈魂。』可是你們幹的是甚麼事啊！那可憐的、灰色的、悲慘的

● 法語舞劇團——中譯者。

● 伊凡四世 (1530—1584)，爲人稱幹兒眼——中譯者。

人站在那兒，他呀，說不定有一天，在打仗時候，會用他的肉體保護你呢，說不定會把你扛在肩上，帶你衝出鎗林彈雨呢，說不定把他那破舊的軍大衣披在你身上，遮避風寒霜雪呢，可是你現在却說不出他的身世來，光是這麼一句：「我說不清！」

在暴驟的激動中，將軍勒住韁繩，用氣憤的聲音向奧沙德奇背後的團長嚷道——
「上校，叫這連人走開。我看夠啦。純粹是些木偶和獸子。」

從這時起，全團的命運確定了。那些失魂落魄的士兵的筋疲力盡，那些下級士官的狠毒殘忍，那些軍官的無能，冷淡，懶惰——這一切，在進行檢閱的時候，清清楚楚的暴露出來。第二連的兵連禱告詞也不知道。第三連「展開隊形」的時候，那些軍官跟野鴨子似的亂跑。第四連的「執鎗操練」簡直不夠格，等等。不過，頂糟的是，除了第五連以外，沒有一連人知道該怎樣應付騎兵的突擊。然而，這恰好是將軍最關心的事情，關於這件事，他特別頒發過不少訓示，詳細指點軍隊的靈活快速是怎樣絕頂重要，領導人的果斷和從容又是怎樣絕頂重要。

各連依次受過檢閱以後，將軍吩咐高級和低級軍官統統走到一邊去，然後他盤問士兵有沒有甚麼請願的和訴苦的話；可是他到處遇到同樣的善意答覆：「樣樣事情都滿意，

大人。」在回到第一連以前，洛瑪秀夫聽見那連中一個旗手用恐嚇的聲調說——

「要是讓我聽見誰敢訴一聲『苦』，那我就給他點『苦頭』喫喫！」

在全部檢閱中，只有第五連纔算是通盤勝利。那些勇敢的、年青的、強壯的兵士的一舉一動全是生氣和精力；那種輕鬆、靈活、不拘形式，弄得檢閱對於那些軍官和士兵，好像不是一種嚴厲而痛苦的考試，倒是一種快活而有趣的遊戲。將軍微笑着，表示滿意，不久就忍不住說了聲『做得挺好，我的青年們。』——這是他開始檢閱以來所說的第一句贊許的話。

而且，當那假定的、兇惡的襲擊須得加以應付的時候，司泰里柯夫斯基簡直把那老將軍驚得目瞪口呆了。將軍親自來發動這一場演習，他忽然對連長喊道：『騎兵從右邊來了，相距八百步。』司泰里柯夫斯基連一秒鐘也不耽誤，就極鎮靜而確切的把他那連兵編好隊形應付那些似乎飛奔而來的假想敵人。全連人緊緊的靠攏——前排的兵屈一膝跪在地下——全連人放了兩三排鎗，然後立刻聽到緊急命令：『急速射擊！』

『謝謝，我的孩子們，』老將軍快活的喊道——『這纔像個樣子。謝謝，謝謝。』

口頭考問過以後，全連人排成中空的方陣；可是將軍延挨着不肯發那最後的遣散命令。彷彿他捨不得跟這連人分手似的。在行列前面儘量慢騰騰的走着，他帶着特別深切的

關心瞧着每個士兵，在濃重而突出的眉毛下面，他那雙聰明的眼睛隔着夾鼻眼鏡發出很愉快的微笑。他忽然停住他那戰馬，在鞍上回轉身去對他的參謀長說——

「喂，上校，過來看看，這些流氓的模樣多麼有趣。上尉，你給他們喫甚麼東西肉餅嗎？嘿，這大鼻子。」（他指指行列中一個青年兵士。）「你是叫做柯伐爾嗎？」

「叫做米海爾·勃里朱克，大人。」那年青的新兵勇敢的回答，臉上現出坦白幸福的笑容。

「哦，你這壞蛋，我還當是你叫做柯伐爾呢。算了，這回算是我料錯啦。」將軍取笑的說。「可是那也沒有關係，下回再料就會料中啦。」他說，還是一團和氣。

聽到這些話，那兵士的笑容越發綻開了。

「不，大人，您一點也沒料錯，」那兵提高喉嚨說。「在家鄉，在村子裏，我做的活兒是給馬釘蹄鐵，因此他們管我叫做柯伐爾（Koval）」

將軍愉快的點頭，他明明很爲自己的記性得意。「那麼，上尉，他是個好軍人嗎？」

「很好的軍人，將軍。我的兵全好，」司泰里柯夫斯基用他素常那種自信的口吻答道。將軍的眉毛擡起來，可是他唇邊還留着笑意，那張嚴峻的老臉漸漸恢復了光明和友

愛的表情。「好吧，好吧，上尉；我們來考察考察吧。你部下的懲罰紀錄表在這兒嗎？」

「大人，五年來我的部下連一個受懲罰的也沒有。」

將軍深深彎下腰來，向司泰里柯夫斯基伸出他那滿是毫毛的手；那隻手戴着白手套，沒扣好，滑落到指節上了。

「我打心裏感謝你，我的朋友，」他用顫抖的聲音答道，眼淚在他眼眶裏發亮。將軍跟許多老戰士一樣，喜歡偶爾掉一顆眼淚。「你叫一個老年人心裏痛快，我得再謝謝你。你們呢，我的勇敢的孩子，也接受我的感激吧，」他用響亮有力的聲音向兵士們喊道。

由於檢閱司泰里柯夫斯基那一連時留下來的好印象，第六連的檢閱也進行不得差多滿意；將軍固然沒講甚麼誇獎的話，可是也沒聽見他說甚麼責備的話。臨到對稻草人實行刺刀攻擊時，這連人却出岔子了。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將軍叫道，在馬鞍上氣得索索抖。「停止，住手！莫明其妙。照你們那種樣子，彷彿是在一塊軟麵包上挖洞似的。聽着，孩子們，對付起敵人來，照這樣可不行。得把刺刀用力的、兇猛的戳進胸部，深到鎗口抵住那胸。別忘啦。」

其餘各連，一個挨着一個，把原本有的一點好印象破壞得乾乾淨淨。最後，將軍的怒火

總算消了。又疲乏又淡淡，他陰沉着臉望着那些不成樣子的演習，後來，他一句話也沒說，豁免了第十五連和第十六連，不再檢閱了，光是帶着憎厭的姿勢叫道——

「夠啦，這種非驢非馬的東西看得夠啦。」

剩下來還要操演的是大分列式和全體兵操。全軍分編成許多縱隊，各隊中間的距離縮小。那些一直在場的訓練人又奉命用繩子劃出行走的路線。這時天氣熱得叫人幾乎受不了，士兵們再也受不住從他們自己發汗的身上冒出來的那種酸臭了。

可是爲了就要來到的「嚴肅的」分列式，那些兵這時下最後的努力振作起來。軍官們幾乎是央告他們的部下快把精神抖擻起來，好最後證明他們有毅力，有紀律。「弟兄們，爲了本團的光榮，努力吧。千萬別弄得你們自己和我們在將軍面前丟臉。」軍官們對自己部下這麼低聲下氣的求救——自然，以外還有些罵人的話——等於間接的承認了自己的過錯和缺點。軍官和士兵同樣覺得：如若惹得像將軍那樣的大人物震怒，那是既痛苦，又不好受的；那種震怒會弄得不論軍官和士兵統統受到影響，因此大家全都非常擔心，暴躁，無情。

「立正！軍樂隊站在前面！」叔爾果維奇上校遠遠的下命令道。

全體一千五百個人，一剎那間抑制了各自心中那種微弱的怨聲；大家的肌肉又緊張起來，他們站在那兒，又着急又痛苦的等候着。

誰也瞧不見叔爾果維奇在哪兒，可是他那洪亮聲音又響遍了這場子——

「稍息！」

四個營長勒轉馬頭回到各自的營中，每人發出命令來——

「本營注意，稍——」然後他們心焦得火辣辣的等着命令。

在操場遠處，有一把軍刀忽然一亮，好像天上打閃似的。這是他們所盼望的、預定的信號，四個營長一齊吼道——

「——息！」於是全軍的兵放下鎗來，碰到地面，發出沉悶的碎的一聲。這兒那兒，有幾把倒楣的刺刀發出叮噹聲，這是在放下鎗來的動作中刺刀和刺刀偶爾碰到一處時發出的聲音。

可是現在，那嚴肅的、永世忘不掉的時刻，終於到了，團長從丹田裏發出來的響亮聲音威嚴得可怕。嚴肅、堅決、同時却又恐嚇，像滾滾的雷聲似的，音調鏗鏘的命令掃過全場——

「分列式！」

馬上，你可以聽見十六個連長拚命發瘋的喊叫着，想蓋過彼此的聲音，他們同聲重複

一遍——

『分列式！』

遠處有一個可憐的罪人，站在隊伍旁邊，喊得太遲了。他用悲涼的假嗓音叫道：

『分列——』

剩下來的那個字不幸喊不出口了，大概給旁人的咒罵和恐嚇壓下去了。

『分列成排！』叔爾果維奇上校吼叫道。

『分列成排！』各連長重複一遍。

『每兩排留一個空當！』巨人喊道。

『每兩排留一個空當！』侏儒應道。

『向右看——齊！』叔爾果維奇喊道。

『向右看——齊！』幫腔的應道。

叔爾果維奇現在抽出兩三秒鐘來喘一口氣，然後再響雷似的發出命令——

『第一排——向前看——開步——走！』

奧沙傳奇大吼一聲，聲音滾過平地上那些密密層層的行列——

「第一排，向右看齊——向前看——開步走！」

遠遠在現前面，可以聽見快活的隆隆鼓聲。從後面看過去，那非人像一個刺刀的森林，那森林常常向後和向前搖動。

「第二排站到正中來！」洛理秀夫聽出阿志卡科夫斯基的尖喉嚨。

又一條刺刀的直接，斜倚在肩上，走了。雷樣的鼓聲漸漸低弱，彷彿沉下去，吸進地底去了，忽然最後的幾下鼓聲給吹奏的樂器所發出的、有韻律的、歡暢的、雄壯的樂聲蓋沒了。各連分編隊形的那段叫人疲乏的時間忽然得了火和生命；惶惶的睡眠和灰色的臉頰又恢復了顏色，疲乏的筋肉又興奮起來，爭取本團的光榮。

各連，一個挨一個，走動起來，兵士們每走一步，他們的麻木的精神就在軍樂隊的愉快樂聲的影響下蘇醒一分。第一營的最後一連已經走了很遠，列奇中校縱騎着他那頭烏鴉那樣黑的瘦馬，緩緩而來，後面緊跟着歐利沙。兩人全拔出軍刀來準備敬禮，刀柄上的穗子跟他們的嘴平齊着搖蕩。不久，可裏里柯夫斯基的低聲的、全不費力的命令聲響起來了，軍旗繫在一根長桿子頂上，在刺刀的上方飄揚，現在輪到第六連開動了。柯利華上尉站到前

面來，用他那淡色的、爆出的、魚樣的眼睛打量着他的部下。他那縮頭縮腦的猥瑣樣子，他那僵僵着的身子，再加上他的長胳膊，活像一隻老猴子。

「第一排——向前看！」

踩着輕快優美的步子，洛瑪秀夫連忙回到他的本位，站在第二排正中的前面。當他的目光很快的打量一下他這排人的第一行時，一種幸福而陶醉的驕傲感覺籠罩着他的心。『那老勇士用鷹的眼睛看一眼那隊勇敢老練的兵士，』他默默的讚賞着，然後用唱歌樣的喉嚨，拖長聲音，發出命令來——

「第二排——向前看！」

「一二，」洛瑪秀夫暗自輕輕的數着，兩隻腳輕輕的踏着地面。頂頂要緊的是，開步走的命令需要發得正是時候，那樣一來，纔可以確切的執行上方嚴格的命令，叫自己的一連人開步走時邁出去，腳剛剛合式，也就是，叫自己的一連人邁出去，腳跟前面一連人邁出去，腳剛剛配合，『左右，左右，』隨了，命令要發出去了。他揚起頭，臉上帶着無限幸福的笑容，用高亢洪亮的聲音喊道——

「開步走！」

隨後，他馬上用一隻腳向後轉，像閃電那麼快，背對着他的部下，同時稍稍壓低喉嚨，命令道——

「向右看齊！」

當前這種深遠的嚴肅和「無限的美」幾乎使他停止了呼吸。這當兒他覺得彷彿軍樂的聲浪圍繞着他，化成光和火合成的、洶湧的、炫耀的海洋似的；彷彿銅樂器的震聾耳聾的樂聲是從高處，從天上，從太陽，傳下來，傳到他耳朵裏似的。這當兒，就跟先前他和淑羅琪卡做最後一回密談時的情形一樣，他打了一個冰冷徹骨的冷戰，弄得他頭上的頭髮直豎起來了。

第五連回答將軍的招呼，他們的語聲帶着喜悅，和樂聲混成一片。檢閱進行曲的歡暢樂聲，離洛瑪秀夫越來越近了。在右邊的前面，他現在可以遙遙看見將軍的魁偉身子騎在他那灰馬上，再遠一點是太太小姐們的艷麗服裝，在中午陽光的強烈照耀下，那些服裝使他聯想到古老的故事中的燃燒的花瓣。左邊，樂隊的金色樂器閃閃的發亮，洛瑪秀夫覺得彷彿在將軍和樂隊中間連着一根目不能見的、魔術的線似的，走過那條線是既危險又幸福。

這當兒，第一排走到了「那根線。」

「好，我的孩子，」將軍的快活的聲音響起來。「啊，啊，啊！」士兵們很快的、高興的答道。全體行軍的迷人的魔力變得越來越強，洛瑪秀夫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啊，您，我崇拜的人啊，」他想到將軍，動了深刻的感情。

幸福的一刹那到了。邁着輕鬆的步子，幾乎腳不點地，洛瑪秀夫向他的「魔線」走去。他勇敢的揚起頭，揚揚得意的向右邊扭着。輕鬆、自由、幸福的感覺那麼強有力的流過他的全身，他覺得自己彷彿隨便甚麼時候都可以一聳身，飄在空中似的，他覺得自己在大家眼中成了欣喜羨慕的目標——成了全宇宙的中心，包含着力量，美麗，愉快；他彷彿在做一個進了天堂的夢似的自言自語道——

「看，看，洛瑪秀夫在那兒走着！太太和小姐們的眼睛全閃着熱愛和傾心。一二，左右，左，右，一二！」

隨後，洛瑪秀夫知道自己已經開始通過那條「魔線」了。檢閱進行曲變成了快活的、奏凱的喇叭聲。「現在將軍要敬禮，要道謝了，」洛瑪秀夫想着，他的靈魂又回到幸福的國

士；可是他覺得彷彿聽見了上校的語聲和別人的語聲。

「怎麼回事；怎麼啦？將軍當然打過招呼了。可是我的部下爲甚麼不答話呀？——這是怎麼回事？」

洛瑪秀夫回轉頭去，他的臉變白了。他的部下不是排成直得像箭一樣的兩行，不是整齊齊的隊伍，却成了烏合之衆——亂七八糟一羣人——活像一羣綿羊——那些瘋子糊塗而狼狽，彼此推擠着。原因是洛瑪秀夫只顧做他的天堂美夢，得意而陶醉，却沒注意自己一步步的離開了行軍的路線，越來越往右翼那邊移過去了。他那些忠心的、倒楣的部下，緊緊跟隨着他；當然，結果弄得全排兵士最後秩序大亂。洛瑪秀夫回頭看見那倒楣的赫里阿尼科夫一個人落在全連後面二十步，竟大搖大擺走到將軍的鼻子底下去了，這纔看見白秩序已經大亂。

洛瑪秀夫立刻挫了銳氣。周身是塵土，他一動不動的站在那兒等着集合他那些可憐的部下；那些部下吧，背上負着行囊和彈藥，累得要死，現在要是叫他們一隻手拿槍，一隻手在空中揮舞，再往前爬，他們可爬不動了。

在洛瑪秀夫看來，五月的輝煌的大陽好像立刻失了光芒；他覺得自己彷彿給無限的

重負壓着，埋在沙土碎石底下似的；方纔聽來還是在奏凱歌的樂聲，現在在他耳朵裏却成了葬禮進行曲那樣低沉凶惡。他覺得自己變得那麼渺小，衰弱，淒涼，又覺得樣樣事情也打不起勁來，弄得自己沒法可想，只能用盡力量勉強叫自己的麻木笨重的腿支持着身子，直立的立在那兒了。

這當兒，上校的副官騎着馬朝着他跑過來。菲德羅夫斯基的臉像火一般的紅，激昂得臉容變了相。他的下巴發抖，他騎馬騎得太快，再加上憤怒，直在喘氣。甚至遠遠的，他就像給鬼附了體似的嚷叫起來，講了些含糊不清、誰也聽不懂的話。

「洛瑪秀夫少尉，團長用嚴厲的字眼兒申斥你今天的行爲。罰你坐七天牢。多麼可氣的去醜？全團都爲你一個人去盡了臉。咳，真不成話！」

洛瑪秀夫一句話也沒回答，他連頭也沒動一動。況且，他有甚麼話可回答呢？說真的，菲德羅夫斯基有權利發脾氣。可是全隊的人，那些兵，聽見了副官講的每一句話——他們作何感想呢？這當兒洛瑪秀夫對自己感到無限的憎恨和輕蔑。「我算完了；我從此沒臉見人了。我要用手鎗打死自己。難道我還能認爲我配活着！我成了甚麼東西？一個沒出息的、可笑的、叫人看不起的可憐蟲——一幅漫畫，一個醜陋的、可怕的獸子罷了。我自己的部下都會

笑我；在我背後，他們會指指點點，用臂肘碰碰，拿我取笑。或者，說不定他們會可憐我呢。不管怎樣，反正我是完了，我——我要用鎗打死我自己。」

其他各連官兵走過將軍面前時全向左邊繞個圈子，然後回到原地，立正，排成單行。趁着時候後面各連人去受檢閱回來的時候，所有的士兵全可以「稍息」，軍官們趁這機會點一支煙，彼此談天。只有洛瑪秀夫單獨一個人站在他那一排兵前面，悶聲不響，一動不動。他一個勁兒拿軍刀的刀尖挖掘土地；雖然他的眼睛始終往下瞧着，他却覺得自己成了四面八方射來的、好奇的、輕蔑的、譏諷的日光的焦點。

司利華上尉走過洛瑪秀夫面前時故意不停下來，只是瞟了他一眼，咬緊牙齒，彷彿自言語似的，用相啞的、由於憎恨和憤怒而變了音調的聲音，說——

「今天請寫一個呈文來，呈請調到別的連裏去服務。」

隨後不久，維阿特金來了。在他那和善坦白的目光和撇嘴的嘴角上，洛瑪秀夫讀到了憐憫和同情的表情：人在街上看見一條狗給車軋死時照例會現出那種表情。同時，洛瑪秀夫又帶着憎惡感到他自己不由自主的撇着嘴，做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可憐的笑容。

「幽里·阿歷克塞維奇，維阿特金叫道，「來，跟我一塊兒抽煙，」噴了一下舌頭，把

頭輕輕往後一揚，又用感慨的口氣說道——

「算啦，算啦，老朋友！」

洛瑪秀夫的下巴和嘴角抽抽起來，喉頭像堵了一塊甚麼東西似的。眼淚不遠了；他吞吞吐吐的，用受了委屈的小孩那種賭氣的口吻答道——

「不，不，現在不想抽——我不要抽嘛！」

維阿，特金走了。

「我真該過去給司利華那傢伙一個耳光，」洛瑪秀夫暗自想道，給他的憂鬱的默想激盪着。「再不然就走到白鬍子將軍那兒去，說：『你這麼大歲數，還拿小兵開心，折磨他們，你不害羞嗎？馬上把我們從這兒放了，讓我們好去休息。這些兵已經受了整整兩個禮拜的虐待了，純粹爲了你一個人。』」

不過，洛瑪秀夫又想起不久以前自己的種種驕傲的、得意的念頭——年青的少尉英俊如畫啊，女人的愛慕啊，將軍的未來的親信副官啊，等等，等等——他覺得非常慚愧，非常痛苦，不但雙頰發紅連胸膛和後背也通紅了。

「你這可憐的、荒謬的、叫人看不起的傢伙啊！」他在思索中暗自嘆起來。「叫大家瞧

着吧，我今天一定要用鎗打死我自己。」

檢閱完結了。不過全團已經在將軍面前受了好幾次檢閱，先是各連人分別正走走受檢閱，隨後是快步走，最後是各連合在一起走。將軍彷彿稍微消了點怒氣，他甚至好幾回誇獎那些兵。最後，時辰到了下午四點。於是那些兵總算鬆了一口氣，軍官們就湊在一起批評起來。

號兵吹號。「將軍召集軍官訓話，」號聲響遍各連。

軍官離開隊伍，圍成一個緊密的圈子繞着將軍，將軍呢，騎在馬背上，僵僵着，明明累極了；可是他的眼睛隔着眼鏡仍舊跟先前一樣犀利而嘲弄。

「我要說的話很短，」他用爽快而堅決的聲調說。「這個團不行，可是那不是士兵的過錯，是軍官的過錯。車夫不好，馬就不會走。諸位先生，拿你們部下的需要和利益來說，你們沒有感情，沒有頭腦，沒有同情。別忘記：「凡為朋友犧牲自己性命的人，上帝纔賜給他福。」你們呢，腦筋裏只有一個念頭：「我怎樣纔能夠在檢閱中向將軍討好？」你們待部下，就跟待種田的馬一樣。軍官的儀表就現出精神上的鬆懈和野蠻。這個軍官也好，那個軍官也好，

總叫我想起他是一個教堂打鐘的，不過穿了一身軍官的制服罷了。還有我要把我今天檢閱的情形寫成報告，呈上去。有個少尉，大概是屬於第六連或第七連的吧，簡直昏了頭，把自己帶的兵弄得一團糟。這種事情是恥辱。我不要那種慢騰騰的開步走，可是，尤其要緊的是，帶兵人的心緒要鎮定，從容。」

「最後那句話說的是我，」洛瑪秀夫想道，他覺得彷彿在場的軍官的眼睛統統朝他這邊看過來。其實誰也沒動一動：大家站着，一句話也不說，像化成石頭似的，眼睛一動也不動的盯着將軍的臉。

「我打心裏感謝第五連的連長。你在哪兒，連長，哦，你在那兒！」將軍有點像演戲似的，雙手脫下帽子來，露出他那威嚴的禿頭，向司泰里柯夫斯基深深一鞠躬。「我再跟你道一謝謝，我很高興跟你握手。要是上帝注定日後這連人在我指揮下作戰，記住，連長，第一項危險的工作就會派給你。現在，諸位先生，再會。你們今天的工作完了，我願意以後再有機會，在不同的、更愉快的情形中，跟你們見面。現在，給我的馬讓出一條路來吧。」

叔爾果維奇上校從那圈子裏邁出一步。

「大人，我代表全體軍官請您在我們的俱樂部吃飯。我們——」

「不，我看不必啦，」將軍冷淡的插嘴道。「我心領了，因為里宗邱夫斯基大公已經請我喫飯了。」

軍官們讓出一條路來，將軍策動坐騎往士兵站着的地方跑去，他們在那兒等着軍官們回來呢。

「謝謝你們，我的孩子，」他用力的、和藹的向士兵們喊道。「我放你們兩天假。現在，你們回帳篷去吧。快走，鳴啦！」

彷彿，他全憑最後那句短短的呼喊弄得全團人大亂起來似的。發一聲愉快的、震聾耳朵的吶喊，一千五百個人一剎那間向四面八方散開了，土地在奔跑的人的腳底下顫抖着。

洛瑪秀夫離開了別的軍官，那些軍官成羣結夥的正在回到城裏去，排成長長的一條線穿過野營。他這時覺得自己像一個被驅逐的亡命徒似的，像一個被同僚所擯棄的沒出息的伙伴似的——不但這樣，甚至像一個在身心兩方發育不全，弄得人人看不起的人被逐出人類的範圍以外去似的。

後來他走到野營的後面，靠近他自己的食堂時，聽見幾聲奇突的、抑制着憤怒的叫聲。他站了一會兒，看見他部下的旗手林達——一個矮小、紅臉、有力氣的漢子——帶着嚇人

的怒罵和申斥，用拳頭痛毆赫里阿尼科夫的鼻子和臉頰。在那可憐蟲的幾乎發狂的空洞眼神中，人可以看出一種說不出的恐怖來；每挨一下打，赫里阿尼科夫就往左邊搖搖，或向右邊晃晃。

洛瑪秀夫連忙離開那地方，幾乎是跑步離開的。照他目前這種心境，他不能保護赫里阿尼科夫，叫他不再受到虐待。在洛瑪秀夫看來，這可憐的小兵的命運今天已經跟他自己的命運聯在一塊兒了。他想，他倆都是殘廢人，都引起了人類的憐憫和憎厭。這種處境方面的相似，在洛瑪秀夫的心中，固然勾起了自己對自己的羞恥和憎惡感覺，可也勾起另一種感想：這種相似既奇怪而深刻，又真實而且合乎人情。

原书空白页

十五

從野營到城裏去只有一條路可通，就是順着鐵道走；可是鐵道在這裏遇到了一個又深又斜的峽谷。洛瑪秀夫順着一條踏平的、幾乎險峻的羊腸小道輕快的跑下去，然後開始費力的爬上對面的斜坡。離那谷頂，他還沒爬到一半的路，就看見谷頂上站着一個人，穿着軍裝，肩上披着外套。仔細的看了幾秒鐘，洛瑪秀夫認出來那人是他的朋友尼古拉葉夫。

「現在，」洛瑪秀夫想道，「頂不痛快的事情來了，」他不禁感到不愉快的不安；可是他還是聽天山命的走他的路，不久就爬到了頂上。

兩位軍官有五天沒見面了，可是他倆誰也沒打一聲招呼；至少在洛瑪秀夫方面，覺得這樣的冷淡在這值得紀念的、悽慘的日子好像是十分正當的事情似的。

「我特意在這兒等你，幽里·阿歷克塞維奇，」尼古拉葉夫開口說道，眼光掠過洛瑪

秀夫的肩頭，望着遠處，朝野營那邊眺望。

「有甚麼事情，請吩咐我好了，我照辦，烏拉第米爾·耶菲莫維奇。」洛瑪秀夫用緊張的、假裝不在意的聲調答道，聲音裏帶着點顫抖。他朝地面彎下腰去，折斷一根去年的、乾燥的、焦黃的草梗。他一面心不在焉的咬着草梗，一面呆呆的望着尼古拉葉夫的披風上的亮鈕扣，他看見那鈕扣照得他自己的身子稀奇古怪——頭部變得窄細；下邊有兩條短腿，兩腿中間夾着一個病態的大肚子。

「我不會耽擱你很大的功夫——只有幾句話。」尼古拉葉夫說。他講話的聲調溫和動人而特別，而且極力裝得客氣：一個生氣而急性的人在決心不要失態的時候往往是這樣的。可是兩人都極力避免彼此的目光，因此當前這局面變得越來越叫人受不了，於是洛瑪秀夫用問詢的口氣提議道——

「咱們一路往前走，也許更好一點吧？」

被過路行人踏平的彎彎曲曲的小道穿過一大塊白白的甜菜田。遠處，可以遙遙看見那小城，白房子，紅房頂。兩個軍官並肩走着，可是彼此又分明極力想離得越遠越好；甜菜的茂盛的、多汁的厚葉子在他們脚下受着踐踏，搗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兩人固執的沉默着，

臨了，深深的提一口氣，尼古拉葉夫明明費了不少力氣，總算開口了——

「首先，我得問你一個問題。你對我內人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是不是一直表示着正常的尊敬和關切？」

「我不懂你這話是甚麼意思，烏拉第米爾·耶菲莫維奇，洛瑪秀夫答道：「可是我也有一个问题……」

「對不起，尼古拉葉夫用尖利的口氣打斷他的話，「爲避免混亂起見，我們得輪流提出問題來——我先問，你再問。現在我們來坦白的談一談，別瞞着心裏的話。先回答我這個問題。假使我內人——她的名譽——成了笑罵和中傷的對象，這在你難道全不在意嗎？不，不，別打斷我的話。我想，你總不能否認我待你素來是一片好意，我們家裏招待你，素來把你當作一個知己朋友——甚至當作一個親戚吧。」

洛瑪秀夫一脚踏空，在鬆鬆的泥土上絆了一下。他用發窘的聲音吞吞吐吐答道——

「放心，烏拉第米爾·耶菲莫維奇，我永遠感激你和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

「唉，我問的不是這個，尼古拉葉夫說，氣憤的攔住他的話。「我又不是要求你道謝。我只不過要告訴你，我的內人給一種不堪入耳的、胡說白道的閒話中傷了，那閒話。」（尼

古拉葉夫差不多像喘氣似的吐出這幾個字來，他用手絹擦擦臉——「噫，簡短的說吧，那閒話還牽連到你，我編——她和我——幾乎天天接到頂可恥的匿名信。我恨得要死；我把這些信拿出來給你，那是辦不到的，可是我得把信上的意思講給你聽聽。」尼古拉葉夫講不下去了，可是隨後他又結結巴巴的說：「他媽的——現在聽着吧——」信上說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是你的姘頭，說是——多可怕啊！——你房間裏天天有幽會。全園的人都在講這件事。多大的笑話啊！」

他憤憤的咬牙，吐唾沫。

「我知道誰寫這些信的。」洛瑪秀夫低抑着聲音答道，掉轉身去。

「你知道？」尼古拉葉夫忽然站住，抓緊洛瑪秀夫的胳膊。現在他那勉強裝出來的鎮靜明明已經支持不住。他那野獸樣的眼睛瞪得更大，他的臉變得血紅，唾沫開始在他的嘴角露出來；他帶着威嚇的姿勢朝洛瑪秀夫湊過去，發瘋的叫道——

「原來你知道呀，你居然敢一聲不響，難道你不知道：殺掉那條蛇崽子，立刻止住那種隱在暗處的閒話，明明是你應盡的責任？我的——高貴的唐璜呀，要是你是個上流人，而不是個——」

洛瑪秀夫臉變白了，他用憎恨的眼光瞧着尼古拉葉夫。當時他覺得自己的手和腳跟鉛那樣重，他的頭腦空了，他的心的不正常而猛烈的跳動越發深深的陷進他的胸膛去，他周身打抖。

『我得要求你跟我講話的時候放低一點你的喉嚨，』他用陰沉的聲音打斷他的話，『說話客氣一點，你很清楚的知道我決不容許別人朝我嚷叫。』

『我沒有嚷叫啊，』尼古拉葉夫答道，仍舊用着雖然壓低的、却粗魯的聲調。『我只不過要叫你明白你的責任罷了，我有權利這麼要求你。我們先前的交情給我這權利。要是你還重視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的名譽，不願叫它受沾污，那就別耽擱下去趕快止住這種毀謗。』

『好吧，關於這事，我盡我的力量做去就是，』洛瑪秀夫冷淡的答道。他轉過身走了。走到路中央，尼古拉葉夫又跑過幾步去拉住他。

『請你等一等。』尼古拉葉夫的聲音變得更溫和，甚至好像去掉了有一點堅決和霸道。『現在事情既然終於講明了，我主張我們也應當停止我們的來往。你覺得怎麼樣？』

『大致也一樣。』

「你自己一定已經留意到我們——那是說，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和我在我們家裏招待你時多麼和氣，多麼殷勤。不過，要是我現在不得不——我用不着說下去了；你知道得很清楚在這種內地的窮鄉僻壤，閒話多麼討厭。」

「很好，」洛瑪秀夫陰沉的答道。「我從此再也不到府上打擾就是。我覺得這正是你所希望的吧。還有，我可以告訴你，我早已決心不再進府上的門了。幾天前，我去拜望亞歷山德拉·彼德羅夫娜，坐了很短的一會兒，爲的是把幾本書還給她，可是你可以絕對放心，那一回算是最後一回。」

「對了，頂好是這樣；我認爲——」

尼古拉葉夫沒講完這句話，而且明明心裏覺得很不安。這時兩個軍官到了大路。他們還得走大約三百碼路，纔能到城。他們一句話也不說，甚至彼此連看一眼也不看，只顧並肩走他們的路。他倆誰也不能下決心站住，或者轉身走掉，情形變得越來越尷尬。

臨了，他們到了那城的最遠的幾所房子。一輛「伊思佛茲契克」●走過來，尼古拉葉

● 原文是 "Автомобиль"，一種馬車名。——中譯者。

夫立刻雇下來。

「那麼，就這樣好了，幽里·阿歷克塞維奇。」尼古拉葉夫用敷衍的、不愉快的聲調說着這幾句話，然後上了那「德洛希基」。（一）「再會，*au revoir*。」（二）

兩位軍官沒有握手，他們分別時的敬禮也很草率。洛瑪秀夫站了一忽兒，透過滾滾的煙塵，呆望着匆匆走去的「德洛希基」和尼古拉葉夫的強壯的白頸子。他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是這廣大的世界的頂孤獨頂落魄的人似的；他覺得彷彿在那時，在那地方，他失掉了這以前使他的生活值得活下去的一切東西似的。

他慢慢走回家去。海南在院子裏迎接他，遠遠的朝他露出快活的笑容。他替他主人脫掉外套時，他的臉上放射出親愛和愉快；過了幾分鐘，他又開始跳他平素跳的那種古怪的舞。

「急吃飯沒有？」他用同情而親切的聲調問。「哦，您還沒吃。那我馬上到俱樂部去，取

● 原文 *Droshky* 一種馬車名。——中譯者。

● 法語：再會——中譯者。

點喫的來。我馬上就回來。」

「滾你媽的蛋！」洛瑪秀夫喊道，「不准進我的房間。不管誰來，我也不見——就連沙皇本人來也一樣！」

他一頭倒在床上，把臉埋在枕頭裏。他的牙咬着枕頭布，他的眼睛燃燒，他覺得喉頭有一種割傷的感覺。他要哭。懷着熱烈的渴望，他等候燙熱苦澀的淚水，他希望在這痛苦淒涼的黑暗時候，淚水會使他得到安慰和解脫。並沒帶着對於自己的憐惜心，他心頭重溫今天發生的種種殘酷事情；他故意擴大而且誇張他的恥辱和丟醜，他彷彿袖手旁觀似的帶着憐憫和輕蔑看着自己的可憐的「我」。

然後，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洛瑪秀夫覺得自己彷彿並不是睡着了，也不是打盹兒，只不過是一時間完全不能思想似的。他的眼睛閉着，可是忽然間，他覺得自己重又恢復了充分的知覺，又感到跟先前的痛苦的痛苦。現在房間裏黑透了。他瞧一瞧錶，却原來這神祕的精神恍惚的狀態竟過了五個多鐘頭，弄得他說不出的驚訝。

他這纔覺得餓了。他起床，佩好軍刀，把外套披在肩上，上軍官俱樂部去。從洛瑪秀夫門口往那裏去，只不過兩百碼光景，況且，他素常總要抄近路，走過一些沒造房子的空地和穿

堂門等等。

從 *Salle-à-manger* 彈子間，廚房的半開半掩的窗子射出明亮的光來，可是骯髒的後院堆滿了種種破爛東西，漆黑一片。人時時刻刻可以聽到響亮的談天聲，笑聲，歌聲，和彈子相碰的叮噠聲。

洛瑪秀夫已經上了院裏的台階，忽然聽到他的連長的氣憤而嘲笑的聲音。洛瑪秀夫立刻站住，小心的從 *Salle-à-manger* 的開着的窗口望進去，一眼瞧見司利華上尉的駝背。

他正在結結巴巴的說：『我那一連——連——連人走路——路——路像一個人一樣。』司利華用手掌時而抬高時而放低來表示踏步的整齊一致。『可是那——那——那個混——混——混蛋傢伙把一切事情全搞糟了。』司利華用姆指在空中作了幾個笨拙的和愚蠢的動作。『可是，諸——諸——諸位先生，我對他說——說——說了，「上——上——上別的連去吧，我的好——好——好朋友，要不然，索性脫離本團就更——更——更

好。他媽的，誰要這——這——這樣的軍官啊？」

洛瑪秀夫閉上眼，由於羞恥和氣憤，縮成一團。他生怕萬一自己有個甚麼動作，俱樂部裏所有的軍官會跑到窗口來，瞧見他。他有一兩分鐘站着不動。然後拿外套蒙着頭，連大氣也不敢出一聲，蹣跚腳尖順着牆，摸出大門上了街；他連連敏捷的竄了幾步跨過月亮照着的街面，躲到街對面高牆下面那片深黑的、遮蔽的陰影下面去了。

洛瑪秀夫那天晚上有很長一段時期在城裏的街上游蕩。他常常連自己在甚麼地方走路也不知道。有一回他在尼古拉葉夫的房子下面的陰影裏停住，那所房子的塗着綠漆的鐵皮房頂和白牆被清亮的月光照得光耀奪目。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一點聲音也聽不見。街對面那些房子的輪廓明顯的陰影把這條街切成兩半。

尼古拉葉夫那所房子有一個房間掛着深紅的厚窗簾，裏面點着一盞燈。「我的愛，」洛瑪秀夫喃喃道，「難道你不覺得我站得跟你多麼近，我多麼愛你？」他把手拊着胸口，費了不少力氣纔抑制住他的眼淚。

不過，他忽然心血來潮，暗自想道，雖然彼此中間隔着房子的一道厚牆，他也許仍舊可以使得淑羅琪卡知道自己在這兒。他咬緊牙，握緊手，弄得手指甲鑽進肉，還打了一個冷戰，

彷彿冰冷的螞蟻爬滿自己的身體似的；他開始把自己所有的意志力最集中在單獨的一個目標上。『從沙發上起來。到窗口來。拉起窗簾。瞧，瞧窗外的街上。聽我的話。我命令你馬上到窗口來。』

可是窗簾仍舊一動不動。『那麼，你沒聽見我的話，』洛瑪秀夫喃喃道，心裏又是悲哀，又是憤慨。『你坐在燈旁邊，依偎着他，鎮靜，淡漠，照常美麗。唉，我的天，我的天，我多慘呀！』他長嘆一聲；垂下頭，疲乏得腳底沒力，他仍舊繼續他的憂鬱的流浪。

他甚至走過納森斯基的家，可是那兒燈火全黑了。洛瑪秀夫彷彿看見一個白妖精很快的飛過那房子的一個黑窗口似的。他打了個冷戰，他不敢進去拜望納森斯基了。

過了幾天洛瑪秀夫回想這回狂氣的——獸頭獸腦的——遊蕩，覺得彷彿是一場奇怪的、遙遠的夢似的，不過，這夢却又永遠忘不了。他甚至走到猶太人的公墓，可是他怎麼走去的，他却不知道。那靜寂而神秘的墓地是在城外一個高崗上，四周是一道矮矮的白牆。從茂密沉睡的青草中升起一座座冰冷的墓碑，樸素，沒一點裝飾，彼此相像，背後留下又長又細的影子。在這片陰森森的土地上是一片莊重的、嚴肅的、冷峻的靜寂。

這以後，他看見自己在這城的另一部分了，不過呢，這也許只不過是一個夢吧。他站在

一道長長的、造得堅固的堤壩的中央，那道堤壩橫切過保格河。黑色的水在他腳下慢慢的、懶懶的流去，偶爾河水翻騰一下，彷彿極力要唱出一隻著名的曲子來似的。月亮反映在路起漣漪的河面上，很像一條無限長的、顫抖的柱子，你彷彿可以看見那柱子四周有千千萬萬條魚在水裏游着，慢慢朝遙遠的河岸退去，消失了似的，那邊河岸離這兒很遠，靜寂，黑暗，荒涼。不管他走到哪兒，在城裏也好，在城外也好，總有一股白槐樹花的淡淡的甜香跟隨着他。

這天晚上，古怪的思想進了他的腦子——那些思想有時淒涼憂鬱，有時幼稚可笑。他常常像一個沒有經驗的賭徒帶着青年人的輕浮和樂觀思索着自己一夜中間輸光了全部財產那樣的思索着。照這樣，洛瑪秀夫一而再，再而三的哄騙得自己相信這過去的一天中發生的種種悲慘事情一點也不要緊——哼，不但這樣，他甚至居然把那「威風凜凜的」洛瑪秀夫少尉復活起來，叫他在將軍的嚴格眼光下很圓滿的領導着檢閱的兵操，叫他昂然走在前面身穿着將軍的道謝和誇獎，叫他事後跟他那些快活的同僚喝酒乾杯呢。可是隨後他馬上聽見了菲德羅夫斯基的怒叫威嚇，他長官的侮辱的話語，尼古拉葉夫的痛心的問題和抱怨，於是他又變成那丟盡體面的、斷送前程的洛瑪秀夫了。

一種身體內部的不可抗的力量逼得他在半夜的游蕩中回到先前他在檢閱以後遇見尼古拉葉夫的地方。在這兒，他走來走去，默默想着自殺，倒不是認真要自殺，只不過依照他那沾染很深的習慣在默想中叫自己做一回烈士，做一回英雄罷了。

海南跑出洛瑪秀夫的房間。他的面容由於恐怖而大變。臉色慘白，周身發抖，他匆匆跑到軍官的 *Salon-Parquet*，那兒坐滿了人，一看見海南，大家不約而同的從座位上站起來。「官長——少尉已經——開鎗打死自己了，」海南終於結結巴巴的說出來。大家驚叫起來，人人的臉上現出驚恐。「誰開鎗打死自己？在哪兒呀！哪一個少尉？」末後，有人認出來那人是海南。「諸位先生，這人是海南，你們知道——他是洛瑪秀夫的勤務兵，他是塞加西亞人，你們知道。」大家連忙跑到洛瑪秀夫家裏，有些人甚至來不及戴上軍帽。大家發現洛瑪秀夫躺在地上；他身旁地板上是一大灘鮮血，在血裏找到一把手鎗，是著名的斯密司·威森廠造的。本團的軍醫茨諾伊科費力的擠進人羣，當時那小房間的各個角落全給軍官擠滿了。「朝太陽穴開的鎗，」他在大家的靜默中說。「甚麼都完了，沒法辦了。」旁觀的人羣中有人低聲說，「諸位先生，在莊嚴的死亡面前，脫下你們的帽子。」許多人在身上畫十字。維阿特金在桌子上找到一個字條，亡人臨死用鉛筆在那字條上寫了幾行。維阿特金

吃著——

「我寬恕一切人。我是憑我自己的自由意志自殺的。我活不下去了。請把這消息
委婉的透露給我母親。」

喬治·洛瑪秀夫。」

大家面面相覷，每個人都在此的臉上讀出一個沒說出口來的念頭：「我們是殺死他的人。」棺材上覆蓋着金線的錦緞，由八個同僚扶着，輕輕的搖晃着，所有的軍官全參加上喪的行列。軍官後面是第六連的士兵。司利華連長陰沉的皺着用維阿特金的善良的臉給眼淚弄得不像樣子，可是現在到了街上他努力振作起來。勒保夫——啊，黃金的心——不斷的涕泣着，一點不替自己的激動臉紅。死亡進行曲的低沉的樂聲聽起來像深長沉重的嘆息一樣。本團軍官的太太小姐們全都來了，淑羅琪卡也在內。「我吻過他，」她心裏帶着絕望，想道，「我愛他——我原本可以救他。」「太遲啦！」洛瑪秀夫想着，苦笑。軍官們送他們的去世的同僚下葬，一路上彼此輕聲談話。「唉，」人人暗自想道，「我多麼替他可惜。」

啊，可憐的人吶。多好的朋友，多漂亮，多能幹的軍官！——對了，對了，這是實在的，可是我們以往却沒有看出他的長處來。」死亡進行曲的樂聲聽起來越發響了，越發動人了。那是貝多芬的不朽的樂曲「英雄的靈前。」可是洛瑪秀夫已經躺在棺材裏，冰冷而沉靜，嘴唇上浮着一個永久不變的微笑。他的胸上放着一個樸素的紫羅蘭花束，可是誰也不知道那花束是打哪兒來的。他已經寬恕了一切人——淑羅琪卡，司利華，菲德羅夫斯基，叔爾果維奇——一切人。可是他們的眼淚不算白流。他倒真是死了的好；他太善良，太純潔，這世界容不下他。

這陰森森的、沉默的獨白逼得洛瑪秀夫的眼睛流出眼淚來，可是他沒擦掉。想像自己是個烈士，是人類惡意的無辜受害人，是太甜蜜了。

現在他走到白甜菜田，那田的廣大面積給了洛瑪秀夫一種差不多鬱悶的影響。他爬上一個小山坡，那山坡就在峽谷旁邊，鐵道就在峽谷裏鋪展着。

他站在那兒。峽谷的這一邊正在深深的陰影裏面，可是對面那一邊給月光照得通亮，

人也許會覺得可以看清每一根草似的。在洛瑪秀夫現在所站的地方，正是峽谷中很陡的地方，谷底的鐵道給來往的火車擦得很亮，照耀着。在鐵路的那一邊，遠遠的一個空場子上，可以看見整整齊齊排列着金字塔一般的白帳篷。

在峽谷的坡下不遠是一塊小小的平地。洛瑪秀夫走下來，到那平地，坐在青草上。他又餓又累，覺得很難受，他的腿乏得發抖。他背後那片沒有人煙的田野，那儘管夜色深重却仍舊清新透明的空氣，那沾着露水的青草——一切都陷入深沉的隱伏的透徹的寂靜那種萬籟俱寂的肅靜。在洛瑪秀夫，覺得就像耳朵裏有着強烈的噓噓聲一樣。難得從車站的火車頭聽見一聲汽笛的長鳴；那種笛聲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含着專橫的、暴躁的、恐嚇的意味。

洛瑪秀夫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羽毛樣的白雲停在他的上空，一動不動；可是圓圓的月亮在黑暗的天空很快的滑過那些雲。天空顯得冰冷、光禿、無邊無際，吸牢了洛瑪秀夫的目光。天地中間那無限的空闊在他看來似乎裝滿了永在的恐怖和永在的希望。『在那兒居住着——上帝，』洛瑪秀夫想道，忽然，純真的憂愁、憤怒、自憐，勾上了心頭，他熱烈的、苦苦的低聲訴道——

『上帝，您爲甚麼掉過臉去丟下了我？——一條可憐的毛毛蟲，一粒沙子——能夠

做出甚麼錯事來得罪了您？您偉大，您善良，您甚麼都看得見，甚麼都聽得見——您爲甚麼這麼不公平的，惡意的對待我來自鳴得意？」

可是隨後，他想到他的話得罪了神，馬上滿心驚恐，他就熱烈而痛苦的接着說下去——

「不對，不對；饒恕我的有罪的話，忘掉我的有罪的話吧。我知道您既聰明又仁慈，我決不會再抱怨。您看怎樣好，就怎樣處置我吧。我永遠帶着感激和國順的心遵從您的意念。」

隨着這些懺悔和改過的虔誠話語，他靈魂的深處生出一種祕密的、偉偉的念頭，心想他既鄭重答應了服從上帝的意念，也許會感動得無所不見的上帝忽然爲他大顯神通，弄得今天這一天的種種哀愁和煎熬會變成只不過一場噩夢。

「你在哪兒？」那時車站那邊一個火車頭用短促的、憤怒的、焦躁的笛聲喊叫道。另一個火車頭立刻用低沉威脅的聲調答道：「我來啦。」

破谷的對面斜坡上給月光籠罩着，從那兒可以聽見低柔的沙沙聲。爲了看看是怎麼回事，洛瑪秀夫從草地上抬起頭來。一個灰色的、不成形狀的、不大像人的東西溜下斜坡，到了谷底。儘管月光明亮，可是要看清在高高的青草中走路的那夜行人，却很困難。只有藉了

他的影子的移動，人纔能用眼睛追隨着他的下坡。

現在他正在跨過鐵道。「從各方面看來，洛瑪秀夫猜測着，「他是個軍人。不管怎樣，那是個人，可是那會是誰呢？是個醉漢呢，還是一個夢遊人？」

那怪人已經跨過鐵道，走進陰影，費力的爬上洛瑪秀夫騎着的坡上來了。洛瑪秀夫現在看得清清楚楚，那游蕩的人是個兵，可是隨後，一轉眼，洛瑪秀夫看不見他了。過了兩三分鐘，又看見他。一個沒戴帽子的刺光的頭在洛瑪秀夫那方向慢慢升起來，洛瑪秀夫現在一點不費事的認出來那人是他那一排兵中站在左翼的兵——那倒楣的赫里阿尼科夫。

赫里阿尼科夫光着頭，手拿着帽子，走他的路，眼睛呆呆的望着前面。他明明受着一種內心的神祕力量的支使，一步步往前走。他走得離洛瑪秀夫很近了，洛瑪秀夫的外套幾乎碰到他的外套。月亮的光芒在那呆滯不動的瞳仁裏反映着，他的眼眶不自然的張大。

「赫里阿尼科夫，是你嗎？」洛瑪秀夫叫道。

「啊！」兵士喊道，立刻停下來，周身打抖。

洛瑪秀夫從地上跳起來。他看見眼前現出一個不成樣子的臉，白得跟死屍一樣，嘴唇綻裂，流着血，一隻眼睛腫了一大塊，顏色發青，幾乎睜不開。在朦朧不清的夜光中，那人所受

的無理強暴的傷痕現出越發可怕的样子。洛瑪秀夫望着赫里阿尼科夫，他的思想這樣起伏着：『看啊，這人今天跟我一塊兒給全團入帶來了羞恥。我倆同樣值得可憐。』

『你上哪兒去，我的朋友？怎麼回事啊？』洛瑪秀夫用頂溫和的聲調問道，他不假思索的把自己兩隻手放在那兵的肩膀上。赫里阿尼科夫用他那隻沒受傷的眼睛呆望着他，現出嚇得魂靈出竅的人的茫然神情，可是他立刻回轉頭去。他那原本緊緊抵着的流血的嘴唇慢慢張開，發出輕微的吧的一聲，可是他所能說的話只是相噁的咕嚕一聲。洛瑪秀夫心頭忽然感到噁心得受不了，他的胸口和肚子感到一種通常在昏厥以前總有的感覺。

『誰打了你，呢？告訴我來，在我身旁坐下來。』他拉着那兵的衣袖叫他坐下來。赫里阿尼科夫順從的倒下來，像一個木頭人倒下來似的，無聲的坐在洛瑪秀夫身旁的濕草地上。

『你上哪兒去？』洛瑪秀夫問道。赫里阿尼科夫坐在那兒一句話也不回答，坐着的姿勢很不自然，也很不舒服，他的腿盤着。洛瑪秀夫看見他的頭慢慢垂下來，在胸口那兒幾乎看不見的微微點着。洛瑪秀夫又聽見那短促的、相噁的咕嚕聲音，他滿腔是說不出的憐憫。

『我猜你大概是要跑掉吧？戴上你的帽子，聽着，赫里阿尼科夫。這會兒，我不是你的官長或主官，而是跟你自己一樣，只不過是個孤獨的、倒楣的、身敗名裂的人罷了。我明白要你活下

去是多麼困難，多麼苦惱，因此老老實實對我講明吧，把心裏的話全說出來吧。也許你想要自殺吧？」他低抑的悄聲說道。

洛瑪秀夫又聽見那兵士的喉頭有一種咯咯的聲音，可是他一句話也沒說出口來。同時洛瑪秀夫聽見他那受苦受難的同伴從頭到腳在發抖，好像覺得寒冷似的；洛瑪秀夫自己也感到壓抑不住的恐怖。這在狂熱的激動中度過去的無眠的夜；這孤獨淒涼的感覺；這月亮的永不改變的、鬱悶的冷光；他腳下的峽谷的黑底；他身旁這啞口無言的、受盡殘忍虐待的兵士——這一切，在他看來，好像是一個瘋狂的、受不了的惡夢——那種常常報告死亡光臨的夢。可是隨後他馬上又對身旁那不幸的可憐蟲感到無限的憐憫，他馬上清清楚楚的感到他自己的悲哀跟赫里阿尼科夫的殘酷的命運比較起來，是多麼渺小，多麼輕微。懷着誠懇的溫情，他拿胳膊摟着兵士的頭頸，用力的拉他到懷中，熱烈的說——

「赫里阿尼科夫，你覺得生活過不下去，可是我的朋友啊，相信我，連我也是個極不幸的人呢。我所生活的那個世界，在我，成了一個謎。一切都那麼野蠻，殘忍，沒意義。不過，人得有副性纜行，人得學着隱忍纜行。」

赫里阿尼科夫的垂下的頭忽然落在洛瑪秀夫的膝上，他用兩條胳膊抱住頭。由於他

那抑制的涕泣，他周身發抖。

「我再也受不了啦，」他終於說出口，「我受不下去啦。啊，老天爺！他們打我，他們挖苦我；那些伍長逼我買酒，逼我拿出錢來。像我這樣的窮鬼，上哪兒去弄錢來？於是他們又打我——我呢，從小就害着一種永遠治不好的病——一種很厲害的痔漏。」

洛瑪秀夫俯下身來湊着他的頭，那頭抵着洛瑪秀夫的膝蓋向前向後的搖晃。他聞到那兵士的醜陋的、不健康的、身體上的臭味，和他那大衣的惡臭，那大衣遇到寒冷的夜晚在他的帳篷裏當作被蓋用。那青年軍官的心對於自己，對於自己的職業，對於全世界，生出無窮的悲哀和厭棄。懷着熱情洋溢的心，他把自己的額頭放在赫里阿尼科夫的燃燒的頭和短硬的頭髮上，同時聲音低微得幾乎聽不見的悄聲說——

「我的兄弟！」

赫里阿尼科夫抓住洛瑪秀夫的手，在那手上落了幾滴熱淚。洛瑪秀夫甚至感到兩片冰冷的、濕黏的嘴唇吻着他的手指頭，可是他沒縮回手來，他講着簡單的、撫慰的、動人的話，就跟人對一個哭泣的、受委屈的小孩講的話一樣。

然後他把赫里阿尼科夫送回野營，又派人找夏波法連科來，那人是今天第六連的值

班士官。那人匆匆忙忙，來了，衣冠不整，拿惺忪的睡眼，逡巡了一忽兒，抓抓前胸，又搔搔後背。純粹是沒事找事做。打了好幾個大呵欠以後，他纔漸漸明白他現在站在甚麼地方。

洛瑪秀夫吩咐他取消赫里阿尼科夫當晚所擔負的勤務。

「官長，這也，許有點不合規矩吧。」

「不用多話！」洛瑪秀夫用氣憤的聲音喝道。「明天報告連長，就說你是照我的吩咐行事的。」然後回過頭對赫里阿尼科夫說：「你要記住，明天我們在我家裏見面。」回答是一個長久的、害臊的、感激的注視。

洛瑪秀夫順着野營慢慢走回家去。有一個帳篷裏正在低聲談天，引得他站住了聽：「你們猜怎麼着，伙伴們，」一個壓低喉嚨的聲音說，「這魔鬼打發他手下一個頂出色的精通妖法的人去找那兵。等到那精通妖法的人見到那兵，就向那兵照這樣喊道：『叫我看起來，兵算得了甚麼呀！我要吃了他。』」那兵答道，「你辦不到喲，老傢伙，因為我自己也精通妖法呀——」

洛瑪秀夫不久又到了那峽谷。他對人生又感到說不出的厭惡，對上帝創造萬物的工作的空洞無意義，又感到說不出的輕蔑。下坡時，他忽然站住，抬起眼睛來望着天上。他又看

見那冰冷的、無邊無涯的蒼天；他又感到夾雜着恐懼和痛苦的熱望；他幾乎不由自主的舉起拳頭來恐嚇的向着天空，還用一個狂怒的人的聲音，用難聽的瀆神的話，向上帝的萬能挑戰，竟敢請求上帝來折斷他的手腳來證明他的萬能。

洛瑪秀夫從容不迫的閉上眼睛，倒下地來，滾下山坡，滾到鐵道旁邊，却一點沒受損傷。竄了兩下，他到了對面的山坡，一口氣不停的上了坡頂。他的鼻孔張開，他努力恢復呼吸，他的胸口猛烈的起伏着，可是在他靈魂的深處，却燃燒着一種充滿惡意的歡喜和挑戰的、驕傲得意的感覺。

原书空白页

十六

新兵訓練所正在上軍事訓練的課程。在一個四門緊閉的房間裏，在排成四方形的板檯上，坐着第三中隊的士兵，彼此臉對着臉。在那四方形的中央，謝洛希丹下士走來走去。附近，在同樣一個四方形的中央，立着下級士官夏波法連科。

「彭達連科！謝洛希丹用尖銳的高聲叫道。

彭達連科像一個「盒子裏的傑克」●似的跳起來，兩腳在地板上一收攏，碰成砰的一聲。

「現在，彭達連科，假定你拿着鎗立正，司令官走到你面前，問你：「你手裏拿的是甚麼，

● 一種小孩的玩具；是一個小盒子，一打開盒蓋，就有個小娃娃從裏面跳起來。——中譯者。

「彭達連科！你應該怎樣回答纔對？」

「鎗，」彭達連科想了一想，說。

「不對！你真是跟我說你管它叫做鎗嗎？在家裏你固然可以管它叫做鎗，可是在軍隊裏，那却叫做勃丹廠製造的、狙擊用的、小口徑的、裝子彈的步鎗。現在學着說一遍，你這王八蛋！」

彭達連科一口氣唸完，他明明背熟了。

「坐下！」謝洛希丹開恩的命令道。「把那步鎗給你，是做甚麼用的？」他那嚴厲的目光在全班人中逡巡着。「希朱克！你回答這問題。」

希朱克帶着陰沉的表情站起來，用深沉的低音，夾着鼻音，講起來，講得很慢，一句話斷成好幾段，好像每一段後面有個句點似的：

「給我這鎗，爲的是，在和平時期，我可以練習着用它。可是到了戰爭時期，我可以拿它保護皇上，和我的國家，來抵抗敵人。」他停住，抓抓鼻子，含糊的又補一句：「不管是國外的敵人也好，國內的敵人也好。」

「對！你記得很清楚，希朱克，只是你講話沒精神。坐下。現在，奧維契金，告訴我，我們管甚

麼樣的人叫做國外的敵人？」

奧維契金是一個從奧爾洛夫城來的生氣勃勃的兵，他回答得很快，很活潑，滿是興奮：
「國外的敵人是指那些也許會同我們作戰的國家；法國人啊，德國人啊，意大利人啊，土耳其人啊，歐洲人啊——」

「等一等，」謝洛希丹攔住他的話。「這些，在講義裏並沒有。坐下。現在告訴我——阿爾希波夫我們的國內的敵人是誰？」

他把「國內的敵人」唸得很響，好像要加重語氣似的，而且對那志願兵瑪考搔意味深長的瞟了一眼。

那呆笨的、滿臉麻子的阿爾希波夫固執的一聲不響，站在那兒眺望窗外。在入伍以前他是個活潑的、懂事的、聰明的小伙子，可是一上講堂，他就像個低能兒似的那困難明明在於他那健康的頭腦已經習慣了遊行或思索鄉村生活中那些簡單明瞭的事情，因此完全不能瞭解假設的問題和實際生活中間的關係。因這緣故，他不能瞭解，也不能學習頁簡單的事情，弄到他的主官大大的喫驚和生氣。

「怎麼樣啊？我還得等多多少少功夫，你纔能準備好你的回答呀？」謝洛希丹叫道，開始生

氣了。

「國內的敵人——敵人——敵人——」

「你不知道？」謝洛希丹用恐嚇的聲調叫道，他差點要向阿爾希波夫撲過去，可是斜眼瞧了軍官一眼，他纔算罷了手，光是搖搖頭，可怕的轉動着眼珠了事。「好，聽着。國內的敵人是那些違抗法律的人；比方說，我們國內的敵人——」他向奧維契金的尖利眼睛看了一眼。「你告訴我們吧，奧維契金。」

奧維契金跳起來，快活的叫道：

「譬如叛徒啊，學生啊，偷馬賊啊，猶太人啊，波蘭人啊。」

夏波法連科正在忙着考問旁邊那一隊人。在樞子中間穿來穿去，他手拿着軍人手冊，提出問題來。

「索爾邱伊司，哨兵是甚麼？」

索爾邱伊司是個立陶宛人，眼睛一開一閉的努力思索着，叫道：「哨兵必須清廉，不收賄賂。」

「嗯，還有呢？」

「哨兵是一個奉派到固定地點去的兵，手裏拿着鎗。」

「對。索爾邱伊司，我看你用功起來了。巴厚茹科夫，爲甚麼要把哨兵派到那兒去？」

「爲的是他不至於睡覺，打盹兒，抽煙，或接受賄賂。」

「還有口令呢？」

「爲的是他可以把口令傳達來往的軍官。」

「對，坐下。」

夏波法連科先前已經注意到志願兵佛金的臉上的譏諷的笑容，因這緣故，他分外嚴厲的喊道：

「現在，志願兵！可是立正就是這個樣子嗎？你的長官問你話的時候，你應該站得像槍杆那麼直。你說說看，軍旗是甚麼意思？」

那志願兵胸前帶着大學的校章，恭恭敬敬站在那位下級士官面前，可是他那年青的灰眼睛放射出嘲笑的光芒。

「軍旗的意思是指神聖的戰旗——」

「錯啦！夏波法連科氣憤的插嘴道，把軍人手冊在手掌上重重的拍一下。」

「不，那是很對的。」佛金鎮靜的說。

「甚——麼？要是你的長官說不對，那就是不對。」

「翻開書，您自己看看好了。」

「我是你的長官；既是長官，我當然比你知道得清楚。你倒說得好，也許你以為我該進一回軍官學校去受教育吧？你懂得甚麼，你甚麼叫做戰「旗」啊？應該唸作「欺」！跟本沒有「旗」這種唸法。神聖的戰「欺」——」

「現在，別拌嘴啦，夏波法連科。」洛瑪秀大插嘴道。「接着上課吧。」

「是，大人！」夏波法連科諂媚的說。「不過，容我報告大人一聲，這些志願兵未免太會自作聰明啦。」

「行啦，行啦，接着上課吧！」

「是，大人——林里阿尼科夫！誰是本隊的司令官？」

林里阿尼科夫用茫然的眼睛呆望着那位下級士官。從他嘴裏發出來的聲音是略的一聲，就像是一隻嘎聲的烏鴉發出來的聲音一樣。

「答話呀！」夏波法連科氣憤的叫道。

「步——」

「怎麼樣？「步」還有呢？」

洛瑪秀夫剛剛掉轉身去，却聽見他低聲說道：「你等着瞧吧！下了課以後我不捧你一頓糗怪。」可是洛瑪秀夫剛剛回轉身來向着他，他却又和高氣的高聲說道：「步——」嗯，下面怎樣呢，赫里阿尼科夫？

「步兵少尉，赫里阿尼科夫用斷斷續續的、嚇慌的聲調喃喃道。

「唉——唉！」夏波法連科咬着牙說。「我們拿你怎麼辦纔好嘞，赫里阿尼科夫！我一想到你的前途，真替你擔心；你活像一個駱駝，可是你連說一句清清楚楚的話叫人聽明白的，本事也沒有。你一點也沒有學習的意思。問你站在那兒，站到下课為止；飯後上我那兒去，我要單獨教你一個人。葛雷琴科本隊的司令官是誰？」

「今天是這個樣子，明天也是這個樣子，我這一輩子永遠這個樣子啦！」洛瑪秀夫從這一隊走到那一隊，暗自想道。「我是不是應該放棄這生活？我是不是該退役？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

上完課。那些兵在操場上忙着，那操場是作射擊演習用的。一部分人在一個鏡子前面

學習放鎗，一部分人學着開鎗打靶，還有一部分人學着用步鎗射擊。勒保夫准尉的清朗活潑的次中音的喉嚨對第二小隊發着命令，遠遠的就可以聽見。

「向右——轉！本隊放鎗——一，二！」
「本隊」這兩個字他拉着長音，然後忽然喊道：
「放鎗！」

鎗聲轟然一響，勒保夫又用他那快活的、迷人的聲音喊道：

「瞄準！」

司利華從這一隊走到那一隊，個個慢騰騰的走着，一面挑毛病，一面講粗野的話：

「拿鎗是這樣的拿法嗎？誰都會當你是個教堂裏的執事，端着蠟燭呢！你哼開嘴巴幹甚麼呀？卡爾泰秀夫？你想喝粥嗎？上士，下了操，把卡爾泰秀夫禁閉一個鐘頭！你怎樣穿外套的，維節尼葉夫？看看這樣子，你個懶傢伙！」

在射擊演習以後，那些兵把步鎗堆成一個個小堆，他們自己就在那一堆堆鎗旁邊的春天的嫩草地上坐下來，那些嫩草已經給兵士的鞋踩壞。那是一個溫暖晴朗的日子。空氣中瀰漫着小白楊樹的樹葉氣味，有兩排白楊順着石砌的道的兩邊栽種着。維阿特金又走到洛瑪秀夫這邊來：

「又在胡思亂想嗎，幽里·阿歷克塞維奇。」他說。「這有甚麼用呢？上完操，我們上俱樂部去喝它一兩盅，你就會好了。」

「我覺得無聊，我的好巴維爾·巴夫里奇，」洛瑪秀夫厭煩的說。

「我承認這種操練是沒甚麼意思的，」維阿特金說。「可是那有甚麼辦法呢？這些兵總得學會他們那種行業啊，要不然，大戰一爆發，那可怎麼辦？」

「話說回來，甚麼叫做戰爭？」洛瑪秀夫悲哀的說。「爲甚麼——也許那不過是大家的一個誤會，大家的錯處，一種瘋狂罷了。你的意思是告訴我，殺人是合乎自然的？」

「唉，叫魔鬼來應付你那套哲學吧！要是德國人忽然來攻打我們，誰來保衛俄羅斯？」
「那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也答不出來，」洛瑪秀夫乾脆的答道。「我不知道，不過

「照我看來，」維阿特金說。「我想如果你關於戰爭的觀念是這樣，那你還是退役的好。在我們這行職業中，我們是不應該胡思亂想的。不過，唯一的問題是，要是我們不當兵，我們幹甚麼去呢？我們甚麼也不懂，只會喊「左右」！那麼，哪兒有人會用我們？當然，我們只好去死，那倒是實話。而且我們也非死不可，因爲我們慢慢就會找不到飯喫，食物是沒人白給

的啊，你知道。所以，哲學家先生，還是上完操跟我上俱樂部去的好。」

「很好。」洛瑪秀夫淡漠的說。「要是你問我，我就要說我們過的是豬的生活；可是你又說過，要是誰這樣想，誰就該乾脆退役的好。」

他們一面談着，一面慢慢走着，末了走到第四小隊的附近停住。兵士們圍繞着排成堆的步鎗，或是坐着，或是躺着；有些人正在喫麵包，因為兵士們是成天價喫麵包的，不管在甚麼情形下都是這樣，在檢閱時也好，在操演中的休息地方也好，在教堂中做懺悔以前也好，甚至在受體罰以前也一樣。

洛瑪秀夫聽到一個低低的、挑逗的聲音說：

「赫里阿尼科夫！我說，赫里阿尼科夫！」

「幹麼？」赫里阿尼科夫用鼻音噓聲噓氣的、乖張的說。

「你在家裏幹甚麼？」

「做活兒。」

「做甚麼活兒，你這笨蛋！」

「甚麼活兒都做——種田啊、趕牛啊。」

洛瑪秀夫看了一眼赫里阿尼科夫的灰白可憐的臉，心裏又感到一種不自在的痛苦。

「步鎗演習啦！」司利華在場子中央喊道，「軍官們各回本位。」

那些兵拆散鎗堆，忙忙亂亂的各歸了行伍。

「歸隊！」司利華發命令道。「稍息！」

然後，走近他那一連兵，他喊道：

「執鎗演習——大聲的喊注意！」

「一！」兵士們喊道，把各自的鎗舉得高高的。

司利華在他們當中穿來穿去，態度悠閒，說着簡短的語句：「把刺刀舉高——手拿着

鎗底。」

然後他又站在那連人前面，發出命令來：「二！」

「二！」兵士們喊道。

司利華又在他們當中穿來穿去，看看他們練的是不是正確。

練過分隊執鎗演習以後再整連演習，然後操演迂迴戰術，排成四列縱隊，裝刺刀，拔刺刀，和別的花樣。洛瑪秀夫像個自動機器似的按照規定執行他的任務，可是維阿特金無意

中說出來的話始終在他腦子裏盤旋着：『要是我這樣想，我就不該再在軍中當差。』於是種種的戰爭技術——純熟的隊形變換啊，靈活的步鎗演習啊。還有種種戰術和堡壘建築學；爲了這些他已經荒廢了他一生中黃金時代的九年，將來還要一輩子幹下去，而且不很久以前他還覺得那些事情重要而充滿智慧——這一切，忽然間，變得死氣沉沉，變得不合人情，成了沒價值的發明，成了一種普遍的自欺，活像一場荒唐的夢似的。

操演完結，他和維阿特金上俱樂部去，兩人一塊兒喝了很多酒。洛瑪秀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吻着維阿特金，伏在他肩頭上嚎啕大哭，抱怨自己的空虛悲慘的生活，又抱怨沒人瞭解自己，還抱怨說有一個女人不愛他——她究竟是誰，那他可不肯說出來。維阿特金呢，一杯連一杯的喝着，只是不時帶着輕蔑的憐憫說——

『洛瑪秀夫，你頂糟的地方，是你不會喝酒。你剛喝了一杯，就發起酒瘋來啦。』

然後他忽然用拳頭威嚇的敲着桌子，喊道：『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我們就死！』

『我們就死，』洛瑪秀夫悽悽的說。『死算得了甚麼？小事一椿，我的心痛啣！』

洛瑪秀夫不記得自己怎樣回的家，上的床。他覺得自己駕着一片厚厚的藍雲浮游着，在那雲上鋪着成千成萬的小鑽石。他的頭似乎脹得非常，一個悽悽的聲音喊着，那聲

骨弄得他覺得噁心。

「一二一」

原书空白页

從這天晚上起，洛瑪秀夫經歷到一種深刻的、內心的轉變。他跟他的同僚完全斷絕來往，經常在家喫飯，從不參加本團主辦的 *soirées dansantes*，而且酒不嗜了。他變得老了，成熟了，持重了，他自己也明白自己變了，因為他看見自己用鎮靜的聽天由命態度應付生活的考驗和災難。他又常常回想很久以前在書中讀到的、或在談話中聽到的那種主張，說是人的一生活許多階段合成的，每一個階段前後一共七年，說是在每一個階段中，不但人的生理組織完全變了，而且人的性情，人的人生觀，人的嗜好，也完全變了。洛瑪秀夫滿二十一週歲，正是不久以前的事。

那兵士赫里阿尼科夫常來看他，可是起初，是請了好幾回，他纔來的。後來，他越來越勤起初，他叫人覺得彷彿是一條挨餓的而且挨了打的狗，瞧見別人伸來的愛撫的手，也不由得退縮似的；可是洛瑪秀夫的仁慈和善意漸漸消散他的恐懼和窘促，使得他生了感激和信任。洛瑪秀夫帶着近乎懺悔和羞恥的心情，勸赫里阿尼科夫講了很多他生活的苦況和他家庭環境的寒苦。他家裏有爹有媽，他爹是個嗜好喝酒的人，此外他還有一個半獸的兄弟和四個姊妹。他家的一小塊田地已經被當地的『村會』（*Commune*）違法的、不講理的沒收了，後來那村會還算客氣，總算容讓這些可憐的難民，住在一所破敗不堪的茅屋裏。家中年紀大一點的人作了短工，給陌生的、偶爾的雇主雇用，年紀輕一點的呢，只好出門討飯。因此，現在赫里阿尼科夫不能指望他的家人接濟他，而且，自己的身體又不好，更沒法在當差剩下來的空閒時間中做點賺錢的手工。可是當兵的生活，沒錢用是過不下去的。國家關給他的餉是二十二個半戈比，他得拿這筆錢支付買茶，糖，肥皂，等等的錢，此外對那些貪財的、黑心的下級士官，少不得又要孝敬幾文。凡是不能用禮物，用金錢，用杜松子酒賄賂那些搗蛋的士官的小兵，準會遭殃。他無可奈何的受盡侮辱和無情的虐待；兵營裏一切艱苦而骯髒的工作全無情的落在他的身上。

洛瑪秀夫懷着驚奇、恐怖和痛苦恍然大悟，明白命運之神已經把他自己和那些成千成萬的灰色「赫里阿尼科夫們」和那些蒙昧而粗野的、受盡軍官冷冰冰的淡漠和殘忍的、澀着長期屈辱的苦役的、沒人保護的可憐蟲們，用頂緊的結子天天拴在一塊兒了；可是頂頂可怕的是，沒有一個軍官認為這些彷彿用一個槓子鑄出來的奴隸羣衆除了是連、營、團中的構成分子以外，還是人——在這以前，連洛瑪秀夫自己也和那些軍官一樣。

洛瑪秀夫盡自己的力量不時替赫里阿尼科夫謀到一筆小小的進款。當然，一個作軍官的既有了這種和別的仁慈舉動，不久就惹起本連人的注意。洛瑪秀夫常常聽見那些下級士官當自己的面怎樣用可笑的、過分客氣的態度和口吻對待赫里阿尼科夫，連司利華連長也看出洛瑪秀夫對待士兵的態度明明大變，就不止一次的批評道——

「該——死的自由主義分子——跑到這兒來憤壞了那些兵——該好好揍他一頓纔對——這些混蛋傢伙啊，真該活活的剝了皮纔對！」

現在，洛瑪秀夫越來越沉湎在孤獨和反省中；一個月以前受嚴禁時想出來的種種奇特的、糾纏不清的念頭，那時弄得他心亂如麻，現在更常常來在他的心頭。這種情形通常是在每天下班以後發生，那時他在自己住宅附近安靜的密林裏默默的走來走去，寂寞而鬱悶

的聽飛來飛去的甲蟲的低沉的嗡嗡聲，或用夢幻的眼睛凝望着蒼蒼色的、很快的黑下來的天空。

洛瑪秀夫的新生活充滿了變動不定的豐富感想，這使得他很驚異。在過往的日子，他甚至從來不敢想到像人類思想那麼簡單普遍的東西裏面會潛藏着那麼純潔而平和的喜悅，那麼偉大的威力，那麼祕密的深邃。

洛瑪秀夫已經無可挽回的決定：等到自己做實習軍官的期限一滿，絕不再在軍中服務，決計加入預備軍，可是他還不知道上哪兒去找適當的工作和收入來維持生計。他暗自考慮種種可以做的職業——郵局啊，海關啊，電信局啊，鐵路啊，等等。他仔細想想自己是不可以找到田莊管理人的職位或做文官的機會。這時，他想到世界上有那麼多不同的行業和職業，不禁大嘆一驚。「那些職業怎麼生出來的？」他想到，「那麼多荒謬的、可笑的、奇怪的、多多少少叫人憎惡的職業——甚麼看守監獄的啊，賣藝的啊，江湖醫生啊，教授啊，戲子啊，給狗剪毛的啊，警察啊，變戲法的啊，妓女啊，搓澡的啊，獸醫啊，掘墓的啊，教堂的執事啊，等等，等等？恐怕沒有一樣人類的發明或胡鬧（不管它多麼無聊，怪僻，野蠻）沒立刻找到心悅誠服的人替它完成，替它實現吧。」

照這樣更深的想下去，他又驚奇的想到數不清的混飯喫的「勞心的」職業，那些職業全是由於不信任人類的廉恥心和道德心，這幾建立起來的——比方說各式各樣的督導啊，官吏啊，稽查員啊，視察啊，警官啊，海關人員啊，會計人員啊，審核官啊，等等的；只有斷定人類天性喜愛犯罪或貪污，或敵不住犯罪或貪污的引誘，他們那些人的生存纔有理由。

他又想起牧師，教員，律師，法官——總之，想起那些依照工作性質總是不斷的跟別人的思想，奮鬥，悲哀，苦難，密切相關的人。一想到這些人，洛瑪秀夫得了一個悲慘的結論，他認為這些人是比別人更冷酷的、更鐵石心腸的、更自私自利者，他們給自己穿上自私的外表，很快就暮氣沉沉的只求形式，敷衍鬼混，從此變得僵硬。他知道此外還有一夥人專門創造而且研究人類物質方面的奢侈的享樂——工程師啊，建築師啊，發明家啊，工廠主人啊，等等的，那些人同心協力替人類的世俗享受想出種種妙不可言的花樣來，他們自己一心一意聽有錢有勢的人的使喚調度。他們只想到他們自己的利害，只想到他們自己的窩兒，只想到他們自己的子女，因此，他們變成了黃金和專制的奴才。那麼，天下還有誰來扶起赫里阿尼科夫，教導而且安慰這受盡虐待的奴隸，對他說：「兄弟，跟我握手吧？」

沉思着這一類的事情，洛瑪秀夫固然很慢慢的、暗中摸索的、探到人生的偉大問題，可是

越探越深。以前，在他看來，世界上的事情是再簡單也沒有了。世界上的人分成兩大類，不管就大小或重要來說，那兩大類都很不相同。一類是軍官那一幫人，構成一個軍事的階層，只有他們掌握着權力，榮耀，富貴，他們的漂亮軍服使得他們自以為勇敢，孔武有力，誰也不是對手，而且對於人世間別的活人，在着無限的輕蔑；另外一大類呢，是社會上的平民，無數小到不可再小的蟲子；他們是另一個種族，根本不配生活的一羣賤民，那些卑微的人物，誰都可以無緣無故的打他們一頓，罵他們幾句，隨便哪個有錢的闊佬都可以拉拉他們的鬚子，再不然，爲要逗得同伴哄聲大笑，也不妨把自己的緞子的高禮帽扣在那些可憐蟲的耳朵上。

洛瑪秀夫沉思着，遠遠的離開了現實；他彷彿躲在一個秘密的牆角，從牆上的一個小縫中偷看軍事的生活，這時他纔開始漸漸瞭解，世界上居然會有那些軍隊和附屬於軍隊的一切人，有軍中那種虛偽的莊嚴和那種空洞的輝煌，全是因爲人類的思想起了瘋狂而兇惡的混亂的緣故。「噫，」洛瑪秀夫問自己。「世界上的人怎麼會容忍這麼大的一夥人，在太平盛世不替國家出一點力，白白的活着，吃別人的麪包，穿別人的衣服，住別人的房子，單單爲了遇到戰事，好叫他們去殘殺跟他們自己一樣的活生生的人？」

他心頭越來越清楚，只有做兩種活動的人纔配叫做人，那就是藝術和科學，自由的手工人。將來幹文學事業的他那舊日的夢和希望，又帶着新的力量在他心中生出來。偶爾機會湊巧，他手中得到一本有價值的書，富於高貴的、結實的思想，他就帶着苦澀的悲哀想到自己：『天吶，這些思想是多麼簡單，清楚，真實，其實我自己也知道，也感到過啊！爲甚麼我不能也寫點那樣的東西？』他希望能夠寫一部長篇小說或一篇偉大的羅曼斯，小說的 *Leitmotiv* 是他對軍事生活的輕蔑和憎厭。在他的幻想中，一切結構都安排得整齊妥當，他的風景描寫真實而出色，他的人物有血有肉，故事發展開來，他處理得那麼好，弄得他非常高興，非常快活，可是等他坐下來一寫，一切都變得蒼白，軟弱，幼稚，做作，單調了。他的筆在紙上很快的、勇敢的跑着時，他並沒注意到那些缺點；可是隨後他拿自己的文章跟幾個俄國大作家的文章相比——哪怕只抽出他們的一小段文章來比——他馬上就感到深深的失望，替自己的作品難爲情，厭棄它了。

他常常在五月下旬的清香的夜晚，在街上蹣跚，給那些思想困惱着。他自己也不知

道自己在散步時老走一條路——那就是從猶太公墓走到大堤壩，然後走到高高的鐵道的坡上。他往往專心做自己的夢，沒留意自己走的甚麼路，於是，忽然醒過來，發現自己在城中一個全然不同的地方走着，使得自己大喫一驚。

他天天晚上走過淑羅琪卡的窗口。騎起腳尖，屏住呼吸，心頭跳着，他溜過那條街的人行道。他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賊，又害羞又痛苦的竭力離開他犯罪的地點，盡量別叫旁人聽見似的。等到尼古拉葉夫的休息室的燈熄了，烏黑的窗玻璃上微微的映着淡淡的月光，洛瑪秀夫就藏在高騎的深黑的陰影裏面，在胸口上痠擊的交叉着自己兩條胳膊，熱烈的低聲說——

「睡吧，睡吧，我親愛的人，我的皇后！我在這兒守着你啊。」

每逢這類時候，他總覺得眼睛裏含着眼淚，可是他的靈魂裏除了愛情以外還有溫柔和自我犧牲的戀情，也有入類那種盲目的忌妒的欲望。

一天晚上，連長請尼古拉葉夫過去打惠司脫牌。洛瑪秀夫知道了。晚上他照常經過尼古拉葉夫的住宅，聞到高牆背後的小花圃中水仙花發出芬芳迷人的香氣。他跳過籬牆，手在花圃裏摸索着，給黏性的沃土弄得挺髒，摘了一大把柔軟而濕潤的白花。

淑羅琪卡的臥室的窗子是開着的，裏面漆黑，聽不見一點聲音。用出連自己也喫驚的勇氣，洛瑪秀夫朝牆壁那兒走過去，把花丟進了房間。仍舊像原來那樣，一片神祕的寂靜。他呆呆的站了三分鐘，聽着，等着。他覺得自己的心跳彷彿在那條死樣沉靜的長街上到處可以聽見似的；可是沒有回答的聲音。一丁點兒聲音也沒傳到聽者的耳朵裏。僵着背，羞得滿臉通紅，他蹣跚起脚尖偷偷走了。

第二天他接到淑羅琪卡寄來的一封簡短而憤怒的信——

『往後再也不許你做昨天做過的事。照柔蜜歐和幽麗葉那種方式講戀愛，是永遠荒謬的，特別是在這窮鄉僻壤的小地方。』

白天，洛瑪秀夫極力想在街上遠遠的看見淑羅琪卡，可是他從來沒有達到過目的。他往往覺得街上走着的一個女人正是他的心上人。心頭別別的跳動，滿腔高興，他趕忙走到那女人附近，可是每一回總帶給他痛苦的失望；每逢他發覺自己弄錯了，他的靈魂裏就感到一種失魂落魄的、死樣空虛的情緒，使得他很痛苦。

原书空白页

十八

五月末有一天，奧沙德奇所管轄的那連兵中有一個年青的兵上吊死了。怪極了，這自殺案跟去年奧沙德奇那連中發生的一件同樣可怕的事剛好是在同一天。

這當口正是圍裏大擺酒宴的時候。這種酒宴，雖然是官方特賜的公宴，可是一點也不比素常的、私人的、Irish Potluck 宴會少粗野一點。那些軍官既然給命運控到一塊兒，一點正事也不做，弄得死氣沉沉，或毫無意義的虐待部下，就難免偶然看見彼此的心靈的深處，那就儘管他們心裏存着偏見，飛揚拔扈，懵懵懂懂，也會忽然明白他們大家是在一個多麼深的無底黑淵裏面。因此，大概人人覺得這種激勵人心的公宴是一種特別的需要了。

● 拉了那場酒的。——中譯者。

爲了緩和良心的刺痛和由於生命的毀滅和浪費而生的懊悔起見，他們所有的潛伏的、野蠻的本能得暫時宣洩一下纔行，他們所有的情慾得滿足一下纔行。

那自殺案過去以後不久，軍官當中發生了同樣反常的情形。可以想像得到，狂歡會是由奧沙德奇領頭胡鬧的。他在俱樂部安排好一連幾天的押寶，那種賭博比往常來得大，得消耗很多的精神。怪極了，這人形的野獸很快就引誘得本團的差不多全體軍官都拚命的鬧酒起來。在這種狂歡會上，奧沙德奇現出誰也比不上的譏諷、傲慢、無情的態度，還用盡俗世的骯髒字眼辱罵那不幸的自殺的兵的名字，惹得人家紛紛不滿和反對。

下午六點鐘光景，洛瑪秀夫坐在窗口，兩條腿支在窗台上，輕輕的哼着浮士德歌劇中的一個曲子。麻雀和喜鵲在花園中鬧成一片，互相笑罵。時間還沒到晚上，可是樹的影子變長了，變淡了。

忽然，他聽見外面起了有力的歌聲，唱得挺有味兒，可是沒板沒眼——

「騎馬呀，騎馬呀，騎馬呀，騎馬呀，」

滿是白沫的馬勒控制着它們。」

弓上，門砰的一聲做開了，維阿特金哈哈大笑的跑進房來。他雖然站也站不穩，可還是唱下去——

「年青的姑娘滿臉悲憤，

談着她們的英雄揚長而去。」

維阿特金昨天喝醉了酒，現在還沒醒過來，加上一夜沒睡覺，眼皮顯得紅腫。他的帽子斜戴在頭上，他那又長又軟的上髭垂下來，跟海象的長牙一樣。

「洛——瑪秀夫，俄利亞的神聖的隱士，讓我吻你一下！」他吼叫起來，聲音震動整個房子。「你打算在這兒呆坐到甚麼時候啊？來，咱們走。那邊有酒，有牌，有快活的人。來！」

維阿特金吻了洛瑪秀夫一下，發出清脆的響聲，又用他那潮濕的上髭擦他的臉。

「行啦，行啦，算了吧，巴維爾·巴夫里奇。這像甚麼樣子啊？」洛瑪秀夫極力要抽身躲開維阿特金的糾纏擁抱，可是沒用。

「伸出你的手來，我的朋友，奧沙德奇在那邊打起架來啦，所以沒有一塊窗玻璃沒打破。洛瑪謝維奇，我愛你。過來，我來照地道的俄羅斯方式吻你一下，親親你的嘴——你聽見沒有？」

維阿特命那浮腫的臉，呆瞪瞪的眼睛，滿嘴的酒臭氣，弄得洛瑪秀夫說不出的討厭；可是他還是跟剛纔一樣，擺脫不開那種擁抱，他現在只好用順從的苦笑回報他。

「別忙，你聽我告訴你我爲甚麼上這兒來，」維阿特命叫道，打着飽嗝，在房間裏搖搖晃晃走着。「有一件要緊事情嘍，你放心相信就是。勃比廷斯基讓我贏得一個銅板也沒有。於是，當然啦，他要開借條了。」謝謝你吧，好孩子，可是那我不跟你賭下去了。不過，你也許身上還有甚麼東西可以押錢吧。」於是他拿出他的手鎗來——順便拿給你瞧瞧，這兒就是。」維阿特命把手伸進襪袋，連襪袋的裏子也翻出來了，掏出來一個上品的、製造精美的小手鎗，外面有個羚羊皮套子。「你看，這是莫爾文式的。」好吧，」我對他說，「你拿它押多少錢——二十——十個——十五。」你想像得到有這樣的吝嗇鬼嗎？他第一回只下了一個盧布的注子，當然押在「紅色」上啦。可是那也沒關係——嘿，上眼吧，爺們兒聽傢伙來了五回，那把手鎗就連子彈夾一齊歸我啦，現在，送給你，洛瑪謝維奇，作爲咱們的老交情

的紀念品吧。往後你會常常這樣想起我：「維阿特金實在是一個勇敢而慷慨的軍官。」可是你在這兒幹甚麼呀？你在寫詩嗎？」

「算啦，算啦，你把這東西拿到這兒來幹甚麼呀，巴維爾·巴夫里奇收起來。」

「好吧，也許你覺得這支鎗不好？我可以拿它來打死一隻象，馬上拿它來試試看。你的用人上哪兒去啦？叫他給咱們拿個東西來好開鎗打一下。等一等，海南——奴才——勤務兵——嘿！」

維阿特金跑出房門，然後進了海南的套間，沒過上幾分鐘，就聽見他在那兒打起架來了。忽然他勝利的跑回來，胳膊窩底下挾着普式庚的半身像。

「喂，別，巴維爾·巴夫里奇，別胡搞啦。別打那東西。」可是洛瑪秀夫的反抗沒生效，維阿特金照舊幹他的事。

「胡說！你噓噓噓噓的，像個歐掠鳥似的。現在，咱們把這東西放在那椅子上。站起來，你這驢。瞧着吧，我來教給你！」

他對那可憐的普式庚這樣命令着，隨後回到洛瑪秀夫身邊，站在窗台旁邊，撥動鎗機。他還不大清醒，把那鎗口這兒那兒的亂轉，洛瑪秀夫時時刻刻料着他們倆當中總有一個

會給打死。

距離大概是五步。維阿特金瞄了半天準，這中間鎗口在空中劃了幾道危險的曲線。臨了，鎗響了，普式庚的右臉現出一個不整齊的、又大又黑的洞。洛瑪秀夫的耳朵給鎗聲震聾了好幾分鐘。

「瞄得好準！」維阿特金喊道，高興極了。「這鎗你拿了，別忘了咱們的交情。現在趕快穿上你的軍服上衣，跟我一塊兒上俱樂部去。光榮的俄羅斯軍隊萬歲！」

「巴維爾·巴夫里奇，今天我實在不能去，」洛瑪秀夫軟弱的反抗道。可是他沒法做自己的手。他雖然抵制維阿特金的執拗的催逼，可又找不出合適的堅決字眼和堅決的口吻來引起對方的尊重，他一面暗自怪自己那種被動的軟弱沒出息，一面煩惱的隨着維阿特金走出去。維阿特金呢，用他那搖抖的腿勇敢的在菜園的胡瓜和蘿蔔中間絆絆跌跌的走着。

那天晚上，軍官的聚會比往常還要嘈雜，還要熱鬧，末後簡直是發瘋了。起初他們在俱樂部鬧了一陣，然後坐上車到車站去喝酒，然後又回軍官俱樂部去狂歡。洛瑪秀夫起初袖

手旁，恨自己怎麼會隨着別人來了，又感到滿心的厭惡，那是在一羣醉漢中每一個清醒的人都會感到的。在他聽來，笑聲是做作的，打趣的話沒甚麼意思，歌聲一點也沒拍子。可是在車站喝的熱熱的紅葡萄酒上了他的頭，在他身體內部產生了一種蓬勃而衝動的歡樂。他眼前彷彿浮着一個由無數顆沙子織成的幕，那些沙子互相游來游去，他的眼睛由於那點酒而發沉，他覺得樣樣東西都顯得那麼好玩，滑稽，有趣。

一個個鐘頭像一秒秒鐘那樣飛過去，一直到那 *Salon à Manger* 點上了燈，洛瑪秀夫纔明白時候過得那麼快，已經到晚上。

「諸位先生，」有人叫道，「姑娘們等着咱們去玩吶，咱們上希萊菲爾妓院去。」

「對哇——上希萊菲爾去！上希萊菲爾去！」

這提議給一片歡笑聲迎接着。大家站起來，椅子在地板上跳舞。這天晚上好像房間裏的樣樣東西都自動走出去似的。俱樂部門外站着一大排輕便的四輪馬車，可是誰也不知道是甚麼人叫它們來的，它們怎麼會來的。有一陣，洛瑪秀夫彷彿昏昏半醒，又彷彿像一個沒喝酒的人那樣，心裏挺清楚明白。忽然，他發現自己已經上了馬車坐在維阿特金的身旁了。對面的座位上也坐着一個人，可是那人的面貌，洛瑪秀夫在黑暗的夜色中，儘管支持着

給車子猛顛得搖來搖去的身子，湊上前去仔細的看，也還是看不清。那人的臉黑得很。那張臉一忽兒縮成人的拳頭那麼大，一忽兒拉扯長了，一忽兒洛瑪秀夫又覺得非常熟悉。洛瑪秀夫忽然揚聲大笑，那聲音很不自然而且帶點戾氣，好像那笑聲不是他自己發出來，而是他附近的外人發出來的一樣。

「你說謊，維阿特金。我的好老兄，咱們上哪兒去，我知道得很清楚。」洛瑪秀夫用喝醉酒的、取笑的聲調說。「你這流氓，你帶着我去玩姑娘啊。」

這當兒，一輛馬車奔到他們前面去了，聲音響得震聾耳朵。藉着燈光，一剎那間現出兩匹棕色的鄉下的馬的輪廓，那兩匹馬現出笨拙可笑的樣子拖着一輛敞蓬馬車飛快的跑上前去，喝醉的車夫發瘋的揮着鞭子，車上坐着四位同樣喝醉的軍官。

洛瑪秀夫暫時恢復神智和思想的能力。不錯，事情是用不着爭辯的了；他的的確確在朝那種地方走去，在那兒女人爲了現錢任憑別人擁抱撫摸她們的身體。哼！話說回來，反正是那麼一回事，女人畢竟是女人吧，他身體裏面有一個野性的、蠻橫的、焦躁的聲音說，同時，他靈魂裏響着一片可愛的、遙遠的、隱約的樂聲——他想起了淑羅琪卡，可是在這不自覺的巧合中，他的思想中並沒有下流的、骯髒的、侮辱的成分。剛好相反，他在這時想到她，

對於她的心，倒生了澄清的、撫慰的、同時又激動燃燒的影響。

再過一會兒，他就會發覺自己跟那一類他素不相識的、奇特的、神秘的、很驕傲的女人親密的依偎着了。他想像他會怎樣迎接她們的媚眼，怎樣握住她們的手，怎樣聽她們的快活的笑聲和高興的歌聲，他覺得這樣一來，他那連綿不斷、熱切而痛苦的念念不忘淑羅琪的渴望，許會得到一點解脫和安慰。不過，在他這些想像中並沒有一點下流的性慾的痕跡。彷彿一隻飛了很久累得要死的鳥在寒冷而漆黑的秋夜朝燈塔射出的那一片逼得人心癢難熬的亮光盲目的撲過去一樣，他的靈魂給一個殘忍而任性的女人折磨着，弄得他也不由自主的往那種地方去找找爽快的、色情的溫柔，和放肆的、熱鬧的快樂去了。

忽然，馬向右邊轉了一個大彎，馬車的鬧聲和車輪的咯吱咯吱聲停止了。馬車在鋪着厚厚的沙土的路上走着，在這兒那兒的窪地上搖搖擺擺。洛瑪秀夫睜開眼睛，在他下面，遠遠的，一大片土地上，有無數的小燈這兒那兒的射出不停的微光。那些燈一會兒隱到看不見，轉瞬和房子的背後去了，一會兒又在他眼前跳抖着，看上去好像在那邊的大路上有一大羣各式各樣推推擠擠的人或一個游行的行列，打着火把，提着燈，在走動似的。艾草的刺鼻的氣味瀰漫着，又黑又大的樹枝在那些坐着車子趕路的人的頭上忽上忽下，同時他

們忽然發覺四周有一種新的空氣——寒冷，陰森，潮濕，那空氣彷彿是從地下的墓穴裏升上來的一樣。

「我們到了哪兒啦？」洛瑪秀夫問道。

「到了沙瓦列呀，」坐在對面的那個黑人喊叫着答道，洛瑪秀夫這纔認出來那人是艾畢法諾夫。「你知道，我們就要到希萊菲爾啦。你以前沒上那兒去過嗎？」

「滾你的吧，」洛瑪秀夫噁嚙道。艾畢法諾夫笑個沒完。

「聽着，幽里·阿歷克塞維奇，你要不要我們去低聲告訴那些小美人，說你是個童男子別裝蒜啦。」

洛瑪秀夫半清醒半昏迷的又覺得自己落進密密層層的黑暗去了，可是後來却忽然發覺自己站在一個大房間裏，地下是鑲花的地板，靠牆一大排維也納式的椅子。這房間的進口，和另外通到又小又黑的套間去的三個門口，掛着橙色的棉布門簾。同樣質料和同樣顏色的窗簾在開着窗子的窗口讓流通的空氣吹得輕輕飄拂。窗外是一個漆黑的後院。牆上掛着點得明亮的燈，可是這大房間滿是紙煙的氣味和隔壁廚房傳來的肉味；這股臭氣只有偶爾給窗口放進來的春天的芬芳空氣和房外盛開着的白楊槐的清香沖淡，趕散。

大概有十位軍官參加這趟旅行。大家都好像一心一意的要解決一個困難問題：怎樣纔能同時又笑，又喊，又鬧。洛瑪秀夫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感到純真的、沒思慮的快樂，而且帶着點驚奇和愉快，漸漸認清了他的全體酒友——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勒保夫，維阿特金，艾果法諾夫，阿志卡科夫斯基，歐利沙，等等。連上尉參謀列希茲琴科也在這兒。他坐在窗口，縮成一團，臉上現出他平素永遠那樣的、聽天由命的，*Walschmerz* 的笑容。有一個桌子上立着一大排瓶子，瓶裏裝着很兇的麥酒和黑色的、濃濃的、加糖漿的櫻桃露。誰也不知道是甚麼人叫來的這些酒。他們當那些酒瓶是自己走來的——那天晚上有好些東西都像自動來的。洛瑪秀夫喝酒，碰杯，擁抱自己遇見的每一個人，漸漸覺得自己的嘴唇和手指頭呆笨，不聽使喚了。

房間裏有五六個女人。其中有一個是十四歲的女孩子，打扮得像一個小書僮，穿着粉紅色的長襪子，坐在比艾克——阿加瑪洛夫的膝頭，玩弄他的肩章。還有一個是高大粗壯的金髮女人，下身穿一件紅綢的 *Dasquines* 和黑裙子，臉上撲着粉，畫了又粗又黑的眉毛。

——她朝洛瑪秀夫這兒走過來。

「天吶，我的好老爺，你幹麼做出這麼一副悽悽的樣子？跟我上那房間去。」她低聲說。

她滿不在乎的往桌子上一坐，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洛瑪秀夫瞧見她那好看的膝頭的明顯輪廓印在那條薄裙子上，他打了個冷戰，他的手發抖。

「你叫甚麼名字？」

「我瑪爾維娜。」她掉過臉去，神情大模大樣，開始搖她的兩條腿。「請我抽一根煙。」兩個猶太的音樂師出場了，一個手拿着提琴，一個手拿着小鼓。不久房間裏響起一片俗裏俗氣的、老套頭的、尖利的舞曲聲；於是歐利沙和阿志卡科夫斯基立刻跳起「剛剛」舞來。他們滿房間跳跳蹦蹦，先是用一條腿，然後用另一條腿，手指打着柷子，搖着屁股，用粗俗的、不入眼的姿勢前仰後合，這並不動人的舞蹈忽然給比艾克——阿加瑪洛夫打斷，他從桌上跳下來，用他那又尖又響的喉嚨喊道——

「老百姓滾出去！下賤的東西滾出去！」

門旁站着兩個衣冠楚楚的青年，他倆在軍官中有許多熟人，甚至在團部的晚會上做過客人。其中一個是國庫局的文官，另一個是地主，是本城警察局長的兄弟。他們都是當地的所謂「上等分子」。

那位國庫局的文官臉白了，可是勉強做出笑容，用和氣的口吻說——

「對不起，諸位先生，難道我們不能在一塊兒玩嗎？你們知道，我們是老朋友啦。我姓杜比艾斯基。我們一點也不會攪擾你們。」

「打仗時我們不會來叨擾，講戀愛時一塊兒玩玩也不妨啊，」警察局長的兄弟補充道，他極力用一種說笑的聲調。

「滾出去！」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尖叫道。「走出門口去！」

「諸位先生，不管怎樣，要叫那兩個傢伙滾出去，」阿志卡科夫斯基護誚着說。

房間裏亂成一團。桌子和椅子滿處飛；人們叫喊着，笑着，用力拿腳頓地板。燈裏的火苗像可怕的舌頭那樣升高。寒冷的夜晚空氣穿進敞開的窗子，可是對於那些半瘋的、打架的公雞，沒生一點冷靜的、緩和的效力。那兩個平民已經給拋到後院裏了，可以聽見他們在那

兒高聲喊着，恐嚇着，聲音裏含着眼淚——

「Opreschniker，土匪！這件事會叫你們喫着大苦頭。我們要告到你們團長那兒去，告到總督那兒去！」

「哎喲，哎喲，哎喲！」維阿特金嘲弄的喊道，把身子探出窗外。「滾到地獄裏去吧！」

洛瑪秀夫覺得今天發生的事情好像一樁連着一樁，沒一點停頓似的，可是彼此中間又沒有一點可以瞭解的關係，彷彿一大套用鮮艷難亂的顏色畫成的大紅大綠的圖畫一張跟着一張的在他眼前展開似的。提琴的拉鋸聲和小鼓的嘈雜的鬧聲又在房間裏響起來。有一個跳舞的，現在居然赤身露體，光穿着一件汗衫，在地板上跳趾尖舞。有一個美麗的青條的女人洛瑪秀夫至今沒注意到，她那蓬鬆的頭髮披散在裸露的脖子上和尖尖的、突出的肩胛骨上，她那兩條胳膊攬着那可憐相的列希茲琴科的頸子，她用尖聲的女高音對着他的耳朵唱歌，歌聲跟提琴的可怕的樂聲剛好合拍：

「肺癆利到了第三期。」

你躺在那裏，臉色慘白，斷了氣，

醫生在你的靈柩旁邊忙個不停。」

勃比廷斯基端起一杯酒來，朝一個又小又黑的套間潑過去，不久就打那兒傳出來一個氣憤的、可是瞋睡的、懶懶的聲音——

「你不害臊嗎，老爺？……真是個下流的豬獠！」

「我說啊！你在這兒住了多久啦？」洛瑪秀夫問那穿紅 *basquine* 的女人，同時，好像不經心似的，他把自己的手放在她那溫暖而堅實的膝蓋上。

她答了一句甚麼話，可是他沒聽見。又一幕野蠻的戲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勃保夫少尉正在追趕一個樂師，沒時時刻刻拿那面小鼓敲他的腦袋。那可憐的猶太人，嚇得魂不附體，從這個房角跑到那個房角，尖叫着，講着誰也聽不懂的他那種土話，想在撈起自己禮服的長長的、拖在地下的後擺，却老是不成功，他不斷從眼角望着背後那個無情的欺負他的人，人大笑。阿志卡科夫斯基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笑得眼睛流出眼淚，袖摺得滿地打

滾。隨後又聽見另一個猶太人的呼喊。另一個軍官搶過他的提琴來，使出很大的勁拋在地下。那提琴發出砰的一聲，剛好跟那樂師的討饒的死亡呼喊合成一片，變得很動人；那樂器粉粉碎了。後來怎樣，洛瑪秀夫却沒看見，因為他有好幾分鐘落進一頓黑暗的「涅槃」狀態。等到他稍稍恢復神智，他看見，好像在惡夢裏一樣，大家在房間裏互相追趕着，怪聲大叫，急得要命。忽然，那一羣人把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團團包圍了，可是隨後又像糠皮似的向四面八方紛紛散開。好些人跑進又小又黑的套間躲起來。

「滾出去！一個人都不准留！」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帶着 *Parukko* 那樣的狂怒喊道。他咬牙，拿腳踢地板，握緊拳頭朝四下裏打出去，他滿臉通紅，額頭的青筋從頭髮根一直連到鼻梁，爆起來，像拉緊的繩子一樣；他的頭像牛那樣低着，他那不自然的爆出的眼睛帶着佈滿血絲的眼白，看起來真吓人。他講不出人話來，光是跟野獸那樣，用顫抖的聲音哼着——

『啊——啊——啊——啊！』

他像豹子那樣矯健的叫自己的上身往左邊彎，忽然，快得跟閃電一樣，從刀鞘裏拔出軍刀來。那寬而尖的刀片在他的頭部上方很快的畫了幾個圓圈，發出颼颼的聲音。

每個活人都嚇得要死，手忙腳亂，紛紛從門口，從窗口，逃出房去，女人們急得大呼小叫，男人踢翻了擋路的一切東西，洛瑪秀夫身不由己給人羣裏到門口，在門口有一個軍官搶過他面前跑出去，那軍官的軍服鈕扣的尖利邊緣在他臉上劃破一道長長的、見血的傷痕。隨後大家在院子裏亂喊亂叫，只有洛瑪秀夫一個人還站在房間的門口。他覺得自己的心越跳越快，越跳越有力；可是這幕殘暴兇野的戲不光是弄得他滿心驚恐，可也叫他陶醉的感到野性的、歡暢的興奮。

『我要血！』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咬着牙大叫一聲。他自己所引起的恐怖景象奪去了他所剩的一點點理解力和思想力。他使出平生力氣來，將他那把刀任性的揮舞幾下，把他左近的所有擺設全劈碎了，然後使勁朝一面大鏡子戳過去，粉碎的鏡片朝四面八方飛開來。他又朝桌子揮過刀去，刀起處，桌上的東西全不見了，無數的酒瓶和酒杯跌碎在地板上，碎片和酒液濺得到處都是。

可是，正在這當兒，一個尖得刺耳的聲音叫起來，那聲音說不出的憤怒和膽大——

「混蛋！下流人！」

這聲辱罵正是剛纔擁抱列希茲琴科的那個裸露着胳膊，沒戴帽子，沒戴帽子的女人喊出來的。這還是洛瑪秀夫第一回看清她的面目。她站在爐子後面一個角落上，身子向前探出來，兩隻手緊緊的按着自己的屁股，滔滔不絕講出一大套罵人的話來，講得那麼快，那麼順口，哪怕菜市上的頂惡毒的潑婦也會妒忌她。

「混蛋！下流人，廢物！我不怕你！混蛋！混蛋！混蛋！」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放低他的軍刀，彷彿變得完全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似的。洛瑪秀夫看見他的臉越變越白，他的眉毛擡起來，他那黃色的瞳仁先是暗下來，然後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現出無邊無涯的窮兇極惡的仇恨和憤怒。他的膝蓋打抖，他的頭垂在胸口。這當兒，比艾克——阿加瑪洛夫不再是人了，他變成一個濁血的野獸，運用全身的精神，打算猛撲過去，致人的死命。

「閉嘴！」他那聲音聽起來彷彿是他把那兩個字吐出口來似的。他不會說話了。

「流氓，野獸，畜牲，我偏不閉嘴！」爐子後頭那個氣憤的女人叫道，她一邊喊叫着，一邊周身打抖。

洛瑪秀夫覺得自己的臉色也越變越白，他覺得腦子裏空了，這樣一來免得費力去思想，反倒輕鬆了。他靈魂裏升起一種又是害怕又是快活的混雜感覺，就跟滾滾的、起泡的葡萄酒升到酒杯的邊上似的。他看見比艾克——阿加瑪洛夫一面不放鬆的盯緊那女人，一面慢慢舉起軍刀來，舉過了自己的頭。瘋狂的歡樂，恐懼，輕率的勇敢，造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弄得洛瑪秀夫心裏亂哄哄。他跑上前去，跑得那麼快，甚至沒聽見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從牙縫裏發出最後一個問題——

「你到底閉不閉嘴？我最後一回——」

洛瑪秀夫使出連自己也想像不到的會有的那麼大的力氣，一把抓住阿加瑪洛夫的腕子。有好幾秒鐘，那兩個軍官臉對着臉，相距兩三英寸，互相瞪着眼，一動不動，僵直得好像兩尊石像一樣。洛瑪秀夫聽見他同伴的急促的、喘吁吁的呼吸；他看見他眼睛閃着仇恨和渴望報復的光；他的嘴唇因為下巴抽動而吐着白沫；可是他覺得這人的怒火在幾分鐘以內就會熄滅——那人却平生從沒自動壓抑過自己的衝動呢。可是，在這場生死的搏鬥中，洛瑪秀夫現在雖然知道自己最後會勝利，然而那種驕傲的勝利感覺，他却覺得幾乎受不了。他知道房間外面那些瞧着這幕戲，急得要命的人也明白他冒着多大的危險。院子裏，窗外

邊，一片沉默和安靜，忽然，幾步以外有一隻夜鶯唱起快活的歌兒來了。

「放了我，」從比艾克——阿加瑪洛夫的給牙齒咬着的嘴唇裏終於吐出這麼一句話，就跟嗚聲的低語一樣。

「比艾克，你千萬別殺女人，」洛瑪秀夫鎮靜的說。「你這一輩子裏頭，只要想到這件事，就臉紅的。」

在阿加瑪洛夫的眼睛裏，那點剩餘的憤怒的瘋狂的火光，現在熄了。洛瑪秀夫好像從長久的催眠中醒來似的，長長的吸了一口氣。他的心頭亂跳，而且跳得急促，他的腦袋又沉重而且發燙。

「放了我！」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又發脾氣的喊叫，極力掙脫自己的腕子。洛瑪秀夫覺得自己抓不牢他了；可是他並不害怕他的憤怒。他把一隻手放在他同伴的肩頭，一面用溫和的、弟兄樣的口氣說——

「原諒我，比艾克，可是我知道將來總有一天你會爲這件事感激我。」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把自己的軍刀刷的一聲插進刀鞘。

「好吧，滾你的蛋！」他用生氣的聲音叫道，不過那聲音裏含着一點慚愧和狼狽。「咱

們往後來解決這件事吧。可是你有甚麼權利來——？」

院子裏那羣胆小的傢伙現在明白這當兒甚麼危險都過去了。高聲的，可是很不自然的哄笑着，那羣人現在跑進房間裏。可是洛瑪秀夫這時好像衰弱了，他筋疲力盡了，他心裏有一種冷淡的，譏諷而輕藐的感覺。

現在希萊菲爾太太本人——身子肥胖，面貌兇惡，眼睛底下凸出小小的黑肉囊，睫毛掉光，脖子和胸口的肥肉層層疊疊——走進房來，她先打這個軍官，再打那個軍官；抓緊這人的衣扣，又拉緊那人的衣袖，對他們大聲喊着，弄得那些軍官站也站不穩的聽她那老調頭——

「諸位先生，諸位先生，誰來賠償這些東西啊？誰付鏡子錢，像具錢，酒錢，姑娘錢啊？」

這件事，他們一提到他們那神祕的「保護人」的名字，就算解決了，弄得妓院老闆也只好認命。軍官們成羣結隊走出房間。他們人人愉快的吸進五月夜晚的溫和而清新的空氣。洛瑪秀夫覺得周身滿是快活的興奮感。他覺得彷彿這一天的狂歡已經從他的頭腦裏消失得無影無蹤，好像有兩片純潔而柔軟的嘴唇輕輕的吻了他的眉毛，弄得他心胸純潔，精神振作起來似的。

比艾克——阿加瑪洛夫走到他面前，握着他的手，說——

「洛瑪秀夫，來，坐我的車子走。我希望你賞臉。」

在回家的路上，洛瑪秀夫偶然回轉頭去，朝着右邊：瞧那些馬笨拙的奔跑着，比艾克——阿加瑪洛夫這時抓住他的手，熱烈的握了很久——不但這樣，還幾乎弄得洛瑪秀夫的手發痛。不過，一路上，兩個軍官中間一句話也沒說。

十九

那夥人在方纔敘述過的那場熱鬧的戲中所感到的激昂情緒，在回俱樂部去的路上，變成了衝動的暴躁；誰湊巧在軍官回家的路上碰見他們，誰就會受到無情的傲慢和不講理的搗亂。一個可憐的猶太人路過，給他們喝令站住，搶去了他的帽子。歐利沙姑在馬車上，在城郊，在大街上，辱罵所有的行人，那些話要是寫下來，可真不入耳。勃比廷斯基無緣無故拿鞭子抽他的車夫。別的軍官呢，拚命的唱歌和怪叫；只有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坐在洛瑪秀夫身邊，始終一聲不響，悶悶的生氣。

雖然時候不早，俱樂部裏却燈燭輝煌，擠滿了人。在打牌的房間，彈子間，酒吧間，人人解開衣服的扣子，臉子噴紅，眼神空虛而發呆，脚步不穩，互相亂撞，給酒氣和煙霧燻得昏頭昏腦。洛瑪秀夫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跟好幾個軍官點頭，發現尼古拉葉夫居然也在場，弄得自

己很是喫驚。尼古拉夫坐在奧沙德奇身旁，臉子紅紅的，也喝醉了，可是腰板兒挺得筆直。看見洛瑪秀夫走過來，他尖銳的瞧了他幾秒鐘，然後驀的轉過臉去，免得跟洛瑪秀夫握手，同時與高采烈的跟他的鄰人攀談起來。

「維阿特金，走過來，唱一段。」奧沙德奇吼叫着，隔着好幾個軍官的頭，招呼維阿特金。
「好吧，來，咱們唱吧。」維阿特金唱着答道，學着教堂唱詩的調子，故意滑稽的唱起來——

「三個小男孩

像個閃過來，

拿起樹枝子，

打得牧師的羅漢正乒乓響。」

維阿特金學着作彌撒時合唱的各首詩的聲調，一連氣唱下去——

「牧師，執事和禱老，

當是百靈鳥在翼飛，

於是教堂裏打鐘的發了韻：

「潘潘，尼瓦佛爾，

你抽的響聲可真不顯！」

「尼基佛爾，

你抽的響聲可真不顯！」

末一句是那些喝醉酒的軍官臨時組成的合唱隊用低柔的歌聲幫的腔，這裏面也有奧沙德奇那悶雷似的低音。

維阿特金站在房中央一張桌子上指揮唱歌，張開胳膊，在「合唱隊」的頭部上方做出一種祈福的姿勢。他的眼睛一忽兒射出可怕的威嚇和責難的光來，一會兒抬起目光，望着天空，現出懶洋洋的、無限幸福的表情；然後他憤憤的噓着唱得不合拍子的人；後來又連

忙用手掌做出一種幾乎看不見的動作，表示現在該唱「顛音」來制止那些唱溜了嘴，唱起「強音」來的人。

「上尉參謀列希茲琴科，你唱得亂七八糟！他媽的，你的耳朵哪兒去啦？」奧沙德奇吼叫道。「諸位先生，別鬧吵吵啦，唱歌的時候請別講話。」

「從前有個人在鄉下種田，

他真是有錢，

專愛喝冰鎮的甜酒——」

維阿特金接着唱下去，學着教堂唱詩的聲調。不過，他的眼睛現在給濃密的煙霧刺得痛起來了。洛瑪秀夫一眼看見那塊油膩的濕桌布，於是想起自己喫過飯還沒洗手。他走出去，穿過院子，走到一個廂房，那房間叫做「軍官避難室」，是做盥洗室用的。那是一間陰冷而昏暗的小屋子，只有一個窗子。順着牆擺着幾個粗俗的櫃子。有兩張牀照醫院的格式排在那兒，牀上的枕頭褥子從來沒換洗過。全團的人，誰也不記得這房間甚麼時候打掃過，收拾過。

那兒有一股難聞的臭氣，那氣味的主要成分是朽爛的被褥，臭皮鞋，壞菸草發散出來的。那房間原本是用來招待偶爾到這小城來玩的別國的軍官的，可是後來漸漸變成 *embourgeoisement* 專給那些俱樂部裏爛醉如泥的軍官們做休息的地方了。這地方差點正式命名作『陳屍處』。由於命運的可怕的諷刺，自從這團兵在本城駐紮以來，幾年當中倒真有兩個軍官和一個小兵在這房裏自殺過，因此那名字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軍官當中，沒有一年不發生一回自殺案。

洛瑪秀夫走進『陳屍處』發現商邊的一張牀上坐着兩個人。房裏漆黑，過了好一陣洛瑪秀夫纔看清那兩個『客人』。當中有一個是以前的上尉參謀克萊德特，愛喝酒，好像東西，因此給他那一連革掉了官職。還有一個是旗手索羅圖金——一個又高又瘦，禿頭，未老先衰的浪子和賭徒，不管走到哪兒，人人怕他而且看不起他的下流，好說謊話，他講的話總含着粗俗的諷刺和撒野——正是小說裏的旗手的典型。

這兩位了不起的『同一種羽毛的鳥』的旁邊桌上朦朧的現出一個酒瓶，一個空碟

子，兩個盛滿酒的杯子的輪廓。那一對酒友在洛瑪秀夫走進房來的時候一聲不響，彷彿想要在黑暗中躲起來似的；可是等到洛瑪秀夫湊過去看他們，他們就帶着狡猾的笑容瞧着他。

「天吶，你們倆在這兒幹甚麼呀？」洛瑪秀夫喫驚的問道。

「噓！」索羅圖金用食指做出神祕的警告姿勢，「在這兒待着，別攪擾我們。」

「閉上你的嘴！」克婁德特低聲命令道。

同時一輛 *toléga* 的轎轎聲遠遠的傳來。於是兩個怪人舉起杯來，碰了碰杯，一口喝盡。

「可是，告訴我，你們這究竟是甚麼意思啊？」洛瑪秀夫仍舊用不安的聲調重問一遍。

「我的毛頭小伙子喲，」克婁德特意味深長的壓低聲音答道，「如果你非要知道不可啊，這只不過是我們照例的粗淡的早餐罷了；可是，旗手，我現在聽見 *S. S.* 的聲音啦，」克婁德特回過頭去，接着說，「那麼，到時候啦，咱們該喝完酒，走啦。你覺得月光怎麼樣？不礙

事嗎？」

「我的酒杯已經空了，」索羅圖金答道，眺望著窗外月亮的細長發尖的鐮刀，那月亮瞌睡的停在天空，俯視着下面這沉睡的小城。「可是咱們還是等一會兒的好。噯——噯！我覺得好像聽見有狗在叫似的。」

他們又互相湊攏來，恢復他們原先的神祕談話，講的聲音很低，含糊的聲調和明明不相連貫的話語，十分清楚的證明了那瓶杜松子酒已經發揮了効力。從左近的 *Amanger* 裏，不時傳來維阿特金和奧沙德奇臨時演唱的安靈祭的悲哀而低沉的聲調，這在沉靜的夜晚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威脅的意味。

洛瑪秀夫用兩隻手抱緊頭。

「兩位先生，我求求你們，別這樣啦。我再也受不了啦。」

「滾你媽的！」索羅圖金吼叫道。「別走，好孩子——上哪兒去啊？可是，不管怎樣，你得先陪這兩個好人喝一杯纔行。抓住他，上廚，我去關門。」

那兩個流氓揚聲大笑，跳起來捉洛瑪秀夫；可是洛瑪秀夫的耐性已經耗盡了。這種無聊的情形——這種叫人厭惡的灌酒，況且在這麼神祕的黑屋子裏，空氣又那麼窒悶，叫人

受不了——這兩個危害社會的人的神祕的午夜相會——那些醉醺醺的軍官的亂喊和不恭敬的亂唱俄羅斯的彌撒——這一切，弄得他滿心是發狂的恐怖和反胃，大叫一聲，他推開索羅圖金，手脚發抖，一口氣跑出了陳屍處。

現在，他的健全的理性督促他回家去，可是他身體裏面有一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又驅使他違背自己的本意，回到俱樂部的房間。那夥灌飽了酒的軍官，有幾個已經在窗台上和椅子上睡熟了。滿房間又熱又悶；儘管窗子開着，發着昏光的燈火從來遇不到流通的空氣，那些兩廂伺候，累得要死的，可憐的小兵，簡直站不穩了，時時刻刻想壓住自己的呵欠，可是那些鬧酒的勇士至今沒有一個人想到散夥。

維阿特金又上了桌子，用他那高亢的次中音的宛轉歌喉唱着——

「像海中澎湃的波浪

那樣的迅速匆忙，

生命走近了死亡。」

這團人中有好幾個軍官的歌喉實在不錯，哪怕現在喝了酒，歌聲還是很動人。

這樸實而淒涼的樂曲這時使得大家的心胸純潔，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一想到自己那種沒價值的、有罪的生活，就感到痛心的、懺悔的情緒。

「等到你過了棺材，停了墓，

世人馬上就忘掉了你的姓名。」

維阿特金用感情洋溢的聲音接着唱下去，他那疲倦的、然而善良的眼睛給淚水弄得模糊了。阿志卡科夫斯基盡心竭力的替他幫腔。爲要叫自己的聲音發尖，他用兩個手指頭擋着自己的嗓子眼兒，搖抖着。奧沙德奇用他那悶雷似的、拖長音的喉嚨配搭大家的歌聲。

「凡是在煩惱那條艱苦而狹窄的道路上

彷徨着的人啊——」

「算了吧，這也唱得夠啦，」有人叫道。「我看，咱們現在是第十回唱那該死的安靈歌了。」

可是別人已經哼起那嚴肅的曲子來了，一唱一和着，於是在這煙霧騰騰的骯髒房間裏重又響起了爲大馬色●的聖約翰安靈的祭歌，歌聲清亮而飽滿，很恰當的表現了由死亡的殘忍陰狠而生的、無法安慰的哀愁——

「凡是信仰我的人，

就會分得我父親的歡欣。」

阿志卡科夫斯基唱起這隻歌來唱得熟悉極了，就跟頂有經驗的合唱者似的；他立刻接着唱下去，應合着上面那句歌的歌聲——

● 敘利亞的首府——中譯者。

「我們誠心誠意的讚美。」等等。

於是，整段的歌，唱和下去；可是，輪到奧沙德奇唱最後一句的時候，他低下頭去，像個愜怒的公牛似的；他頸子上的血管脹大了，他向在場的人閃着憂鬱的、殘忍的、威嚇的目光；他用一種好像遙遠的雷聲那樣的吼叫聲唱起來——

「啊，主，

叫你那垂危的奴隸厄基佛爾，

安靜的去世，

永久的安息吧。」

這崇高而虔誠的新詩歌唱到半中央，他忽然停住，說出兩個頂不敬神，頂諷諷，頂可惡的字眼，弄得旁人大喫一驚。

格瑪秀夫跳起來，像瘋子那樣拳頭敲着桌子。

「閉嘴！我不准你這樣，」他吼叫着，由於氣憤和痛苦而聲音發抖。「你在嘲笑誰，奧沙德奇上尉？你應當慚愧纔對，你的眼神諷刺，可是我明明白白知道懺悔、恐怖、地獄的慘狀，在你心裏熬煎着。」

他發作一通以後，大家全默默不響。後來，人羣中有人叫道：

「他喝醉了吧？」

這五個字緩和了當前這可怕的緊張局面；同時可也重新勾起了狂歡的邪惡與致——就跟幾個鐘頭以前在希萊非爾那不名譽的魔窟裏的狂歡興致一樣。滿房間是呼喊聲，叫罵聲，頓腳聲，跳躍聲，跳舞聲；一剎時，整個房間變得烏烟瘴氣，說不出的亂七八糟。維阿特金跳上桌子，拿頭撞着大掛燈，於是那燈顛着一條彎彎曲曲的曲線搖晃起來，在天花板上和牆上映出一連串變幻不定的怪影，把喝醉酒的瘋狂的人映成奇形怪狀的大怪物，或映成矮短縮小的形狀，像小娃娃似的。

最後，這種放浪似乎達到了高潮。這些可憐的傢伙彷彿全給一個野蠻的、歡暢的、無情的惡魔附了體，他們不講道理，不顧體面，互相咒罵，說着種種不堪入耳的下流話，弄得人類的尊嚴一絲不剩了。

洛瑪秀夫在煙霧瀰漫中忽然看見一個人的臉由於氣憤和不斷的叫罵而變了形狀，因這緣故，他起初覺得認不清了。那不是別人，原來正是尼古拉葉夫，給仇恨和憤怒弄得噴着吐沫，朝他的敵人大叫道：

「你們給全團人去臉，你和納森斯基！不准還嘴，要不然啊，皇天在上，我就要——」

洛瑪秀夫覺得有人在背後輕輕的、小心的拉他往後退了幾步。他回過頭去，看見那人是阿加瑪洛夫，可是馬上撇開他，很快的回過頭來望着尼古拉葉夫。他抑制着自己的氣憤，臉色發白，勉強做出冷笑，用低抑粗嘎的聲音答道——

「你幹甚麼提納森斯基的姓名啊？莫非你有甚麼告不得人的秘密事由來恨他嗎？」

「混帳，流氓，你的時辰到啦！」尼古拉葉夫用響亮而顫抖的聲音高叫道。眼光炯炯，他舉起握緊的拳頭朝洛瑪秀夫的臉上打去，可是那一拳沒打中。洛瑪秀夫一時感到恐懼，同時胸膛和肋骨生出痛苦的、害病樣的感覺，他現在第一回聽見自己的右手的手指抓緊了一個東西。然後，用一個很快的動作，他把自己的半杯殘酒潑在尼古拉葉夫的臉上。

隨後，洛瑪秀夫的左眼馬上挨到很重的一擊，打得他頭昏眼花，他就像個受傷的野獸似的，發一聲喊，朝他的敵人撲過去。兩個人一同倒在地下，互相扭成一團，同時拳打足踢着。

滾滾的灰塵在兩個打架的人的四周升起來；桌子和椅子向四面八方倒下去，可是那兩個人怒氣不消，仍舊輪流把對方的頭按在污穢的地板上，喘着氣，尖聲叫罵，極力要把對方撕得粉碎。洛瑪秀夫知道自己已經把自己的手指伸進尼古拉葉夫的嘴角，於是用盡平生氣力要撕裂尼古拉葉夫的嘴，打算一下子永遠毀壞那可憎的臉容。他自己卻沒覺得自己的頭和臂肘在爭鬥中給別方按着，時時碰在堅硬的地板上，碰得挺痛。

他一點也沒注意到後來這場架是怎樣打完的。他忽然發覺自己站在一個房角，給別人的手好意掩開了戰場，同時那些好意的私事老擋住他，不准他再打尼古拉葉夫。比艾克——阿加瑪洛夫遞給洛瑪秀夫一杯水，洛瑪秀夫聽見自己的牙捉對兒打戰，他的下巴抽搐着，咬着玻璃杯的邊。他的軍服的後背和臂肘那兒全撕碎了，一塊肩章掛在那扯碎的扣子上搖搖擺擺。洛瑪秀夫講不出話來，可是他那講不成話的嘴唇不斷的動着，費了不少力氣，纔低聲吐出兩句差點聽不清的話來——

『我——要叫他——瞧瞧我的顏色。我要挑戰，跟他決鬥。』

老列奇在這可怕的騷亂中原本躺在桌邊上睡得很香，現在算是完全醒過來，神智清楚了，就板起臉來用他不素少有的威嚴聲調說——

「諸位先生，在這些在座的人中，我是老前輩，因此我憑這資格命令你們馬上離開俱樂部，回到各人的住所去。今天晚上這兒出的事情，我會寫成報告，明天呈報本團團長。」

這命令，大家沒一點遲疑的服從了。大家分手，心驚胆戰，含羞帶愧，因此彼此不敢見彼此的眼光。誰也不敢看看同伴的眼中那種慚愧的表情，和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表情。他們全體給人一種印象，好像是一羣骯髒的、惡意的小動物；這時人類理解力的一線光明，忽然在他們那些糊糊塗塗的、昏昏沉沉的腦子裏萌生出來。

天色開始破曉。清晨愉快而光輝的來到；天空清澄，萬里無雲；空氣新鮮，叫人精神抖擻；天地間充滿無限的和諧與和平。濕漉漉的樹木裏在轟轟上升的、淡淡的地氣中，人的眼睛簡直看不清；那些樹木從一夜神祕的甯睡中剛剛無聲的，叫人不知不覺的醒過來。洛瑪秀夫在回家的路上，瞧着那些樹木，瞧着天空，瞧着像銀子那樣放出微光的、含露的青草，他覺得自己那麼下流，卑賤，墮落，可惜，於是滿心說不出的悲哀，覺得自己簡直不配讓醒來的大自然用天真微笑的小孩眼睛來歡迎自己。

原书空白页

就在當天——那天是禮拜三——洛瑪秀夫接到一個官方的、簡短的通知——

「謹啓者：第——團名譽法庭請

台端於本日午後六鐘駕臨軍官俱樂部，並希穿着常服爲荷。此致

洛瑪秀夫少尉

法庭審判長

米古諾夫中校啓。」

洛瑪秀夫一面看信，一面忍不住諷刺的微笑。這所謂的「常服」正指的是在最「不尋常」的情況下所穿的那種配戴肩章和皮帶的軍常服；必須穿這種衣服纔可以出庭受

本團團長的審問，當庭聆受公開的申斥。

下午六點鐘，洛瑪秀夫準時到了俱樂部，吩咐門崗通報法庭的審判長。審判長的回答是叫他候傳，洛瑪秀夫在食堂一個敞開的窗邊坐下來，拿起一份報紙，看起來；可是報上那些消息，他一個字也看不進去。他鬱悶的一行一行看下去，覺得樣樣消息都像沒意思。有三個軍官原本在那食堂，坐在他面前，回答他的敬禮時，分明顯得很冷淡。他們仍舊低聲談下去，明明有意不讓洛瑪秀夫聽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只有一個軍官，米金，紅着臉，帶着濕潤的眼睛，跟他長久而熱烈的握手，可是舌頭好像結了疙瘩，一句話也不說，他馬上回轉身去，匆忙的笨拙的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跑出房間去了。

隨後不久，尼古拉葉夫走進食堂來。他臉色發白，他的眼皮是淡藍色，他的左手常常抽搐得發抖，他的太陽穴底下那塊淡藍色的腫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洛瑪秀夫立刻痛心的、真切的回想到昨天那場打架，他垂下頭，擰起眉毛，羞得要死，把自己藏在報紙背後。他閉上眼，煩躁緊張的聽着房間裏的一切聲音。

洛瑪秀夫聽見尼古拉葉夫吩咐茶房拿一杯白蘭地來，然後招呼房中的一位軍官。過後他走到洛瑪秀夫坐着的地方，很近的走過他面前。有人離開房間了，門又關上。過幾分鐘，

洛瑪秀夫聽見身後有一個低語的聲音——

「別回頭看，好好坐在那兒，仔細的聽我要說的話。」

那人是尼古拉葉夫。報紙在洛瑪秀夫的手裏抖動着。

「你明白，照理現在我們倆不可以談話；可是，那些法國式的小講究，滾他媽的吧！昨天出的事，永遠沒法彌補，沒法抹掉，沒法忘記了。不過，儘管這樣，我還是把你看作一個有良心、有名譽心的人。我求你——你聽見沒有？——我求你，千萬別提起我的內人和那些匿名信。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洛瑪秀夫在報紙後面躲着，怕的是給他的同伴看見，這時他慢慢點了點頭。隨後可以聽見院子裏的沙地上有咯吱咯吱的脚步聲。洛瑪秀夫等了幾分鐘，過後他回轉頭去，望着窗外。尼古拉葉夫已經走了。

「官長！」衛兵彷彿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忽然站在洛瑪秀夫身邊。「我奉命來請您到裏面去。」

靠近一面牆，並排擺着好幾個牌桌，桌上鋪着綠桌布。在那些桌子後面坐着這法庭的審判人員，背對着窗子，因這緣故，他們的臉，很不容易看清楚。在他們當中，審判長米古諾夫

中校坐在一把安樂椅上——他是一個大胖子，沒有脖子，又大又圓的肩膀很不自然的聳起來。米古諾夫的兩旁坐着拉法爾斯基中校和列奇中校，再過去的右邊是奧沙德奇和彼德孫，左邊是杜維爾諾伊上尉和本團的軍需官采洛仙科上尉參謀。這些人面前的桌子上空着沒擺東西，只有采洛仙科面前放着一大疊文稿，因為他是這法庭的檢察官。這沒有擺設的大房間又冷又暗，不過房門外面的陽光是又熱又亮。人的鼻子到處可以聞到朽爛的、蟲蛀的家具發出窒悶的霉味。

審判長把自己的又大又白的肥手放在桌布上，細細的瞧着，然後打着官腔，冷淡的開口了——

「洛瑪秀夫少尉，軍官名譽法庭今天奉本團團長的命令開庭，詳細審問昨天晚上你和尼古拉葉夫中尉發生的那件可悲的，而且就軍官身份來說又是可恥的事情，因此你理應把你對於這件痛心的事情所說的話詳細報告一下。」

洛瑪秀夫站在法官面前，垂下胳膊，手摸着軍帽的皮帽沿。他覺得自己好像一頭被人撿到的野獸一樣，同時又好像一個小學生考試作弊被先生「抓到」正在受先生的訓斥和同學說謊那樣的獸頭獸腦，心神恍惚，對甚麼事都冷冷淡淡。洛瑪秀夫噉噉喉嚨，結結巴巴。

巴的開口報告，講的話前後不連貫，有時自相矛盾，有時反省的講了又講。同時，他慢慢打量着他眼前坐着的那些高級審判人員，暗自估量他們每一個人對他的私人感情怎樣。『米古諾夫的心是一塊石頭，隨使這個案子落個甚麼結果，在他是全不在意的；倒是審判長這種高貴地位和他負的重大責任，却會使他的虛榮心很受用。』卜萊漢「中校，看樣子可憐得很。唉，你這善心的老傢伙啊，也許你坐在那兒，正在想到那張十盧布的鈔票，至今還沒還給你吧？老列奇，看樣子悶悶不樂。他今天爲了開庭沒有喝酒，可是他的眼睛底下的肉囊比往常還要大。他不是我的敵人，可是他自己有很多的罪惡得由他自己負責，所以他得趁這機會來做一做道德和「軍官的名譽」的保衛人和護法人，講到奧沙德奇和彼德孫，他倆都是我的大仇人。按照法律，我原可以請求法庭叫奧沙德奇迴避。」——這一回的打架原本是從他故意擊斃神明的亂叫安靈歌而起的——可是，就算他迴避了，那又會怎樣？結果總歸還是一樣。彼德孫跟往常一樣，照舊皺着嘴，蛇也似的微笑着。我看說不定他在那些匪

● 「迴避」在這兒是法律上的術語。凡法庭審判人員與所審案件或原被告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依法應

當迴避，或由原被告請求迴避。——中譯者。

名信中也出過力吶。杜維爾諾伊斯——一隻貪睡的野獸，他那混濁的大眼叫人聯想到墨魚的眼睛。啊，不錯，杜維爾諾伊斯從來也不喜歡我，宋洛仙科也一樣。曲里·阿歷克塞維奇的好孩子，這局面對你實在不大順利呢。」

「請你停一停，奧沙德奇插嘴道：『審判長，您容許我問一個問題嗎？』」

「好吧，米古諾夫答道，大模大樣的點點頭。

「告訴我，洛瑪秀夫少尉，奧沙德奇用一種做得威嚴的、拖着長音的聲調開口道：『在你到俱樂部來做出這種不能饒恕的事情以前，你在哪兒來着？』」

洛瑪秀夫滿臉通紅，覺得自己的額頭冒出大顆的汗珠來。

「我在——我在，他吞吞吐吐道：『我在妓院來着，』他幾乎不出聲的低語着。

「哈哈——在妓院來着，奧沙德奇學着說了一遍，他故意提高喉嚨清清楚楚的唸出每一個字。『沒問題，你在那兒一定喝酒來着。』」

「是的，我喝酒來着，洛瑪秀夫用斬釘截鐵的聲調答道。

「我不打算再問甚麼問題了，奧沙德奇轉過身來，向審判長一鞠躬，說。

「少尉，請你接着報告下去。」米古諾夫說：『你該記得你剛纔說到把半杯殘酒潑在

尼古拉葉夫的臉上——後來怎樣呢？」

洛瑪秀夫又開始講當時的情形，講得跟剛纔一樣沒條理，不聯貫，可是爲了顧到體面，極力不講出打架的詳細經過。他已經間接的而且很慚愧的聲明了他爲自己的無聊行爲覺得歉然，那是他又受到質問的時候——這一回是彼德孫上尉攔住了他的話。這位彼德孫上尉用又尖又懾的手指甲刮擦着自己的黃蠟色的長手，好像他在洗手似的；他用故意客氣的——甚至幾乎可以說是友好的——細聲細氣的、甘言蜜語的聲調說——

「噫，這些話全都又得體又正當，而且這種自動的招供足夠表現你光明磊落；可是告訴我，在這件痛心的事發生以前，你是常常到尼古拉葉夫中尉的家裏去串門兒嗎？」

洛瑪秀夫挺起腰板來，直着眼，不是瞧着彼德孫上尉，而是瞧着米古諾夫，乾乾脆脆回答道：

「我是常去串門兒，可是我不懂那跟這件事有甚麼關係。」

「請你不必着急，」彼德孫說。「我只不過要你回答我的問話罷了。那麼告訴我，你和尼古拉葉夫中間有甚麼構成嫌隙的特別原因沒有？我並不是說你們在公事上鬧過甚麼意見，我只是說有沒有甚麼——要是我可以那麼說的話，家務性質的原因？」

洛瑪秀夫挺起胸來，站得筆直，他的目光帶着全不掩飾的憤恨直直的瞧着他敵人那奸詐的、病態的黑眼睛。

「你上尼古拉葉夫家去串門兒的次數，並不比我上別的熟人家去串門兒的次數多，」他用堅決而乾脆的聲調答道。「往常，我們倆中間也沒生甚麼意見，這件事發生得很偶然，很意外，那是因為我們倆都喝醉了酒的緣故。」

「哼，哼，關於喝醉酒，我們早已聽說啦，」彼德孫上尉插嘴道；「可是我要再問你一下，這以前你跟尼古拉葉夫中尉已經有過很不和氣的會晤沒有？我的意思一點也不是說你們以前拌過嘴或打過架，我的意思其實簡單得很——我怎樣說纔好呢？——我的意思是說你們倆對於某種誹謗或謠傳，是不是鬧過一點意見？」

「審判長，凡是問到我的問題，我都是非回答不可嗎？」

「那全憑你自己的意思，」米古諾夫冷淡的說。「要是你樂意，你可以絕對拒絕回答。你也可以用書面提出答覆。那是你的權利。」

「既是這樣，我要聲明我不願意回答彼德孫上尉的任何問題，這不但於我有利，於他也一樣有利。」

隨後洛瑪秀夫回答了幾個不大重要的問題，審問就宣佈結束了。不過，他還得出兩回庭，做補充的報告，第一回在當天的晚上，第二回在第二天，那就是，在禮拜四早晨。不管洛瑪秀夫對於生活的一切實際情形多麼疏忽，多麼沒經驗，他還是不久就看出來這法庭在執行任務方面實在粗糙得很，馬虎得很，因此不但審問得十分不得法，而且有些事情簡直是違法，儘管軍紀法規第一百四十九款明文規定凡法庭審問的經過情形，當事人不准轉告無權知道那種審問情形的人，這「名譽法庭」的審判人員却毫不猶豫的把一切情形一五一十統統告訴自己的妻子和親戚了。那些妻子和親戚呢，就把那些故事散佈到「社交界」中別的女人的耳朵裏，那些女人再悄悄告訴他們的貼身丫環和老媽子等等。二十四小時還沒過去，洛瑪秀夫就成了全城的話題，成了「當天的英雄」。每逢他在街上走過，就有許多眼睛，從窗口，從門口，從院子的籬牆縫中，從花園的樹木中，從亭子上，瞧着他。女人老遠的就用手指頭對他指指點點，他常常聽到背後有人低聲提到他的姓名。全城沒有一個人不料定他和尼古拉葉夫免不了有一場決鬥——哼，有人甚至開始為決鬥的結局打賭哩。

禮拜四早上洛瑪秀夫走過萊卡茲切夫的家，忽然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

「幽里·阿歷克塞維奇，幽里·阿歷克塞維奇，這兒來。」

洛瑪秀夫站住，馬上看見卡嘉·萊卡茲切夫站在籬牆裏面一個木棧上。她仍舊穿着晨裝，主要的是一件 kimono，●胸前的三角領子整個裸露出那處女的白嫩的脖子。她周身那麼活潑，臉蛋那麼紅，弄得洛瑪秀夫一時覺得心裏輕飄飄的。

卡嘉伏在籬牆上，好叫洛瑪秀夫夠到她的手，那手由於早晨的沐浴，仍舊又涼又濕。她立刻用素常那種嬌滴滴的聲音娓娓的講起來：

「這一陣子你上哪兒去啦？你像這樣忘了你的朋友，你該害羞纔對嘍，嘖，嘖，我早就知道啦，甚麼事情我都知道啦。」她睜大了害怕的眼睛瞧着洛瑪秀夫。「把這個拿了去，套在脖子上。好好聽我的話。要是你想看，就先給你看看。」

從她那件 kimono 裏面，她打胸口那兒掏出一個拴着絲帶的護身符，很不好意思的把它遞到洛瑪秀夫的手裏。那護身符原本緊緊貼着那少女的溫暖的肉體，現在還留着一點溫暖和香氣呢。

「這有很大用處嗎？」洛瑪秀夫用取笑的聲調問。「這是甚麼東西啊？」

「那是一個秘密，不准你笑，你這不信神的傢伙。嘖，嘖！」

「他媽的，我倒做起名人來啦！」洛瑪秀夫一面向卡嘉告別，一面暗自想道。「真好的女孩子！」可是他不由自主的又批評自己，雖然這也許是最後一回；

「在那老戰士的滿是繡紋的臉上掠過一個憂鬱的微笑。」

當天晚上，他和尼古拉葉夫又奉傳出庭。兩個仇人幾乎並排站在鋪着綠布的桌子前面。他們彼此誰也不看誰，可是他們全都知道對方的心緒怎樣緊張，因此，弄得自己越發激動。他們的眼睛好像受到磁力的吸引似的，盯着審判長，末後審判長開口唸法庭的判決書了：

「第一——團軍官名譽法庭全體人員，」（這兒，隨着把全體人員的姓名和教名統統唸了一遍，）「於米古諾夫中校支持下，業已審問尼古拉葉夫中尉及洛瑪秀夫少尉於俱樂部發生鬥毆之經過情形；本庭鑒於案情嚴重，認為必須舉行決鬥，方足彌補本團受損之名譽。本庭此項判決業經呈請本團團長批准。」

米古諾夫中校脫下眼鏡，放回眼鏡盒裏。

「兩位先生，」他用陰慘慘的聲音接着說下去，「你們須得各自選好兩名助手，叫他

們在今天晚上九點鐘到這兒來商量當決鬥的各種條件。還有，米古諾夫又說，一面站起來，把眼鏡盒放回後面的褲袋，『還有，我得告訴你們：方纔唸過的那判決，對於你們只有一種有條件的約束力量，那就是，有兩條路可以聽憑你們自己的意思選擇，或是服從本庭的判決，或是，』——米古諾夫頓了一頓，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他絕不干涉——『脫離本團。你們兩位應當隔離一下。不過，還有一件事情。我不憑我在本庭作審判長的資格，只憑老同事的資格，奉勸兩位，爲了避免在決鬥以前再惹出不愉快的事情，弄得事情越加複雜起見，請你們不要上俱樂部去。 Au revoir 』』

尼古拉葉夫按照軍隊中的格式，猛然來了個『向後轉』，快步走出了房間。洛瑪秀夫隨在後面慢慢走出去。他並不害怕，可是他覺得自己孤單得很，無親無靠，生給這世界驅逐出來了。他走到門口台階上站了一會兒，沉靜而驚訝的聽着天空，聽着樹木，聽着一條牛在籬牆外邊嘆草，聽着麻雀停在大道上，暗自想道，『這樣看來，天下萬物都活着，奮鬥，爲自己的生存忙碌着，只有我一個人不是這樣。我甚麼也不需要，我也不關心甚麼我已經註定

了死命；我孤孤單單，對於這世界，我已經是死人了。」

懷着膩味和惡心的感覺，他去找比艾克——阿加瑪洛夫和維阿特金，他請他們做助手。兩人答應了他的請求；比艾克——阿加瑪洛夫臉色陰沉而嚴肅，維阿特金很熱烈的握了半天手。

在洛瑪秀夫，這時回家去是辦不到的。

以前好像從沒像現在這樣，他一想到自己那個不舒適的住所，就覺得那麼討厭。在這種精神沮喪、孤苦伶仃、厭倦生活的時候，他需要一個忠實的、聰明的、同情的朋友——一個有腦筋、有感情的人。

於是他想到納森斯基。

原书空白页

納森斯基照常在家，他原本喝醉了酒，睡了一大覺，現在剛剛醒來，仰面朝天躺在床上，身上只穿着貼身衣褲，兩隻手枕在頭底下。在他那混濁的眼睛裏可以看出厭倦生活和周身疲勞的精神。他的臉還沒失了睡意和死氣沉沉的表情，這時洛瑪秀夫俯下身來湊着他的朋友，用忐忑不安的口氣說——

「你好，華西里·尼里奇，也許我來得不是時候吧？」

「你好，」納森斯基用粗嘎和衰弱的聲音答道。「有甚麼消息嗎？坐下吧。」

他向洛瑪秀夫伸出又熱又黏的手，可是他瞧着洛瑪秀夫，不像瞧着一個親近的、永遠受歡迎的朋友似的，倒好像瞧着他醉後醒來仍然逗留不去的一幕夢景似的。

「你不舒服嗎？」洛瑪秀夫不好意思的問，在床角坐下來。「要是這樣的話，我馬上就

走，我不來打擾你。」

納森斯基抬起頭來，離開枕頭兩吋，他用力瞧着洛瑪秀夫，額頭現出綫紋。

「不，等一等。咳，我的頭好痛喲！聽着，喬其·阿歷克塞維奇。我知道，出了一件大事。要是我的腦子能夠想起來，那就好啦！是甚麼事來着？」

洛瑪秀夫帶着沉默的憐憫瞧着他。自從兩位朋友上次見過面以來，納森斯基的臉容大大的變了。他的眼睛凹下去，四周帶着黑眼圈。他的太陽穴帶點黃色，他額骨上方的粗糙而發皺的皮膚鬆鬆的垂下來，有一部分給他那披散下來的、又硬又濕的頭髮蓋住了。

「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只不過要看看你罷了。明天我要跟尼古拉葉夫決鬥，我方纔懶得回家。不過現在，也沒甚麼關係。Au revoir. 你知道——我找不到別的談得來的朋友，我的心是沉重的。」

納森斯基閉上眼睛，他的臉容給人一種越發痛苦的印象。他明明使出喫奶的勁來極力恢復自己的神智，這時他睜開眼睛，他的目光中果然有了尖銳的理解力的火花。

「別忙，別忙，我來告訴你，我們該怎麼辦纔對——」納森斯基用力翻了個身，用臂肘支起身子來。「可是先拿給我——在食櫥裏頭，你知道——不，放下那蘋果——那兒應當

還有點薄荷酒——謝謝，我的朋友。我來告訴你，我們該怎麼辦纔對——唉，這地方多氣悶，帶我到新鮮空氣中去吧。這兒真受不了。腦子裏老是亂糟糟的。跟我來；咱們去弄一隻船，那咱們就可以談談天啦。好不好？」

拉長臉子，臉上帶着絕頂厭惡的表情，他一杯連一杯的灌着。洛瑪秀夫瞧着納森斯基的灰白的臉漸漸泛起紅來，他那美麗的藍眼睛又有了生命和光芒。

他們走到街上，雇了一輛馬車，坐着車到了城郊的河邊，河水在那兒漲到堤壩那麼高。堤壩的一邊矗立着一個用渦輪磨麵的麵粉廠，那是一個猶太人的紅色大廈。在對岸有些浴室，那兒也雇得到船。洛瑪秀夫坐在船上划槳，納森斯基坐在船尾，斜躺着。

這兒的河身很寬，水流得慢，兩岸低平，滋生着綠油油的長草，垂下來，拂着水面；那些草裏雜生着高高的綠蘆葦和一個個又大又白的睡蓮花。

洛瑪秀夫講着自己和尼古拉斐夫打架的前後情形，納森斯基心不在焉的聽着，呆望着河水，河水流成懶散的、緩慢的漩渦，然後散開，流去了，浮在水中的爛草在船後的水流中浮去了。

「老老實實告訴我，洛瑪秀夫，你害怕嗎？」納森斯基低聲的問。

「決鬥？我不怕，」洛瑪秀夫生氣的說，可是他馬上變得沉默，同時一剎那間，他看見自己跟尼古拉葉夫面對面站着，用茫茫然的眼睛呆望着他手鎗的威嚇的黑鎗口。「不對，不對，」洛瑪秀夫連忙又說，「我不願意撒謊，也不願意吹牛，說我不怕，剛好相反，我覺得決鬥挺可怕；可是我也知道我不會做出懦夫的事情，我永遠也不會道歉。」

納森斯基把自己的手指尖伸進給晚霞照得溫暖的、起着淡淡漣漪的河水。他用常常給咳嗽打斷的細弱聲音說：

「啊，我的朋友，我的好洛瑪秀夫，你爲甚麼肯做這種事？想想看，你的話既是真的，那你就不是懦夫。那麼你何不表現更高一等的道德上的勇氣，索性拒絕跟他決鬥？」

「他侮辱了我，打了我的臉，」洛瑪秀夫答道，重新燃起了火樣的憤慨。

「好吧，就算這樣，」納森斯基又輕聲的說，他那溫柔憂愁的眼睛盯着洛瑪秀夫。「那又有甚麼要緊？時間會治好一切的創傷；世界上樣樣東西總有一天會埋葬，會消滅，連這件醜事也一樣。你自己也總有一天會忘記你的仇恨和你的痛苦；可是你永遠忘不掉一個被你殺死的人。不管你單身一人也好，你在人世間忙忙碌碌也好，他會永遠站在你的身邊，站在你的床頭，站在你的桌旁。腦筋簡單的人，貳子，好面子的盲從者，學舌的鸚鵡，當然會始終

一本正經的跟你擔保，說甚麼決鬥中的殺人算不了殺人。這些瘋子啊！不對，殺人，不管在甚麼情形下，總歸是殺人啊。殺人的頂頂可怕的地方，不在於死亡和痛苦，不在於一攤攤的鮮血和死屍，而在於活生生的剝奪了一個人的生活、的歡喜。啊，生活是多麼寶貴啊！納森斯基忽然高聲叫道，眼睛裏含着眼淚。「你看，誰相信死後能夠在另一個世界實實在在的活？活？你不會相信，我不會相信，隨便哪個頭腦健全的人也不會相信。因此，人人怕死。只有半瘋的神智不清的野蠻人，或「迷信上帝的人，」纔會讓自己抱着一種念頭，認為他們自己在墳墓的另一邊，會在天堂的樂園，受到歡迎，聽到天使所唱的賜福的讚美歌。有些人中了鄉下老太婆的迷信故事的毒，情願邁進死亡的門檻。又有些人把墳墓的王國畫成一個又冷又黑的空房間。不對，我的朋友，根本就沒有甚麼將來的世界。在死亡裏，既沒有寒冷，也沒有黑暗，更沒有空閒，甚至沒有恐懼——甚麼也沒有，只有絕對的滅亡。」

洛瑪秀夫划着槳，要不是聽見綠岸慢慢的向後溜，誰也不敢說那船在往前走。

「不錯——滅亡，」洛瑪秀夫慢慢的重唸一遍，帶着夢幻的調子。

「可是何必叫你的腦子苦苦想着這件事呢？換一個方向，瞧瞧你四周的活生生的風景。生活多美！」納森斯基用有力的、雄辯的姿勢喊叫道。「啊，上帝創造的美——無窮無盡

的美看那藍天，看那平靜而無聲的河水，你會快活得周身發抖。看遠遠的那邊的水車，慢慢動着它的帆翼。看那岸上的翠綠，看晚霞在水面上的頑皮遊戲。這些，多麼出奇的可愛，多麼出奇的和平啊！納森斯忽然用手蒙着臉，哭泣起來：可是他馬上又振作起來，一點不替自己的眼淚難為情，用濕潤發亮的眼睛望着洛瑪秀夫，說下去：

「真的，哪怕我給火車壓傷，躺在鐵道上，四肢折斷而流血，有人問我生活是不是美麗，我還是會用盡奄奄一息的殘餘氣力，一點不含糊的，熱烈的回答，『噫，是的，就連現在，生活也還是光輝燦爛的。』光是天然的風景，就給我們多少快樂啊，況且還有音樂，花香，女人的愛？此外還有人類的理解力：單拿思想來說，就是我們生活中的金黃色的太陽，從那兒永久流不盡高尚的快樂和不朽的幸福。幽羅其卡——原諒我這麼稱呼你，我的朋友，——納森斯基向洛瑪秀夫伸出顫抖的手去，彷彿請求饒恕似的——『假定你關在監牢裏，判了終身監禁，要你天天聽着你那獄室裏的崩裂的牆壁——不，咱們假定你那地牢裏永遠見不到一線日光，永遠聽不見外界的一點聲音。那又當怎樣呢？拿這個來跟死亡的一切神祕的恐怖相比，這個又算得了甚麼？只要你還能思想，幻想，回想，還有精神上的創造力，那不但能活着，有時還能感到熱情和生活的歡喜呢。』

「是的，生活是寶貴的，」洛瑪秀夫叫道，打斷他的話。

「生活是莊嚴偉大的，」納森斯基熱烈的接着說下去，「可是人們却希望兩個有血有肉的人自相殘殺，只不過爲了一個女人，或者爲了重新建立他們所謂的名譽！可是被殺死的是誰？——這可憐的大地的兒子啊，他也居然有着人這個驕傲的名字呢！被殺死的是他自己呢，這是他的朋友？不被殺死的是上帝賜給的溫暖，是給與生命的太陽，是明朗的蒼天，是整個的大自然，和大自然的無限美麗和斌媚。被殺死的永遠，永遠，永遠回不來了。唉，這些瘋子喲！」

納森斯基住了口，憂鬱的搖搖頭，躺下了。船溜進蘆葦中。洛瑪秀夫又拿起槳來。又高又硬的綠蘆葦慢慢的、莊嚴的垂下來，輕輕擦着船邊。在這高高的一片蘆葦叢中又涼快又陰暗。

「我怎麼辦呢？」洛瑪秀夫生氣的嚶嚶嚶問道。「我退役嗎？我上哪兒去呢？」
納森斯基瞧着他，微微一笑。

「聽着，洛瑪秀夫，瞧着我的臉——對了，別轉過臉去，瞧着我，憑你的人格和良心回答我的話。你真的認爲你現在所做的差事有益處，有效用，有道理嗎？我比別人瞭解你——

是的，我瞭解你的靈魂的深處，我知道你不會這樣想。」

「對了，」洛瑪秀夫用堅決的口氣答道，「你說的不錯。可是我該怎麼辦纔好？」

「嘿，冷靜一點。只要瞧瞧咱們這些軍官就行了。哦，我現在指的不是皇帝的禁衛軍，那些在營中的舞會跳舞，講法國話，由父母或妻子出錢養活的花花公子。我說的是咱們自己——可憐的職業軍官們；不過呢，他們倒構成了俄羅斯的光榮而長勝的軍隊中的「中堅份子」。我們是些甚麼東西？不過是些垃圾罷了——*Le Jour de la* 人人看不起的賤民；這些人大都是寒酸窮苦的身，心毀損的步兵上尉的兒子，又多半是在神學校或大學沒唸好書的學生。比方說，瞧瞧咱們這團裏的軍官吧。那些一輩子在軍中當差的軍官是些甚麼人？家口繁重的窮鬼啊，窮愁潦倒的告化子啊，不管甚麼壞事，狠心事——哼，甚至殺人——都樂意幹，甚至趕扣那些窮兵的微薄薪餉也不害羞，那目的無非是要家裏的人不管怎樣有口菜湯喝罷了。正是這種人，奉了上面的命令去開鎗殺人。至於殺的是誰？爲甚麼要殺？他全不管。他只知道家裏有餓肚子的人，有骯髒的，害癩癩病或軟骨病的小孩；他老是

拉長了臉永遠不變的應着：「是，是，」好像啄木鳥似的。要是有一丁點兒能力或才具，那點能力或才具也給酒精糟了。咱們這些軍官總有百分之七十五害花柳病。要是誰僥倖考進了陸軍大學——順便提一句，這種事是五年不見得有一回的——那他就會遭人忌恨，頂下賤頂會拍馬屁的人，或那些會鑽門路的人，照例改行幹警察或憲兵去了。要是他們的血管裏多多少少有一點正直的血，那他們許會謀到一個週游全國的巡迴法官的位子呢。假定有一個受過教育，感情豐富的人被迫無奈在團裏當差。你想想看，他的命運是甚麼？他就會覺得這份差事是一個受不了的枷，他永久得忍受委屈，苦難，弄得自己看不起自己。人人極力找點別的閒事幹幹，那類閒事不久就完全吸引了他們。有的人養成收藏家的嗜好；有的人着急的候着夜晚到來，爲的是可以在一無用處的裝飾品上刺繡些小十字架或別的小花樣。哪怕費很大的力氣，荒廢不少的光陰，也不在心上。有的人的消遣方法是拿一把小鋼鋸，給自己的肖像作一個漂亮的、打洞的鏡框。在那些無聊的上操時間，他們心裏時時刻暗自想着這些荒唐的、沒價值的閒事。打牌，喝酒，老着臉皮吹牛說女人怎樣怎樣愛他——這些我都按下不表。不過，有一件頂頂可惡的事情，那就是許多軍官都喜歡幹殘忍的事情，好得到一種名聲，叫大家知道他待部下刻薄野蠻，比方說奧沙德奇就是那類人，他坦

坦然的打掉新兵的牙齒和眼珠。也許你還沒聽說阿志卡科夫斯基有一回虐待他的用人吧，那時我也在場，我費了不少力氣纔算把那可憐蟲救出來。地板上和牆上全濺的是血。後來，你猜猜看，那事情弄到甚麼地步？你聽着吧。那勤務兵告到連長那兒去；那連長交給他一份密封的公文，叫他去見值班上士，那上士嚴格遵守長官的命令，揮起拳頭在那兵的流血而浮腫的臉上又一連揍了半個鐘頭。那兵兩次告到軍法總監部，可是沒有下文。」

納森斯基停住了，用手掌煩躁的搔着太陽穴。

「別忙，」他接着說下去。「人的思想變得都快啊！要是我們知道我們的思想領着我們跑，却不是我們領着我們的思想跑，那不是挺不愉快的感覺嗎？好，回過頭來還是接着上面的話講下去吧。在我們那些現存的上級軍官中，我們還有別的典型的人物，比方拿普拉甫斯基來說。他在煤油爐子上燒他自己那一點點只有豬狗纔肯喫的飯食，穿得破破爛爛；他每月開四十八個盧布的餉，一年十二個月他每月在銀行存二十五個盧布；他現在一共有兩千個盧布的積蓄，常常用來借給自己的同事，可是利息高得可怕。也許你當這是天生的或遺傳的貪慾吧？一點也不對；這不過是藉此來排遣毀滅靈魂的軍中生活罷了。還有同泰里柯夫斯基上尉，那強壯的、精幹的、有才氣的人。他的日子怎樣過法呢？噫，誘森那些天真

的鄉下少女。最後，還有我們那個著名的怪物，「卜萊漢」中校。一個菩薩心腸的驢——一個好好先生，平生只注意一件事——照料他的動物。在他看來，常差軍旗，檢閱，上官的申斥，戰士的名譽，算得了甚麼？一個大也不值。」

「卜萊漢」是個好人。我喜歡他，「洛瑪秀夫」插嘴道。

「他呀，好人倒是好人，我的朋友，」納森斯基用厭煩的口氣說，「不過呢，」他臉色陰沉的接着講下去，「要是你知道我有一回在演習時看見了甚麼事情就好了。行軍行了一夜，我們隨後又奉命前進衝鋒。官兵全都累極了。「卜萊漢」做指揮，吩咐號兵吹衝鋒號，可是不知怎麼，號兵吹了進軍號。「卜萊漢」再發命令，一回，兩回，三回，可是沒用；結果還是一樣。於是我們那心地慈善的「卜萊漢」騎着馬，跑到那頭頭腦腦的號兵那兒，伸出拳頭，用盡氣力朝喇叭筒打進去。我親眼看見號兵吐血來，牙也掉下來了。」

「唉，天吶！」洛瑪秀夫憎惡的呻吟着。

「是的，他們全都一樣，連心眼頂好的好人也一樣。在家裏，他們是好父親，好丈夫；可是一到操場，他們就變成卑鄙、怯懦、呆笨的野人了。也許你問我這是甚麼緣故，那我就回答：因為誰也不明白這所謂的軍役有甚麼意義。你知道一切的小孩子全愛玩打仗。是啊，人類也

有過它的孩童時期——不斷的、流血的戰爭時期；可是那時，戰爭不是人類的災禍，而是一場全國的、繼續不斷的、野蠻的、歡暢的盛宴，英勇的青年一羣羣衝上前去，歡天喜地的去迎接勝利或死亡。頂勇敢，頂強壯，頂精明的人被選作領袖，只要他旗開得勝，他就給人崇拜得差不多像神仙一樣；後來呢，他給他的部下暗殺了，爲的是讓出位子來給運氣更好，更有力量的人來坐。不過，人類的年紀漸漸大了，智慧也漸漸高了；大家厭倦從前那種粗暴的、流血的遊戲，變得比以前嚴肅，多思慮，慎重了。古時那些橫行海上搶劫掠爲生的人，給定名爲海盜，在剿滅之列了。兵士不再把戰爭看成流血的，然而快活的工作；往往得用繩子套着他們的脖子纔能把他們牽到敵人而前去。從前那些可怕的、無情的、人人崇拜的 *atamens* ①現在已經變成胆小怕事的 *Chirovniks* ②。靠着永遠不夠用的薪餉痛苦的挨日子。他們的勇氣得靠喝酒纔提得起來。軍中的紀律固然還存在，不過那是靠威嚇和恐怖建立起來的，而且暗中給一種鬱積的、互相的仇恨傷損了。千言萬語一句話，往日那種漂亮而驕傲的「雄」

● 俄新古時哥薩克軍中的大將。——中譯者。

● 俄國官吏。——英譯者。

現在是褪了顏色，垂頭喪氣了。從人類歷史上，我只舉得出一種跟這情形相似的例子來，那就是僧侶。當初創立宗教的種種事蹟是動人的、美麗的；宗教的使命是和平的，有益的，教化萬民的；宗教的存在，大概是歷史性的需要。可是許多世紀過去了，現在咱們來看看，成了甚麼樣子？成千成萬的騙子，又懶惰，又放蕩，又老臉皮，就連那些自己覺得需要宗教安慰的人也嫌棄他們，看不起他們。這種可憎的東西給一塊優美華麗的、嚴密的幕仔細的遮蓋好，愚蠢而空洞的儀式歷代以來成了那些騙子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我拿僧侶那流人和軍人的系統兩相比較，豈不是挺有道理嗎？一邊是法衣和香爐；一邊是金絲線花邊的軍服和武器的鏗鏘聲。一邊是頑固，假仁假義的謙虛，長吁短歎，好聽的、裝得神聖的、沒意義的話語；一邊是種類雖不同，性質却一樣的、可憎的裝模作樣——揭揭得意的態度，無恥而諛諂的神情——「上帝保佑那個敢來侮辱我的人！」——挺胸突肚，目空一切。前後兩種人統統像寄生蟲那樣依賴着社會過活下去，他們對這種事其實心裏清楚得很，可是不敢公然說出來——特別是爲了混飯的緣故。那兩種人叫人聯想到一種小小的吸血蟲，碰到一

●拉了那不可缺少的條件——中庸會。

個正在腐爛的屍首，就死命往裏鑽，一路吃進去。」

納森斯其住了口，帶着萬分的輕蔑吐着唾沫。

「講下去，講下去，」洛瑪秀夫熱烈的叫道。

「可是另一種時代就要來了，其實已經來了。是的，叫人大嘆一驚的事情，大變化，就要發生了。你記得我有一回說過，人類的神早已存在了好幾千年，不過他還沒現身說法罷了，可是他的法律是堅決不變而且鐵面無情的；不過聰明一點的人已經很深刻的領悟了那法律的精神。我相信早晚總有一天世界上的這樣事情一定會按照那永久不變的法律重新調整妥貼。那時，正義會發揚光大。人們所受的奴隸待遇越久，越苦，那麼專制的暴君們受清算的日子也就越可怕。強暴，不義，殘忍，越厲害，那麼日後補償時候所流的血就越多。啊，我堅決相信那日子就要到來，那時我們這些「高級軍官，」我們這些「了不起的大少爺，」我們這些女人的情郎，我們這些雄蜂，我們這些沒腦筋的牛皮大王，一定會在大街上，在小巷裏，在陽台上，在走廊上，平白無故挨別人的耳光，那時女人會滿心看不起的掉過頭去，把背朝着我們，那時我們那些心肝寶貝的兵士也會不聽我們的命令。這些事情之所以會發生，倒不是因為我們殘忍的虐待過那些失去自衛的可能的人，也不是因為我們爲了軍人

的「名譽」侮辱過女人；也不是因為我們在喝醉酒以後跑到妓院和公共場所去幹出胡鬧的事情來；甚至也不是因為我們這些在國家中享受特權的人物曾經在無數戰場上以及幾乎一切國家中給我們的軍旗帶來恥辱，而且被自己的兵士趕出了我們隱蔽藏身的玉米田的緣故。固然，為那些事，將來我們也得受罰。可是我們的罪不能饒恕的重罪在於我們對於世界上的種種事情既不看也不聽。過去，許多許多年以來，別人已經看見了新生活的曙光——自然，那難我們的鯁鯁的營地遠得很——那生活充滿光明和自由。眼光銳利、心胸高尚、精神高貴的人，擺脫了偏見和人類的恐懼心，站起來，在各國撒下了如火如荼的解放和啓導的話語。那些英雄叫人聯想到一個戲劇的最後一幕，黑色的城堡和專制者的牢獄好像靠了魔術的手法似的一下子倒下來，埋葬了，接着來了眩耀奪目的自由之光和興高采烈的羣衆的歡呼聲。只有我們——這些呆笨的獸子，這些不可救藥的驕傲的瞎子——仍舊抖起我們尾巴上的羽毛，像發了脾氣的火雞似的，暴跳如雷的叫道：「甚麼？哪兒閉嘴！聽命令開鎗！」等等，等等。正是因為我們對於醒來的人類為爭取自由而發動的戰爭抱着這種火雞式的輕蔑態度，所以我們永遠，永遠得不到寬恕。」

船浮在平靜的、寬敞的、鏡子似的河面上，滑動着，那河的四周給高大的、深綠的、不斷的

蘆葦圍繞起來。那條小船彷彿鬆開了整個的世界似的。天上飛着白色的水鳥，不時尖叫一聲，偶然飛得很低，翅勝的尖端幾乎擦到洛瑪秀夫，使得他感到了它們那有力而迅速的飛翔所掀起的微風。納森斯基仰面朝天躺在船尾，出神的呆望着明亮的天空，望了許久，天上那幾片慢慢游動的金色的雲已經開始變成玫瑰色了。

洛瑪秀夫用羞怯的口氣說：

「你累啦？還是講下去吧。」

納森斯基重又抬起他的獨白的線索，看樣子他彷彿繼續在高聲的思想和幻想似的。『對了，光輝而神奇的新時代在眼前了。我敢於這麼說，因為我在人世間生活了很久，看過不少書，見過不少事，經歷過不少事，也喫過不少苦，我做小學生的時候，那些老鳥鴉在我們耳邊聒噪道：「像愛你自己一樣的愛你的鄰居，你要知道：溫柔、服從、和敬畏上帝，是人類的頂美麗的裝飾。」隨後又來了一些堅強的、誠實的、信宗教信得發狂的人，他們說：「來，咱們聯合起來，往深淵裏跳下去，好叫將來的人類在光明和自由中生活。」可是這類話，我一點也不懂。你想啊，誰能指示我，叫我五體投地的信服，我跟我的「鄰居」有甚麼樣的關係——滾他媽的吧！你知道，那鄰居說不定是個不要臉的奴才，是個 *Hottentot* ① 是個瘋子

是個獸子呢！在所有的聖人中，我打心裏頂痛恨而且看不起的，莫過於「阿爾莫奈的約翰」了，那瘋子說：「我冷得發抖，上我的床來，在我的身邊躺下，用你的四肢溫暖我，把我的嘴唇貼着我的發臭的嘴，對我呼喚吧。」唉，多麼叫人討厭！我討厭透了這害癲病的人，因為這緣故，我也討厭一切別的同樣出色的「鄰居」。凡頭腦清楚的人，誰能告訴我：爲甚麼我應當粉碎我的頭顱，好叫三二〇〇年的人類得到更高一等的幸福？從前我也同情過那些愚蠢的、孩子氣的廢話，甚麼「世界的靈魂」啊，「人的神聖責任」啊，等等的。可是那些高調就算進過我的腦子吧，卻沒進過我的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洛瑪秀夫？」

洛瑪秀夫聽着納森斯基，滿心是感激和慚愧的混雜情緒。

「我充分了解你的話。要是我有一天「嗚呼哀哉」了，那麼整個的宇宙也隨着我死了。這就是你的意思，對不對？」

「不錯，可是再聽下去。現在，在人類的心裏，博愛，已經油乾燈枯，消滅了。將來，代替那博

● 南非洲的一個野蠻民族。——中譯者。

● 即伊凡·米洛司基維尼，希臘教的無數聖人之一。——英譯者。

愛的位置的，是一種新的信念，新的人生觀，那種信念和人生觀會一直維持到世界的末日；那種人生觀是各人愛各人自己，愛自己的有力量的智慧和自己的無限豐富的感情和思想。洛瑪秀夫，順着這條路想下去，別想到岔路上去。對於我，誰比我自己更親近？誰也比不上我自己那樣跟我親近。你自己的靈魂的皇帝和主人，是你，不是別人；你因了你的自己的靈魂而自豪，而得意。你是一切生活着的東西的神。你所看見的，你所聽見的，你所感覺的，統統屬於你一個人。你要甚麼，就拿甚麼；你愛怎樣，就可以怎樣。甚麼人也不怕，甚麼東西也不怕，因為在整個天地間，沒有一個人站在你的上面，甚至沒有一個人能夠做你的對手。啊，總有一天那種堅強的信念——相信各人自己的「我」——會放出幸福的光來，籠罩着人類，就跟聖靈的神光籠罩着使徒們的頭一樣。那時就不會再有奴隸和主人，不會再有殘疾或殘廢；不會再有惡意，不會再有毒計，不會再有憐憫，不會再有仇恨。人成了神。我既然瞧見而且感到別人跟我是一類，跟我一樣的是神，那我怎麼敢欺負、侮辱、或虐待他們？那時，只有到那時，生活纔會豐富而美麗。在我們地球上的整個可以住人的地方，高大的、敞亮的、可愛的大廈，會紛紛建築起來。再也不會有家僧的、粗俗的、卑下的、不潔的東西，折磨我們的眼睛。我們的日常生活會變成愉快的勞動，輕鬆的研究，好聽的音樂，永久的遊戲。自由的，自主的愛情，

成了全世界的宗教。愛情再也不會被迫無奈羞羞臊臊的藏頭露尾；愛情再也不會跟罪惡、恥辱、黑暗、聯在一起。我們自己的身體也會長得健康，有力氣，美麗，穿上漂亮的衣服。就跟我相信我頭上永遠有個蒼天一樣。」納森斯基喊道。「我同樣堅決的相信日後會有這樣的天堂生活。」

洛瑪秀夫激動起來，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張開發白的嘴唇，低聲說：

「納森斯基，這是夢想，幻想。」

納森斯基默默的、好意的微微一笑。

「不錯，」他終於開口了，聲音裏仍舊含着笑，「你的話也許對。一個講教條論或講古典哲學的教授會舒舒服服的坐在沙發椅上，偏着頭深思，說出這樣的話：「這不過是狂妄的個人主義的夢話罷了。」可是我的好朋友，幸虧天下的事不是提高嗓嘯，發一通脾氣，痛罵一頓就可以了事了，現在事情明白擺在這兒：這些所謂的「幻想」在目前固然是少數人的想法，可是天下再也沒有一種思想比它切實，真實，駁不倒。這些幻想早晚有一天會把全人類統統結結實實的結合成一個完整而純一的團體。可是，目前咱們姑且忘掉咱們是戰士，就算咱們是沒人保衛的老百姓吧。假定咱們上街去了，忽然看見面前有一隻

古怪的、嘻嘻哈哈的、長着兩個頭的怪物，●不管甚麼人走近它，它就猛撲過來。它還沒碰到我，可是一想到這野獸會虐待我，或侮辱一個我所愛的女人，或剝奪我的自由，我簡直氣得發瘋。我一個人打不過那怪物，可是我身邊走過來另一個人，也跟我一樣，一心要打抱不平，我就對他說：「來，咱們過去打死那怪物，免得叫它用爪子傷人！」你明白，我跟你講的只不過是一個誇張的比喻罷了，可是事實上我真看出來這兩個頭的怪物擒住我的靈魂，限制我個人的自由，剝奪了我做人的權利。等到那個時代到來，那種對於鄰居的、綿羊似的愛情，就沒人再提，人類中間會普遍宣傳着對於各人自己的「我」的神聖愛情。那時，兩個頭的怪物的作威作福的日子，也就完結了。」

納森斯基住了口。這種激昂的演講明明使他的神經受不了。過了幾分鐘，他又低聲說下去：

「我的好喬其·阿歷克塞維奇，在我們面前滔滔不絕的流過去一股充滿神聖的、高尚的、燃燒的思想的洪流，那些不朽的新思想會衝倒專制暴君和黑暗的高牆，偏見，永久埋

非它們我們呢，却老是在我們的舊馬房裏頓着腳，嘶叫着：「哼，你們這些飯桶，你們該嚐嚐鞭子的滋味纔行！」——我要再說一遍：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纔永遠得不到寬恕。」

納森斯某站起來，微微打個冷戰，就把外套披在身上，用厭倦的聲調說：

「我冷了——咱們回家去吧。」

洛瑪秀夫把船划出蘆葦叢中。太陽落到遙遠的城中的房頂後面去了，房頂的黑色輪廓明顯的印在傍晚的紅色天空上。陽光這兒那兒的給放光的窗玻璃反照着。大部份的河面像鏡子那樣平靜，在明亮的、嬉樂的彩色中漸漸暗下去；可是船後面的水已經黑了，不透了，起了小小的、淡淡的漣漪。

洛瑪秀夫忽然叫起來，好像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

「你的話不錯。我要退役。我還不知道我該怎樣辦纔好，可是我以前曾經想過的。」

納森斯某冷得發抖，拿外套把自己裹得更緊一點。

「是啊，是啊，」他用憂鬱而溫柔的聲調答道，「喬其·阿歷克塞維奇，你的心裡確實有一種光明的東西；我不知道管它叫甚麼纔好；不過在這個獵熊的陷阱裏啊，那點光明不久就會熄掉的。是的，他們會朝它吐唾沫，吹熄它，然後揚長而去！別胆小，提起勇氣去謀生略

別怕生活——那溫暖的、神奇的、滿是變化的生活。咱們姑且來假定你不能過活得好；假定你沉淪下去，越沉越深；假定你窮愁潦倒，落魄了。那又怎樣？我告訴你，告化子或流浪漢的生活比司利離連長的生活和他那一類人的生活要豐富十倍。你在世界上這兒那兒的漂泊着，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從這個城走到那個城。你結交人類中種種古怪的、滿不在乎的、無家可歸的、嘻笑玩樂的人。你看見了，聽見了，喫了苦，也享了樂；你睡在帶露的青草上；你在早晨頂冷的時候凍得發抖。可是你跟鳥兒一樣自由，甚麼人你也不怕，你全心全意的欣賞着生活。唉，關於生活，人瞭解得多麼少啊！不管你吃“God Will”也好，喫松菌燒雄鹿肉也好，那有甚麼兩樣？不管你喝伏特卡也好，喝香檳酒也好，那有甚麼分別？不管你死在警察局的看守所也好，死在露天底下也好，那有甚麼關係？這些全是頂不相干的小事。我常常站在路邊，看出殯的行列。看吶，那口銀邊棺材，棺材裏躺着一個正在腐爛的靈材，身上蓋着大毛絨被，裝飾得很華麗，頭前腳後擺了些勳章啊，星章啊，鑰匙啊，和別的精緻東西；有一大羣靈材跟隨着送殯。好無聊吶！我的朋友，全世界只有一樣東西是合理的，是我們值得有的，那就是解放。

的精神，以及創造的想像力，和樂天派的氣質，人喫得到松菌固然不錯，喫不到也照樣活下去。那種事全是看各人的運氣；那種事本身並沒有甚麼意義。一個普通的衛兵，只要不是笨得像畜牲一樣，總可以用六個月功夫把他訓練得一舉一動跟沙皇一樣，而且表演得很出色；可是那種腦滿腸肥的、懶惰的、愚笨的蠢材，坐在馬車裏鼓起他的大肚子，却休想明白甚麼叫做自由，也休想感到幸福的靈感，更休想洒下熱情的熱淚。

「洛瑪秀夫週游世界去，離開這兒。我勸你這樣做，因為我自己嚐到過自由的味道；要我後來又爬進了這醜態的籠子，那能怪誰呢？不過，這件事還是不提的好。勇敢的深入生活吧。生活不會欺騙你。生活好比一個大廈有幾千個房間，在那些房間裏你會找到快樂光明歌聲好看的圖畫才貌雙全的男男女女，遊戲和歡笑，跳舞，熱愛，和一切偉大的藝術。關於那所大廈你至今只見過那裏面的一個黑暗的冰冷的粗糙的木櫃，木櫃裏呢又裝的是雞零狗碎和蜘蛛網，可是即便這樣，你已經捨不得離開它了。」

洛瑪秀夫停住船，扶納森斯基上岸。他們走到納森斯基的家時，天已經黑了。洛瑪秀夫扶他到床上睡下來，在他身上蓋好外套和被子。

納森斯基受了涼，抖得很厲害，弄得牙齒也打戰了。他把被子裹得緊緊的，像個球一樣，

偏着頭，向右邊埋在枕頭裏，跟孩子那樣無可奈何的哀叫着。

「唉，我真怕我的房間多可怕的惡夢啊！多可怕的惡夢啊！」

「也許你願意我在這兒陪着你吧？」洛瑪秀夫說。

「不，不用不着。可是勞駕，替我買點汽水和一點——伏特卡來。我沒錢了。」

洛瑪秀夫陪他坐到十一點鐘。納森斯基的寒戰漸漸消退了。他忽然睜開他的大眼，那雙眼睛由於高熱而發亮，他費力的開口講話，可是聲調堅決而爽快：

「去吧，現在——再會。」

「再會，」洛瑪秀夫悲哀的答道。他原想說：「再會，我的老師，」可是不好意思說出口，光是打趣的添了一句：

「爲甚麼你只說「再會」爲甚麼不說 do svidanja 呢？」

納森斯基忽然沒來由的縱聲大笑。

「爲甚麼不說 do svizaniya 呢？」他發瘋似的高聲大叫道。

洛瑪秀夫覺得自己猛然打了個冷戰，身子搖抖了一下。

● 這是說着玩笑的雙關語，沒甚麼意義，却不好翻譯。Sally的前後兩個音節 Sally 原意是丹麥，

Sally 的後兩個音節 Sally 原意是瑞典——英譯者。

原书空白页

快要走到自己的家門口的時候，洛瑪秀夫大喫一驚的聽見從自己房間的黑窗子裏，瀰出一道淡淡的亮光。「誰會在我的屋裏啊？」他想着，不免有點不安，不知不覺的加快了步子。「也許是我的助手在那兒等着通知我決鬥的情形吧？」在前堂，他跟海南撞了個滿懷，可是在黑暗中他一時認不清是誰，因此喫一驚，生氣的叫道：

「他媽的——！哦，是你啊，海南——誰在我房間裏？」

儘管天黑，洛瑪秀夫却曉得海南又照往常那樣跳起他那種怪舞來了。

「是位太太，官長。她在那兒坐着吶。」

洛瑪秀夫開了門。燈中的煤油早已燒乾了，那燈却還發出朦朧的微光；燈光搖曳，快要熄了。床上坐着一個女人，在這半明半暗的房間裏很不容易看清她的輪廓。

「淑羅琪卡」——洛瑪秀夫一時連呼吸也停止了，他躡起脚尖，朝那床走過去——

「淑羅琪卡，是你嗎？」

「噫——噫；坐下來，」她急急的低語道。「吹了燈。」

洛瑪秀夫一口氣吹進了燈罩。那小小的、搖曳的藍火苗熄了，房間裏立刻又黑又靜，可是隨後，桌上的鬧鐘的滴搭聲變得響起來。洛瑪秀夫在亞歷山德拉·彼得羅夫娜的身邊坐下來，可是看不清她的面貌。痛苦和緊張的感覺，心臟衰弱的感覺，抓住他。他講不成話了。

「隔壁是誰？」淑羅琪卡問。「會不會有人偷聽我們的話？」

「不會，隔壁沒人，只有舊傢具。我的房東是個木匠。大聲講話不要緊。」

可是兩人仍舊低聲講着，那些蒼蒼的講出口的話在黑暗中顯得分外可怕，不安，私密。洛瑪秀夫跟淑羅琪卡坐得很近，他幾乎碰着她的衣服。他的耳朵裏嗡嗡的鳴着，血在血管裏沉重的跳着。

「唉，你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她輕輕的問道，那聲調含着溫情的責備。淑羅琪卡把自己的手放在他膝頭上。洛瑪秀夫的膝頭隔着一層布感到她那燙熱的指尖輕輕的觸到他。他長長的吐一口氣，閉起眼來，他眼前現出一個個又大又黑的橢圓形的東西，那些東西

的輪廓上射出刺目的藍光，彼此游來游去，叫他聯想到神海的故事。「你忘了早先我囑咐過你每逢遇見他的時候，你得忍一忍自己的脾氣，不——我倒不是怪你不對，你不是故意做出來的，我知道；可是當時，你身體裏面的野獸一站起來，你就一點也不顧到我了，甚麼東西也止不住你的胳膊了。你從來也沒愛過我。」

「我愛你，」洛瑪秀夫輕輕的說，同時怕難爲情的把自己的顫抖的手指放在她手上。淑羅琪卡雖然沒有連忙退縮，却仍舊立刻慢慢的縮回手去，彷彿她生怕傷害他似的。

「我知道你和他都沒有把我的名字牽連到那件醜事中去；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這種俠義的心腸算是白費了。現在城裏沒有一個人家不在紛紛說閒話。」

「原諒我；我當時管不住自己了。我的眼睛冒金星，妒忌心弄得我發昏，」洛瑪秀夫吞吞吐吐說。

淑羅琪卡暗自笑了一笑，隨了，她回答他道：

「你說甚麼「妒忌心」，你真的以爲我丈夫跟你打過架以後，他會存着高尚的心理不肯講給我聽你是從甚麼地方回俱樂部的嗎？他還講了一兩件納森斯的事呢。」

「原諒我，」洛瑪秀夫說。「我確實上那兒去過的——可是我沒做甚麼在你面前講

出來會臉紅的事情。原諒我。」

淑羅琪卡忽然提高了喉嚨。她回答他的話的時候，她的聲調顯得很有力，幾乎有點嚴厲。

「聽着，喬其·阿歷克塞維奇，光陰是寶貴的。我在這兒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了。所以，我們放開閒話，快談正事吧。你知道我跟佛羅嘉的關係怎樣——我不愛他，可是爲了他的緣故，我已經毀滅了我的一部分靈魂。我抱的雄心比他抱的雄光大。他兩次投考陸軍大學都沒取上。這事使他感到的悲哀和失望，遠不及使我感到的悲哀和失望大。投考陸軍大學，根本是我的主張，不是他的主張。我簡直是拉着他，拿鞭子抽着他，給他填進種種功課去，跟他一塊兒唸書，逼他，督促他，鼓勵他的自尊心和雄心，遇到他傷心沮喪的時候替他打氣。我只是爲了這件事纔活着，要是叫我想着我自己的這些希望會遇到挫折，我簡直受不了。不管怎樣，佛羅嘉非考進陸軍大學不可。」

洛瑪秀夫坐着，拿手捧着頭。忽然他覺得淑羅琪卡輕輕的溫柔的拿手指理他的頭髮。又悲哀又迷茫，他對她說：

「那我該怎麼辦纔好呢？」

她伸出胳膊來攬着他的脖子，把他的頭拉到她的胸來。她沒穿貼身的馬甲，洛瑪秀夫感到她那柔軟有彈性的胸脯緊緊貼着自己的臉蛋兒，聞到她那青春康健的肉體發散出來的、美妙芬芳的香氣。她講話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頭髮上承受着她那快慢不齊的、緊張的呼吸。

「你還記得那天晚上——那回野餐嗎？那時我已經把實話全告訴你了：我不愛他；可是你想想看，現在，只要你一想，三年啦——幹那種頂艱苦頂沒意思的工作幹了三年了，抱着那種幻想，夢想，希望，抱了三年了。你知道我多麼痛恨而且看不起這窮鄉僻壤的小地方，這一羣面目可憎的軍官。我老是想打扮得豪華一點，漂亮一點。我愛勢力，愛奉承——愛奴隸。不料，出了這麼一個岔子，兩個醉醺醺的、頭腦不清的人狹路相逢，就亂七八糟打起來了。那麼，甚麼都完了——我的夢想和希望全成了泡影。這豈不可怕？我一直沒做過母親；可是我覺得我想像得出來要是有兒子，那兒子會怎樣——那兒子會受到寵愛，嬌縱，甚至瘋狂的崇拜。他會做我生活中的夢想、煩惱、眼淚、失眠的夜的中心，可是後來忽然出了一件慘事。我的小兒子坐在窗口玩着；保姆走開了幾分鐘；那孩子摔倒在地下了。我的好人，只有這母親的傷心纔比得上我的憂愁和憤慨。可是我不是怪你不好。」

洛瑪秀夫坐着的姿勢很彘扭，很不舒服，他生怕自己的沉重的頭會壓得淑羅琪卡疼或不舒服。不過他早已養成習慣，可以一連幾個鐘頭坐着不動；現在，他在一種陶醉的狀態中聽自己的心很快的、規則的跳着。

「你聽見我講的話沒有？」她問，俯下身來湊着他。

「聽見了，聽見了——講吧，講吧。你知道，凡是你希望的事情，我一定會照辦。啊，但願我能夠——」

「不，不聽我說完了你再說。要是你打死了他，或者，要是他們不准他參加考試，那就甚麼，甚麼都完了。到了那天，我就會認為他是個沒出息的東西，走我自己的路——上哪兒去？上哪兒去都行。上聖彼德堡去也好，上鄂德薩去也好，上基輔去也好。別當這是一句俗套的口是心非的、「黃色短篇小說」中的濫調。說得好聽却並不真做的事，我頂看不起；我決不會說些好聽的話來哄哄你。可是我知道我年青，聰明，受過好教育。我長得並不漂亮，可是我懂得該用甚麼手段纔抓得住男人，我比一切著名的迷人精強得遠，她們只會在軍官的舞會上接受美貌競賽的獎品，甚麼漂亮的名片盤子啊，甚麼叮叮噹噹響的自鳴鐘啊。我能夠站在背僻的暗處施展手段；我能夠憑了冷酷和輕蔑來刻薄的對待自己和對待別人。可是

我又能夠像煙火似的忽然發出激烈的熱情，燃燒起來。」

洛瑪秀夫朝窗口望過去。他的眼睛現在已經漸漸習慣了黑暗，他能夠看清窗框的輪廓了。

「請你別說這種話。這使得我難過；可是告訴我，你希望我避免決鬥，向他道歉嗎？告訴我。」

淑羅琪卡沒有立刻回答。鐘又響起單調而清脆的滴搭聲，用它那兇惡的聲音填滿了這黑暗的房間的每個房角。末後，淑羅琪卡輕輕的回答了，彷彿她在思索中自言自語似的，她的聲調很特別，弄得洛瑪秀夫不明白是甚麼意思。

「我知道你會願意這樣做。」

「我並不是怕死呀，」他低聲用嚴厲的口氣說。

「別，別，別，」她匆匆忙忙的用熱烈而懇求的低聲說。「你完全誤會我了，你沒聽懂我的話。接近我。過來，照剛纔那樣坐好。」

她伸出兩條胳膊撲着他的脖子，對他低聲說着情意綿綿的話，她的柔髮拂着他的臉，她的熱呼吸碰着他的臉蛋兒。

「你完全誤會我了。我的意思原本指着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可是我不意思講出口。你這麼心好，這麼純潔。我呢，唉，剛剛相反，因此我真不好說出口。」

「不，不。統統對我明說吧。我愛你。」

「聽我說。」她開口了，洛瑪秀夫在她沒說話以前暗自猜想她要說甚麼。「要是你不肯跟他決鬥，你會蒙受多少羞恥和侮辱，你會多麼痛苦。不，千萬別做這種事。唉，老天爺啊，這時候我決不願意跟你說假話，好人。我已經仔細斟酌過一切事情了。假定你拒絕決鬥。要是那樣，我丈夫當然官復原職；可是你明白，一場決鬥若是和解了事，總會留下一點——我該怎麼說纔好呢？——總會留下一點不明不白的尾巴，那就給惡意和中傷留下了餘地。你現在明白我的意思嗎？」她帶着憂鬱的溫柔說着，同時輕輕吻了吻他的眉毛。

「明白，可是講下去吧。」

「結果自然是當局決不會准我丈夫再參加考試。參謀軍官的名譽是萬不能有一絲污點的。另一方面，要是決鬥真正舉行呢，那倒會顯得你們倆全都高貴，英雄本色。凡是在鎗口前面舉止得當的人——這世界多半會原諒他們的。況且——決鬥以後——要是你樂意，你還可以提出道歉；不過，那種事，我全聽憑你自己的意思來斟酌決定。」

他們互相緊緊擁抱着，繼續低聲談下去；可是洛瑪秀夫覺得彷彿有一種神祕的、不乾淨的、叫人噁心的東西插進他和淑羅琪卡中間來似的，他覺得自己心裏冰冰涼涼。他又打算掙脫她胳膊的擁抱，可是她不肯放開他。他想對她掩飾自己的激動，就相聲粗氣的叫道：

「看在老天爺面上，快點講完吧！你要說甚麼，就說甚麼吧，樣樣事情我都答應就是。」於是，她把自己的嘴移近他的嘴，弄得他覺得她的話就跟迷人的熱吻一樣。

「決鬥非舉行不可，可是你們倆都別認真拚命，別誤會我的意思，我求求你別罵我。我也跟天下的女人一樣討厭懦夫，可是，爲了我的緣故，你得這樣做。不，喬其，別問我關於這辦法我的丈夫已經知道沒有。」

現在，洛瑪秀夫最後總算掙脫了她那柔軟強壯的胳膊的緊緊擁抱。他筆直的站在她面前，用乾脆而粗魯的口氣答道：

「好吧。照你的意思辦就是！我答應了。」

淑羅琪卡也站起來。洛瑪秀夫在黑暗的房间裏看不見她是不是在理自己的頭髮，不過他覺得而且猜着她在理頭髮。

「你現在就走嗎？」他問。

「再會，」她低聲答道，「現在，最後一回吻我吧。」

洛瑪秀夫的心給憐憫和熱愛揉搓着。他在黑暗裏摸索着，雙手捧住她的頭，開始吻她的眼睛和臉蛋兒，她的臉蛋兒給沉默的大顆眼淚弄濕了。這使得他心亂了。

「別這麼哭，莎霞，我的寶貝，」他用悲哀而溫柔的聲調央告道。

忽然，她伸出胳膊來攙着他的脖子，用勁的、熱烈的緊緊貼着他，而且一面吻着，一面低聲說着斷斷續續的短句子。她呼吸沉重，周身發抖。

「我不能照這樣離開你。我們以後再也不會相見了。我有這樣的兆頭；那麼，在這短短的時間裏，我們決不要再怕世界上的任甚麼事情。我們來快活一下！」

這當兒，這一對，這房間，這整個的世界，充滿一種說不出的幸福——叫人麻木，叫人窒息，叫人筋疲力盡，有一秒鐘，洛瑪秀夫覺得自己好像藉了奇蹟似的看見淑羅琪卡的眼睛亮晶晶的，帶着瘋狂的歡喜神情照着他。她的嘴唇尋找着他的嘴唇。

「我可以送你回家嗎？」洛瑪秀夫送她上街時間。

「不，我的寶貝，不必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在你這兒待了多久。現在甚麼時候？」

「我不知道，我沒有錢。」

她倚着門，站在那兒，遲遲不走。在這溫暖而叫人渾身酥軟的夏夜，濃烈的清香從地底下升起來，天色還是挺黑；可是儘管天黑，洛瑪秀夫還是能夠清清楚楚看見淑羅琪卡的面貌，她的臉一動不動，白得跟大理石像似的。

「再會，我的寶貝，」末後她用疲倦的聲音說。「再會。」她倆互相擁抱着，可是他們的嘴唇涼冰冰的，沒一點生氣。淑羅琪卡轉身很快的走去，給黑暗的夜吞食了。

洛瑪秀夫還站在那兒，呆了一會兒，一直等到她那輕微的脚步聲再也聽不見，這纔回到自己的房間。一種很愉快的非常疲倦的感覺，抓住他。他剛剛脫完衣服，就睡着了。留在他心上的最後一個印象，是從他那枕頭升上來的一股淡淡的、美妙的香氣——淑羅琪卡的頭髮和她那美麗青春的肉體的香氣。

原书空白页

二十三

下面是步兵第——團上尉參謀狄茲呈給團長的報告一件。

報 告 一八——年六月二日於——城本團團部

爲呈報事：查尼古拉葉夫中尉及洛瑪秀夫少尉之決鬥業於今日依照

鈞座前於本月一日指示之辦法正式舉行。當事雙方於今晨五時五十五分在郊外樹林中會齊，該地名爲橡林，距城三又四分之一維爾斯特。決鬥時間經雙方商定，包括安置地位及發出信號所需時間在內，前後共爲一分又十秒。決鬥人所佔位置經拈籤決定。旋公證人發出命令：『開步走。』決鬥於焉開始。該二軍官各向對方前進，尼古拉葉夫中

尉先發一鎗彈中洛瑪秀夫右上方胸部高處，嗣尼古拉葉夫中尉止鎗不發，候對方開鎗，詎經半分鐘之久，洛瑪秀夫迄無還擊之意，因此洛瑪秀夫少尉之助手於商得其他公證人同意後宣佈決鬥結束。旋洛瑪秀夫少尉經人攙扶上車途中，倒地昏厥不醒，五分鐘後因流血過多而身亡。尼古拉葉夫中尉之助手爲華斯中尉及職事人洛瑪秀夫少尉之助手爲比艾克——阿加瑪洛夫中尉及維阿特金中尉至此次決鬥之籌備佈置，則由職隨時商同雙方助手負責主持。軍醫官茲諾伊科所出證書一件，併此附呈。

謹呈

團長上校爾果維奇

團上尉參謀狄茲。